古龙作品集

浣花洗剑录

下

珠海出版社

第三〇章　手足竟相残

哪知万老夫人却在这时，突然抛开了他，飞身去了。

他自己身怀绝技，自然知道万老夫人所点的三处穴道，无一不是必死之大穴，但此刻他为何还未死去，他更是想不通。

这时，他亦自听得那人语脚步声，渐行渐近，渐渐走入了这冷僻的花木林中，一人沉声道：

“此地绝无人来打扰，你我正好谈话。”

这语声一入宝玉之耳，宝玉心头便不禁为之一动，他只觉这语声是如此熟悉，仿佛本是他十分亲近的人。

他挣扎着，要想去瞧一眼，这若是他的熟人，便可将他救出此处，怎奈他既不能动，又不能言，面上还覆着泥土，哪里瞧得见。

但闻另一人道：

“你既有机密之事与我相商，便该与我坦诚相见才是，为何还要如此藏头露尾，又蒙住了面目。”语声冷傲，竟是冷冰鱼。

宝玉这才知道，自己纵能爬起，也是瞧不见此人面目的了，但此人是谁？行藏为何如此诡秘？与冷冰鱼又有什么话说？

只听这人轻声笑道：

“你若是相信于我，不瞧我面目又有何妨？你若是根本不相信我，瞧见我面目也是无用的。”

冷冰鱼似是沉吟了半晌，道：

“好，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吧！”

那人先不答话，却展动身形，四下游了一遍，显见他行事十分谨慎，明知此地无人，还是要查看清楚。

但他观察纵然仔细，行事纵然小心，却也万万梦想不到还有个人竟是埋在地下，偷听他们的说话。

宝玉只听衣袂带风之人，有如风卷木叶，响了一圈，然后，那人方自顿住身形，沉声说道：

“此番泰山较技之会，阁下若能技冠群雄，便已不啻登上当今天下武林盟主的宝座，不知阁下是否有意？”

冷冰鱼冷笑截口道：

“这个冷某自然早已知道，难道你此刻说了这番话后，冷某便能登上那武林盟主的宝座不成？你说了又有何用？”

那人缓缓道：

“自然有用的，我且问你，此番泰山会中，武功真能威胁于你的对手，除了方宝玉与七大弟子外，还有什么人？”

冷冰鱼笑道。

“七大弟子也未必是冷某的对手……”

语声微顿，又道：

“除了他们外，别的，冷某更未放在眼中。”

那人微微一笑，道：

“这就是了，我若能令这些人全都无法去泰山与你交手，你岂非便可稳稳登上那武林盟主的宝座？”

宝玉心头一跳，暗道：“这究竟是什么人？又有何力量能令我与莫大叔

他们全都无法与冷冰鱼动手？”

他越听越觉此人语声确是十分熟悉，却又偏偏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谁？他确信自己记忆与耳力俱都不弱，无论任何人的语声，只要被他听过一次，他便不会忘记，但此次……此次为何却偏偏忘记了？他知道这其中必有些古怪的道理，但究竟是什么缘故？什么道理？他心头一片紊乱，越是要想，越是想不通。

只听冷冰鱼呼吸已自渐渐粗重起来，显见也已动了心。

过了半晌，他终于沉声道：

“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何要如此相助于我？你究竟有何企图？”

那人一笑道：

“若无我相助，你万难登上武林盟主的宝座，这点你自己想必也清楚得很，你登上盟主宝座后，想必定不会忘了我的好处，而我，也不愿出面去争那盟主之位，是以你我合则两利，分则两败。”

冷冰鱼道：

“你……你要我怎样？”

他语声已因激动而颤抖起来，只因这“武林盟主”之位，对江湖豪杰说来，的确是种不可抗拒之诱惑。

那人缓缓道：

“只要你写下字据，与我订下同盟之后，奉我如兄，终生不得违背，我便可一手将你扶上宝座了。”

冷冰鱼呼吸更是粗重，他不忍如此受人摆布，但又实在受不住这诱惑，又沉吟半晌，终于道：

“你虽说得如此确定，但我又怎能信得过你？”

那人笑道：“你立刻便可信得过了。”话声未了，突听远处有人语、脚步声传来。

那人轻叱一声，道：

“藏起身形……快！”

但闻衣袂风声，一闪而没，接着，那边的人语、脚步声，越来越近，竟也走入了这片花木丛中。

只听一人道：

“你说要去责骂宝儿，却为何将我带来这里？”语声虽然急躁，但中气显然不足，正是杨不怒。

另一人柔声笑道：

“但我总得先问问你，为何对宝玉如此气恼？”

这语声竟是魏不贪的，杨不怒与魏不贪突然来到这里，宝玉更是吃了一惊。

他生怕在暗中潜伏的冷冰鱼与那神秘怪客，会突然出手暗算杨、魏两人，此刻杨不怒伤病未愈，魏不贪武功再强，猝不及防之下，也难免要遭毒手——他两人死在这里，那是自然无法去泰山与冷冰鱼动手的了。

宝玉越想越是惊心，怎奈他连呼吸都觉困难，自然无法出声，他身子全被泥土掩埋，连手指都不能动弹，更无法示警。

杨不怒恨声道：

“宝儿这孩子，近来行事之乖僻可恨，委实令人无法想象，就以方才来说，他明明早已来到达里，却偏偏要等到我丢人现眼之时才肯现身，才肯出

手，这是为了什么，我好歹也得问个清楚？”
魏不贪道：
“你方才为何不问？”
杨不怒道：
“他战胜之后，根本未将我瞧在眼里，全不过来与我相见，不错，那时是有些人在围住他，但他难道不会推开那些人么？我越想越觉气恼，一怒之下，便索性走了。”宝玉在一旁听得又是苦笑，又是伤心。
魏不贪道：“如今你想怎样？”
杨不怒道：
“你既已星夜赶回，自当去问问他，为何要如此对我？这些天他究竟去了哪里？他……他究竟在搞什么鬼？”
魏不贪沉吟半晌，方自缓缓道：
“这其中秘密，只怕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杨不怒道：
“我为何永远不会知道？”
魏不贪长长叹息了一声，道：
“只因为……”突然伸手向杨不怒肩后一指，叱道：
“那是什么人？”
杨不怒一转身，身后却是空无人影，杨不怒奇道：
“那有什么……”
哪知他话方出口，魏不贪竟突然出手，左拳右掌，闪电般击在他后背之上，只听“砰！拍！”两响，杨不怒一声惨呼，口中鲜血，狂喷而出，身子也被震得离地飞起——崆峒武功本以阴柔见长，但魏不贪这一拳一掌却使的纯是阳刚之力，竟生生将杨不怒的身子震得有如断线风筝般飞出数丈，凌空翻了两个身，仰天跌在地上，显见是永远再也无法站起的了。
这一变化的发生，宝玉当真在噩梦中也梦想不到。
他先是怀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是真的。
但这怀疑瞬即便被惊骇、惶急与悲愤所代替，他身子立刻变得冰冰冷冷，比覆在他身上的泥土还要冰冷，他心中却已燃烧起愤怒的火焰，他实未想到魏不贪如此丧心病狂，竟忍心对自己手足般的师弟下此毒手。
魏不贪为的是什么？是否他的贪心害了他？
流水不住呜咽，魏不贪缓缓走到杨不怒尸身旁。
夜色中，只见杨不怒双睛怒突，牙关紧咬，他嘴角流满鲜血，圆睁的双目中，却凝结着两粒泪珠。
这鲜血写出了他的仇恨与愤怒，这泪珠却叙出了他临死前的悲哀与失望，显然他死不瞑目——他委实死不瞑目。
夜色中，这面目看来是如此狰狞，如此可怖，那圆睁着的双目，正带着他生前所有的悲愤与仇恨瞪着魏不贪。
魏不贪不由自主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喃喃道：
“老七，你莫要怪我，我不得不如此，你若觉黄泉路上太过寂寞，我立刻就会找人来陪你的。”
他语声中先本有些歉疚之意，但说到后来，他嘴角已泛起狞笑，语声也变得说不出的残忍与冷酷。
宝玉听了这语声，也不由自主，打了个寒噤，切齿道：“他还要害谁？

他还要害谁？”

魏不贪已俯下身子，抓起杨不怒的手，以他那冰冷而僵硬的手指，在地上划了个字，喃喃道：

“方宝玉……方宝玉……此番你又惨了。”

黑暗中突然有人道：“魏老七，你干得好。”

语声熟悉而特异，正是方才那神秘怪客。

魏不贪一笑道：

“这点小事，算什么？”

神秘语声道：

“你只要如此干下去，你所梦想的一切，便都会得到的，我担保可以让你得到世上最大的财富。”

魏不贪笑道：

“我也可以向你担保，那几人的性命包在我手上。”

神秘语声道：

“好……好，你去吧！”

宝玉听完了这短短几句对话，手足更是冰冷如死。

他身上冷汗，已染湿了衣襟，沁入泥土，他如今已知道魏不贪与这神秘怪客已有了勾结，而这神秘怪客却显然是“五行魔宫”中人。

听他们的对话，他们显然已以财富打动了贪婪成性的魏不贪，竟要利用魏不贪将七大弟子一一置之死地，却要嫁祸与方宝玉——武林七大门派若部将方宝玉视作大敌，江湖哪里还有方宝玉立足之地。

宝玉又是惊怒，又觉侥幸：“天幸那老婆子将我埋在地下，否则以这几人耳目之灵，无论谁也休想偷听得到他们的秘密……天幸我今日听得他们的秘密，只要我不死，便能揭破他们的奸谋，否则又有谁会猜到魏不贪如此丧心病狂……但我能否不死？我能活着自这坟墓中走出去么？”

一阵脚步声，自黑暗中行出。

那神秘的语声笑道：

“冷少庄主，方才的事，你都已亲眼瞧见了，你觉得怎样？”

冷冰鱼讷讷道：

“我……我……”

他竟也似被方才发生的事骇住了，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神秘的语声道：

“你此刻是否已相信了我的话？”

冷冰鱼叹了口气，道：

“知道了。”

但闻一阵纸张窸窣声，然后，神秘语声道：

“这里三份盟约，只要你写上名字，画上花押，你我便是生死与共，富贵共享的盟友了。”

冷冰鱼道：

“但……”

神秘语声道：

“良机不再，错过难逢，你还犹豫什么？”

冷冰鱼显然早已心动，此刻终于咬了咬牙，大声道：

“好！一言为定，祸福同……”话未说完，语声突顿，只因这时远处又

有脚步人声传了过来，脚步奔腾，人声喧哗，来的人似乎不少。

冷冰鱼与神秘怪客方自隐去。人群已来到这里。魏不贪当先而行，齐星寿、潘济城与十余个江湖豪杰相随而行。

只听齐星寿沉声道：

“魏兄怎知杨七侠到这里来了？”

魏不贪道：

“老七方才已与我见过一面，说要将宝儿带来这里教训一番，问他为何目无尊长……唉！老七素来脾气暴躁，而宝儿么……唉！宝儿少年成名，委实也不太将我辈瞧在眼里，我生怕他们言语冲突起来，不可收拾，是以才将各位请来，打个圆场。”

齐星寿笑道：

“这样的和事佬，在下一向最愿当的了。”潘济城道：

“但这里如此静寂，哪有人影？”

魏不贪道：

“咱们找找……老七……老七，宝儿，你们在哪里？”

脚步声散了开来，显见已在四下找寻。

忽然间，一人惊呼道：

“不好了，这……这……这……杨……杨……”惊骇激动之下，不但语声颤抖，连字句都分辨不清。

但群豪虽然未曾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却都已闻声奔来，于是一眼瞥见了杨不怒僵卧的尸身，狰狞的面容。

齐星寿失声惊呼道：

“这……这是怎么回事？杨七侠遭了谁的毒手？方少侠又到哪里去了？”呼声之中，魏不贪已痛哭着扑在杨不怒尸身上。

接着，自然立刻会有人发现杨不怒手指划出的字迹，于是又有人呼道：

“这里有个字……”

于是六、七个火折子立刻同时亮起，有人呼道：

“宝！是个‘宝，字，杨七侠临死前还写下这‘宝’字，为的是什么？”

潘济城颤声道：

“莫非……莫非是方少侠……”

魏不贪嘶声悲呼道：

“宝玉！方宝玉！一定是方宝玉下的毒手。否则老七又怎会毫无防备，普天下又有谁能将咱老七一掌击毙？”

群豪立时呼喝大骂起来。

“不想方室玉竟如此狠毒！”

魏不贪自然更早已泪流满面，悲呼道：

“各位一定要帮我寻着这卑鄙无耻的恶徒。”

群豪哄然应道：

“对！咱们也不可再容这恶徒活在世上，咱们一定得将他找出来。”于是火光又自四下散开，远处又有脚步之声奔来。

宝玉又是悲愤，又是惊骇，他知道自己此刻若要被人寻着，魏不贪万万不会给他说话的机会，必定要将他立毙掌下。

他虽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若不将魏不贪的阴谋揭破，他实是死不瞑目，他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

火光闪动，脚步奔腾，他只觉人群的脚步，自他身上践踏而过，但谁都梦想不到，方宝玉竟已被埋在他们践踏过的泥土里，谁都未曾低头搜索一眼，谁也都未曾发现自己脚下的泥土有何异状。

宝玉只觉他自己心房的跳动，渐渐加速、加重，正震动着他自己的耳鼓，仿佛已快要将耳鼓震破。

就在这时，他冰冷的躯体四肢，忽然起了一种燥热之感，似乎有股火焰，忽然在他身子里燃烧起来。

顷刻之间，他心脾内脏，躯体四肢，都已被烧得发痛，正似有无数根火红的钢针扎在他身上，疼得他已无法忍耐，也就在这时，他本自软绵无力，不能动弹的四肢，竟突然有了力量——这力量竟似随着这火烧般的热疼而来。

他喉间也似已能发出声音。

于是，他忍不住要挣扎动弹，他忍不住要呻吟嘶呼。

但他只要稍有挣扎，稍有呻吟，行藏便立时被人发现。

若是换了平时，无论多大的疼楚，他都可咬牙忍住，但此刻此时，他身心都已出奇的孱弱，竟似无法忍受这火烧般的疼楚，他虽然拚命咬紧牙关，但仍压不住那挣扎嘶吼的欲望。

他已几乎要疯狂起来——他已几乎将要不惜牺牲一切，放声嘶喝，以求解脱，他脑海已因痛楚而迷糊，道义、责任、雄心……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似已距离他十分遥远……十分遥远……

忽然间，霹雳一声，大雨倾盆而落。

如注的大雨，淋在泥土上，自泥土中，渗入宝玉的衣裳，宝玉火热的身子，被这雨水一打，疼楚便立时减轻，神智立时清醒。

覆在宝玉面上的一层泥土，本就十分稀薄，此刻立时便被雨水冲开，他双目已能睁开，眼前已可瞧见珠帘般的雨丝。

火光已灭，暴雨中，有群豪叱咤呼喝声传来。

“如此暴雨，咱们还是莫要再找了，方宝玉可非呆子，他杀了人后，还不快快逃走，在这里等死不成？”

“说得有理，咱们走吧！”

于是呼喝脚步声，渐渐远去，四下又复寂然。

宝玉嘴角，不觉泛起一丝苦涩的冷笑——这就是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这就是人的自私——在激动之中，无论要谁去追查凶手，他都会去的，但若要他淋雨、受苦，他便会想个理由不干了。

雨越下越大，宝玉身上火烧针扎般的热疼，已渐渐消失，他身心突然觉得说不出的疲惫，眼帘似有千钧般沉重。

所有的一切，又似都距离他十分遥远，他只想好好睡上一阵，纵然他身子还在泥土中，纵然一睡不起，他也在所不惜。

他终于沉沉晕睡过去。

八月十三，月已将圆。

泰山群雄竞技之会，已迫在眉睫。

日明星稀，夜已深沉。

泰山之麓，万竹山庄，虽是群豪聚集之地，但此刻人人都要为这近在眼前的大战养精蓄锐，自己俱都提早安歇。

万竹山中，风吹竹动，一片静寂，唯有西园中一间精舍的斗室里，仍有

灯光自窗户透出。

孤灯昏暗，莫不屈、公孙不智、石不为三人，对灯枯坐，三人俱是双眉紧锁，满面沉重之色。

莫不屈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黯声道：

“杨七弟重伤不治在先，金老二饮酒中毒在后，昨夜西门六弟竟又被人暗算，连中三种绝毒暗器，眼见也是活不成了，想起我弟兄八人，同投白恩师门下时，也有生死与共之誓言，而如今……唉……”惨然长叹一声，垂下头去。

石不为目中立也已热泪盈眶，一字字沉声道：

“我活下去，只为报仇……”公孙不智喃喃道：

“复仇……不错。复仇！但纵算杨七弟是死在宝儿手下，难道老二、老六也是被宝儿害死的么？你我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复仇？”

莫不屈道：

“听你言下之意，老二、老六之死，是断然与方宝玉无关的了？”

公孙不智道：

“嗯！不错。”

莫不屈道：

“但除了方宝玉之外，又有谁会暗算他们？又有谁能暗算他们？”

公孙不智道：

“你必须注意一点，他们三人被害后，都毫无挣扎之迹留下，显见是事先毫无防备，由此可见，动手加害他们的，必定是他们极为熟悉的人。”

莫不屈截口道：

“是以我才算定是方宝玉。”

公孙不智缓缓道：

“但宝儿害了杨七弟后，老二、老六早已将他视如蛇蝎。只要一见他面，必定叱骂争打起来，怎会那般安静？”

莫不屈怔了一怔，说不出话来。

石不为道：

“对！”

莫不屈默然良久，方自叹道：

“此人既非宝儿，却又是你我十分熟悉的人，那么，他会是谁呢？难道是……”他实在想不出自己熟悉的人中，有谁会是那般丧心病狂之人，他对谁都不敢稍有怀疑，只得长叹住口。

公孙不智缓缓道：

“大哥你不妨试想一想，你我兄弟间，有谁最易被利所诱，老二、老七他们死后，又是谁最先发现的？”

莫不屈身子一震，双目圆睁，厉喝道：

“你奠非说是魏五弟？你怎可如此怀疑于他？你……你……你切莫忘了，他也是你我亲如骨肉的兄弟。”

公孙不智沉声道：

“事已至此，你我必须对任何人都要怀疑，宁严不漏，宁枉勿纵……”

石不为道：

“对！我去瞧。”

莫不屈方待站起喝止，已被公孙不智拉住，道：

“四弟行事最是沉着谨慎，有他去瞧，错不了的。”

过了半晌，石不为一掠而回，面上仍是毫无表情，只是沉着道：

“来！”再次转身奔去。

莫不屈、公孙不智根本无法自他神色间瞧出他查看的结果，只有随在他身后，快步奔出。

他三人同室而居，魏不贪却与牛铁娃、金祖林同住，莫不屈等三人推开了他们住室的门户，闪目一望，面色立时改变。

“一线微光中，只见铁娃鼾声如雷，金祖林烂醉如泥，而魏不贪竟然倒卧在地上，四肢痉挛，口吐白沫，身旁一只茶杯，亦已跌得粉碎。

莫不屈失声道：

“不好，老五莫非也中了毒？”

公孙不智早已窜将过去，扶起了魏不贪的身子，翻了翻他的眼皮，把了把他脉息穴道，出手如风，将他心脉左近穴道一齐点住。

石不为燃起灯火，将灯畔茶壶检视半晌，道：

“茶中有毒。”

莫不屈热泪夺眶而出，轻抚着魏不贪铁青的面容，黯然道：

“老五，咱们险些冤枉了你……”

公孙不智亦是满面悲怆，喃喃道：

“不错，我方才确是冤枉他……”他心中自觉十分歉然，只因魏不贪如是凶手，自己又怎么中毒？”

莫不屈道：

“他……他已无救了么？

公孙不智道：

“幸好咱们及时发觉，他毒性还未攻心，只要再迟半个时辰，老五这条命便又要真的断送了。”

莫不屈道：

“如此说来，他……莫非还有救？”

公孙不智“嗯”了一声，自怀中取出个小小紫缎锦匣，自锦匣中取出四只玉瓶，将瓶中之药，全部给魏不贪灌了下去。

要知武当内家正宗，门下弟子，游侠江湖时，难免与下五门盗贼结怨，是以武当弟子，虽严禁使用毒药暗器，但解毒灵药，经过百十年的研究改进后，已凌驾天下各门各派之上，几称举世无双。

道家灵药，无毒不解，公孙不智虽不知魏不贪中的是何种毒药，但将那四瓶药灌下去后，不出半个时辰，魏不贪身子已能转侧，口中也已能发出呻吟，接着，张口吐出了一滩碧绿的苦水。公孙不智抹了抹额上的汗珠，长长松了口气，道：

“无妨了。”

莫不屈长叹一声，“扑”地坐到椅上，惊骇过后，他此刻似已浑身脱力，满头黄豆般大小的汗珠，如雨而下。

公孙不智道：

“老五危险已过，有我在这里照料已足够了，四弟你还是陪大哥去歇歇吧，会战之期将至，大哥是万万不可太过劳累的。”

莫不屈终于被石不为劝去歇了，铁娃犹在沉睡，金祖林犹在沉醉，房中的响动，他两人竟全未觉察，公孙不智瞧着他们，嘴角不禁露出苦笑，喃喃

道：

“这两人真有福气。”

突听窗外有人拍掌作声，“吧”的一响。

公孙不智霍然转身，叱道：

“谁？”

哪知他“谁”字方出口，榻上的魏不贪手掌突然挥起，数点寒星。随手暴射而出，急打公孙不智后背，公孙不智虽然机智无双，却再也梦想不到背后竟会有人突加暗算，何况铁娃鼾声如雷，完全掩没了暗器破风之声。

但风寒星一闪，公孙不智一声惊呼，整个身子，都被打得往前面直扑了出去，数点寒星，已全都打在他的背上，他身子踉跄扑到窗前，双手一撑，整个人自窗口翻了出去，竟有如疯狂一般，狂奔而出。

魏不贪悄悄探起半个身子，目中闪动着得意的光芒——公孙不智身中数件绝毒暗器，更加如此狂奔，毒性只有发作得快，只怕奔出数丈，便要倒地不起，那时世上又有谁会想到是魏不贪下的毒手。

原来魏不贪之中毒，只不过是他自己故布疑阵，好教别人不再怀疑于他，他喝下毒茶之前，自己早已先将解药服下，他那晕迷痉挛之态，倒有大半是他自己装作出来的，公孙不智纵无解药救他，他也万万死不了的。

房门一响，莫不屈石不为又冲了进来。

魏不贪早又卧倒，早已作出晕迷之态。

莫不屈目光转动，骇然道：

“方才是谁在惊呼？公孙二弟哪里去了？”

拚命摇醒了金祖林与牛铁娃，大声问道：

“方才房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可知道？”

金祖林与牛铁娃愕然相顾，茫然道：

“什么事？”

石不为跺足长叹，石不为忽然叱道：

“瞧！”

众人随着他目光望去，只见窗前地下，赫然有数点血迹，半支起的窗户，也已被震破了。

莫不屈失色道：

“莫非公孙二弟也中了暗算？此刻竟负伤去追查敌踪去了？但……但他为何不通知你我一声，他！他……他怎可孤身涉险？”

石不为道：

“追！”当先掠出窗外。

但众人穷一夜之力，几乎将“万竹山庄”每寸泥土都翻过来了，却还是找不着公孙不智的踪影。

公孙不智竟也失踪了。

七大弟子中，三人不治，一人中毒，一人失踪。这自然是震动天下的大事，江湖中人，有的为此惊诧，有的为此难受，也有的为此暗中窃喜——泰山竞技之会，已少了几个强敌。

八月十四，这一日便在纷乱、慌恐、焦急与等待中过去，莫不屈两日不眠不食，面色苍白，双目红肿，已憔悴得不成人形。

竞技之会，虽订在月圆之夕，但八日十五清晨，泰山之颠，观日峰前的山坪上，已是人头拥挤，群豪毕集。

山石间，林木中，只要稍有空隙，便可发现赫然有一具崭新的棺木放在那里，群豪对这些棺木，早已作过各种猜测，此刻已是见怪不怪，有的人甚至就坐在这些棺木上，静等着圆月升起。

午后，群豪间已不时骚动，只因参与此会的主要顶儿尖儿的高手，已陆续来了。

“潘济城，那随着齐星寿同立，面容惨白，长长玉立的少年人，便是五年前怒斩‘快刀手’的潘济城。”

“是他？就是他！嘿！倒真瞧不出来，这看来有如花花公子般的少年，竟就是江湖传说，动手间最最冷静的潘济城。”

潘济城是成名英雄中，上山最早的一人。

接着，长白大豪“快马阴刀”吴东麟、“小花枪”马叔泉、“无情公子”蒋笑民……这些久已烩炙人口的英雄豪杰，也都已陆续上山——每一人上山，自然都得引起一阵或大或小的骚动。

但此次盛会中最最引人注意的一些人物，直到日薄西山，天已将夕，却都还未露面，这自又得引起群豪的窃窃私议：

“闻道‘天刀’梅谦，此次早已随万子良与七大弟子来到山下，怎地他们直到此刻还不上来？”

“这……这必是为了七大弟子此刻已只能称为两大弟子了，而且，瞧莫不屈的模样。此次已万万不能出手，只怕也不堪一击。”

“出道时曾经轰轰烈烈的七大弟子，如今竟落到这样的地步，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奇怪的是……他怎地也还未来，听人传言，他仍是此次盛会中，夺标希望最最浓厚的一人。”

“谁？”

“天上飞花冷冰鱼。”

“他？怎会是他？”

“嘿嘿！这消息来源机密无比，我虽不能告诉你，却可断定这是万万不会错的，你且等着瞧吧！”

“但方宝玉……方宝玉又如何？”

“方宝玉……哼哼！他只怕永远也无法在人前现身了。”

山峰远侧，高处杂木林中，嶙峋怪石间，还有口棺材。

两条大汉，一人锦袍，一人蓝衫，费了许多力气，终于爬上这里，蓝衫大汉长长喘了口气，笑道：

“此地上来虽然困难，但只要一上来，便可安安心心的观战了。棺材虽不祥，但坐在上面却舒服得很。”

锦袍大汉拍着身上泥土，亦自笑道：

“不错，此地纵观战局，确可一目了然……”

两人方自坐上棺材，突听棺材里“吱”的一叫，叫声尖锐怪异，本就十分骇人，何况是自棺材里发出来的？

两人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齐地自棺材上跳了下来。

锦袍大汉放足便奔，蓝衣大汉却一把拉住了他，壮起胆子，喝道：

“棺……棺材里的是什么人？”

棺材中发出了吱吱的怪笑声，道：

“棺材装死人，活人离远些。

语声之怪异可怖，更是令人不寒而栗！蓝衫大汉道：

“你……你究竟是人是鬼？”

棺材里怪笑道：

“你且莫管我是人是鬼，只要敢再坐在这棺材上，便再也休想活着下山，不信，你两人尽管试试。”

两条大汉身子虽大，胆子却不大，对望了一眼，齐地转身狂奔而去，连滚带爬，逃了下去。

棺材里笑声不绝，棺材益缓缓升起，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自棺材里伸了出来，格格笑道：

“我老人家舒舒服服的躺在这里瞧热闹，你两人却要来坐我老人家头上，岂非自找倒霉么？若非我老人家此刻还不愿现身，你两人此刻哪里还有命在。”摸出个梅子放进嘴里，咬得吱吱喳喳的响。

第三一章 奇人多奇遇

她赫然正是万老夫人。

忽然间，一根树枝闪电般插入了棺材缝里。

万老夫人吃了一惊，拼命想将棺盖拉下去，但那柔弱的树枝上，却似有着千钧之力，她非但无法将棺材盖拉下，棺材盖反而一寸寸向上抬起，万老夫人面上已无人色，沿着那树枝瞧了过去。

只见一只白如莹玉的手掌，以三根春葱般的纤纤玉指，轻拈着树枝，再往上瞧，便是一只淡青色的衣袖。

瞧到这里，万老夫人便再也不敢往上瞧了，脑袋往里面一缩，整个人也全都缩进棺材里。

只听一人轻笑道：

“我算定你必定要来上山瞧热闹，却找不着你，心里正自奇怪，谁知你竟已躲进了棺材。”

语声娇柔清脆，除了小公主，还有谁？

她口中说话，手中树枝轻轻一挑，整个棺材盖被她挑了起来。万老夫人身子蜷伏在棺材里，竟是不敢抬头。

小公主道：

“反正躲也躲不了啦，还不出来？”

万老夫人道：

“姑……姑娘你找我老婆子，莫非有什么事不成？”她拼命想装成若无其事之态，怎奈语声还是不由自主的颤抖。

小公主道：

“我找你，只不过要问问你，方宝玉到哪里去了？”万老夫人吃吃干笑道：方……方宝玉，姑娘你说的是方宝玉？嘿嘿！这位小少爷的行踪一向飘忽得很，我老婆子怎知他在哪里？”小公主忽然一笑，道：“你真的不知道？”她不但面上泛起笑容，语声也变得说不出的温柔，但万老夫人瞧在眼里，却不禁打了个寒噤，道：“真……真的。”小公主笑道：“你若是真的不知道，为何要如此怕我？想见你暗中必定怀了鬼胎，是以才会如此心虚胆怯，是么？”万老夫人道：“我……我……”小公主柔声笑道：“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从来不愿吃亏的，那么，此刻又何苦逼我动手？还是说出来吧，我绝对不会难为你。”“万老夫人缓缓道：“只要我说出方宝玉的下落，你便不来难为我？无论他在哪里，你都……”小公主截口道：“不错。”万老夫人道：“你凭什么能令我相信你？”小公主笑道：“没有凭什么，只凭你此刻非相信我不可。”万老夫人怔了一怔，苦笑道：“不错，此刻我的确非相信你不可……好，我告诉你。”小公主娇笑道：“和聪明人谈生意，的确痛苦得很，你说，方宝玉在哪里？”万老夫人眼珠子转了转，大声道：“方宝玉已死了。”

小公主身子一震，万老夫人身形已凌空而起，倒翻了两个跟斗，如风逃去，百忙中还偷偷瞧了小公主一眼。

只见小公主木立在棺旁，似已愕住，竟全无追赶之意。

万老夫人眼珠子又一转，迅速顿住身形，大呼道：

“方宝玉的尸身，我老婆子亲眼瞧过，绝不会骗你……绝不会骗你！”呼声犹激荡在山林间时，她人影已瞧不见了。

小公主痴立当地，面容木然，谁也无法自她神情间瞧出她究竟是悲是喜？只听她喃喃低语道：

“她莫非在骗我？……不会，她若要骗我，也下会如此骗我的，只因如此做法，她全无好处，而没有好处的事，她是万万不会做的……”

这时人丛中又发出骚动之声，群豪耳语，轻呼道：

“冷冰鱼……冷冰鱼来了……”千百人的耳语轻呼，便汇集成一股震耳的吼声，但小公主却仍痴痴的站着，全未觉察。

她只是轻轻自语，道：

“宝儿，你，难道真的死了？”

方宝玉之死讯，自然要使“五行魔宫”的策略发生重大的改变，但泰山竞技之会，却仍然在照常进行着——到了这时，世上已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将此会阻延一时半刻了。

黄昏时，大会发出于通告：

“人之体力有限，消耗却无限，纵是绝代高手，亦无法连续接战数十高手，鉴于以往武林较技盛会‘车轮战’之不公，本会决定力求革新，除此弊端，今特请丁老夫人、万子良、一木大师等七位江湖德高望重之士，组成本会之监察小组，除弊革新，力求公允。

凡欲参与此次盛会之人，盼即往监察小组处抽签决定对手，决战之后，胜方再与胜方决战，如此继续轮流决战，战至最后一对，便可分出究竟谁是压倒群豪之人，亦无人因体力消耗过巨而屈于落败。

此通告于大会前拟定，经已接获请柬之四十三位豪杰同意后施行，盼天下武林同道一体知照。”

这简单而隆重的通知，由参加此会高手之一——“震天霹雳”许铸以足以震人耳鼓的洪钟之声，在人丛前念了出来。

这时山坪前已留出一方空地，由“万竹山庄”主人指挥庄丁壮汉，在空地上搭起了一座高台。

七位监察人，除了“云梦”万子良犹未现身外，都已在台侧设下的座位坐定，这七人武功虽然未必全都高明，但却自然都是行事公允，为人方正，目光敏锐，历练丰富的江湖老手。

本也混在人丛中的“快马阴刀”吴东麟、“小花枪”马叔泉、“无情公子”蒋笑民、“济城大侠”潘济城……这些位显赫一时的武林高手，听了通告后，俱都已走向监察人的座位。

这时，日已落，月未升，天地间一片朦胧，再加上高山之颠氤氲漂渺的烟雾，令人如同已登仙阙一般，几欲振翼飞去。

但“万竹山庄”的庄丁们，已高举着灯笼火把，快步而来，特制的灯笼火把，瞬即便将这一片山坪照耀得亮如白昼。

山风振衣，火光耀眼。

群豪心情骤然紧张了起来，俱都不由自主地顿住了语声，收敛了笑容，坪上唯闻丁老夫人慈祥而严肃的语声，沉声道：

“长白吴东麟、济城潘济城，你两位为一对，但盼两位存以武会友之心，莫使诡计，莫立意伤人……”

于是，泰山上龙争虎斗，眼见便要开始。

这时，谁也不会想到方宝玉，谁也想不到方宝玉这时在哪里——

但这时方宝玉却竟已到了泰山脚下。

方宝玉逡巡在泰山脚下，几次举步上山，却又全都驻足，他竟似已不敢上山，竟似已失去上山的勇气。

他衣衫褴褛，发髻蓬乱，憔悴的面容上，泥污斑斑，甚至连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也不复再有昔日那股逼人的光采。但他却还未死。他还确确实实地活在世上。这是为了什么？这原因必须从他被困在天香茶林中那日说起。

原来那日他在天香茶林，小公主的绣阁中，饮下了那杯毒茶后，他以那几乎无所不能的意志之力，使自己神智保持清醒时，他体内那已妙参自然玄机，流动循环不息的内力真气，便在他不知不觉间，将迷药的药力，全部逼入了丹田下腹中——这道理正如人体血液中也有着一种消灭毒素的力量一样，平时流动循环不息，一遇病毒，便会发出抗力，病毒侵入人体时，若非十分猛烈，便会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被血液中抗毒力消灭，使疾病不能发作，内力练至宝玉这种地步后，自然也有一种抗毒之力，这力量自然要比血液中的抗毒力强大得多。

但茶中迷药的毒性，也十分顽强，宝玉体中内力虽强，短时间还是无法将这毒性完全消灭。

是以这股内力必须将这股毒性裹在丹田中，逼住它，不让它毒性发作，于是这股内力便不能在宝玉体内继续流动循环，是以宝玉便以为自己内力已完全失去，已无法再与别人动手。

这股内力凝结后，当真是坚如精钢，它凝结在宝玉丹田下腹中，宝玉下腹自然不时要发生剧痛。

他究竟年纪还轻，阅历还浅，竟未想出这其中的道理——就连老奸巨滑的万老夫人，也摸不清其中玄妙，是以才会骤下毒手。

她连点方宝玉下腹剧痛处左近数处穴道——宝玉下腹剧痛处，也正是他内力凝结处，万老夫人的指力，恰巧将他凝结的内力震开，这内力郁结已久，此刻一旦崩溃，自穴道中激射而出，正如堤溃水决，力道是何等强大！

万老夫人如何抵抗得住，是以她最后一指点下，身子便被震得飞了出去，有这般内力挡住了万老夫人的指力，是以方宝玉虽被点了“死穴”，但犹能不死。

但内力一崩，那毒性自也立刻发作，瞬即在宝玉全身上下散布开来，宝玉骤然不觉，自被迷倒。

是以他身子立时软绵无力，口中也立时不能言语，只有任凭万老夫人将他埋入土中，而恰巧听到了魏不贪的隐秘。

那迷药的毒性虽已被内力磨炼去不少，但力量还是十分惊人，毒性完全发作时，宝玉但觉身子火烧般热痛。

但那时却恰巧有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浸入泥土，潮湿的泥土，便也恰巧将宝玉体内的热毒化解。

这些事自是万般凑巧，但除了方宝玉这样的非凡人物，怎会遇着这许多非凡的奇遇？

直到此时，宝玉只要一想起他在泥土中渡过的那数日，那数日他所经历的折磨、痛苦、伤心、绝望……

他身上便会不由自主爆起一粒粒鸡皮疙瘩来，他甚至不惜牺牲一切代价，来忘去那些个可怕的日子。

迷药的毒性，经过数日后，方自完全消失，那时他才自泥土中脱身而出，那时他实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幸好“快聚园”中群豪都已赶往泰山，他才能连夜逃了出来，仰观星月，他不禁长长叹了口气，只觉自己实已有如两世为人——他本不知惧怕是何滋味，但这时他却连灵魂都起了战栗。

然而，这时月已将圆。

宝玉瞧见了当空明月，脚步还是不由自主向泰山奔去，一路上，他体力渐渐恢复，但他壮心雄志似也已被那可怕的痛苦折磨殆尽，除了购买食物外，他竟已不愿见人，更不愿修饰。

如今，他逡巡在泰山脚下，竟也无上山的勇气。

这是泰山下阴僻的一角，他沿着山脚，缓缓踱步，心中充满了疲惫的怯懦，怯懦的痛苦，痛苦的矛盾……

忽然间，阴暗的秋草丛中传出一声呻吟之声！

宝玉心神一震，停下脚步，凝目望去，只见草丛中果然有一条人影，正在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呻吟。

他身子完全浸浴在月光中，这人影自也瞧见了他，挣扎着爬了过来，双手撕抓着泥土，颤声道：

“水……水……好心人，求……求你……给我些水……”这语声虽因痛苦颤抖而有些改变，但宝玉还是听出了他是谁。

刹时间，宝玉但觉心房一阵急剧的震动，双目中也立时喷出了狂怒的火焰，脱口嘶声道：

“你！你是魏……”

那人影吃惊的抬起头来，这才瞧清月光下这褴褛的少年，赫然竟是久已失踪了的方宝玉！他本已扭曲的面容，此刻更是扭曲，是惊，也是喜。

他惊喜呼道：

“宝儿，是你……快……快来救我……快……”

宝玉忍不住狂吼一声，道：

“救你？你忍心对杨七叔下得了那样的毒手，又要将诸位叔父一一置之死地，你……你……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他话未说完，魏不贪身子已缩成一团。

他自问这隐秘再也无人知晓，哪知却被宝玉当面揭破，这时他心中的惊恐骇惧，当真如见鬼魅一般，忍不住脱口道：

“你……你怎会知道？”

一句话出口，他便知自己说漏了嘴，颤声接道：

“我没有……”

宝玉一把抓住他衣襟，将他提了起来，厉声道：

“你还想骗我？告诉你，此事乃我亲眼所见，你再也骗不过的，你可知道你动手之时，我便在你足下的泥土里。”

魏不贪骇极大呼道：

“鬼……你莫非是鬼？”

宝玉惨笑道：

“不错，我是鬼，我是代杨七叔向你索命的鬼。”

魏不贪惨呼道：

“饶了我……饶了我吧！我也是被人骗的，你瞧……我……我如今也被人害成了如此模样。

宝玉道：

“我正要问你，你怎会突然变得那般丧心病狂？怎忍对杨七叔下得了那般毒手？又怎会落到如此模样？”

魏不贪嘴角泛起一丝凄凉的微笑，眼角却沁出两滴莹晶的泪珠，他身子颤抖，泪珠堕落。

他口中道：

“狡兔死，走狗烹，我……我任务已达成，实已无用了，他们……他们自不容我再活在世上，虽然早已知道此点，虽然早已小心提防，但……却还是逃下过他们的毒手。”

宝玉大骇道：

“任务已达成？难道……难道诸位叔父都已遭了你的毒手？”

魏不贪道：

“我该死……我实是罪大恶极……我后悔也来……来不及了。”

宝玉心魂皆飞，声泪齐下，怒喝道：“你……你……赔他们的命来！”

他手掌已抬起，但瞧见魏不贪那充满了痛苦与悔恨的目光，那流满了眼泪的面容，这一掌竟是不能拍下。

魏不贪颤声道：

“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你杀了反而可以减少我此刻的痛苦,我……我反正是活不了的……”

宝玉以手捶胸，顿足嘶声道：

“但你为何要如此？”

魏不贪流泪道：

“贪心，贪心害了我，我……我辜负了恩师为我取的‘不贪’两个字，我死了也无颜见他老人家。”

他痛苦更是剧烈，身子痉挛也更剧烈，他双手俱已插入了泥土中，每说一个字，身子都要因痛苦而抽动一下。

宝玉突然想起了那语声极是熟悉的神秘怪客，大声道：

“那日在快聚园中，你杀了杨七叔后，与你说话的人是谁？”

魏不贪呻吟已变作喘息，竟是再也不能说话。

宝玉一把抓住他肩头，嘶声道：

“他是谁？谁？”

魏不贪双目已闭起，嘴唇已干裂，他竟已进入晕迷状况，口中不断发着梦呓的低语，不断道：

“珠室……金子……水……”

宝玉拼命摇动着他身子，呼道：

“醒醒……醒醒，说，究竟是谁？”

魏不贪眼睛终于缓缓张开，茫然瞧着宝玉。道：

“他……他……”深深吸入口气，本已因痉挛而蜷曲的身子，突然缩做一团，便再也不会动了。

风凄，月冷。

所有的呻吟、喘息，都已一齐寂绝，月照荒山，风吹木叶，这仲秋的月夜，竟实似变作严冬般萧索、寒冷。

宝玉徐徐站起身子，木立在魏不贪的尸身前，凝注半晌。突然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但，他那无神的双目，此刻却已射出火热的光焰。

他咬了咬牙，抱起魏不贪的尸身，大步上山。

山路险陡，荆棘没径，怪石嶙峋。

但此时此刻，世上已没有任何艰险困难，可以阻挡住方宝玉上山的决心——他决心既下，正如箭已离弦，万难回头。

他大步而行，绝不回头，绝不停顿，然后，他寻了个深邃而隐秘的洞窟，安放起魏不贪的尸身。

突然间，静夜中又有人声传来。

接着，洞外闪起了火光。

那人语、脚步声十分嘈杂。显然来的人数不少，但闪烁的火光在这荒山静夜里看来，却显得十分诡秘。

人声渐近，火光渐亮，竟似走向这洞窟而来。

宝玉微一迟疑，迅快地将魏不贪的尸身藏在暗处里，自己也闪身躲入了一块凸起的山石后。

这时，火光已映入山洞，两条黑衣大汉，高举火把，大步而入，目光四下一转，齐声道：

“就是这里，抬进来吧！”

洞外哄应一声，十余条大汉，每两人抬着一口棺木，鱼贯而入，崭新的棺木，在火光下闪闪地发着慑人的光采。

“砰”的一声，棺木被重重地放到地上。

抬棺的大汉伸子一抹头上的汗珠，道：

“一、二、三、四、五、六……不错，正是六口，总算全抬来了，他们人死了，一了百了，却累得咱们出力受苦。”

另一大汉道：

“你可别这么说，就凭棺材里这六个人，若是换作平日，咱们想抬他们的灵木，只还抬不到呢！”

前一大汉冷笑道：

“不错，本日之前，这些人可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此刻却已都算是死人了，活着的人名头有高下，地位有高低，但死人可全都是一样的。再大的英雄，死了也不能比别人多占一尺土。”

第三人道：

“好了，好了，别抱怨了，该抱怨的还在后头哩！这一趟是六口，下一趟就说不定是十口，八口了。”第四人叹道：

“可不是么，那位丁老夫人，虽再三劝告，要人抱着以武会友之心，莫毒手伤人，但这些人又有谁听进了她老人家的话？又有谁动手时不是红着眼睛，恨不得一出手就将别人杀死，除了潘济城，他总算还有些慈悲之心，但别人会不会对他也那么慈悲，可就难说了。”又有一人叹道：

“说起来，那位‘天刀’梅谦可真够瞧的，像‘砍虎刀’彭松那样的人物，可不是一招就死在他刀下，别人甚至连瞧都未瞧清他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看来，连冷冰鱼也休想胜得了他。”这些大汉们言来语去，只听得宝玉热血奔腾，掌心沁汗，他这才知道泰山之会竟已进入如此紧张的阶段，已有如许多成名英雄，在这第一名山流出了鲜血，而他自己……他自己却还躲在这阴暗的山洞里。

只听那高举火把的大汉笑道：

“咱们这差事虽苦，但可也有不少人在羡慕咱们。”
一人道：
“羡慕什么？只怕唯有疯子才会羡慕咱们。”
那大汉沉声道：
“你且瞧瞧，如今泰山之上，有多少人挤在那里，想进不能进，想出不能出，又有多少人被隔在人丛外，只能远远的听见刀剑相击声，偶然见到些凌空刺击的刀光剑影，别的就什么都瞧不见了，但咱们，咱们却能在人群中穿进穿出，无论是多大的英雄，都得为咱们让路，就凭这一点威风，咱们已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还是快快走吧，错过了这场大战，再想瞧也瞧不到了。”
大汉们笑应着，纷纷走了出去。
宝玉突然自黑暗中掠出，左手轻挥，已点了走在最后一条大汉后背的三处穴道，这大汉惊呼未及发出，便已倒下，宝玉右手托住了这大汉倒下的身子，剥下他衣衫，换在自己身上，他动作之迅急轻灵，岂是言语所能形容，走在前面的大汉们，竟是毫未觉察，径自谈笑着走了。
宝玉将那大汉斜倚在暗处石壁上，喃喃道：
“委曲你了。”
然后，他又在魏不贪尸身前凝立半晌，长长叹息一声，黯然道：
“你一时失足，虽已铸成大错，但临死前终能痛悔，只愿苍无能宽恕你的罪恶，令你能安眠地下。”
风声凄切，月色灰白，棺木正闪动着幽光。
他四望一眼，目中已有泪痕，又自接道：
“这里有这么多位豪杰英灵伴着你，想你已不致寂寞，……你好生安息吧……”咬了咬牙，抹去眼角泪痕，转身飞掠而出。
片刻之间，他便已追着那一群大汉，悄然跟在他们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上山巅。
走了没多久，已可听到欢呼声，喝采声，随风自山巅飘了下来，不知又有哪一位名侠，在人前战胜了他的对手。
这欢呼喝采声，正是他以别人的鲜血换得来的，武林群雄中，又是谁的声名不是以别人的鲜血写成的？
宝玉心房一阵收缩，热血更是奔腾，双拳握得更紧。
大汉们显然也因这呼声而激动起来，脚步走得更快，又不知走了多久，宝玉眼前豁然开朗——
只见一轮明日悬在天边，山坪上灯火满山。
秋月虽明，但光辉却似已被人间的灯火掩去，秋星虽繁，但却也比下上这满山人头的众多。
宝玉精神一振，但头却垂得更低，紧跟着大汉们的身后，垂首疾步，也不敢东张西望一眼。
大汉们自山背上来，这里人群本也挤得密密的，但瞧见这些大汉们上来，果然让开了一线道路。
后面的大汉搭着前面大汉的肩头，一人连着一人，连成一条人龙，自人缝中穿了过去。
宝玉身子随着他们往前挤，鼻子里只嗅着一阵阵酒气，汗臭气，烟草气……耳畔只听得一阵阵嘈杂的人语：
“你瞧……‘天上飞花’果然有两下子，连这一阵，他已接连胜了两阵

了，连汗珠都未曾流一粒。”

“胜了两阵又怎样？‘天刀’梅谦、潘济城、‘小花枪’马叔泉、蒋笑民、欧阳天矫，这些人还不是都已胜了两阵了？”

“这是他们的运气，吕云、鱼传甲、英铁翎这些人都未露面，他们的对手若是这些人，他们胜得了么？”

“说起这些人，兄弟我就又想起了方宝玉……格老子，慢点挤行不行？哼！若不是台上有人等着你们收尸，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格老子我也不会让路的。”

“丢，边个讲不依，慢的呀！”

“妈拉巴子，俺的骨头都挤散了……”

大汉们赔着笑，道着歉，终于在东、南、西、北各地“名骂”中挤了出去，宝玉精神一爽，悄然转目四望。

只见擂台高耸，正有几条大汉提着永涌，在台上清洗着血迹——这不知又是谁流下的英雄之血。

擂台左侧，有一圆木桌，六、七个人坐在桌后，白发苍苍慈祥而严肃的是丁老夫人，面色红润，童颜鹤发的是无邪道长，瘦骨嶙峋，面沉如水的是一木大师，而坐在一边，双眉深皱，面有重忧的，却赫然正是万子良。宝玉匆匆瞧了一眼，便不敢再瞧。

转目望去，只见擂台右侧，也坐着堆人——

谈笑自若，神色如常的是“济城”潘济城。

趾高气扬，挺胸睥睨的是欧阳天矫。

“小花枪”马叔泉短小精悍，满面笑容，“无情公子”蒋孝民衣衫华丽，面白无须，眉梢眼角，傲气逼人。

“天刀”梅谦正垂首端坐，只是不住擦拭着那早已被他擦得雪亮的“钩镰刀”，对余外一切事，却似漠不关心。

而传说中必将独占鳌头的“天上飞花”冷冰鱼，面上却无他应有的得意骄傲之色，反似带有重重的忧虑。

还有几人，俱是精神饱满，目光充足，显见得都是显赫一时的武林名侠，宝玉却已都不认得。

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也是这千万人中的明星，他们的心情最得意，最兴奋，也最紧张、不安。大汉们走到擂台后，已开始忙碌起来。

宝玉自粗糙而巨大的擂台支柱间望出去，只见擂台前，最最当眼之处，也坐着一群人。

这群人虽未参予此次竞争，但却都是江湖中久已成名的英雄豪杰，是以他们在这里，正也享受着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

“快聚园”主人齐星寿，“万竹山庄”的庄主，欧阳天矫的夫人。丁老夫人的爱子丁氏双杰，自然都在这一堆里。

然后，宝玉便瞧见了他久已悬念的一些人——

牛铁娃魁伟的身子，有如鹤立鸡群，在人群中看来分外触目，但是他面上已瞧不见他原有的淳朴笑容，一双从未皱起的浓眉，也已深深皱起——他悬念着他的“大哥”，从不能有一时一刻忘记。

金祖林犹在不停痛饮，他似乎已有多日未曾醒过，神情看来显得是那么憔悴，除了终日的沉醉外，他又怎能忘去连日的灾难与不幸。

宝玉瞧着这两人，心弦一阵激动，已是热泪盈眶。

然后，他便发现了莫不屈与石不为。

他原本只当这两人也已遭了毒手，此刻突然又瞧见他们，心头那惊喜之情，实非他人所能想像。

但是莫不屈那憔悴、疲惫、而哀痛的面容，却已令他伤心，若非还有顽强如石，镇定如石的石不为在一旁守护着莫不屈，他便几乎忍不住要飞奔出去，抱着他这正直而善良的大师伯，忘情的痛哭一场，这时他已泪眼模糊，别的人都已瞧不见了。

忽然间，丁老夫人慑人的语声又自响起，人丛立刻静了下来。

只听她一字字沉声道：

“方才二十余阵，竟能在十招之内便已定下胜负，这实是令人想不到的事，由此可见，得胜的诸位武功实是高出同辈许多，江湖中有这许多出类拔萃的少年高手，老身见了，自是不胜之喜。”

她口中虽说欢喜，心情却显得甚是沉重，轻叹一声，方自接道：

“此刻已至最后决战阶段，参予决战的，自然全都是万中选一的英雄壮士，无论谁有了伤亡，俱是武林中不可弥补的损失，是以但望各位动手时，稍存人心，胜负之分，点到为止，则武林幸甚。”

这番话说得当真是字字金玉，诚恳已极，但擂台右侧的武林高手们，擦刀的仍在擦刀，沉思的仍在沉思，垂首的也仍未抬起头来，竟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似乎谁也未曾将这番话听进耳里。

丁老夫人目光四转，长叹接道：

“时已无多，老身言尽于此，听与不听，便全在于各位了。”

自木桌上取起张纸笺，浏览一眼，沉声接道：

“第一阵‘震天霹雳’许铸许大侠，‘玉面剑客’孙超孙大侠。”

“震天霹雳”许铸身材魁伟，气势凌人，一身织锦武士装，手提金背砍山刀，叱咤一声，声如霹雳。

“玉面剑客”孙超却是个面色苍白，四肢纤柔，生得虽是剑眉虎目，但面容的英伟却也掩不住他神情间的柔弱有如女子之态。

两人一刚一柔，一阴一阳，天性互克，仿佛天生就是对头，但武林中人却都知道这两人本是生死与共的好友。

于是台下群豪，都不禁起了好奇之心，要瞧瞧这一双好朋友，如何能在台上白刃相见，互下毒手？但闻许铸暴喝一声，道：“孙兄请先赐招。”

孙超微微一笑，道：

“许兄手下留情。”

一言未了，左踏步，平剑当胸，挥剑而出。

这一招剑势，看来虽然凌厉辛辣迅捷，其实却是击向许铸身旁的一尺开外，乃是以剑示礼之意。

许铸左臂下沉，引臂扬刀“朝天一炷香”，招式虽急，但刀口向里，刀背向外，亦是见礼之式。

两人对望一眼，微一颔首，身形立刻展动开来，刹时间，但见刀光剑影，往复纵横，满台游走。

十招一过，群豪便瞧出他两人根本未存争胜之心，刀剑起手时虽也声势惊人，但落手时却留下七分威力。

这一阵的胜负之分，看来他两人竟早有默契，如今虽在台上动手，却只不过做给别人看看罢了。

是以孙超“落英缤纷七十二”剑法虽然流丽迅捷，变幻无方，许铸“砍山刀”刀法虽是大开大阖，刚猛无俦，但群豪还是觉得瞧着没劲，有的甚至已在低声谈笑，不愿再看了，唯有丁老夫人不住颔首，似是深表赞许。

突然间，如虹剑光，反撩而上，匹练刀光，力劈而下，刀剑互击，“呛”的一声，龙吟震耳。

孙超掌中剑竟被震得脱手飞去。

群豪怔了一怔，许铸亦自怔了一怔，目中露出歉意，显见他方才绝非故意要让孙超丢人现眼的。

但孙超身法之轻捷，反应之灵敏，亦是惊人。

他兵刃方自脱手，身形已如轻烟般掠起，“噗”地，那柄剑方自插入擂台梁木，便被他拔了出来。

只见他满面涨红，连眼睛都已红了，羞恼下，竟已勃然大怒，一剑在手，身子便借身拔剑凌空一翻，双手握剑，向许铸直冲而下，他盛怒之下，竟使出了“落英剑法”中最最狠毒的一着杀手。

许铸竟似被惊得怔在那里，动弹不得。

群豪耸然变色，失声惊呼。

但见剑光惊虹电掣般的闪了一闪，“震天霹雳”许铸震人耳鼓的一声惨呼，血光飞激，许铸倒地。

这一剑竟由左喉刺入，右胁穿出，一剑便已丧命。

群豪眼见这出乎意料之外的惨剧上演，坐着的人都已霍然站起，站着的人却几乎要噗地坐倒。

剑，犹自插在许铸身上。

自剑柄下垂的红穗，犹在不住的颤抖。

“玉面剑客”孙超木立当地，面上已无丝毫血色，他好友的鲜血，却已在他淡青的衣衫上，画出了瓣瓣桃花。

山坪上一片死寂。

但闻许铸的呻吟，喘息声，逐渐微弱。

终于，他竟鼓起了一丝气力，颤声道：

“我……不是……故意……”

语声突然中断，他灿烂的人生也至此终止了。

孙超突然仰天狂笑起来，狂笑着道：

“好……死得好……”

有如撕裂般的狂笑声中，他突然拔出了那柄长剑，剑尖回旋，全力往自己咽喉间插了下去。

这一双生死与共的好友，终于达成了他们的誓言，他们终于为“武”贡献出自己最后一滴鲜血。

他们的鲜血终于流在一起。

惊呼，骚动……但已渐渐消寂。

鲜血已被洗净，尸身也已被抬了下去。

但群豪间的悲恸，却仍未平息。

丁老夫人老泪盈眶，不住低语道：

“何苦……何苦……这是何苦？”

群豪面面相觑，也都在暗问自己：“这是何苦？

宝玉亲手将他们的尸身抬入棺里，那心情的悲哀与激动，更是不问可知，

他实已不忍再看下去。

但大会不能终止，流血的争战也必须继续。

丁老夫人强耐悲痛，沉声道：

“第二阵，‘九连环’钱奎钱大侠，‘天矫武场’主人欧阳大侠。”

欧阳天矫果然不愧为一派宗主的身份，他一步步缓步走上擂台，每一步都带有凌人的气势。

“九连环”钱奎早已飞身掠在擂台上，他轻功久负盛誉，身法之轻灵，姿态之曼妙，又自博得群豪的如雷掌声。

但此刻，他站在台上，踏着木隙中残留的鲜血，望着那一步步走上台来的欧阳天矫。

他心头竟不由自主泛起一股寒意，欧阳天矫每走一步，他竟连灵魂深处都不由自主地起一阵战栗。

恐惧，这是深入骨髓的恐惧，“九连环”钱奎居然对争杀也会起了恐惧，当真是连他自己也梦想不到的事。

银光闪闪的“九连环”自他掌中垂下，在秋夜山风中，不住发出一连串有如银铃般的轻悦声响。

第三二章 泰山英雄会

这也是名重武林的十三件外门兵刃之一，直到此刻为止，他犹自清清楚楚的记得，第一个死在他这“九连环”下的人，那本也是武林中一位成名的人物，他临死前充满恐惧的面容，此刻又似已活生生映现在钱奎眼前。

此时此刻，钱奎居然会想起这些往昔的历史，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他要停止再想，却又不能停止。

每一个死在他“九连环”下的人物，此刻竟似乎又都活跃在他眼前……那一张张恐惧的面容，一阵阵飞激的鲜血……

他忽然奇怪的想到，这些人临死之前，不知是何滋味？这些人是否直到临死前才知道生命的可贵。

他此刻却已知道生命的可贵了，他眼前忽然变得一片空白，高大的欧阳天矫，竟似已变得十分渺小。

那些他昔日本觉重大的事，此刻他已都觉得十分渺小，生命，除了生命外，世上再没有一件重大的事。

他眼前似已什么都瞧不见了，然而，欧阳天矫此刻也已一步步走上台来，山岳般矗立在他的面前。

欧阳天矫终于说道：

“钱大侠，请赐招！”

钱奎目光遥注远方那一轮皎洁的明月，目光一片茫然，欧阳天矫所说的话，他似乎一个字也未听到。

欧阳天矫浓眉微皱，怒道：

“钱大侠为何还不动手？”

钱奎忽然格格大笑起来，道：

“动手？我为何要与你动手？我要与你争个什么，败了又怎样？胜了又如何……”大笑着转身，奔下台去，再也不瞧欧阳天矫一眼。

欧阳天矫又惊又奇，竟愕住了。

台下群豪，也愕了半晌，终于爆发起一阵讥讽的笑骂声，然而钱奎早已去远，什么都听不到了。

丁老夫人缓缓站起，神情间也不知是喜是叹。

她只是沉声道：

“第二阵，欧阳大侠胜。”

欧阳天矫转身，举步，走下台来，他神情正如上台时一样，冷静而沉着，但他心情是否也与上台时一样呢？

这一阵，他不费吹灰之力的胜了，然而他心中，却绝没有一丝胜利后应有的得意与骄傲。

只听丁老夫人慑人的语声，仍在继续着道：

“第三阵，潘济城潘大侠，王烈火王大侠……”

宝玉眼见方才第二阵竟那般奇异地结束了，心中竟突有一阵阵思潮，奔涌而起，不住暗问自己：

“胜了又怎样？败了又怎样？”

举目望去，只见潘济城与王烈火已对立台上。

潘济城虽然已经力战，但神情仍无丝毫疲惫之态，他手使一柄精钢吴钩剑，剑光正如他目光一样的明亮。

“火雷珠”王烈火，名虽为“烈火”，面色却是苍白如死，神情更是冰冰冷冷，不似烈火，反如冷冰。他使一根竹节单鞭，鞭身特长，黝黑无光。雷珠神火鞭！

这本也是名满天下的十三种外门兵刃之一，据闻此鞭鞭身十三节竹节，每一竹节，都藏有追魂夺魄的妙用。

但此刻，王烈火除了以“火云十三鞭”奇诡的招式取胜外，并不能发挥“雷珠神火鞭”的妙用。

因为泰山之会再三声明，是绝对禁止使用暗器的，丁老夫人、万子良等武林名侠，正在一旁严格的监视着。

潘济城面露微笑，抱拳道：

“济城一别，匆匆三年，王兄别来无恙？”

王烈火面色铁青，冷冷道：

“擂台之上，以武争先，故旧之情王某早已忘怀，足下亦且莫要叙旧，且请赐招便是。”

他这话说的又冷又硬，绝无半分人情味，台下群豪，已有人在暗暗皱眉：

“这王烈火怎生如此狂妄无礼？”

潘济城却未见怪，仍然微笑道：

“既是如此，王兄请！”倒退半步，平剑当胸，左手三指，微搭剑尖，青锋未出，先是以礼相见。

王烈火再不答话，单鞭斜挥，直取咽喉。

此人虽狂傲，手底下却端的有着真功夫，这一招“雷火初动”，招式看来虽平庸，但在他手下使出，当真有雷霆初击之威，只见乌光一闪，风声震耳，五尺长鞭，已到了潘济城咽喉前三寸处。

潘济城足下未退，身子不动，青锋突然反弹而出，以攻为守，一溜青光，反削王烈火胁下。

他这一招正是攻向王烈火必救之处。

王烈火轻叱道：

“来得好！”

短短三个字说完，“火云十三鞭”已自催动，乌黑的鞭影，竟映出一片紫光，当真有如火云一般，非但笼罩住潘济城的身子，也笼罩了整个擂台，激锐的鞭风，将台前人衣袂都震得飘飘飞起。

潘济城仍是神色不动，剑走轻灵，削、刺、点、钩、带，青光如灵蛇转动间，带着三分钩法，七分剑意。

漫天紫云，竟不能将这一线青光压住。

台下不时有喝采声传出，台左的武林高手们，也多已耸然动容——擦刀的已住手，凝息的已抬头。

一木大师喃喃道：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好一柄吴钩剑，老僧自从昔年彭氏兄弟故去后，已有多年未能见到如此精妙的吴钩剑法。”

万子良道：

“最难得的是，他竟能将一柄专走偏锋的吴钩剑使出了剑法大家的堂堂剑气，堂堂风节……”

丁老夫人叹道：

“若非他手下留情，王大侠只怕早已落败了，不但武林中人大多低估了

他的实力，就连老身昔日也未将此人太过看重，若论真实之武功，潘济城实未必在冷冰鱼、梅谦等人之下，少时这几人动手时，战况之激烈，只怕也要大出别人意料之外。”

一木大师喃喃道：

“泰山之会，果真是龙争虎斗，依老僧所见，大会群豪中，锋芒至今未露的，又将止潘施主一人而已。”

这位武林高僧见解果然精辟已极，大会群豪中，果然还有些人深藏未露，要想在此会中独占鳌头，委实难如登天。

此刻王烈火铁青的面容上，已满是汗珠，他长鞭使得虽更急，但显见已是强弩之末，难再支持许久。

潘济城轻声道：

“王兄若不反对，你我何不握手言和，免得……”

王烈火怒喝道：

“放屁！”

他目中杀机突生，一声怒喝出口，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手腕震出，竹节鞭中，三粒乌珠，暴射而出。“群豪齐地耸然变色，矢声而起，呼道：“火雷珠！”

丁老夫人喝道：

“王大侠，千万莫使暗器！”

但这时乌珠已到了潘济城面前。

潘济城面色微变，挥剑而出。

万子良失声呼道；

“不好！这暗器硬碰不得。”

呼声未了，只听三声霹雳大震，一片火焰，随着这阵霹雳之声，自台上涌出，向潘济城身上燃烧了过去。

瞬息之间，藩济城身上已燃满了点点火星，他大惊之下，就地扑倒，向擂台下滚了过去。

王烈火喝道：

“哪里逃！”一步窜了过来，单鞭下击，他竟然赶尽杀绝，竟然要将潘济城置之于死地。

丁老夫人、万子良等人脱口呼道：

“住手！”齐地飞身而起，扑上擂台，但他们距离不近，身法难快，眼见却还要迟了一步。

就在这时，突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只一迈步，便已到了台前，巨猿般的长臂一伸，便已将潘济城自长鞭下拉出，这其间当真的间不容发，只要他出手稍迟一步，潘济城必将毙命鞭下。

这大汉显然不黯轻功，但双手在台边一搭，高大的身子已倒翻而起，只听“膨”的一声巨响，台上已多了条大汉。

好一条威风凛凛，铁塔般的大汉。

群豪惊呼，王烈火既惊又怒，倒退两步。

只见这大汉身高八尺开外，紫黑的面膛，发着乌金般的光采，王烈火认得这正是跟随万子良、莫不屈等人前来的无名莽汉，不禁怒喝 道：

“你这蛮牛也想要送死么？”

牛铁娃喝道：

“小小子，鞭上弄鬼，不是英雄是狗熊，有本事就把你那条小竹棍往牛大爷身上招呼过来。”王烈火怒喝道：“你这是找死！”

挥鞭直击而下。

牛铁娃不避不闪，一伸手，便已抓住了鞭梢，他这双手掌竟生像是精钢所铸，腕子一抖，回手夺鞭。”

王烈火做梦也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空手接他钢鞭，更梦想不到世上竟有人具如此神力，狂吼一声，虎口崩裂！

他手中长鞭，已到了牛铁娃手里。

牛铁娃嘻嘻笑道：

“俺倒要瞧瞧，这烂竹子里有什么鬼门道？”

双手一拗，如拗甘蔗，那精钢所铸的竹节钢鞭，竟被他随手拗成数段，九、十粒乌黑的“火雷珠”，自竹节中落了下来，眼见便要跌落在地。

丁老夫人、万子良、一木大师都已到了台上，只是也被牛铁娃的铁掌神力，惊得目定口呆。此刻万子良轻呼一声，脱口道：“不好！”

随手撕裂一片衣襟，衣襟飞云般卷将出去，卷住了火雷珠，离台飞出，“无情公子”蒋笑民长身而起，长袖轻挥，包住火雷珠的那片衣襟，便飞向危崖下，过了半晌，才有一串雷声自崖下传来，犹是隆隆震耳。

王烈火见了牛铁娃的铁掌神力，更是大惊失色，方待溜之大吉，眼见已有一只铁掌向他抓了过来。

他自然不敢硬接硬拆，双掌斜斜划了个半圈，穿击而出，正是想以灵巧的招式，战胜对方的天生神力。

哪知铁娃一抓竟是虚招，脚步一滑，已到了王烈火身左，右臂横击而下，直打王烈火双肘。

他跟随老人周方多年，所学得的虽然仅有数招，但却已将这数招苦练得运用自如，纯熟已极。

王烈火再也想不到这铁牛莽汉身子转动竟如此灵活，更梦想不到他招式变化竟有如此巧妙。

他眼见铁娃右臂横击而下，实有如金钢铁杵一般，更是大惊失色，沉臂曲时，撤身后退。

哪知铁娃右臂早已等在那里，他脚步一退，铁娃暴喝一声，猿臂一伸，竟生生将他身子挟了起来。

要知老人周方传授给铁娃的几着招式，正针对着铁娃的威猛身形与无生神力而创，他算准铁娃若是向人迎面一抓，对方必定不敢硬接，他也算准铁娃绕步进击时，对方必得后退。

换句话说，王烈火此刻一切闪避变化，俱都早已落人老人周方算中，铁娃的一切招式变化，也不过是依照老人的招式照方抓药而已，王烈火与人交手经验虽多，临阵变化虽巧，但又怎比得上老人周方之万一。

何况他被铁娃先声所夺，心胆已怯，心神已乱，否则以他的武功身手，又怎会在两招间便被铁娃挟在胁下？

山坪上早已响起了一片如雷采声。

铁娃挟着王烈火，大步走下擂台，四周的惊呼与采声，他竟似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在口中喃喃道：

“小小子，你诡计害了姓潘的，此刻快向他赔礼去吧！”

丁老夫人，一木大师面面相觑，心中不约而同暗道：“此刻这泰山之上，

果然是卧虎藏龙之地。”

万子良瞧着铁娃高大的身影，面上自充满了兴奋而激动之色。

而方宝玉，他心中的兴奋激动，自然更远在万子良之上，他眼见他这可爱的弟兄扬威于天下群豪之前。

他耳听这良久不息的如雷掌声——他实比自己身受还要得意、骄傲，他目中竟忍不住为之热泪盈眶。

等到他激动渐渐平息，“小花枪”马叔泉，“无情公子”蒋笑民已双双对立在擂台之上。

马叔泉锦衣束发，面如美玉，蒋笑民玉冠华服，英姿飒爽，两人看来，实都有如贵胄公子一般，哪里像是名动天下的武林高手。

但此刻两人目光相对，面色却俱都是凝重无比。

蒋笑民突然轻声道：

“你真要与我动手？”

马叔泉道：

“自是真的。”

蒋笑民嘴角似有一丝讥嘲的笑意闪过，道：

“你怎能与我动手？你不怕我……”

马叔泉面颊之上，似乎微微一红，不等他话说完，便已叱道：

“擂台上你噜嗦什么？吹，看招！”

他其实并未等到“看招”两字说出口来，掌中银枪便已刺出，枪花颤动，擂台上仿佛突然飞起了一片红尊银蕊的花朵。

他两人方才对话虽轻，神情变化也不显著，但仍逃不过台下群豪敏锐的耳目，此刻人丛中又不免起了窃窃私议：

“小花枪莫非有什么把柄被无情公子抓在手里？否则蒋笑民怎会那般说话？马叔泉又怎会如此着急？”

“蒋、马两家，数代以来，走动得都极为亲切，若说马叔泉有何隐秘，最可能知道的便是蒋笑民了。”

“近年来‘小花枪，名声虽响，却素来不在江湖上走动，更从无劣迹，又怎会有什么隐秘彼人识破？”

“自然有的，你等着瞧吧！”

这时“无情公子”掌中铁骨扇招式亦已展动，这名扬江淮一带的少年名侠，竟在短短一柄折扇上，接连使出判官笔、点穴镢；分水刺、点钢矛、鱼藏剑、单七首六种兵刃中的六种糟妙招式，而且下手绝不容情。

马叔泉以闪亮的枪尖，缠丝的枪杆，在身外一尺处挥起一道光墙，绝不容对方的招式欺入。

蒋笑民却是步步进逼，分寸必争，只因他若不能欺人对方怀里，便永远无法占得机先。

要知以兵刃而论，“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这句话正是千古不易之至理名言。

而枪为百兵之祖，正是长兵刃中威力最强的，铁骨扇一身数用，奇门八打，又正是短兵刃中绝险者。

此刻百兵中至强与绝险之两件兵刃动起手来，自是精采百出，险象环生，但是枪起处如蚊龙出水，威风八面，扇点处如龙首夺晴，险绝天下！一台下群豪，俱都瞧得惊心动魄，早已无人再去想“小花枪”的隐秘究竟是什么？

丁老夫人叹道：

“无情公子，果然无情，以蒋、马两家的情谊，他此刻无论如何，出手也该稍留情分才是。”

一木大师接口叹道：

“马施主家传枪法，虽然精妙无侍，但马施主看来非但力气不强，而这招式使出，亦嫌太过柔弱，马家枪法中那种刚猛辛辣之意，他竟连一半也发挥不出，昔日马神枪那般英雄，怎地有子如此？”丁老夫人微喟道：“这其间只怕……”

突听马叔泉轻叱一声，枪尖乱点而出，红缨颤动，看来虽似广被数丈，其实却不离蒋笑民咽喉方寸之处。

这一招“天花乱洒染维摩”，正是马家枪法中神来之笔。

蒋笑民眼见这一枪刺来，不避不闪，目光凝注着枪尖，掌中铁骨扇，随着枪尖微微颤动。

突然，“叮”的一响。

铁骨扇点上了枪尖，两人腕力强弱，果然相距悬殊，枪扇相击之下，银枪虽未脱手，却已竟被震得飞起。

蒋笑民一看占得机先，下手更不容情，手腕一抖，铁骨扇突然洒开，有如一片乌云般向马叔泉削了过去。

马叔泉大惊之下，藏头缩颈，力求闪避。

但蒋笑民已欺入他怀里，他如何还能闪避？只听又是“叮”的一响，他顶上束发玉冠，已被震得粉碎。

群豪耸然失色，只道蒋笑民跟着一招击下，马叔泉顶上那颗大好头颅，便要和他玉冠同样命运。

哪知蒋笑民此番竟并不追击，反而退后数尺，手中折扇轻摇，面 上似笑非笑，双目也带笑望着马叔泉。

马叔泉头发已散，流云般披了下来，他似已被惊得愣在当地，乌黑的头发，衬着他红中透白，白里透红的脸。

突然有人喝道：

“小花枪原来是个女子。”

于是群豪亦自恍然喝道：

“原来这就是她的秘密。”

马叔泉又羞又恼，泪珠在眼眶里直转。

她以枪尖指着蒋笑民，恨声道：

“你好 !你好 !我再也想不到你竟如此没良心，竟敢如此对我……我……我恨死你，恨死你了！”蒋笑民微微笑道：

“我又未对你怎样，你何苦如此恨我，我只不过要教朋友们知道，‘小花枪，马大侠乃是个女子。”

马叔泉跺足大叫道：

“女子又怎样？女子难道就不是人么？告诉你，不管女子男子，都是一样的，男子可以做的事，女子也可以做。”

蒋笑民冷冷道：

“男子可以浪荡江湖，女子行么？”

马叔泉道：

“为何不行，谁说不行？”

蒋笑民道：

“拥挤吵杂之客栈中，男子可以与人杂睡，女子行么？苦旱天水之地，男子可以与人共浴，女子……”马叔泉道：“放屁放屁，这些都不是理由。”

蒋笑民道：

“这些既不是理由，女子既与男子完全一样，你又何必假冒你夭折的兄长之名，假冒男子，才敢出手与人争雄？”

马叔泉怔了一怔，道：

“这……这……”

她实在辩不过他，眼泪只有流下，顿足大骂道：

“你好，你是小贼，我……我……到你家去告诉你妈……”

顿足飞身而起，掩面狂奔而去。

他两人这番对话，群豪本就听得又是惊奇，又是好笑，此刻听了她竟使出了最后的法宝，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充满杀机的山坪上，不免出现了些轻松之气，这就是生死相搏的泰山大会上，唯一的轻松插曲。

丁老夫人干咳一声，忍住笑道：

“第四阵蒋笑民蒋大侠胜，第五阵‘天刀’梅谦梅大侠，‘巨灵斧’方长冬方大侠。”

“天刀”梅谦这四字一说出口，群豪立刻肃然。

这四个字，个个似乎有一种慑人的魔力，这四个字仿佛正象征着快刀！杀机！鲜血！死亡！

刀，闪亮，准确，迅速，锐利。

斧，却是沉重，强大，而微显笨拙。

巨斧开山，威势凌人，虎虎的破风声，震慑着每一人的心神，但刀光一闪，再闪，三闪。

持斧人便倒了下去。

没有惊呼，也没有喝采，只因群豪都已被梅谦刀法中所显示的那种无情与冷酷所震慑，连喝采都已忘记。

“天刀”梅谦已自怀中取出一方丝中，擦干了刀锋上的鲜血，他面上绝无丝毫表情，神情间亦无丝毫变化。

一到了擂台上，他整个人都似已变作一种机械，不再有人类的怜悯、同情、惊惶、恐惧……不再有人类的任何感情，一种奇异的力量正推动着他，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尽速将对方置之死地。

一木大师沉声叹道：

“三刀，仅仅三刀，绝没有一刀是多余的，浪费的，他甚至在动手杀人时，也绝不肯多浪费一丝力气。”

丁老夫人道：

“这绝非中土流传的刀法。”

一木大师叹道：

“不错，这刀法必定自东瀛流传而来的，我国的刀法中，纵有犀利辛辣的宗派，也必定含蕴着一些艺术，一些人性，但这刀法却完全不讲艺术，完全以杀人为目的，这刀法虽然精粹准确，但却是小人的刀法，只讲功利，只求有用，纵至巅峰，亦为老僧所不取。”丁老夫人叹 道：

“大师立论之精辟，当真说出了前人所未能说出之精义，艺术与功利，

君子与小人之分，正是我国刀法与东流刀法之间的差别所在，这……唉！这只怕两国人民的天性也有着极深的关系。”

一木大师道：

“正是如此，泱泱大国，君子之风，自非他人所能及，小人的刀法，纵能称快于一时，但也绝对不能与我国含蕴、博大而持久的刀法相比——刀法正如人情，凡人只求功利终必自焚其身，此理殆无疑义。”

万子良突然道：

“这梅大侠却令在下想起一个人来。”

丁老夫人道：

“谁？”

万子良徐徐道：

“东海白衣人。”

能听得见他说话的人，听到他说出这五个字，都不禁为之倒抽了一口凉气。

丁老夫人默然半晌，叹道：

“不错，梅大侠的神情作风，的确有几分与东海白衣人相似，这只怕乃是因为两人俱是自东流而来。”

万子良道：

“东瀛之武士，多有一种为‘武道’殉身的牺牲精神，他自己早已准备一死，是以他们杀了人后，也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

一木大师叹道：

“这便是他们的可怕之处，但我国侠义，虽然生性较为和缓宽容，但又何尝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殉道精神？平时我国人虽能凡事容让，但容让到了限度，必将振臂而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到底……万施主不妨拭目以待，无论任何争战，最后之胜利，必属我辈。”

这些武林名侠纵论高谈，所谈论的问题，实已探索至“武道”与“人性”中最最深奥之处。尸身已被抬下，鲜血再次被冲洗。

丁老夫人叹息一声，道：

“第五阵、梅大侠胜，第六阵，亦乃此第三度决战之最后一阵，‘天上飞花，冷冰鱼冷大侠……”

目光四扫一眼，语声突然停顿。

这时方宝玉才发觉此次泰山大会，实早已到了白热化的准决战阶段。在此之前，至少已经过了二十场以上激烈紧张，动人心弦的大战，至少已有二十位以上平日亦是声名显赫，不可一世的武林高手，在这许多场大战中无声无息地被淘汰，甚至被毁灭，被牺牲。

他们的声名，昔日在武林中本也如天际的明星，曾经照耀过一时，也曾经眩乱了不知多少人的眼目。

这些明星之所以能够升起，必定曾经过一段辛劳的挣扎、奋斗。

而此刻，在这泰山之上，这许多明星的殒落，竟是如此平淡，如此不受重视——这是不是因为人们热血澎湃中，已将别人的血泪与生命瞧得十分轻贱？抑或是因为另几粒明星的明亮辉煌，早已夺去了殒星的光采？

宝玉不愿也不能探索出这其中的原因，他也无法了解了老夫人语声为何突然地停顿？为何竟未说出冷冰鱼对手的姓名？

只见丁老夫人慈祥、镇定、而严肃的面容上，竟似有些话不能出口。

冷冰鱼冷笑着长身而起，缓步走到台前，冷冷道：

“据在下所知，第二度决战之下，已只剩下十一人，是以在下在这第三度决战之中，并无对手，此乃抽签的结果，并非在下有心要少战一场……而此刻夫人竟突又宣布在下有了对手，请问对手是谁，自哪里来的？”

丁老夫人干咳一声，终于缓缓道：

“冷大侠之言，本自不错，但冷大侠此战之对手，虽是半途而来，却实乃武林名侠，而且因为一件极为重要之事，是以才来迟了一步。”

冷冰鱼冷笑道：

“ 夫人之言，在下有些不懂。”

他转首瞧了四下群豪一眼，接道：

“此番在下的对手，纵乃武林名侠，纵因要事来迟，却也不应半途插入，别的不说，只说在下等已经两次激战，而这位仁兄却完全未费气力，这岂非已违背了此次大会公道之宗旨，大会规章，本乃夫人等所定，夫人又怎能出尔反尔？”

他平日虽然沉默寡言，但这番话却说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而且清理兼顾，宜教人无词以对。

了老夫人叹息一声，道：

“此事虽然稍违大会规章，有时也可因人事而加变动，并非一成不变。”

冷冰鱼道：

“在下只想请教，大会规章为何要为此人变动？他究竟凭着什么？但望夫人解释。”

了老夫人道：

“只因此人方才所做的事，实乃为着天下武林同道的利益，而且他为此事所发的气力，所经之激战，亦绝不在冷大侠之下，是以老身与一木大师等人商谈结果，才决定破例如此。”万子良、一木大师等六大名侠，亦自长身而起。

一木大师合十道：

“老僧等六人可以身家、名誉作保，丁老夫人方才所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字虚言。”

这六人是何等身份，说出的话是何等分量？四下群豪，本已因此事之破例而鼓噪，此刻自也又已安静下来。

冷冰鱼目光四转，见到大局如此，只得沉声问道：

“既是如此，在下便要请教此人是谁？究竟为武林同道做了些什么？”

了老夫人道：“他为了远赴东流，追查那东海白衣人武功与身世的秘密，是以来迟，来到山下后，又独力除去了十多个以阴谋诡计，残害参与本会群豪的恶贼，浴血苦战，达一个时辰之久。”她话未说完，群豪已又耸动，纷纷呼喝道：“白衣人的秘密，可被他探出了么？”“那些恶贼都是些什么人，要如何暗算我等？”“他究竟是谁？”丁老夫人微微笑道：“提起此人的姓名，只怕各位大都知道，各位所问的问题，也最好由他亲自回答，他便是……”她故意顿住语声，等到人声平息，方自缓缓接道：“他便是公孙红公孙大侠。”群豪耸然呼道：“公孙红？可是那位江湖人称‘乱世人龙’，掌中一条‘天龙棍’，号称天下第一外门兵刀的公孙大侠么？”丁老夫人凝注着冷冰鱼的脸，道：“不错，想你冷大侠必也知道他的名字。”冷冰鱼面色铁青，冷冷道：“想来他必也知道我的名字。”丁老夫人那一双充满智慧的目光中，露

出了一丝饱经世故的微笑，她微微颔首，淡淡笑道：“ 既是如此，不知冷大侠可愿与他动手否？ ”冷冰鱼突然仰天狂笑了起来。他狂笑着道：“ 我为何不愿与他动手？难道我还怕了他不成？ ”笑声倏然而住，厉声接口道：“ 我正要寻他拼个上下，要瞧瞧他那‘ 风云天龙棍 ’，到底有何威力，为何排名要在我‘ 破云震天笔 ’之上？ ”丁老夫人道 :“ 好：如此便有请公孙大侠…… ”

话犹未了，左面人丛中，已有一条人形凌空掠起，看来竟有如团烈火一般，横空四丈，飞堕台上。

群豪眼前一花，台上已多了条大汉，满头乱发，兜腮虬髯，俱是火焰般的赤红颜色，除了那双炯炯有光的眼睛外，他整个头颅，也仿佛是团火焰似的，眩耀着人们的眼目，教人不敢逼视。

他衣襟敞开，裤脚高挽，赤红色的衣裤，已因汗迹、油腻、泥污而变为暗紫颜色，足下一双多耳麻鞋，也满是泥泞。

只是他衣衫虽褴楼，整个人看来却毫无狼狈之态，眉宇间仍带着逼人的英气，神情间仍带着帝王般的尊贵与豪迈。

他左手拄着根三尺木棍，似是他经常带在身边的手杖，是以木棍也已因手掌的摩姿而起了层暗赤色的光泽。

他右手却提着只份量看似颇为沉重的麻袋，麻袋里鼓鼓囊囊的，谁也猜不出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但见袋子里有水珠滴落，一滴，两滴……滴落在方经擦洗，水迹未干的擂台的木板上，犹如一瓣瓣粉红色的水印桃花。

那赫然正是一滴滴鲜血。

牛铁娃拍掌笑喝道：

“ 大小子，真是个好小子，只可惜连头发被人烧红了，过来过来，跟俺牛铁娃比比究竟是谁高？ ”

他喝声虽响，却也被四下呼声淹没。

公孙红右手一提，将麻袋高举起来，大呼道：

“ 各位可要先瞧瞧这是什么？ ”

群豪还未应声，冷冰鱼已一跃上台，叱道：

“ 先莫管那是什么，且亮你的天龙棍，接我的震天笔。 ”

公孙红睥睨大笑道：

“ 阁下莫非已等不及了？ ”

冷冰鱼厉声道：

“ 不错，冷某等着你一战，已等了六年之久，只要你与我交手，无论你是否有理，冷某都已不放在心上。 ”

553 公孙红大笑道：“ 也好。 ”放下麻袋，横杖当胸，喝道：“ 还不放马过来？ ”

第三三章　东瀛武士刀

冷冰鱼瞧了他掌中木杖一眼，道：

“你既要与冷某动手，天龙棍何在？”

公孙红木棍一摆，道：

“就在这里。”

这句话说出口来，不但冷冰鱼大觉吃惊，群豪亦觉大出意外，谁也想不到那名动天下，号称无双的外门兵刃，竟是这看来毫不起眼的短短一根木棍，更想不到这木棍居然也能排名在风雨双鹰牌、十三节雷火神鞭、东海钩镰刀、破云震天笔……等妙用无方的奇门兵刃之上。

冷冰鱼目注着公孙红手上这根短棍，良久良久，面上的神情，先是惊奇，后是失望，到最后竟仰天狂笑起来。公孙红道：“面临决战，为何狂笑？”

冷冰鱼狂笑着道：

“名震天下的‘天龙棍’，竟是如此一条短棒，如此一条短棒，竟能列名于‘破云震天笔’之上，却叫冷某怎能不为之失笑？”“公孙红先不答话，凝目瞧了他半晌，竟亦自仰天狂笑起来。

冷冰鱼道：“你笑什么？”公孙红狂笑着道：

“名动天下，号称文武兼通，博学无双的少庄主，竟是如此有限无珠，却叫某家怎能不为之失笑？”

冷冰鱼怒道：

“此话怎讲？”

公孙红道：

“阁下既称博学，岂不闻拙中之巧，返璞归真，方是天下之大巧大妙，某家这一根短棒之中，内蕴天地变化之机，外藏鬼神莫测之变，岂是凡俗兵刃可比，又岂是你等这些凡胎肉眼所能蠡测？”

这番话，说的正与宝玉“心剑”之道，大同小异，宝玉听在耳里，不免颔首会心，但四下群豪却听得愕然相顾，难明其妙？

冷冰鱼怒叱道：

“好个舌粲莲花，狂言欺众之辈，冷某倒要瞧瞧你这‘天龙棍’上，到底有何鬼神莫测的妙变？”

这句话说得很长，但他并未等这句话说完，掌中“破云震天笔”，早已化做一片银光飞出。这时月光满天，银辉遍地。

冷冰鱼掌中“破云震天笔”，似已与月光溶于一色，让人根本无法辨出他招式间之变化——甚至瞧不出他银笔究竟在何方位？

人丛之中，不禁已发出轻微的惊叹声，就只这一招使出，群豪多已瞧出冷冰鱼此番动手，已与前两阵大为不同。

前两阵他招式变化，虽然精妙，但仍有来龙去脉，令人仍可捉摸，此番他招式使出，却当真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显然直到此番动手，他才使出了真实武学，显然，他口中虽说对公孙红失望，但心中仍是不敢轻视。

再看公孙红，却端的不免令人有些失望。

五招过后，他便似已落在下风，他掌中“天龙棍”甚至连一招都无法使出，只因他方自出手，招式已被银光封住。

以他那样威猛的身形，凌人的气势，所使的招式，本该有惊天动地，开

山裂石之威，但此刻他招式却是那么柔弱。

唯一令群豪稍觉警觉的是，直到此刻为止，数十豪杰，尚无一人能瞧出他使的究竟是什么招式？

他招式看似剑招，又似刀法，又有些像是鞭法、钩法，他出手时明明是一招剑法，到了中途，却会变为刀招，等到收口时，竟又变为鞭着。

冷冰鱼出招如电，银光闪闪，令人根本瞧不清他的变化，公孙红却出手笨拙，招式缓慢，每一招都教人瞧得清清楚楚。

但更令人惊异的是，群豪虽将他每一招都瞧得清清楚楚，却还是无法捉摸到他招式的变化。

冷冰鱼的招式如雾中之花，烟中之鹤，别人瞧他不出，还有理可说，公孙红的招式根本就如同一件平平常常的东西，放在你眼前，任你揣摩，任你瞧个够，但却又令你永远瞧不出那是什么。

宝玉凝目而观，暗暗叹道：

“拙中之巧，大巧若拙，果然不错，果然不错。”

到后来冷冰鱼的招式越来越见迅急激厉。

公孙红招式却越来越是平和缓慢。

冷冰鱼身形游走，满台飞动，到后来几如水中游鱼一般，流窜不停，公孙红脚步本自边在移动，到后来却连动也不动了。

这时群豪中武功较高，目光较为敏锐之人，已瞧出无论冷冰鱼的招式多么迅急凌厉，只要公孙红那平和缓慢的招式一出，立刻就可将冷冰鱼凌厉的攻势化解——而且一招竟可化解他五、六招之多。

换句话说，此刻两人动手，冷冰鱼若要费六、七分气力，公孙红却只要费一分便已足够。

一本大师叹道：

“冷施主武功，虽然先声夺人，但却如喝渗水之酒，令人越瞧越觉无味，但公孙施主的武功……”

了老夫人含笑道：

“公孙施主的武功，其味虽觉苦涩，但却如细嚼橄揽，便令人越想越是回味无穷。”

一木大师展颜一笑，道：

“正是如此，五十招后，冷施主便难免要落败象了。”

五十招瞬息即过。

公孙红突然纵声长笑道：

“冷冰鱼你兵刃还不撒手？”

长笑声中，“天龙棍”反手挥出。

满天银光，暴雨般乱洒而下。

两件兵刃，迎头撞上，群豪想来必有一声巨响，哪知却什么也未听到，满天银光，便已突然消失无踪。

再看那震动万方的“破云震天笔”，已被压在拙朴的“天龙棍”下，正如巨石压蛇一般。

“蛇”虽然狡黠灵便，“石”虽然笨拙质朴．但蛇若是被石压住，无论“它”如何挣扎，也休想挣扎得脱了。

冷冰鱼强悍冷傲的面容，看来已有些狼狈。

他目中已满布红丝，额上也已流满汗珠。

丁老夫人长身而起，沉声道：
“胜负已分，冷大侠还不歇手？”
冷冰鱼怒叱道：
“谁说胜负已分……着！”
“着”字出口，掌中“破云震天笔”，突然断成七节，每一节中，都有一蓬光雨暴射而出。
这七蓬光雨，颜色俱都不同，红、橙、黄、绿、青、蓝、紫……非但七种都是极为强烈而鲜艳的颜色，而且光璇流动，如银花火树，那强烈而明亮的光芒，针一般刺着别人的眼目。
群豪但见台上七色光雨一闪，双目随即觉得一阵刺痛，不得不赶紧闭起眼睛，什么都瞧不见了。
在这一瞬间，群豪心中，不约而同都有一个想法——公孙红此番想必是再也难逃毒手了！
有些目光较为锐利之人，还曾瞧见就在“破云震天笔”断成七节时，公孙红魁伟的身子，曾经不由自主向前一栽。
要知他已将全身真力贯注棍头，棍头下压，压力不断，下面抵抗的力道一旦突然消失，他力道自无法平衡，身子自也拿不住重心，在这种情况下，光雨暴袭而来，他如何再能逃得毒手。擂台上果然响起一声惨呼。一条人影自台上被凌空抛起，直跌下地。
但这惨呼之声，却并非公孙红发出来的。
原来就在光雨射出时，公孙红不避反迎，竟趁着那一栽之势，整个人就势扑倒在地，竟自冷冰鱼胯下窜了过去。
这虽然是极为简单的身法，但在当时那般惊险危急的状况下，若无过人的机变、急智与经验，又有谁敢冒险使用这样的身法？
冷冰鱼得意的笑容还未在脸上泛起，公孙红已到了他胯下——这是人身最为脆弱的空门，如今敌人竟连整个人都已欺入，正如两军对阵，竟让敌军逼入了己方的心脏，哪能不败？
冷冰鱼这一惊之下，当真是心胆皆丧，但此刻他闪避已是不及，公孙红掌中“天龙棍”已反手挥起。
公孙红盛怒之下，施出的这一棍，端的是无情杀手。
冷冰鱼整个人都被击得飞了出去，“砰”地一声，跌落在地，竟恰巧跌在莫不屈与公孙红身前。
光雨已敛，一连串钉在擂台木板上，七彩鲜艳，宛如彩虹。
公孙红翻身跃起，厉声道：
“冷冰鱼，这是你自己找死，休得怨我……”
喝声使群豪张开眼睛，瞧见了这意外的情况——被群豪公认为此次大会中夺标希望最高的第一高手冷冰鱼，竟在最后之决战还未开始前便已丧命，群豪的惊呼与骚动，自然可以想象。
在这刹那间，天神般卓立在台上的公孙红，浑身都似乎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也吸引了四下千百群豪的目光。
唯有宝玉双目，却始终凝注着冷冰鱼。
只见他身子渐渐能动，竟挣扎营爬到石不为面前，面上的神情，既是惊痛，又是失望，还充满了怨毒。
他充满怨毒的双目，便紧瞪着石不为的脸，似乎要说什么，但颤抖的嘴

唇动了两动，一个字也未说出，身子突然一阵抽搐，迎面扑倒地上——他心中的话，他心中的秘密，是永远再也无法说出的了。

石不为也始终在凝注他，面上神情，绝没有丝毫变化，但一双目光，却出奇的冷冰、尖锐——若说世上真有一种目光能够令别人寒心，封住别人的嘴，便是石不为此刻瞪住冷冰鱼的目光了。

宝玉自擂台支柱间斜斜望过来，恰巧将两人的神情都瞧在眼里，他双眉不禁突然扬起，面上也突然焕发出一阵奇异的光采。

这时，公孙红雄厉的语声，正响彻山坪。

他沉声道：

“三年以前，兄弟为了探询那东海白衣人的秘密，便买悼东渡，去到了那自古有海外仙山之称的东流三岛。

“古老传言，东流三岛，本是我大汉后裔，秦始皇时，由徐福率领五百童男童女，东波求不死仙丹之事，方自迁移过去。

“是以岛上风俗、文字，有泰半与我大汉民族相符，对我国远去人士，也大多十分尊重恭敬。

“唯岛上人民，性格却较我邦慓悍残忍，而且生性尚武，一言不合，便可拔刀相向，甚至不惜以死相拼。

“岛上武功本也自我邦流传过去，但经过许多年演变之后，已渐渐变得更为辛辣狠毒，这自然也与当地民情有关。

“岛人所用的兵刃，大多半为一种奇形长刀，刀身长而狭窄，刀锋薄而锐利，锻钢炼刀之术，实不在我邦之下。

“岛人所用刀法，简单而不复杂，但岛上武功流派，却有不少，只要有三两着精妙的刀法，便可独树旗帜，自立宗派。

“此刻我随口道来，岛上武功流派，便可分成二十余之多：残月无双流，一刀流，天龙秘法流，柳生英雄派……这几个流派，可称为其中之佼佼者，正如我邦之少林、武当、昆仑等门户情形一样。”

他说的这番话，虽然还未转入正题，但却是群豪听所未听，闻所未闻之事，是以人人俱都听得全神贯注，目不旁瞬。

骚动自早已平息，山坪上一片静寂。

唯有公孙红响亮的语声在继续着……

他接着道：

“我抵达岛上之时，情况既不熟，言语更不通，是以在开始一年多星，简直可以说一无所获。

“但在四处流浪了一年以后，与岛人已可略略交谈，对岛上各门武功流派，也有了些认识。

“而这时，岛人乃渐渐知道我乃自中上远去的武士，对我所用之兵刃，所使之招法，更是大觉兴趣。

“于是各流各派的门人，宗主，早有不远千里而来，与我切磋，向我讨教，其人对‘武道’态度之认真，亦颇足为我邦武人借镜。

“我并非为了与人比武较技而去，若非被人逼得万不得已，绝不与人动手，纵然与人动手，亦是点到为止。

“在这段时期中，我自觉若论博大精深，彼邦武功，虽远不及我邦，但其刀法之准确、狠毒，却非我邦刀法能及。

“尤其柳生英雄派之刀法，所讲究的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实已

与我邦内家正宗之精义，不谋而合。

“而据我所知，那东海白衣人的武功，亦似与柳生英雄派颇有渊源，于是我便着手从这一方面，探询那白衣人的来历。”

他说到这里，连宝玉都暂时抛开了心中纷乱之思潮，凝神倾听——这本是当今天下武林中最最吸引人的话题。

公孙红接道：

“当代东流武林，辈份最尊，武功最高，见闻最博之人，便推‘大和，柳生英雄派之宗主柳生藤齐、‘京都’吉冈正雄与以‘一流太刀’名震四邦的伊势桑名郡太守北昌具教三人。

“我与这三位东瀛的武林前辈，一夕长谈之后，不但在武功上得益非浅，而且也果然探询出那东海白衣人的来历。”

说到这里，人丛中才忍不住发出一片惊叹声。

公孙红道：

“数十年前，中原武林有位奇人，此人智慧绝高，唯涉猎太广，而人之智力终究有限，是以此人虽然兼通百艺，但所学便难免驳而不专，尤其武功一道，此人虽然身兼各门武功，但亦都不能达到巅峰。

“若是换了别人，仗此一身艺业，亦可行走江湖，但此人雄心万丈，志比天高，绝不与一般江湖俗手较量，而专寻武林中之绝顶高手。

“在如此情况下，他自是每战必败。”

说到这里，公孙红面上都不禁露出惋借同情之色，长长叹了一声，方自沉声接口说道：

“此人落拓江湖，潦倒半生，暮年时方得一子，此人鉴于自身之悲惨遭遇，自不愿他的儿子重蹈覆辙，是以他决心要以自己有生之年，将他的儿子造就为一代武林奇才，好为他吐一口气。

“但此时中原武林中实已无他立足之地，于是他便携同犹在襁褓中之爱子，飘洋过海，远赴东流。

“自他爱子一入人世，他便以百草制成药水，锻其筋骨，他爱子初能学步时，他便开始传授其武功。

“他竟不令他的爱子浪费一分一刻时刻在别的技艺之上，他竟要他的儿子将一生精力生命，全部贡献给武功。

“要知此人兼通各门武功精义，只是不能专心苦练而已，是以他虽不能成为武功中一流高手，却无疑是天下第一流良师。

“他爱子在其熏陶之下，不到十岁，功力已可脐身于东瀛一流武林高手之列，十一岁时，便开始闯荡江湖，十年之中，他已会遍了东流岛上每一武功流派的高手，柳生藤齐、吉冈正雄、与北昌具教，自然也都在其中。

群豪不由良主、齐地脱口问道：

“他们的胜负如何？”呼声有如浪涛一般，一层层卷了过来，但公孙红第一句话说过，浪涛立刻平息。

公孙红道：

“这本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那白衣人十一、二岁时，虽然已可与东瀛一流武士交锋，但遇着绝顶高手，仍不免落败。

“日本武士，虽然残忍好杀，但那些绝顶高手，自然还是不忍来取一个幼童的性命，是以他虽常败，仍未丧命。”

“于是他的武功，便自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磨炼得更坚强，更锋锐，

别人生命中最美好的童年，他却终日在挨打中渡过，然而，他的牺牲毕竟有了代价，到了他十八、九岁时，他便已可横扫东流，无敌当时了。”

“他身子早已被锻炼成钢筋铁骨，内功也早已有了根底，经过这十余年外功的修炼，他武功便已融合了中上各大门户与东瀛各大流派的精华，柳生藤齐、吉冈正雄、北昌具教三人，都曾与他交手四次，据他三人说，除了他们与他第四次交手时，他武功之精妙，已非别人所能想像。”

公孙红叹息一声，接道：

“在这十年中，他爹爹已死，但这时他心中除了‘武’字，便别无所有，他爹爹死了，他竟全然不闻不问，他非但身子变为钢筋铁骨，就连他的心，也已似变为钢铁所铸，冰冷坚硬，全无情感。

“到了他二十岁后，环顾东瀛岛上，已无一人武功再高于他，他深知自己若再耽下去，武功也绝难再有进境。”

群豪忍不住又问道：

“这时他可是便西渡而来？”

公孙红苦笑着摇了摇头，道：

“他那时若是来了，也就好了，怎奈此人并非狂妄无知之辈，知道自己武功虽能横扫东瀛，但必定还是不能在中原称雄，于是他竟独自驾了一叶铁木轻舟，到了东流三岛东处的一个小小孤岛上。

“那孤岛荒凉已极，简直不堪人居，岛中却有个小池，池中全是黑白两色的石子，光滑圆润，不假琢磨，便可当作棋子，是以东瀛人士，便将这孤岛称为‘棋岛’，那白衣人竟在这不堪人居的‘棋岛’上，一住就是十年。

群豪脱口问道：

“这十年他又在干什么？”

公孙红道：

“这问题本来无人知晓，幸好东瀛武林中，也不乏好奇之人，曾专程到那‘棋岛，之上，窥探他的行止，这才知道他在岛上竟似已完全放弃武功，终日只是静坐沉思，或是以黑白两色石子，摆着棋谱。”

群豪面现讶色，唯有方宝玉、一木大师等人，不住皱眉颔首，一木大师干“咳”一声道：

“这十年中，他虽似放弃武功，但武功进境，只怕比前十年更多。”

公孙红叹道：

“正是如此，据柳生藤齐言道，本来他武功虽高，却犹可测度，但等到他自‘棋岛’国来之后，武功之高，却已是深不可测，吉冈正雄又曾与他交手过一次，这一次两人甚至根本谁也没有发出一招，吉冈正雄便已自认落败了。”

“只因这时他精神、意志，竟已能与他掌中之剑合而为一，他全身都似笼罩着一层剑气，全然无懈可击。”

“吉冈正雄以一代剑术宗匠的身份，与他对立凝注达七个时辰之久，还是寻不出他的破绽，自是不敢出手。”

“到后来吉冈正雄精神已完全崩溃，而白衣人却仍如山岳峙立，全无所动，吉冈正雄自然唯有不战而败了。

群豪口中，俱都不禁长长“嘘”了一声，这嘘声中表示的除了惊讶之外，也还有一些仰慕之意。

公孙红道：

“于是这时，白衣人便决定西渡中原，他自信一身武功，已足以为他死去的爹爹扬眉吐气，已足以无敌于天下。”

“哪知中士之地，还有位紫衣侠。”

“紫衣侠筋骨之强壮，修炼之坚苦，或虽不及白衣人，但他那阔大的胸襟，渊博的见闻，通达的人情世故，却绝非自衣人能及万一，而这些也都正是修炼武功的要素，是以一战之下，紫衣侠虽死，白衣人却先败了。”一木人师颔首道：

“不错，若非胸襟宽大，见闻渊博，人情通达之人，纵然苦练一生，也绝不会达到剑术的真正巅峰，只因他若不能将‘剑术，化人最高的哲艺之境，最多也不过只能做到‘剑匠’而已，这分别正如‘画匠，所画之圆，虽能逼真，却不能传神，终是不能与真正‘画家，相比。”

这番话别人或者未曾听入耳里，但宝玉却听得清清楚楚，他仔细咀嚼这番话中的滋味，不觉又有些痴了。

公孙红道：

“白衣人铩羽而归，这消息瞬即由经商的海客们传来东瀛，柳生藤齐听得这消息，心中立时大起恐慌。

“只因他深知白衣人的心智，早已失却常态，此刻铩羽而归，行事必定更要偏激乖戾，而东瀛武林中，实无一人能制止于他，这后果岂非不堪设想，于是，柳生藤齐便以当代东瀛武林宗主的身份，号召十六位最负盛名的剑士，组成‘止杀组’，只要白衣人稍有妄动，‘止杀组’便可不顾一切。一择手段，联手将白衣人除去，如此做法，虽然违背了‘武道’精神，但柳生藤齐自认白衣人乃是东流武林造就的，是以东瀛武林可以将他毁去。

“哪知白衣人回去后，竟一反常态，变得十分平易近人，甚至抛却了‘武士’的身份，在市井中做起小生意来，夏绝口不谈武功之事，若有人问起他对中原武林七年之约，他竟只是含笑摇头不语。”

白衣人的身世固然充满了传奇意味，他如今竟变得如此模样，却更是令人惊奇、诧异。

群豪间骚动再起，有的惊叹，有的已不禁欢呼起来。

唯有一木大师双眉深皱，不住喃喃道：

“可怕……可怕……”

万子良忍不住问道：

“这又有何可怕之处？”

一木大师沉声道：

“看来那白衣人已上达‘剑道’中的另一更高的境界，不再以‘出世’为修练剑术的途径，而完全‘入世’了，佛门弟子，必经‘入世’的修为，方成正果，而‘剑道’的最高哲理，实也与佛道殊途同归。”

丁老夫人长叹截口道。

“正是如此，他此番‘入世’之后，便可自红尘中学到一些他以前无法学到的东西，但剑术经过此一境界，自必更上一层。”

这番话就连万子良等人听了，也是似懂非懂，不能尽解，但方宝玉听在耳里，却颇有会心。

公孙红道：

“我听得柳生之言，便待往市井中寻找那白衣人的下落，谁知自衣人竟在一年前便已失踪，从此下落不明，他平日所用的一切衣物，俱都留存当地，

他竟似是光着身子去的。

“而这时，东瀛三岛之北海道，却又突然出现一男一女两位武林高手，据传这两人亦是中土人士，武功之高，俱已登峰造极，柳生、吉冈、北昌三人，闻讯之后，立刻连袂前往，临去之时，都说那白衣人只怕已厌倦了武士生涯，是不会再来中土赴七年洗剑之约的了。”

群豪欢声雷动，宝玉心头更是激动无比。

他暗自忖道：“海外突然出现了中土男女两大高手，这两人是谁？莫非竟是我那胡八叔与水仙姬？”

公孙红道：

“我远在东瀛时，便自经商海客们的口中，得知泰山之会事，是以我探出白衣人的来龙去脉后，立时赶回。”

“但等我国来时，才知道此会已提前举行了。”

“于是我立时兼程来泰山，谁知却在山腰密林中，发现一群碧目卷髯的异邦武士，正待以火药引线，将这一片山坪炸毁，火药的力量，虽不能将山坪上英雄全部炸死，但大乱之中，逃窜践踏，必定死伤狼藉。”

群豪纷纷惊呼道：

“那如何是好？那如何是好？”

公孙红仰天狂笑道：

“我既然遇着此事，怎会容他们得手？……喏！喏！各位请看，这便是那般异邦武士的下场。”

说到这里，他提起那麻袋一抖，麻袋中竟是十数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头颅满台滚动，宝玉瞧得清楚，这头颅中有一颗又长又大，竟赫然正是那“马面人”岑陬的。

这时群豪心情之兴奋激动，实已达到巅峰。

这时竟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些来自异邦的恶徒虽已死去，但他们早已埋藏的火药，此刻仍埋在这山坪上某一些隐密的角落里，那些引线，也显然未被毁去，这些引线若是被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发现，他便随时都可将这一片山坪化作洪炉，这山坪上数千人的性命，此刻实犹在刀俎之下，这千百年来，武林最大的惨案，犹在随时都可发生的。

要知那时火药的应用并不广，人们对这世上最具威胁性的东西，所知并不多，畏惧自然不深。

是以在这样情况下，泰山之会竟仍继续了下去，就连丁老夫人都没有将此会中止的企图。

只因所有的凶险似乎都已过去，此会眼见已近尾声，是以人人都想将此会早些结束，圆满收场。

公孙红、蒋笑民、梅谦、欧阳天矫，以及略受火伤的潘济城，是参与此会较技的数十高手中仅存的人物。

骚动终又再次平静，数千豪杰，此刻正都等着这五人作最后的龙争虎斗，瞧究竟谁是当今第一高手。

丁老夫人手里拿着张纸条，呆望着，她正在参考该如何才能公正的安排这最后五人决战。潘济城突然走到她身侧，低低的说了两句话，丁老夫人面色先是惊奇，瞬即露出笑容，点了点头。

然后她沉声道：

“方才潘济城潘大侠已宣布退出此番决战……”人丛中立刻发出一片低

微而带惊异的“嗡嗡”声。

丁老夫人接道：

“是以此番参与这最后决战的，已只剩下四位，在三阵之间，便可以分出究竟谁是第一高手，但愿……”

她话未说完，人丛中突然发出一阵无礼而刺耳的笑声，丁老夫人忍耐着，等待着这笑声中止。

但笑声非但未曾中止，反而更们刺耳。

丁老夫人面笼秋霜，厉声道：

“这位朋友如此发笑，莫非是对此会有所不满么？”

人丛中哈哈笑道：

“这泰山之会，简直就是个笑话，却教某家怎能不笑？”

尖锐的语声，像针一般刺着人们耳鼓。

丁老夫人怒道：

“普天之下，有谁敢说这泰山之会是个笑话？老身倒要请教阁下。此会究竟有什么好笑之处？”

人丛中笑道：

“就凭这五人也敢来争夺武林第一高手之名？依我看来，这五人不过只配争夺天下第一废料的称号而已。”

这番话就像一只棒子，将方自平息的山坪又搅得大乱，欧阳天矫、公孙红等四人，更是耸然变色。

是谁敢说这样的话？这人好大的胆子！

公孙红大喝道：

“阁下敢发如此狂言，非但胆大包天，武功想必不弱，为何不出来与咱们四块废料较量较量？”

人丛中笑道：

“正待如此。”

这次不用他挤，群豪已自动让出一条道路，千百目光俱都瞧了过去，要瞧瞧这人究竟是个绝世的疯子？还是个绝世的英雄？

只见一人自人丛中缓步走了出来，身材纤弱，青衣小帽，自主生一张脸，生得眉清目秀，竟有七分像是女子。

群豪不禁哄笑起来：

“这样的人物，公孙红一根手指便可将他推倒，他却敢发如此狂言，不是疯了是什么？”

丁老夫人凝注着此人的身形、脚步、神情，凝注着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双眉突然皱起，沉声道：

“此人必定是个女子。”一木大师道：

“夫人看她是女子，那想必是错不了的。但江湖中哪有如此胆大包天的少女，老僧却从未听说过。”

丁老夫人叹道：

“江湖中新人辈出，你我猜不出她来历，也并非奇事，奇怪的是，她难道也不知梅大侠、蒋大侠等四人的来历么？她难道不知道这四人的武功、性情，是万万容不得她在此无礼猖狂的？”

一木大师叹道：

“正是，这小女子想必定是世家之女，仗着父兄声名，出来惹事生非，

却不知这四人是有名的硬招牌，谁的账都不卖的。”

万子良突然截口道：

“说不定她早已知道这五人的武功脾气，说不定她对这四人之武功根本全不畏惧，这……这又当如何？”

丁老夫人耸然转身，道：

“万大侠莫非已看出她是谁了？”

万子良摇头长叹道：

“在下心中仿佛已知道她是谁，却又说不出她究竟是谁来。”丁老夫人与一木大师面面相觑，则声不得。

这其中面上神色变化最为激烈的，便是方宝玉，他远远躲在一个大汉身后，不让这青衣小帽的少年看到他的脸。

青衣小帽的少年，已举步走到台前。

一轮秋月，照着她那比秋月更为明亮的剪水双瞳，使得她那苍白的面容，看来更有说不出伪神秘、冷艳。

公孙红、欧阳天矫等四人，似也被她这种神秘的冷艳所慑，一时间都似为之目眩神迷，说不出话来。

丁老夫人放低语声，柔声道：

“此等杀伐之地，姑娘又何必参与其间？

青衣少年对这“姑娘”二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她只是冷冷一笑，道：

“蒋笑民武功华而不实，欧阳天矫更不过只是唬人的材料，‘天刀，梅谦狠辣有余,灵便不足,用他那镰刀去收麦割稻,倒还不错,至于公孙红么……嘿嘿！他武功虽与方宝玉一路，但再练十年，也赶不上方宝玉十成中的一成。这四人有谁配称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

公孙红突然喝道：

“莫非你便是方宝玉？”

青衣少年嘿嘿冷笑道：

“方宝玉……他为我提鞋，我都嫌他不配，但你四人若要去为方宝玉捉鞋，他也是万万本会要的。”公孙红怒道：你究竟是谁？”

青衣少年道：

“我？……我谁都不是，只是要来教训教训你等，莫要关起门来做皇帝，自称第一高手，却叫人笑掉牙齿。”

蒋笑民怒叱道：

“我若不嫌你是个女子、此刻便要你……”

青衣少年冷笑道：

“女子又如何？难道天下的女子，都像马叔泉那般容易欺负！”转目在他四人面上各各瞧了一眼，目中满是轻蔑之色，冷笑接道：

“我此刻若要分别单独与你等动手，你四人必定要说我方才未曾费力，故意来占你们的便宜。”

她语声微顿，袍袖轻拂，人已到了台上，招手道：

“来来来，你四人不如一齐上来，也免得多费事了。”

梅谦、欧阳天矫等四人，一齐怒喝着扑上台去。

但这四人是何等人物，又怎能当着天下群豪面前以多欺少，虽在盛怒之下，四人对望一眼，又不禁齐地顿庄身形。

公孙红道：

“ 三位且让某家出手。 ”

蒋笑民道：

“ 还是小弟米教训这厮。 ”

梅谦道；

“ 梅某已无法忍受，还是…… ”

三人争议之中，欧阳天矫已一步冲到青衣少年面前，十指箕张，形如虎爪，直抓青衣人双肩、咽喉。

欧阳天矫武功招式，既无花俏，亦无诡变，但功力之沉实，根基打得之稳，却非当今一般高手所能企及。

是以纵是武林世家，也多将自己的子弟送至“ 天矫武场 ”练武，只因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欧阳天矫调教出的弟子，根基必定固若金汤——天矫武场声名之盛，门下弟子之多，可称一时无两此刻只见他招式使将出手，一招是一招的功力，一招有一招的份量，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绝不拖泥带水，绝无半分马虎。

年纪大些的武林豪杰，瞧见欧阳天矫的武功，俱都不禁大为激赏：

“ 这才是真正练家子的模样，比起那些俊生小子们的花拳绣腿，可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可惜像这样扎实的功夫，如今已越来越难见着了。 ”

第三四章　公主战群雄

再瞧那青衣少年的武功，却完全与欧阳天矫大异其趣，若以“花拳绣腿”四字来形容于她，正是再也恰当不过。

一时望去，但见满台俱是青衣少年的身影、掌影。

她身法之轻灵，固是惊人，举手投足问姿态之曼妙，更如仙子凌波，轻歌妙舞，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绝不带半分凶霸气，直瞧得豪杰一个个眼花缭乱，目定口呆；连采声都忘了发出。

最妙的是，千百豪杰，包括一木大师，丁老夫人等在内，直到此刻，还无一人能瞧出这少年招式的变化。

这少年拳风掌影，直似已化做满天花雨，缤纷而落。

一木大师叹道：

“老僧在江湖行走已有五十年，却还未曾瞧见过如此花俏好看的掌法，也从未瞧见如此聪慧的女子。”

丁老夫人道：

“大师怎知她聪慧过人，老身有所不解。”

一木大师道：

“夫人请看，她这掌使出，乍看虽然华而不实，但仔细一瞧，章法却丝毫不乱，只是变幻无方而已，变化如此繁复的掌法，着是换了智慧不高的人，连瞧都已瞧晕了，又怎能学得会？”

丁老夫人叹息一声，道：

“只望她聪明莫被聪明误了。”

这番话宝玉自又听得清清楚楚，他心中更是感慨良多，只因小公主为聪明与智慧，他比谁都清楚。

青衣小帽的少年，正是小公主。

小公主突然现身，突然出手，五行魔宫一向只在暗中施展奸谋，如今怎地也露像了？本令宝玉惊异万分。

但他心念数转，便已恍然大悟。

五行魔宫昔日只在暗中搞鬼，为的只是要江湖中人疑神疑鬼，自相残杀，为的只是要方宝玉无路可走。

自然，他们还伯自己露面之后，纵能执武林之牛耳，但白衣人重来之日，五行魔宫便得首当真冲。

如今江湖已乱，死的人已有不久七大子弟已死伤殆尽——白衣人是否重来，犹未可知，最重要的自然还是他们以为方宝玉已死了此时此刻，所有的顾忌，既已都不存在，他们还不露面，更待何时，在这混乱之中，他们轻易的便可掌握大局，这良机他们怎会错过？

宝玉转目四望，但是经过方才一番动乱之后，站在人丛中最前面的几个人，地位已自变换了。

方才站在人丛最前面的几人，本是锦衣华服，本在不住指点谈笑，如今却已换作了几个满身黑衣，头戴毡笠的大汉。

尤其当先一人，虽然将毡笠戴得紧压在眉际，但一双火也似的目光，却仍不时要偷偷向台上窥望。

宝玉瞧得清楚，此人竟赫然正是那火魔鬼——他那双火也似的妖异目光，宝玉永生再也不会忘记。

五行魔宫中人，终于也混入泰山来了，有这些人出现，此后将会发生什么惊人的变故，宝玉卖是难以预测，也不敢预测。

他只觉自己胸中热血，已渐沸腾……

方宝玉竟直到此刻，还不敢出手。

只因他深知天下群豪，都早已将他当作灭绝人性的凶手，但若一现身，众情本已激奋，再加以真正的凶手在旁鼓动，那时便说不定要乱刀齐下，他武功纵高，也不能抵挡——他岂非死也难以瞑目。是以他纵然热血己沸腾，也只有强淘忍住。

只见小公主瞬息之间，又已攻出数十掌之多。

但无论她招式变化多么复杂，欧阳天矫却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一招一式，仍然使得既干净，又清楚。

只见他眼帘半垂，诚心正意，身手虽未停顿，面容看来却宛如老憎入定一般，对四面攻来的那夭花乱坠般的招式，竟是连瞧都不瞧上一眼，只是听风辨位，破招拆招一一这桃李满门的武林高手，不但功力深厚，经验、见识，亦自不凡，他深知自己着是去瞧对方的招式，便难免为之目眩，自己的招式也难免要乱了。

一木大师颌首叹道：

“ 善哉善哉，欧阳施主果非误人子弟之辈，这女子武功虽奇妙，要想取胜，却也困难得很。 ”

只听囚面一阵阵欢呼，只要欧阳天矫一招攻出，四西便必定有人为他喝采、助威，想来他门下弟子前来观战的，必有不少。

宝玉凝神而观，越瞧越是惊奇。

他惊奇的倒不是欧阳天矫武功之强，而是小公主武动之弱，他心中动念，不禁暗忖道：“ 小公主此时骤然现身，而且激战四人，她武功着无超人之处，怎敢如此？但此刻她却连欧阳天矫一人也难以取胜，这样的武功，五行魔宫怎会放心让她由手？莫非她暗中另有仗恃不成？ ”

一念至此，他瞧的不禁更是仔细，但见小公主动手之间，身子渐渐向台的后半部移动，不再转向前方，欧阳夭矫自也一步步逼了过去。

他两人身形晨动的范围，便渐渐缩小，渐渐离宝玉更近，宝玉对这两人每一出手，也瞧得更是清楚。

突然，小公主脚下似是滑了一滑，脚步立时乱了一乱，手上的招式，也随即露出了个空门。

这空门虽然瞬即被她补上，但欧阳天矫是何等人物，又怎会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轻轻错过？

就在这稍纵即逝的瞬息之间，欧阳天矫铁掌已向那空门插入，这一掌实是再也不致失手。这危机台下群豪虽未瞧见，宝玉却瞧了个清楚。

他大惊，方要喝出“ 不好 ”两字。

哪知小公主娇躯突然一扭，已到了欧阳天矫身后，只是她这一扭虽然奇妙，却不免有些勉强，在这种部位下，任何人也难递招出手，欧阳天矫自然算准了此点，是以也未吃惊，雄腰半旋，挥掌逼击，衣袖俱都飞卷而起，声势更是惊人！

又谁知小公主在此情况下虽不能递招出手，袖中却突然有一条银线，飞射而出，不偏不倚，恰巧穿入了欧阳天矫飞卷起的衣袖。

欧阳天矫身子一震，面容骤变，铁掌自也不能拍出。

小公主便乘着这一瞬间，扭转身子，轻叱道：
“去吧！”玉手轻挥处，欧阳天矫已猛吼着扑地跌倒！
小公主袖中银线飞出时，欧阳天矫魁伟的身子，恰巧挡住了群豪的视线，银光一闪而没，群豪谁也没有瞧见。
在群豪眼中看来，正像是小公主在绝不可能发招的地位中，发出了一招，如此诡秘的身法，自使得人人为之大惊失色。
何况，自小公主袖中飞出的暗器，竟是一串水珠，水珠穿人欧阳天矫的衣袖，立刻消失，他连衣衫都无损伤，群豪纵然有人疑心，也绝不会在欧阳天矫身上寻出被暗器所伤的迹象,那么,又有谁敢说小公主在暗中做了手脚？
这恶毒的手段，本使得天衣无缝，巧妙异常，又怎知人算不如天算，却偏偏台后还有个目光敏锐的力宝玉，却偏偏要方宝玉瞧破她的奸谋！
大乱又起，梅谦等人都不禁为之耸然失色。
一木大师喃喃叹道。
“高招，高招，我老和尚只怕眼睛已快瞎了，怎地连人家这一招是如何使的都瞧它不出？”丁老夫人叹道：
“我只觉这一招有些森森鬼气。”
一木大师道：
“不错，此招的确不似人类所能使出的。”
宝玉痴痴地站在那里，心中当真是纷乱如麻。
小公主方才所使的诡计，普天之下，显然只有他一人知道，他如今是否该出面将之揭破？
此时此刻，他敢出面么？他能出面么？他又是否忍心对他心目中最最挚爱的女子，如此无情。
已有几条大汉，将欧阳天矫尸身抬了下来。 还有人在宝玉身边吸道：
“好厉害，好厉害，瞧他手只轻轻一挥，这么大的英雄欧阳天矫，居然连一丝气都没有了。”
要知这些人虽也站在台后，但却被小公主自己的身子挡住了视线，只有宝玉所站的角度，才能瞧见那一闪银光。
何况这些粗汉们纵然瞧见，未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纵然知道，也未必敢多事说出口来。
更何况他们纵然要说，只怕一个字还未说出时，嘴已被封死——这仿佛全属天意，天意定是要宝玉来揭破小公主的阴谋毒手。
人们的惊叹，传入宝玉的耳里，宝玉心中更是充满了酸苦，此刻他处境之艰难，除了他自己之外，又有谁能想象？
只听得小公主得意的笑声又自台上传了下来。
她格格笑道：
“我早就劝你们一齐上来，你们何苦定要一个个地前来送死……公孙红、梅谦、蒋笑民，你们还是一齐来吧，还等什么？”
她话虽说得更狂，但此刻已无一人再敢轻视取笑她，公孙红、梅 谦、蒋笑民主人，也都不再抢着出手。
小公主笑道：
“来呀！难道你们已不敢出手了么？”
蒋笑民、梅谦，剑眉轩动，双双抢出，但他两人脚步方动，一人已有一条手臂被公孙红拉住。

梅谦沉声道：
“ 你我三人，谁出手都是一样。 ”
蒋笑民接口道：
“ 正是如此，兄台还是让小弟出手的好。 ”
公孙红微微一笑，道：
“ 此人招式诡秘，花样百出、而你我三人间，却以我的花样多些，两位自当让我出手的。 ”
梅谦、蒋笑民对望一眼，各各退后半步。
公孙红身形便自这两人间穿了出去，飞身窜到小公主面前，反手拔下了腰畔的“ 天龙棍 ”，沉声道：
“ 阁下还不亮兵刃？ ”
小公主哂然笑道：
“ 和你们这些人动手，还用得着兵刃么？ ”
公孙红深深吸了口气，道：
“ 既是如此…… ”
小公主大笑道：
“ 既是如此，动手就是，噜　个什么？ ” 身形一闪，已到公孙红背后，纤手十指，直划公孙红脊椎要穴。
她身法之快，当真有如鬼魅。
公孙红竟不回身，直到她双掌俱已挥出，脚下猛然向前跨了一步，这一步跨得更是恰到好处，恰巧使小公主十指俱都落空。
小公主轻叱一声，道：
“ 好，瞧你回不回头？ ” 身形进逼，双掌再挥。
公孙红仍不回头，脚下再踏一步，招式又都落空。但这时他身子已到了擂台边沿，再难前行。
小公主大喝道：
“ 不回头就拿命来！ ”
喝声之中，十指并起，竟以双撞掌之力，向前拍去。
公孙红竟然还是不回头，竟然又是一步，向前跨出——群豪忍不住失声惊呼，眼见他已将跌下擂台。
哪知就在这刹那间，他掌中天龙棍，，突然向合边一点，只听“ 笃 ” 的一声，他魁伟的身子，已凌空倒翻而起，掠到小公主身后，天龙棍幻起一片棍形，风声激荡，棍影如山，当头向小公主压了下去。。。
“ 四面的惊呼，立刻变为喝采！
小公主左、右、后方之去路，俱已被那如山的棍影封死，只有向前闪避，但见她身形窜出，于是眼见也要跌下擂台。
哪知她身子虽然斜斜向前倒下，双足却紧紧钉在擂台上，整个人就像是根标枪似的，斜擂在擂台边缘。
如山棍影击下，落空！
小公主腰肢一挺，身子一翻，竟凌空空自刚刚落下的棍影上翻了过去，那身形之灵巧，且不说它，姿态之美，更美得寻不出丝毫瑕疵、破残，实已达到了群豪毕生梦寐以求的轻功完美之境。
采声连续者，却已是为小公主发出来的一在武功与艺术的领域中，人们常易忽视敌我的限界，而为对方喝采。刹时之间，两人都已展动起身法，两

人俱是灵便兔脱，以快打快，这景象又与方才一战大不相同。
但见两条人影兔起鹘落，天矫变化，身法之灵巧美妙、招式之奇诡花俏，样样都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采声也一声连着二寅；几乎从未间断，泰山之会数十场连续的大战中，实以这一场最为惊心悦目！
丁老夫人叹道：
“老身本以为公孙大侠之武功乃是以硬功见长，哪知他软功的火候，竟犹在硬功之上。”她的赞赏，也正是群豪惊叹之处，群豪本来实难梦想得到，公孙红如此魁伟的身形，也能使得出这般灵巧的身法。
这时公孙红“天龙棍”上所激荡起的风声，已越来越见强烈，沉重，小公主身形已渐渐不能游增自如。
丁老夫人长长松了口气，道：
“这一场只怕是公孙大侠胜了。”
一木太师面容凝重，道：
“只怕未必。”
丁老夫人默然半响，颔首叹道：
“不错，只怕未必……这位姑娘时招式，有时的确神出鬼没，令人难以防范，也难以预料。”
说话之间，小公主身形又渐渐向后退了过去，她似是被公孙红强烈的棍风所逼，不得不局促于一角。
公孙红目光电闪，容光焕发，斗志之旺盛，已近顶点，体内的潜力，也似已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
只见他每一招施展出来，俱是攻守兼备的妙着——不但攻势的凌厉，令人惊心，攻守的严密，更是令人无懈可击。
想是他有了方才欧阳天矫的前车之鉴，已不敢有丝毫疏忽，丝毫大意，他已立下必胜之心.万万不容自己落败。
这实已接近天下任何一个武林高手与人动手的巅峰状态，公孙红在此等状态之下，别人实无法想像他会落败。蒋笑民叹道：“只怕不会再有十招了。”
梅谦沉声道：
“最多十招。”
“就连丁老夫人与一木大师，此刻也确定了信心，只因他们委实看不出小公主能有什么方法，能一招便将公孙红击败。
只因这已是武功所难以达到的极限。
但此刻，方宝玉一颗心却已几乎要跳出腔子。他判断出小公交易上所带的暗器绝不止一种，而且每一种都必定有它独特的恶毒之处。
他知道小公主若凭武功，虽绝难将公孙红击败，但加上她的狡计，再加上她那些江湖罕睹，凶险恶毒的暗器，公孙红防守得纵然无懈可击，也难免要遭她的毒手——眼看便要遭她的毒手。
他怎忍眼看这侠义、热肠而正直的铁汉惨遭毒手？他怎忍眼看着这样的惨案继续发生下去？
但他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又怎能出手阻止？
何况，他出手之后，是否能阻止还未可知，他只怕他自己出手，只不过徒然牺牲了自己而已。
他的心在痛苦与矛盾中交战着，不知如何是好。

月色虽更皎洁，但星群已落，黎明已不远了。

皎洁的月色，映着小公主的目光——在这叫瞬间，宝玉突然发现她双目中已充满了多变的狡黠，与乖戾的杀机，这显然已是她要骤下毒字的时刻到了——她右掌疾挥而出，春葱玉指，微张如抓，她似已情急，竟要以她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去夺那力可裂石的天龙棍。

公孙红厉叱一声，天龙棍疾迎上去、他旋动着手腕，那天龙棍便像钻子般向小公主手掌钻了过去。

小公主手掌如被雷硕，惊呼着缩入衣袖。

群豪不禁欢声大动——她此番右掌已被天龙棍所伤，哪里还有望取胜——右掌本是作战的主力。

但宝主却瞧得清楚，她手掌甚至根本未曾触及天龙棍，她如此装作，只是为了要将手掌缩入衣袖，也好教公孙红不再防备她这只右手一那追魂夺命的暗器，自然便要从这只右手中发出来了。

皎洁的月色，照满擂台，小公主身形已移向公孙红之后一在这一瞬间，宝玉突然发现，小公主衣袖中有银光一闪。暗器已将出手。小公主手掌已拾起。

在这一瞬间，宝玉突然将自身的安危利害，成败得失全都忘记，心里只记得不能让这暗器出手，不能让这惨剧再在他眼前发生，不能让公孙红死于非命，他心中热血，已怒涛般澎湃而起——

小公主左掌疾点公孙红右胁。

这一指去势劲急，奇诡无方，竟是自公孙红棍影中穿过去的，无论如何，这都要算做绝顶的妙着。

公孙红口中轻叱道：

“好！”全神都已贯注在这一招上，却未发现小公主那只立将取他性命的右手，已有了动作。

她衣袖遮掩了她手掌的动作，公孙红魁伟的身形，又挡住了她整只衣袖，她衣袖飘飘，轻轻挥起。

方宝玉身形，突然箭一般窜上台去，窜到小公主与公孙红两人身子之间，双掌左右挥出。

公孙红方自变招，不知怎地，掌中天龙棍已被人抓住，接着，他只觉一般柔和而不可抗拒的力量，自棍上传了过来，他身子被这股力量一撞，竟再也站立不稳，踉跄退后，蹼地跌倒。

小公主眼见自己毒手已将得逞，右臂突然一麻，无力地垂下，接着，拂中她左臂的手掌，已自她胸前横掠而过。

几乎在同一刹那间，她右肘已被抓住，亦自垂下。

只听她衣领中似是发出“哄”的一声微响，竟仿佛有一股热流，自她衣袖中狂涌而出。

这股热流亦是有声无形，但“哄”的一声微响过后，擂台木板上，立刻便似有青蓝色的火苗一闪。

那坚固的木板，竟立时被烧焦了一片，这是何等惊人的火力！这又是何等恶毒的暗器！

原来小公主手中发出的，竟是一股火焰——火焰在平常乃是红色，旺炽时变为青色，到了最最炽热强烈的，便什么颜色也没有了。这白热的火焰，本是射向公孙红面门的，公孙红只要沾着一点，双目首先就要被烧瞎。

那时小公主右掌必定要跟着击出，必定会击在他面目之上，她手掌虽然美如春葱，但也必已足够击毁他的面目。

他面目被击毁后，自也必定再无被人暗算的痕迹留下，这手段的恶毒，又岂是别人所能想像人影上台，公孙红倒地，小公主被制，火苗一闪——

这些事端的像是在同一刹那间发生的，群豪眼睛纵然瞧见了，但心里却还未曾来得及去想。

就连丁老夫人、一本大师、梅谦、蒋笑民等人，却也不禁被惊得呆住、愕然不知所措。

这变故本已惊人，方宝玉武功更是惊人，掌中“天龙棍”号称当代第一的公孙红，竟在一招间便被击倒。

又有谁能想到擂台后抬尸大汉中，竟有如此绝顶高手？

小公主又惊又怒，又犯了千金小姐的脾气，也不管对方武功高出她甚多，也不管自己还在别人掌握中，便破口骂道：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

方自骂出一句，突然瞧见方宝玉的面容，骇极之下，再也忍不住放声惊呼出来，惊呼着道：

“原来是你！”

火魔神与他门下本已施展身形，要待冲上台去，听得这声惊呼，脚步不由得为之一顿，叱道：

“是谁？”

小公主颤声道：

“他……他还未死！他是……”

宝玉出手如风，掩住了她的嘴。

但这时潘济城、石不为、莫不屈、火魔神、丁老夫人、万子良、金祖林，以及牛铁娃……这些与宝玉相识之人，却都已自小公主这句话中，猜出他是谁来，不由得纷纷大呼道：

“方宝玉！是方宝玉！”

方宝玉这三个字一经喝出，当真比世上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更令人吃惊，这三个字仿佛正象征着一切罪恶、流血、神秘、激动、兴奋、传奇之事，这三个字里实有一种激动人心的魔力！

整个山坪又复大乱起来，后面的人呼喝着要冲上前去，要瞧瞧这一身充满了传奇的神秘人物。

前面的人却被他那已被渲染成恶魔般的声名所惊，口中虽也在大声惊呼，一时却不敢接近于他。

争吵、呼喝、冲撞……已使这山坪上的骚动，达到巅峰。

石不为突然振吭大喝道：

“好恶贼，你毒手杀了对你恩重如山的叔伯们，还敢在此现身？难道你当真以为普天之下，已无人制得住你么？”

从来惜语如金的石不为，此刻想已激愤异常，竟一口气说出这许多话来，不但语声如金声振玉，而且语中正也满含煽动之力。

群豪果然纷纷大喝道：

“对！咱们可不能再让这恶贼活在世上，朋友们，上呀！咱们今日就将方宝玉乱刀分尸在这里！”

呼声中，已有人冲上前去。

忽然，一声惊呼，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人，身子离地飞起——他并非自己飞起，却是被人抛出来的。

牛铁娃铁塔般的身子，已站在擂台前，怒喝道：“谁敢动我大哥一根手指，铁娃将他的蛋黄都摔出来！”喝声中出手如风，又有两个人被他掷了出来。

石不为厉声喝道：

“铁娃，你怎地还要助这恶贼？”

铁娃吼道：

“谁敢说我大哥是恶贼？你……你才是……”他究竟不敢出口反骂石不为，大喝一声，左右双手齐出，抓住了两个人的衣襟，将两人迎面一撞，两个人俱都倒了下去，他竟将这口气出在别人身上了。

石不为怒喝道：

“铁娃，你疯了么？你莫非忘了他做的那些事？”

铁娃大叫道：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他是我的大哥，他……他绝不是坏人。”倒在地上的两人，眼见已要被人践踏而死。

铁娃奋起神力，向前一推，前奔的人，竟被推得一连串向后踉跄退出，被铁娃推倒的两人，便又被铁娃扶了起来。

就在这骚动大乱之时，宝玉已出手点了小公主左、右双臂的穴道，小公主顿足大骂道：

“你这小贼，你不帮我反帮别人？你忘了爹爹怎样对你？”飞起一腿，向宝玉踢了过去。

但她一脚方自踢出，腿上的穴道，也被宝玉点了。

公孙红早已站起，瞧了瞧台下骚动的人群，瞧了瞧宝玉，显然已是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火魔神与他手下的神秘黑衣大汉们，已冲上擂台，若非顾忌宝玉身旁的小公主，只怕早已施出火器。

而铁娃也究竟挡不住汹涌的人潮，已有数十人自他身旁冲过，跃上擂台，抽出兵刃，奔向宝玉。

火魔神与他们虽然敌对，但此刻却是同仇敌忾，两方面都一心要将宝玉置之死地，宝玉纵然绝艺无双，又怎能抵挡得住这些人的乱刀齐下，眼见这不世出的奇才少年，已再一次面临危机，而这一次，他实已难逃毒手！

莫不屈拉着石不为的手臂，满面俱是激动之色，颤声道：

“完了……完了……宝儿他……他……”

石不为冷冷道：

“如此恶徒，正是人人得而诛之，大哥莫非还为他可惜不成？”

莫不屈讷讷道：

“但……但这样就眼看他死了，我委实于心不忍，咱们……咱们好歹也得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才是。”

石不为目光盯着方宝玉，冷冷道：

“这说话的机会，是万万不能给他的。

莫不屈道：

“为……为什么？”

石不为摇了摇头，不作回答。

这时他两人已被人群冲摔到擂台下，四面呼喝呐喊的人虽不少，但真的要冲上去与宝玉动手的却不多。

石不为振臂大呼道：

“还等什么？杀呀……杀……”

平时冷如坚石的石不为，今日不但话说得比往日一个月都多，而且情绪之激动，更是从来未见。

其实他这呼喝已属多余，他呼声还未发出，群豪中已有四五个冲上前去，鬼头刀、精钢剑、链子枪、双花刀……四五件兵刃，一齐向方宝玉砍了过去，有的兵刃在半途互撞，发出一声声震耳的声响。

公孙红似乎要为方宝玉挡上一挡，但微一迟疑后，终未出手，反而叹息着远远避了开去。

方宝玉眼见刀光砍来，若是出手抵挡还击，对方势必要有人倒地不起，群豪本已如此激动，再见有人流血，那必将有如火上加油，必定有更多的鬼头刀、精钢剑、链子枪要向宝玉砍来。

但方宝玉若是不敢抵挡还击，只是闪身躲避，那千百件兵刃，也势必要接踵而来，他又能闪避到何时？

总之，他还击也好，不还击也好，只要他停留在这擂台上，迟早总会被这乱刃斫为肉泥！

擂台后还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有几口棺材，那些抬尸的大汉们，战栗着站在棺旁，再后面，便是千丈绝壑。

就在这刹那间，宝玉心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响起：

“方宝玉，逃吧！往绝壑中跳下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还不逃，等死么？”

但同时，他心底还有个声音在向他大声叱咤：

“方宝玉，你万万不能逃的，你今日逃了，纵能不死，但那时你便真的不能在世间立足了，你苟延偷生，岂非生不如死！

“方宝玉！做个男子汉，挺起胸来，只要你还未失去你的头脑，无论任何困难，你能克服的，世上本无不能克服的困难，更无不能渡过的危机，这一点你必须牢记在心，切切不可忘记。”

但此时此刻，这样的生死危机，又有谁能渡过？你能么？

刀光闪击而下！

方宝玉一手抓着小公主，横掠三尺。

鬼头刀，精钢剑、链子枪、双花刀……一齐落空，但竹节鞭、弧形剑、宣化斧……却又已攻了过来！

宝玉右手斜挥，一股力道，向刀光鞭影斜斜推出。

只听“锵，当！当！”几声响，砍来的兵刃被这股力道一推，砍山刀击上了竹节鞭，竹节鞭击上了宣化斧，那三十二斤的宣化斧，却击上了轻便灵活的弧形剑，生生将弧形剑的锋刃，一击折为两段。

惊呼叱骂声中，宝玉身形早已滑开。

突听一人狞笑道：

“困兽之斗，还能逞威到几时，此番看你再往哪里逃？”狞笑声中，火魔神已率领门下攻来。

这些人自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是以也不能使出“五行魔宫”精心独创，武林罕睹的独门兵刃。

但普通的刀剑到了他们手上，威力之强猛，招式之奇诡，已不可与方才击来的那十余件兵刃同日而语。

何况方才那几人虽是联手攻来，但平时未曾配合，动手间也毫无默契，非但不能发挥联攻的威力，彼此间反而难免被互相牵制。

而此刻火魔神与他门下，都是平时久经训练，早有默契在胸，配合得自也如水乳交融，有的攻上，有的攻下，有的却攻向宝玉身旁的空处，先行封死了他的去路，几件兵刃仿佛已化为一个整体，其威力何止倍增。

宝玉虽然还可闪避，但三招后已是险象环生，别的人见到火魔神他们眼见已将得手，便都退到一旁，助威呐喊。

这时擂台上人已越来越多，空隙也越来越小，宝玉闪避自也越来越见困难，何况他手中还挟持着小公主。

他此刻若是将小公主放开，身手便自会灵便得多，说不定不可多支持些时，但危机越童，他越将小公主抱得越紧。

突听小公主在他耳边道：

“你还不放开我？真要我陪着你死？”

宝玉深深吸了口气，要想说什么，他本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但满腔悲愤，已封住了他喉咙，他一个字也说不出。

小公主道：

“你若不放手，也该想个法子才对呀，你想死，我可不想死。”她说的虽是责怪之言，但语声中却无责怪怨恨之意。

宝玉心念一闪，避开了一着险招，嘶声道：

“有何法子？”

小公主道：“你受了冤枉，难道不会说话么？”

宝玉黯然道：

“此时此刻，别人怎会让我说话，又怎会听我说话？”这两句话说出时，他衣衫已被划破条裂口。

小公主道：

“你不去让别人听你说话，却有人能的。”其实此刻呼喝声已更响，两人虽近在咫尺，也要大声说话对方才能听见。宝玉道：“谁？”小公主道：

“你猜不出他是谁？”

宝玉叹了口气，道：

“我知道，但……”突然咬了咬牙，一步抢入刀光中，也不知怎的，那如网般的刀光，竟伤不着他毫发。

只见刀光如匹练，自他身前、身后削过，突然一刀要斫着小公主了，但另一柄刀却将之震开——他们自不能伤着小公主。

宝玉一步冲到火魔神面前，大声道：

“快令别人住手！”

火魔神狞笑道：“我为何要令人住手？”宝玉道：

“只因你本不愿我死的。”

火魔神目光一闪，道：

“你死了最好，我为何要让你活着？”

宝玉道：

“只因我已答应你去白水宫一走。”

火魔神默然半晌，突然哈哈笑道：“好小子，真有你的，在如此情况下，

心神还能不乱，还能当机立断……好！你答应我，我也答应你。”

第三五章　千变万化

火魔神手掌扬处，一点黑影破空而上，到了空中，突然爆散成一蓬花雨，银花火树，在夜空中当真炫目已极。

就在这火星骤起，还未消散时，山坪旁一个角落里，已发出一声惊天动地般的巨响，一蓬黑烟，带着火光飞出。

烟火四散，碎石、断板、砂土、木叶，四下飞激，一般硝火气，也瞬即弥漫了整个山坪。群豪人人俱是面色惨变，双耳欲聋。有人惊呼道：“这是什么？”

有人大呼道：

“火药……火药！”

还未冲上擂台的，已不敢再往前冲了，已冲上擂台的，此刻便恨不得背插双翅，飞将下去。

这时，人人担心自己的生死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人再去管宝玉的生死，只是纷纷大呼道：

“火药在哪里？……还有没有……是谁放的？”

火魔神面带狞笑，手掌再挥，又是一蓬火雨爆散空中，群豪目光不由得都向上瞧了过去，一个个心胆皆丧，屏息静气，所有的惊呼呐喊，一齐顿绝，仿佛被一只手突然扼住了他们的喉咙似的。

就在这死寂的一瞬间，火魔神厉声呼道：

“火药在哪里，只有我知道。”

群豪耸然大喝道：

“在哪里？……在哪里？”

呼声不断，但却一声比一声小，到后来终又完全停顿，一个个俱都张大了嘴，瞧着火魔神——瞧不见他的，也瞧着他那方向。

火魔神大声道：

“我费了一年之力，将蜀中唐家、山西柳家，云南白家、中原霹雳堂，江南火鸟庄，这些武林中暗器火药名家，他们家里的积存的火药，全都运到这里；其力量之大小，各位可想而知。”群豪眼睁睁望着他，没有人敢说话。火魔神狞笑道：

“这些火药此刻便埋伏在这山坪四周，旁边都有人看守，只要我号令一发，那些人在一瞬间便可将火药点燃。”

要知那时火药制造虽不精良，威力虽不甚大，但将普天下火药名家所制作的火药全都聚在一起，那力量还是足够令人化骨扬灰。

群豪一个个只听得噤若寒蝉，虽欲怒骂，又有谁敢出口，此刻火魔神正握有主宰生杀大权之力，天下实已无人敢触怒于他。过了半晌，丁老夫人终于道：

“你如此做法，为的是什么？”

一木大师道：对了，你究竟要怎样？”

火魔神大喝道：

“我要你们一个个站在这里，闭住口，未得我同意，谁也不许动弹，不许说话，否则我便将这片山坪，整个化为灰烬。”

公孙红实在忍不住了，大声道：

“但那些异邦武士，岂非……”

火魔神截口大笑道：

“那些异邦武士，也都早已被我收买，他们七年前来到中土，带来了大批珍宝，本为了有求于紫衣侯，哪知紫衣侯民族气节凛然，竟不为之所动，而他们带来的珍宝，却都落入了别人手中。”丁老夫人也忍不住问道：“落入了谁的手中，你么？”

火魔神哈哈一笑，也不作答，自管接道：

“他们任务既未达成，珍宝又已失去，自不敢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度，而流落中土，他们虽都是无恶不作的恶徒，怎奈形貌太过引人注目，武功又不甚高，是以劫掠所获，并不甚丰，不但生活甚是落魄潦倒，而且还要四处流窜、逃避，是我稍加示意之后，他们便都乖乖地投入了我的门下。”

公孙红颔首道：“不错，他们武功若是高强，又怎会被我一网打尽？但他们既是如此不济，你又为何要将他们收录门下？”

火魔神道：

“只因这些人武功虽不济，但他们的国度中，却将火药使用得甚是普遍，他们对火药的知识，自然也颇丰富，对于安装引线，埋藏火药，以及引发爆炸之事，这些人可说无一不是绝顶好手。”公孙红恍然道：“原来你是要利用他们此点。”

火魔神大笑道：

“不错，这些人正都是我利用的工具，火药安装妥当，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完了，我正不知该如何将他们除去，那时你恰巧来了，我便故意在他们藏身之处，说些要加害此间群豪的毒计，诱你闻声而出，我正是要借你的手，将这些已成无用的废物杀死。”

他仰天狂笑数声，接道：

“正是如此，你才会找他们，否则这些异邦武士聚在一起，说的自是异邦之言，他们就算在你身旁商量毒计害人，你也万万不会听得懂的。如此简单的道理，你难道一直都想不通么？”

公孙红呆在那里，面上阵青阵白，心中又羞又恼，他此刻虽已知道自己做了别人的工具，但也无法发作，只有于听着别人在自己面前狂笑，而这时，四下群豪，更早已动也不敢动了。 火魔神目光四下扫视，见到天下英雄，此刻果然已俱都臣服在他足下，那笑声更难以休止。

丁老夫人黯然一叹，道：

“你还要怎样？说吧？”

火魔神道：

“我如此做法，本来自是要将你们这些自命侠义的人物，全都置之死地，但后来，我的主意却改变了。”

丁老夫人急急问道：

“变为怎样？”

火魔神道：

“只因我后来想到，若是在暗中将你等全都炸死，我纵能称霸江湖，但你们全都死了，既瞧不见我的威风，也不会对我生出畏惧之心，我岂非等于辛苦写了一篇文章，却无人欣赏？”一木大师喃喃叹道：

“不错，只有死人，才是真正的英雄铁汉，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再也不会惧怕。”目光四扫一眼，叹息着顿住语声。这悲天悯人的高僧，虽未说出下面的话来，但目光神情之间，却正是在叹息着世人对死亡的畏惧。

他言下之意，也正是在说：“天下英雄，虽已尽都在此，却无一人能如死人一般，对任何事都一无所惧。” 火魔神接道：

“是以我便想，与其将你等全都炸死，倒不如让你们活着瞧瞧我的威风，将生死之事来威胁你等听命于我。”他目光再次四扫一眼，大笑道：

“这些人们，虽或也有些威武不能屈的硬汉，但也少不得有些人会乖乖听我话的，而一个活人为我做的事，就比千百个死人多得多，何况……那是万万不止一个人的，是么？”

群豪不由得俱都垂下头去。

火魔神突又接道：

“但此刻我又改变了主意。”

丁老夫人松了口气，道：

“又变为怎样？ ”

火魔神道：

“如今我已不能再要你等为我做事，我如此做法，已全都是为了一个人，只因他一个人能为我做的事，委实比你们这些人加在一起都多，此刻他既已答应肯为我做事，他无论要我对你们怎样，我都不会迟疑。”

丁老夫人耸然动容，道：

“他是谁？”

火魔神面带微笑，一字字徐徐道：“他便是方宝玉。”

“方宝玉”这三个字一说出来，群豪虽然不敢惊呼，却也都不禁“嘘”了一声——千百人的嘘声同时发出，正宛如平地卷起阵狂风一般。

火魔神徐徐回身，目注宝玉，道：

“你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此刻尽管说吧，我相信再也不会有人敢打断你的话，再无人敢伤你一根毫发。”

此刻用“石像”两字来形容宝玉，正是最也恰当不过。

他面上的肌肉，似已全都变为石质，绝无丝毫情感的变化痕迹，他只有双目中还闪动着光芒。

那竟是复仇的光芒。

而此刻，他这充满复仇之光的双目，竟未瞧着火魔神，只是瞬也不瞬地盯着人丛中某一个人。

他盯着此人，已有许久许久了。

火魔神伸手一拍他肩头，道：

“说话呀！”

方宝玉这才回过神来，道：

“不错，我要说话，我有许多话要说。”

他缓缓移动着目光，缓缓道：

“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有待我恩重如山的师叔，有与我情如骨血的兄弟，有视我如子如侄的前辈，也是慷慨与我论交的朋友……”说这话时，他目光依次在莫不屈、牛铁娃、万子良、金祖林……这些人面上瞧了过去，他面上冰冷的岩石，已渐渐溶化。

但除了铁娃一双含泪的大眼睛在凝注他之外，别人却甚至连瞧也没有瞧他——是不愿瞧他，也不屑瞧他。

宝玉咬了咬牙，接口道：

“我瞧着这些与我情深义重的叔伯兄弟，被一个我所痛恨的人如此胁

迫，我心中实在万箭攒心一般，但……但我却只能在一旁瞧着，我……我……我委实不得不如此做法，只因……只因我……”

他紧握双拳，语声已渐渐激动，渐渐哽咽。

他嘶声大呼道：

“只因我若不如此，便不能说话，只因世上只有他……”

他颤抖着伸出手，指着火魔神，道：

“只有他能令我说话，只因你们都冤枉了我，误会了我，我若不说话，这冤曲便永远无法得直，我死……也死不瞑目。”

火山般强烈的情感，已自他嘶裂的语声中暴露出来，他虽然拚命忍住，那热泪也忍不住要夺眶而出。

群豪中也已有些人为之动容。

铁娃更早已热泪满腮，到后来他索性放声大哭起来，这热血奔腾的痛哭声，当真令铁石人也为之恻然。

他不顾一切，痛哭着道：

“大哥，告诉铁娃，是谁冤枉了大哥，是什么事冤枉了大哥，大哥，你……你快告诉我，铁娃跟他拚命。”宝玉瞧着他，道：“大弟，你……你真……真好。”

他每说一个字，那泪珠便在他眼睛中颤动一下。

他咬一咬牙，不等泪珠滴下，反手拭去泪痕。

他颤声大呼道：

“你要问我怎会受这些冤曲，不如问他。”

他的手再次指向火魔神，群豪目光也不禁再次瞧向火魔神。

铁娃整个人都似已将爆炸，跳起来大呼道：

“这红毛猴子是你怎样冤枉了我大哥？快说！快说！”他什么都已不顾了，纵然火魔神将他炸成飞灰，他也不管。

但群豪却要管的——群豪见他竟对这手握大家生杀之权的人如此暴跳，如此怒骂，都不禁吓白了脸。哪知火魔神却未动怒，也未作色。他脸上根本神情自若，反而微笑道：“不错，那时我为了要方宝玉听命于我，便要断绝他在江湖上的生路，我为了要断绝他的生路，便只有使江湖中人俱都误解于他，只要他肯为我做事，他是恨我，是骂我，我全不放在心上。”他洋洋自得他说出这番话来，正宛如无数个惊天霹雳打在群豪身上，打得每一个都呆住了。铁娃道：“你……你做了些什么？”火魔神道：

“我令人假冒欲阳天矫的妻子，以药酒将他灌醉，令他第二日再也不能与欧阳天矫动手。”

群豪中有一部分已不安地扭动起来。火魔神接道：我又令人伪装受伤，要他出手解救，使他功力受损，又无法与‘天刀’梅谦动手，好教别人因此轻贱于他。”群豪中不安的人已越来越多，有些人面上已露出惭愧内疚之色——这些人正是昔日将宝玉辱骂得最凶的。

“天万”梅谦亦是面容惨淡，不住喃喃道：

“原来如此。”

火魔神道：

“不仅如此，我还令人改扮成方宝玉的模样，到梅谦处投下书信，声明从此退出江湖，好教别人更要认为他是怯战而逃。”

莫不屈手足颤抖，道：

“ 那封书信果然是假的……果然是假的…… ” 转目瞧了石不为一眼，石不为更是面色惨变。

铁娃牙齿咬得 “ 吱吱 ” 作响，不住骂道：

“ 畜牲！兔崽子！ ” 石不为狠狠盯着火魔神，目中满是怨毒之意，突然悄悄挤到牛铁

娃身后，沉声道：

“ 这畜牲如此害你大哥，你就在这里呆看着他不动么？ ”

铁娃狂吼一声，跳了起来，吼道：

“ 你这红兔子，如此害我大哥，我跟你拚了！ ” 出手分开人丛，疯了似的向火魔神扑去。

群豪可全部被他骇惨了，既怕火魔神因此引发火药，但对这疯虎般的大汉，也不敢加以拦阻。眼见铁娃已将扑到台上，宝玉突然道：“ 站住！ ”

这两个字对铁娃真比什么都灵，任何人都不能拦阻的牛铁娃，听得这两字，呆然乖乖站住了，但口中仍不服道：

“ 大哥为何叫我站住？ ”

宝玉道：

“ 你也想害我么？ ”

铁娃着急道：

“ 小……小弟敢害大哥，这……这…… ”

宝玉道：

“ 你不让他说话，我的冤曲，便永远无法洗清，这不是在害我，又是什么？ ”

语声微顿，接口又道：

“ 你如此轻举妄动，他若不顾一切，将火药引发，那后果又会怎样？你不但害了我，也害了别人。 ”

铁娃想了一想，满头汗如而下，喃喃道：

“ 铁娃本不敢出手的，但……但石四叔却……却要我出手，铁娃想连石四叔都这样说话，那想必是没关系的了，哪知……哪知却有这么大的关系！ ” 他越是着急，话也就越是说不清楚。

但还是有人听清了——众人听得素来老成持重的石不为，居然也会令铁娃做出这样鲁莽的事，都不禁又是惊奇，又是恼怒。

石不为面上也已现出了汗珠。

他又自悄悄移动身子，似乎要往后面挤，但群豪已对他有了不满，故意将他紧紧挤在中间，不让他动一动。

再知群豪虽然不会帮着火魔神，但自已的性命，总是比什么都重要，如今的石不为竟屡次要做出危害大家性命之事，自然难免要犯众怒。唯有莫不屈还是对他十分关切，不住沉声道：

老四，忍耐些。 ”

宝玉目光穿过人丛，一直在逼视着石不为，此刻突又大声道：

“ 铁娃，你可知石四叔为何要如此说话么？ ”

铁娃道：

“ 不知道。 ”

莫不屈嘶声道：

“ 只因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咱们都还是对你好的，你四叔他听得别人如

此害你，自然难免激愤失常。”
宝玉热泪盈眶，黯然道：
“大叔对小侄之心意，小侄全都知道，大叔的宽宏仁慈之心，更令小侄感动，但……”他咬了咬牙，接道：“但大叔此番却错了。”莫不屈道：
“我什么错了？”
宝玉道：
“石四叔如此做法，只因他一心要害我。”
莫不屈怔了一怔，又自望向石不为。
石不为却已怒骂道：
“畜牲！放屁……我为何要害你？”
宝玉嘴角泛起一丝混合着伤感与怨恨的微笑。
他一字字缓缓道：
“只因你生怕火魔神说出一些话来，你要将我与火魔神全都杀死灭口，是以你便要如此。”石不为怒喝道：“放屁，满口胡说！”
宝玉冷冷道：
“你的秘密，我早已……”
石不为突又嘶声大呼道：
“不错，我是要将你置之死地……只因你无论曾经受过多么大的冤曲，但你亲手将公孙二哥，金不畏，魏不贪，西门老六，杨不怒……这些待你恩重如山的人杀死，却是千真万确之事。”
他不容别人说话，振臂大呼道：
“少林、武当、峨嵋、崆峒、淮南、点苍……七大门派的弟子们，你们的掌门师兄，就是被这畜牲害了，这畜牲就是你们门户的仇人，‘门户之仇，人人得而诛之’，这戒条你们难道忘了么？你们若还容这畜牲站在那里，便是违背了门规，便是门户的叛徒。”
七大门派近来虽已人材凋落，但江湖中仍有着极大的潜力，门下弟子，更是遍布了江湖中每一角落。
此刻在山坪上的千百豪杰，身属七大门派，或是与七大门户有着渊源的，至少也在三、四成之上。
这些人自幼便受着七大门派传统的薰陶，有些人虽然脱离师门，浪迹江湖已久，但对门户的光荣，师门的戒律，却始终不敢忘记。
此刻石不为这一番呼唤，果然立时便将这些人心底的对师门责任唤醒——为师门光荣而战的责任，在他们心中，委实沉睡已久了，方才还本有如石像般站着不敢动的人，此刻已有的握拳欲试，有的窃窃私议，只是说话人太多，就变成一片“嗡嗡”之声，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其实这些话不必听清，也可猜想得出，石不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面上已不禁现出得意之色。
宝玉却不等他再次发话，放声大喝道：
“各位切莫听他之言，害死我那几位叔父的真凶，其实另有其人，绝不是我方宝玉。”
群豪们胆子已渐渐大了，人丛中已有人呼道：
“不是你，是谁？”
宝玉道：
“那真凶虽然始终藏头露尾，但说话的声音我却听到过，那时我已觉他

说话的声音极是熟悉，只是一时想不起他是谁。”

人丛中喝道：

“他语声你既十分熟悉，又怎会听它不出？”

宝玉道：

“只因此人平日极少说话，纵然说话，也不过只是三五字而已，是以要掩饰他的语声，自是容易得很。”

说到这里，已有人猜出他说的是谁了。

但另一些人仍不住问道：

“谁？此人是谁？”

宝玉大喝道：

“就是他——石不为。”

这当真又是大出欢人意外的惊人之笔，群豪又都被惊得怔住，有些人的目光，已不禁带着怀疑向石不为瞧去。

还有些人已在暗中私议道：

“不错，难怪他要不顾一切出手了，原来他就是生怕方宝玉说出这番话来，是以想灭他的口。”

要知群豪的激动之中，最易相信别人的话，也最易改变主意，无论谁说出什么，总有些人会盲从附合的。

唯有莫不屈涨红了脸，怒喝道：

“宝儿，你疯了么？怎可胡乱含血喷人？”

宝玉道：

“此乃千真万确之事，宝儿哪敢在天下英雄之前胡言乱语，宝儿实已想了又想，才敢说出这番话来。”

莫不屈又惊又怒，转目去瞧石不为，只见方才激动不堪的石不为，此刻反而沉住了气。

莫不屈着急道：

“老四，你……你怎不出言辩驳？难道你无话可说么？”

石不为冷冷道：

“如此胡言乱语，全无丝毫证据，直如疯狗咬人一般，在下若是出言辩驳，岂非也和疯狗一般见识了。”

这番话虽非辩驳，但却比任何辩驳都要有用，群豪方才已有些人对他生出怀疑之心，此刻又不禁为他喝起采来。

莫不屈大喝道：

“宝儿，你如此说话，可有证据？”

宝玉道：

“证据便在这里。”

众人随着他手指望去，只见他指着的竟是火魔神。

群豪不觉大哗，纷纷喝道：

“这是证据？这是什么证据？”

火魔神见到石不为竟以言语煽动起群豪的胆子，竟使得群豪忘了自己生死之事，胆敢在他面前喧嚷起来，他本已变色，此刻目光一闪，大喝道：

“不错，我便是证据，只因这些事都是我要石不为做的，石不为他委实也早已被我收买。”

群豪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

莫不屈有如当胸被人刺了一刀，面上血色全失，颤声道：

“真的？……这会是真的？”

火魔神道：

“此事说出之后，七大门派若要为弟子复仇，我也难逃其责，这责任是何等重大，我怎会说假？”

莫不屈狂吼一声，几乎晕了过去，幸得他身旁之人，赶紧扶住了他，就在这一瞬间，群豪的惊动，又已将酿成大乱。

方宝玉厉声喝道：

“石不为，你还待狡辩？你还有何话说？还是快快承认了吧！”

火魔神说出这番话来，石不为面色本也为之一变。

但此刻他却又突然仰天狂笑起来。

莫不屈道：“你……你还有何可笑？”石不为狂笑着道：

“这些话本只能骗骗三尺童子，不想大哥你竟也相信了，却教小弟如何不笑？哈哈！如何不笑？”

莫不屈道：

“事已至此，我……我已不得不信。”

石不为嘶声道：

“这些日子来，我始终追随大哥左右，纵有离别，也不过一时半刻，难道我竟会在这一时半刻中被人收买么？”

莫不屈道：

“这……”长叹一声，跺了跺足，他心中委实已矛盾不堪，也不知究竟该听信哪一边的话好。

石不为道：

“何况，我石不为纵要被人收买，也要货卖识家，怎会卖给此等无情无义的卑鄙无耻之徒，难道我会那般愚蠢，连此人以后是否会出卖我都瞧不出，难道我竟会将自己的性命、名声视如儿戏？”

莫不屈讷讷道：

“这……唉！老四你日后究竟要为善为恶，我虽然瞧不出，但……但我却深信你绝非如此愚蠢的人，若说此等人物，也可以些须金银珠宝将你收买，我……我委实越想越难以相信。”

群豪的心，也不禁活动了起来，这两面的话说来俱是言之凿凿，他们前一刻还对火魔神的话深信不疑，后一刻便又觉得还是石不为说的是真的，一时之间，人人都被弄得糊里糊涂，全无主意，正如墙头之草，随风而倒。

石不为大喝道：

“此事实是显而易见，各位难道还瞧不出么？他两人早已串通好了，要来陷害于我，各位怎能上他们的当？”

群豪纷纷道：

“不错，这话有理，咱们可千万不能上他的当。”

石不为道：

“这样为人，若还要他活在世上，实是武林之羞……七大门派的弟子们，你们能容得这叛徒么？”

群豪纷纷呼道：

“容不得……容不得。”

有人或者不免在暗中奇怪，这山坪上千百群豪杰，难道竟全都是全无头

脑的愚鲁之辈，难道竟没有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否则又怎会如此盲从附和？人家说东，他便说东，人家说西，他们便说西。”

却不知这其中纵有聪明决断之人，但在群豪的激动中，也会被热血冲晕了头，只知以耳代目，以耳代脑，已无法用自己的头脑去想了，何况，这其中纵还有一二不受别人影响之辈，却也如沧海之一粟，根本起不了作用。

经过这番动乱之后，非但七大门派之弟子，热血奔腾，就连别的人也是群情激动，竟如传染瘟疫一般，到后来竟无一人还能保持冷静用头脑去想上一想，人在激动之中，什么生死利害之事，也都早已忘怀的了。

火魔神倒未想到事态竟会变成如此模样，也早已失去了镇静从容之态，不住顿足大喝道：“火药！火药！你……你们难道不要命了么？”石不为狂笑道：

“你若是要用火药，还会等到此刻？”

火魔神道：

“你，你难道不信？”

石不为喝道：

“不错,火药是有的,但火药若是爆炸,连你也要死在这里,你敢么？……朋友们，还不冲上去？”

群豪吼道：

“冲呀……冲上去。”

到了此时，当真是人人奋勇争先，唯恐落后。

但人数毕竟过多，目标却嫌太小，此刻人人争着向目标冲出，你拉我扯，你争我夺，冲上去的还不到几人，倒下的却已不少，倒下的人生怕被人踩住，又去扳别人的脚，于是越倒越多。

纷乱之中，突然间，众人只觉上一股大力自身后冲撞而来，力道之大，竟是众人平生未遇。

人群被这股力道一撞，竟不由得两边飞跃出去，让出了中间一条路，群豪又惊又怒，百忙中回头一望——

只见七八个人已自中间通路走了过来。

这些人衣衫颜色各自不同，有的灰麻青布，穿得极是朴素，有的却是锦锻织花，华衣丽服。

但衣衫质料颜色虽不同，式样却是全无二致。

人人俱是长袍及地，直没足踝，头上全都戴着只笼子般的竹笠，掩去了每一人的耳鼻面目。

七、八人分成两行，每两人并肩而行，后面的两人，手掌抵着前面两人的后背，肩不动，腿不抬，长衫飘飘，向前面行，前面若有人丛挡路，当先两人微一挥掌，挡路的人便两旁飞跌出去，但都跌得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刹那之间，群豪的愤怒已全被变作惊惧——这样的内功，这样的掌力，当真是众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事。

有些人虽已瞧出，后面的人掌心抵住前面人的后背，便是以自身的内力，输送给前面一人。

七八个人的内力一齐汇集到领先两人的手掌中，便成了一般无坚不摧，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纵然如此，纵然将这股力量分成八份，每一人的功力，犹是非同小可，何况能使自己的内力输送到别人体内，能将别人的力量化为己有，这也都是

内家的绝顶功夫，若无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夫，休想办得到。

更何况瞧这七、八人行路的身法，轻功实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公孙红、万子良、潘济城、蒋笑民等武林一流高手暗中忖度，这七、八人无论内力、轻功，无一人在自己之下。

泰山之会，实已将当今武林之顶尖高手，成名英雄俱都一网打尽，这七、八人可是哪里来的？

这样的人只要忽然出现一个，足令人惊异，此刻竟出现七、八个之多，怎不教人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星群渐落，曙色已将驱走黑夜。

群豪一个个俱是张口结舌，目定口呆，一个个俱在心中暗问：“这些人究竟是谁？在此时突然出现，为的是什么？”

其实这些人早已在人丛之中，只是那时群豪的注意力都已被擂台上的千变万化所吸引，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此刻他们在这具有决定性的关头，突然现身，谁也猜不出他们究竟是帮着谁的，更猜不出他们现身之后，会令这本已变化无常的局势，又生出什么惊人的变化，就连火魔神、方宝玉等人，此刻俱是屏息静气，静等着这些神秘的来客揭露自己的身份。

霎眼之间，这七、八人便已走近擂台，七八人突然同时迈步——一迈步便掠上擂台，七八人的身法脚步，竟全无丝毫不同。

擂台上的群豪，不由自主，也让开一条道路——这条路正是留给他们走向火魔神与方宝玉的。

火魔神一颗心不禁悬了起来，手掌已缩入衣袖。

这七、八人若是笔直走向他，若是向他出手，他自揣不出十招，便得受制被擒，与其等到那时受制于人，倒不如此刻先发制人，与其被人所伤，倒不如与他同归于尽——只要这七、八人再向他们走近两步，他袖中烟花信号，立时便要出手。

石不为目光也在盯着这些神秘的来客，密切注意着他们的意向，他们若是向火魔神出手，他便可坐享其成了。

哪知这七、八人到了擂台上，竟突然住足，全无向火魔神出手之意，石不为目光闪动，便又振臂大呼道：

“各位还不动手？还等什么？难道要等他们这七、八个同党，将他们救走么？……时机不再，冲呀！冲呀！”

群豪迟疑着，犹豫着，但终于又渐渐开始骚动——三两人的呼喝冲撞，瞬即又演变为燎原之势。

就在这时，那七、八个神秘的长衫客，突然齐声喝道：

“七大门派下的弟子，谁也不准出手。”

这七、八人无一不是中气充足之辈，此刻齐声呼喝，当真是声震天地，所有叱咤惊呼，立时都被压了下去。

石不为厉声喝道：

“你是什么东西，有何资格命令七大门派弟子？”

那当先一人道：

“你可知道我等是谁？”

这句话他一人说出，语声虽不及方才那般震耳，却自有一般威严沉猛之气，足以慑人。

石不为心神竟不由自主为之一震，似是泛起了一种不祥的预兆，在人丛

中退后半步，道：

“ 石某正要瞧瞧你是谁？ ”

那人仰天大笑道：

“ 你要瞧瞧我是谁么？好…… ”

笑声突顿，反手将头戴的蒙面竹笠摘了下来，厉声大喝道：

“ 且瞧我是谁。 ”

竹笠被直摔下去，露出了他的脸。

在逐渐微弱的火光，与渐渐明亮的曙色中，只见他灰白头发，挽成道髻，斜插一根乌玉簪，双眉斜飞，直通鼻天，颔下一部花白刚髯，掩住了他的嘴，那双目中射出的神光，更足夺人魂魄。

石不为身子一震，面色立时惨变，颤声道：

“ 你……是你老人家…… ”

群豪也有的已认出这道人是谁来，亦不禁脱口惊呼道：

“ 铁髯道长……原来是铁髯道长。 ”

更有的竟已俯首拜了下来，道：“ 弟子参见掌门祖师。 ”

原来这道人赫然正是以“ 内家正宗 ”秘技与“ 外家少林 ”分庭抗礼，号称天下第一剑派“ 武当 ”的当今掌门人。

第三六章　人中之龙

一阵纷乱过后，群豪目光不禁移向另七人身上，当先一人乃是武当掌门，与他同行之人的身份也可想而知。石不为惊惶的目光，瞧着铁髯道长身旁一人，道：“你……你老人家莫非是……是……”那人摘下竹笠，沉声道：“老僧正是无相。”只见此人形貌古拙，高额耸颧。神情在慈和中又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之态。群豪更是大惊，脱口惊呼道：“少林掌门人也来了。”

于是，又有一群人伏身跪拜了下去，莫不屈更是五体投地，恭声道：

“弟子参见掌门大师。”

石不为直觉双膝有些发软，转目望向第三人。

这人不等他说话，摘下竹笠，重重摔在地上，厉声道：

“孽障，还认得我么？”

话犹未了，石不为已噗地拜倒，道：

“弟子不知恩师你老人家也来了，弟子……弟子……”

第四人纵声道：

“不但他来了，我也来了。”

七顶竹笠，都已脱了下来。

这七人赫然正是当今武林七大门派的七位掌门人一七大门派的掌门人竟连袂而来，这当真是非同小可之事。

要知道这七位掌门之武功，虽未必可胜过公孙红、冷冰鱼等人，但七大门派潜力犹在，这七人德望之隆，身份之尊，亦仍无人可以比拟。

放眼望去，山坪上千百豪杰，已有一半跪了下来，丁老夫人、一木大师等人亦都合十稽首，面现惊喜之色。

但还有最后一人未曾除下竹笠，这人又是谁？群豪目光，又不禁偷偷凝注在第八人身上，忖测着他的身份。

这第八人顶上竹笠，却偏偏久未脱下。

武当铁髯道长双手高举，喝道：

“本门弟子，毋庸多礼……”百余人随即听命站了起来，当真是如响斯应。

铁髯道长目光转动，大喝又道：

“少林、峨嵋、昆仑、点苍、崆峒、淮阳门下弟子，也站起来吧，难道你们要在地上跪一辈子么？”

群豪自也听命站了起来，有些人却不免在心中嘀咕：“道家讲究清静无为，怎地这武当掌门却是这么大的脾气。”

他们可不知这铁髯道长未曾投身武当之前，俗家姓张名振盛，乃是横行太行山一带巨寇之首，绿林人称“大公鸡”。顾名思议，便可知他实是啼声洪亮，性如烈火，壮年之后，方自洗心革面，放下屠刀，但江山易改，终是本性难移，那烈火般的脾气，有时还是依然如故。

群豪陆续站起，莫不屈、石不为也站了起来。

铁髯道长突又厉喝一声，道：

“石不为，谁叫你站起来的，你还是跪下。”

石不为虽非武当弟子，但对这性如烈火的铁髯道长，其敬畏之心，绝不在对他本门掌门师长之下。

铁髯道长喝声未了，他早已又自噗地跪倒。

少林无相大师沉声道：
“ 铁髯道兄令别人全都勿需多礼，却偏偏令你一人跪着，你心中可是有些不服之意么？ ”
石不为伏首道：
“ 弟子不敢。 ”
无相大师道：
“ 你可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
石不为道：
“ 弟子不知。 ”
铁髯道长怒道：
“ 你还不知？在无相大师面前，你也敢说假？ ” 石不为道：“ 弟子真的不知…… ”
铁髯道长突然冲下台来，冲向石不为，群豪哪敢阻路，纷纷闪避开，铁髯道长已抓起石不为的衣襟，将他拖到台上。
石不为面色虽已变，但却仍是驯驯服服，不敢有丝毫挣扎——群豪都不禁又惊又疑，暗暗揣测。
“ 石不为若非犯下门规，铁髯道长怎会对他如此？他犯的又是何门规？莫非金不畏等人真是被他所害？但……但纵然如此，远在千里外的铁髯道长、无相大师等人，又怎会知道这秘密？ ”
铁髯道长仍未放松石不为的衣襟，怒喝道：
“ 你师傅费了七年心血，总算将你调教成一条能在江湖间站得起来的汉子，你怎可做出此等恶毒之事，你对得起人么？ ”
石不为垂首道：
“ 弟子做了何事？……弟子犯了何罪？弟子实在不知，但望…… ”
铁髯道长怒叱道：
住口，你既已犯下滔天大罪，此刻便该痛心疾首，自责自悔，不想你竟然还敢妄图狡赖。 ”
石不为道：
“ 莫非你老人家也相信了别人对弟子的诬蔑之词，难道……难道各位师伯师叔都不相信弟子，反而相信别人。 ”
他不但语声中充满冤曲不平之意，目中也急出了悲愤的泪珠，乞怜地自七大门派掌门人面上一一望过。
但这七位宗主，却丝毫未曾被他所动，只是冷冷地瞧着他——那七双目光，当真比尖刀还要锋锐利人。
石不为颤声道：
“ 梅师伯……王师叔……你们两位一向对弟子最为爱护，如今难道眼见弟子含冤难伸，也不为弟子洗刷？ ”
崆峒掌门人 “ 如意老人 ” 梅傲天面色铁青，捻髯不语，淮阳 “ 万方神鹰 ” 王淡江冷 “ 哼 ” 一声，甚至连瞧也不愿再瞧他一眼。
石不为膝行着爬到他师傅 “ 一鸣振九州 ” 铁神龙面前，伸手握住了他师傅的双足，悲嘶道：
“ 师傅，你……你老人家难道也没话说？七年来，弟子片刻未曾离开过你老人家身畔，难道连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弟子之为人……弟子平时虽然有些冷僻倔强，但……但却万万不会害人的，你老人家总该相信…… ”

铁神龙垂首望着他，面上的神情，既是愤怒，却又不免有些悲哀。有些惋惜，终于长叹一声，道：

“不错，这七年来你的确做得不错，不但老夫，就连你师母也赞你沉默寡言，坚忍卓绝，哪知……哪知……”

突然飞起一足，将石不为踢了开会，嘶声接道：

“哪知今日你却现了原形，你……你竟是个能言善辩，装模作态之徒，你……你竟骗了我夫妇七年之久了。”

石不为噗倒地上，以手捶地，悲呼道：

“苍天呀苍天！你为何不教我也和不畏他们一样，也被那恶贼害死，却教我活在世上，承担这冤曲，这痛苦……苍天呀苍天！我又怎会忍心害死与我自幼共在一齐长大，亲如手足般的弟兄？”

少林无相大师突然沉声道：

“老僧与你师傅师叔又几曾说过你害死他们的，这只不过是你做贼心虚，自己说出的而已。”石不为身子一震，怔在当地，悄悄抬起头一望，无相大师那双充满智慧的目光，正冷冷地凝注着他。他立刻垂下头，不敢再看，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老人家如此说话，实难令弟子心服。”无相大师道：“不错，此事死无对证，全无凭据，你不肯承认，谁也无法判你之罪。”石不为道：“这本是他们血口喷人，虚空捏造，自然绝无证据。”铁髯道长大喝一声，怒道：“畜牲，你只当你这事真的做得天衣无缝，全无破绽么？”“石不为微微变色，但却抗声道：“弟子根本……”铁髯道长厉喝道：“我若不叫你死心，你也不肯服罪，好！你且瞧瞧……”手指突然向那第八个人指了过去，狂笑着接道：“你且瞧瞧他是谁？”这充满神秘的第八人，缓缓伸手抬起面上的竹笠……他，赫然竟是公孙不智。石不为方才见到七大门派掌门人突然现身，虽然震惊，犹能沉得住气，此刻骤然见到公孙不智，却当真如见鬼魅一般，方自站起一半的身子，如遭当头棒喝，又噗地跌了下去，嘶声惊呼道：“你……你还未死？”公孙不智冷冷道：“不错，我还未死，老五那一掌之力，又怎能致我于死？”石不为道：“但他却非以掌力伤你，而是……”他震惊之下，不觉说漏了嘴，要想住口，却已不及。

公孙不智仰天狂笑道：

“不错，老五并非以掌力伤我，而是用的见血封喉之绝毒暗器，但此事你又怎会知道的，莫非你在旁边瞧见了么？”

就在这一瞬之间，石不为已是满头大汗如雨，面上装作的悲愤含冤之态，也已全都变为惊骇恐惧之色，颤声道：“我……我只是猜……”公孙不智厉声道：

“事已至此，你还不说实话？”

石不为嘶声道：

“你故意陷人入罪，我无话可说。”

公孙不智冷笑道：

“好，我不妨再告诉你，自从老七、老二、老六相继遇害之后，我便已将本身护身金丝马甲穿在身上，老五发出的那些暗器虽然狠毒，但却只能击穿我外面的衣衫，却丝毫未曾伤及我的皮肉。”

石不为情不自禁，脱口又道：

“但我也……”身子一震，突又住口，面色更是惨变。

公孙不智厉声道：

“老四，不想你又说漏嘴了，我自窗内飞出时，你藏身窗下，也又曾补了我一掌，但我那时既然未中暗器，你那一掌，只不过仅使我略受伤损而已，若想致我于死，还差得远哩！”

石不为道：

“但你……你又为何……”

公孙不智截口道：

“我深知老五性情，贪黠有余，气魄却不足，要想做出这样的恶事，他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暗中主谋的，必定另有其人，我为了要探出这人是谁，是以虽然未中暗器，却作出重伤之态。”

他长叹一声，接道：

“但我却当真未曾想到，伏身窗下的，竟然是你，我早就说过，我兄弟七人之中，你的城府最深，也最难对付……若是换了别人，我那时便要揭破你们的奸谋，但既然是你，我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虽是他们兄弟间的恩怨，但此刻却无疑已可影响整个武林的局势，是以群豪俱都屏息静气，不敢插口。

公孙不智接道：

“只因我深知那时我若有所动作，只有招来你的毒手，那时我与大哥实是人单势孤，你暗中却不知有多少帮手，我纵能约得一些武林同道，也未见是你之敌，何况，那时根本就未必会有人相助于我。”他语声微顿，接口又道：

“更何况，我早已算准了你必定会将老五杀之灭口，于是你自然便不得不留下大哥的活命，以免别人怀疑于你，大哥的安危既无危险，我便索性将计就计，装着伤重不支，落荒而逃。”

石不为已是面如死灰，全身委顿，此刻忍不住又道：

“莫非那……”那具尸身也是你的……你的……”

公孙不智道：

“不错，那具尸身也是我的疑兵之计。”

满面痛泪，伏身台下的莫不屈，一直和泪而听，不敢插口，此刻终于忍不住了，颤声问道：“尸身？……什么尸身？”公孙不智道：

“我逃走之后，算定我惊呼必已惊动大哥，石不为便决定不致立时追来，那时万竹山庄中正是群豪毕集，有贤也有不肖，我便寻了个平日声名最最狼藉之徒，将他诱出，点了他穴道，将我穿的衣服，换在他身上，又将那些毒药暗器，射在他背后……”

莫不屈忍不住又道：

“但他的面目，终是与你不同？”

公孙不智道：

“我本待在他面上划些伤痕，涂些泥污，哪知那些暗器毒性委实太过霸道，那人中了暗器之后，手足四肢，面目五官，竟俱都立刻肿了起来，肤色也变为黑紫，七窍俱都破裂，流得满面是血，根本不需我再做手脚。”

群豪听得不由在暗中打了个寒噤。

莫不屈颤声道：“好厉害……好狠毒，石不为呀石不为，你又怎忍下得了如此毒手。”

公孙不智道：

“我方自安排妥当，便听得有脚步之声过来，我走也来不及了，便伏身

躲在暗中，只见来的便是石不为。”他叹了口气，接道：

“那时我犹自不能完全断定他便是主恶之凶，是以便索性屏息静气，瞧个究竟，但他……他见到那具尸身之后，面上果然露出狂喜之色，竟……竟在‘我’那具尸身上，又狠狠刺了两剑。”

说到这里，他语声也渐渐激动起来，嘶声道：

“到那时我心中才断定无疑，但仍猜不出他为何对我那般怀恨，只见他一剑刺下，连剑身都变为乌黑颜色，那时四下无人，他便将那尸身与长剑俱都以衣衫包起，悄悄抬走，也不知是被抛入河沟中，还是被他掩埋，而我……唉！我便连夜赶回武当，却不想各位师伯师叔也都在那里。”

无相大师长叹截口道：

“好了，下面的话，你已不必再说，这孽障想必总是已将恶贯满盈，是以苍天才令我们这些已有多年未曾出山的老头子，一齐聚在武当。”

铁神龙大喝道：

“孽障。你还有何话说？”

哪知石不为竟突然翻身跃起，仰天狂笑道：

“好，好，昔日白三空常说咱们这些人里，若论智计，谁也比不上公孙不智，那时我暗中还在不服，直到今比我才服了，服了。我石不为自问行事周密，哪知却还是栽在你这小狐狸手里。”

铁神龙怒道：

“孽牲，事已至此，你还不痛悔求饶？你还敢如此无礼？”

石不为狂笑道：

“事已至此，我痛悔求饶又有何用？莫非你们还饶得了我？不错，那些人都是我宰了的，你们要怎样，只管来吧！”

铁神龙狂吼一声，便待扑上，但身子方动，却被无相大师、如意老人双双拉住，铁神龙嘶声道：

“两位如何还不让我出手？”

如意老人缓缓道：

“此刻此时，反正再也不怕他能逃上天去，你我不如将此事完全问个清楚，再出手也还不迟。”

石不为喝道：

“什么事石某都已承当，你还有什么好问的？” 如意老人缓缓道：

“我深知你为人，一些金银财帛，绝不能打动于你，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才做出这样的事来？”

直到此刻，这老人说话竟仍是慢慢吞吞，轻声细语，似乎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事，能令他着急。

石不为默然半晌，突又狂笑道：

“问得好……问得好，世上总算已有一人相信，我石不为不是任何人的威胁利诱所能打得动的。”

铁神龙顿足道：

“那你是为了什么……说！快说呀！”

石不为笑声突顿，转了个身，突然仿佛痴了似的，面向东方的曙色，木立不动，别人的怒骂、喝问，他似乎也已全然不闻。

众人瞧他神情异样，也不觉为之一怔。

只听他梦呓般喃喃自语道：

“大哥、大姐，你们要我做的事，我都已做了，只恨未能做好而已……还没有做好的事，还没杀的仇人，只有等你们去杀了，小弟在九泉之下，必定化为厉鬼，在暗中相助于你们。”他语声中竟满怀怨毒之意，众人听得更是一惊，铁神龙厉喝道：

“谁是你的大哥、大姐？谁是你的仇人？你本是孤儿，又有什么血海深仇？……你……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石不为血一般赤红的目光，自众人面上一一望过——人人只觉面上宛如被毒蛇爬过一般，当真是不寒而栗。

他嘶声笑道：

“哪些是我的仇人？我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死也不会说的……我要叫你们糊里糊涂，暗中的猜疑，直到我大哥大姐的复仇之剑刺入你们身上时，你们再会明白，但那时，哈哈！那时已太迟了。”

众人俱都变色，纷纷呼喝道：

“谁是你大哥？”

石不为截口狂笑道：

“谁是我大哥么？……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这擂台之上，人人都有可能，你们猜去吧！你们越是互相猜疑，我大哥便越是方便，但你们忍得住不去猜疑么……哈哈……哈哈……哈哈……”

疯狂般的笑声，突然停顿。

石不为狂呼一声，仰天跌倒，手脚四肢，面目五官，立刻紫胀，七窍也立时绽裂，紫色的毒血，泉水般流了出来。

石不为虽然自尽贩毒而死，但直到他断气许久，群豪耳畔似乎还可听得到他那疯狂的笑声，恶毒的诅咒……

天色虽已黎明，但大地间却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之兆——良久良久，都没有人动弹，也没人说话。

方宝玉更是满面泪痕，不言不动，他冤曲虽已洗净，但目睹此情此景，心中又怎会有丝毫欢愉之意。

在这死一般的片刻静寂中，身形最先移动的，便是石不为的恩师铁神龙——他竟向石不为尸身走了过去。

他脚上似乎拖着千斤重物，每一步都走得极是缓慢，极是沉重，走到石不为尸身前，突然反腕拔出背后长剑。

“呛”的一声龙吟后，四下仍是静寂如死。

只见铁神龙高举长剑，仰面向天，似是默祷了半晌。

然后，便一字字缓缓道：

“第六代掌门弟子铁神龙，禀告在天各位祖师之灵，弟子不肖，教诲无方，以致第八代弟子石不为竟背叛门规，作恶江湖，不幸此不肖恶徒，死时仍为本门弟子，竟未及将之逐出门墙…

他语声已自哽咽，但仍强忍着接下去，道：

“弟子恨不能在其生前时将之正以门规，只有等他死后戳尸，以正门规。”高举着长剑突然落下，刺入了石不为的尸身。

死一般静寂中，群豪甚至可以听出长剑刺入石不为肋骨的声音，这声音虽然短促、轻微，却还是足以令人战栗。

方宝玉转过头去，不忍再瞧，群豪也大部悚栗垂首，莫不屈虽然拚命忍住，却终于为之痛哭失声。

铁神龙目中亦是热泪盈眶，嘶声道：

“本门门户不幸，出此叛徒，弟子实已难逃其责，弟子……”突然拔出长剑，回剑往自己咽喉划去。

惊呼之声，终于爆发。

铁髯道长、无相大师已闪电般掠向前去，抱住了铁神龙的双臂，铁髯道长猛力夺下长剑，顿足道：

“你……你这是何苦？”

铁神龙仰天悲嘶道：

“我教徒无方，非但对不起本门师长，也对不起各位，我若不死，我……我怎能心安，怎能谢罪？”

铁髯道长厉声道：

“胡说，此事谁能怪你？普天之下，又有谁会怪你？武林风云激荡，正值需人之际，你……你怎能轻言一死？”

铁神龙道：

“我……我……两位放了我吧！我……”

无相大师突然伸出手来，在他腰畔轻轻一拍。

铁神龙最后一个字未说出，头已倒在铁髯道长肩上。

无相大师沉声道：

“此刻他心情太过激动，还是让他安睡片刻的好……”

此后——在这死寂后，便是一场异常的动乱。

有的人抿嘴低声喟叹，有的人纷纷议论，有的人抢着去拜见掌门，有的人便上去，向这七大掌门寒暄致谢。

轰动一时的泰山大会，似乎已将如此奇异，而又平淡地结束了。

于是有的人准备散去，又有的人在四面悄悄去寻找那埋藏的火药，看来，似乎已无人去注意火魔神。

其实丁老夫人、万子良，一木大师，七大掌门，以及方宝玉等人口中虽在说话，但目光却始终未有片刻离开火魔神身上。

在这许多道逼人的目光下，火魔神委实动也不能动，动也不敢动，呆了半晌，终于忍不住大喝道：

“你们此刻想必已知道，金不畏等人并非由某家主谋所害的了，为何还如此的眼睁睁看某家？”铁髯道长厉声道：“既非你主谋，你方才为何要承认？”

火魔神狂笑道：

“某家方才若不承认，岂非害死了方宝玉，事急从权，古有明训，这……各位莫非还不知道么？”

众人自是知道的，都不禁为之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火魔神笑声已顿，厉声接道：

“某家言已尽此，你等要将某家怎样，只管说出便是。”

群豪各各交换了眼色——所有的目光，俱是犹疑难决，于是万子良等人一齐望向丁老夫人，铁髯道长等人都一齐望向无相大师，这许多武林前辈高人，显然都在以他两人马首是瞻。无相大师双手合十，沉声道：“老夫人有何高见？”

丁老夫人道：“但凭大师定夺。”

无相大师手捋长髯，沉吟半晌，缓缓道：

“方少侠意下如何？”

这武林第一门派的大宗师，居然如此尊敬一个弱冠少年的意见，显见方宝玉此刻在江湖中的份量，已是非同小可。

万子良、莫不屈嘴角不禁露出欣慰之色，方室玉面上却毫无骄矜之意，敛目垂首，恭声道：

“大师慈悲，弟子怎敢妄言。”无相大师微微颔首，喃喃道：“不错，侠义之心，慈悲为主……”突然挥了挥手，道：“去吧，快快去吧！”方宝玉嘴唇微动，似乎说了“多谢”二字。丁老夫人、一木大师、如意老人、万子良等人，俱都悄然颔首，铁髯道长面色微变，似乎想说什么，却终于忍住。连武当掌门都无异议，别人哪敢多口。

火魔神目光四转，仰天狂笑道：

“既是如此，某家告辞了。”铁髯道长终于忍不住厉叱一声，道：“且住！”火魔神轩眉道：“怎样？”铁髯道长怒道：“无相大师本我佛心肠，今日饶过了你，你非但毫无感激之意，竟还敢作出如此猖狂之态？”火魔神狂笑戳口道：谋家为何要有感激之意，你等不敢拦阻于我，只不过是畏惧某家那足可令人粉身碎骨的火药而已，你等若敢对某家……”话犹未了，突有一阵清朗的语声遥遥传来。这语声一字字道：“火药俱是藏在山林隐处的棺木之中，此刻引线已被老夫毁去，魔宫弟子也被老夫制住，隐患已除，各位只管放心吧！”语声飘忽，渐去渐远，擂台上的群豪，大都瞥见山坡上有人影一闪，麻衣鹤杖，白发潇潇，却瞧不清面目。只有潘济城猜得清楚，这老人正是那日泰山会前，在道上倏然现身，高歌而去，有神龙般见首不见尾的麻衣异人。

他惊佩之余，不禁更是怀疑：

“这老人究竟是谁？”

群豪惊喜之余，目光自又都转到火魔神身上。

铁髯道长厉声笑道：

“此番又怎样？”

火魔神大喝道：

“你要怎样？”

此人果然不愧为江湖枭雄，在如此情况下，在这许多顶尖高手环伺之中，他目中虽不免微露惊惶，但身子仍挺得笔直，仍然毫不肯示弱。

铁髯道长目光暴射，方待说话。

无相大师却已抢先道：

“火施主，你只当老僧方才放你，是为了有所畏惧于你么？你错了……错了，此时此刻，我等如要取你性命，实是如踏蚂蚁一般，纵然火药还在，你也绝无可能发出号令，此点你莫非还不相信？”

火魔神唯有垂下头去，闭口不语。

无相大师接道：

“去吧！你还是去吧！老僧但望你以此余生，做些有益人群之事，至于听与不听，却全都在你了。”

火魔神胸膛起伏，心中也不知是感愧，还是激怒。

过了半晌，他霍然回首，凝注方宝玉。

宝玉微微一笑，道：

“一言之诺，万金不易，你放心吧！”

火魔神尴尬的面容上，现出一丝微笑，道：“好，三日之后，自来相见。”转目四望一眼，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分开人群，夺路去了。铁髯道长顿足道：“纵虎归山，必有后患。”

无相大师微微笑道：

“杀之失仁，放之取义。”

钦髯道长展颜一笑，道：

“大师说的是，铁髯错了。”

群豪眼见得这班武林前辈存仁取义的高风亮节，勇于认错的宽大胸襟，都不禁自觉愧怍，肃然起敬。

宝玉伏身拜下，恭声道：

“多谢前辈此番……”

他话未说完，已被无相、铁髯两人双双扶起。

无相大师微笑道：

“老僧今日得见人中之龙，实觉当为江湖庆幸……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如今泥污已洗，宝珠当可大放光明。”

铁髯道长捋髯大笑道：

“大师说的是……方宝玉，你切莫忘了大师教诲，好自为之，今日之江湖，已是你纵马逐鹿的时候了。”

宝玉伏身再拜，道：

“多谢教诲。”

丁老夫人、万子良、一木大师、昆仑、崆峒等各大掌门，俱都围了上去，面带欣色，佳言相慰。

小公主在一旁痴痴地瞧着，目中突然流下泪来。

群豪眼见方宝玉今日的光荣，想及他昔日所受的冤曲，所受的打击，也不禁为之感愧交集，热血奔腾。

人人都能体会得到，方宝玉今日的光采，是经过多么艰苦的奋斗才能得来的，这本是件激动人心，感人至深的事。

也不知是谁，首先呼出“方宝玉”三字，刹那之间，这三个字便涌成一般浪潮，欢呼的浪潮。已将离去的人群又复聚来，人人口中都在大呼着道：

“方宝玉……方宝玉……”

莫不屈热泪盈眶，既悲于手足之凋零，又喜于宝玉之茁长，一时之间，他也不知所流的眼泪是悲哀？还是欢喜？

铁娃更是手舞足蹈，不住拍掌道：“大哥好，有这样的大哥真好。”他本拙于言词，此刻更不知该说什么才能表示出自己心中的欢喜。东面一群人似乎早已商量好了，此刻齐声道：“请方少侠露手功夫让咱们开开眼界。”这呼声立即得到所有人的响应，群豪立时全都大呼道：“请方少侠露手功夫让咱们瞧瞧，请方少侠……”方宝玉又何尝不是早已热泪盈眶，口中道：“各位……各位……在下……”他此刻纵能说出话来，也早就被欢呼之声掩没，何况他此刻实是满心激动，哪里还能说得出话来。如意老人微笑道：“宝玉今日若不露两手功夫，这呼声只怕再也不会停止了。”宝玉垂首道：“但……弟子……弟子怎敢。”

第三七章　众望所归

铁髯道长带笑道：

“人前炫露，虽为武家所忌，但此刻你既是众望所归，群情如此，你还有何不敢之理？”

宝玉苦笑道：“但弟子……弟子又该如何……”

如意老人笑道：

“不错，他一人又该如何显露武功，莫非要叫他一个人在这里拳打脚踢跳上跳下不成，何况，据我所知，宝玉之武功，乃是以意为先，以形为下，此等上乘功夫，若无人与他交手，是万万显不出高明来的。”

群豪见到台上这些高人说话，显见此事已有成功之望，呼声便不禁郊低弱了下来，但面上盼望之色却更浓厚。

铁髯道长转目四望，突然大笑道：

“既是如此，就由我来陪他试手如何？”

这虽已伏枥，但仍志在千里的老人，豪情胜慨，竟丝毫不减当年，群豪自又欢声雷动，宝玉却不禁吓得拜倒在地，惶声道：

“弟子天胆也不敢和前辈动手。”

铁髯道长笑道：

“学无先后，能者为尊，你为何不敢与我动手？何况，你身为紫衣侯师兄之唯一传人，纵然论及辈份，也不在贫道之下。”

宝玉也不知该如何辩说，只有连声道：

“弟子不敢！”

他在铁髯道长连声催促，群豪交相鼓动之下，实已急得汗透重衣，小公主眼波流转，突然笑道：

“铁髯道长，宝儿生怕你威风毁于一旦，是万万不会和你动手的，我瞧你还是……还是算了吧！”

这句话更无异火上加油，铁髯道长姜桂之性，老而弥辣，怎能受得了这一激，浓眉倏然皱起，大笑道：

“方宝玉，你可是真的怕贫道落败么？胜负乃兵家常事，贫道难道连这点胸襟都没有，来来来……”

长袖卷起，手腕一反，便待去拔长剑。

但这只手却被无相大师轻轻按住了，铁髯轩眉道：

“大师……”

无相截口笑道：

“道兄虽然豪情如云，但在情在理，方少施主却又是万万不能与道兄动手的，依贫道之见……”

这一代高僧方在筹思该如何出言化解，一直垂目不语的公孙不智，已扑地跪倒，伏首道：“大师恕罪，弟子倒有一愚见。”元相大师笑道：

“武林俊彦，不智最智。”

铁髯道：

“哼！他懂得什么，也敢在此多话。”

公孙不智伏首在地，哪敢说话。

无相大师道：

“让他说吧！”

公孙不智道：
“弟子……弟子……”
铁髯大声道：
“无相师伯令你说，你便该快说才是，怎的还要吞吞吐吐。”
群豪有的不禁在心中暗笑：“这位师傅，可真难伺候。”
公孙不智却松了口气，道：
“以弟子之见，不如由师傅你老人家与五位师伯布成一道剑阵，将宝玉围在中央，看他能否出得去？”
如意老人拊掌道：
“不错，如此一来也可瞧瞧方少侠的武功，再者双方俱无损伤，铁髯道兄，你应该答应了吧！”
铁髯道长笑道：
“如意兄既说好的，贫道还有何话说，方宝玉，你……”
方宝玉赶紧道：
“弟子遵命。”
只要能不和铁髯交手，他是什么都答应的。
以少林无相大师为首，这六大掌门布下的剑阵，岂同小可，六柄剑挥出，加起来何止三百年的功力。
这三百年功力结成的剑气所在，莫说是人，只怕飞蜂燕雀也难出入，群豪又谁不想看看,已隐然登上天下第一高手宝座的方宝玉,是否能闯得出来？用什么法子方才能闯得出来？
一时之间，群豪间的兴奋与激动，再度上达高潮，人人都已想到，这一战的精采之处，必定要远在方才大小数十战之上。
朝阳已升，万道金光，破云而出。
破云而出的万道金光，却似乎全都聚集在这六柄长剑上，这六柄长剑竟似能拒去天地间所有的光芒。
宝玉未动，长剑自也未动。
宝玉垂眉敛目，正似在深思着脱围的方法，六大掌门人亦是眼帘半垂，似乎谁也未曾留意宝玉的动静。
但其实只要宝玉指尖动弹一下，这六大掌门人，立时便能觉察，而宝玉却连指尖都未动弹一下。
群豪目光，自都凝注在这七人身上，唯有铁娃的一双大眼睛，却瞬也不瞬的盯着小公主。
小公主道：
“大笨牛，你盯着我瞧什么？”
铁娃“嘻”的一笑，也不答话。
小公主道：
“一个大男人，盯着人家女孩子，也不害臊么？”
铁娃嘻嘻直笑，还是不答话。
小公主道：
“你可是见我生得漂亮，便瞧呆了？”
铁娃笑道：
“你漂亮么？我可瞧不出。”
小公主道：

“瞧不出还瞧什么！”

铁娃笑道：

“瞧不出还是要瞧的。”

小公主眼波一转，望着铁娃身后，突然笑道：

“呀！可真想不到，你怎么也来了，您瞧这铁娃直瞪着我瞧哩，你……你难道不吃醋么？”

铁娃嘻嘻笑道：“不管是谁来了，我也不会回头，我只是代表大哥看住你，你就莫想走，可也是走不了的。”

小公主又恼又恨，咬着嘴唇，呆了半晌，突又笑道：“我知道有个地方，满街都是牛肉，堆的比山还高，你若是去了，包管你可以尽情吃个饱。”铁娃笑道：“牛肉？嘿！铁娃不稀罕。”小公主笑道：“但那里的牛肉，味道可跟别的地方不同，包管你一辈子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牛肉，你只要闻着那味道，不吃都不行。”铁娃眨了眨眼睛，道：“真的？”

小公主见他已有些活动了，喜道：

“自然是真的，你不信，我带你去瞧瞧好么？”

铁娃道：

“真的？”

小公主大喜道：

“那么……咱们快悄悄走吧：”

铁娃笑道：

“好，等大哥来了，咱们一齐走。”

小公主又呆了一呆，跺脚恨声骂道：

“死笨牛，真是个活活的死笨牛。”

她虽然满肚子花样，一脑门主意，但遇着这石头似的牛铁娃，再妙的主意，可也全都没有用了。

她见着众人的注意力俱都集中在那剑阵之上，本待乘机溜走，但有这双牛眼睛盯着她，她哪里走得了。

转目望去，只见别人果然俱都没有注意到她和铁娃的对话，再瞧方宝玉，他直到此刻，竟还是未动一下。

潘济城、万子良并肩而立。

潘济城忽然悄声笑道：

“公孙不智，果然大智，他想出的这主意，明虽仿佛帮着宝玉，其实却是叫宝玉非败不可。”万子良道：“怎见得？”潘济城道：

“若以武功而论，六大掌门身份虽尊，但单独谁也不是宝玉敌手，但这六人组成的剑阵，却无异铜墙铁壁，莫说方宝玉，就算紫衣侯复生，周老前辈亲临，也万万休想闯得出来的。”

万子良道：

“这……这也未必见得。”

潘济城道：

“不错，他们若无顾忌，只要击倒一人，便可闯出，但若将他们也置于宝玉此刻之地位，既不敢对这六人丝毫冒犯，更不敢随意施出杀手，若想闯出这剑阵，委实比登天还难。”万子良寻思半晌，颔首道：“确是如此。”

潘济城道：

“瞧宝玉此刻之模样，似已存心求败了，只是此刻声名方自挽回，经此

一败，只怕难免又有伤损。”

万子良苦笑道：

“若是换了在下，也只有如此。”

再瞧宝玉还是木立不动，果然毫无求胜之感。

这时旭日渐高，秋阳渐烈。

企立在日光下的群雄，似已渐感不耐。

“天刀”梅谦与蒋笑民并肩而立。

蒋笑民忍不住道：

“瞧方少侠如此模样，莫非是想以定力求胜？等到六大掌门心神稍有浮躁之时，他便可乘机冲出。”

梅谦摇头笑道：

“这六大掌门人又有哪一个不是数十年的修为？武功虽因天资不及方宝玉，但定力却绝不致在方宝玉之下。”

蒋笑民侧目望去，但见那六大掌门人，一个个果然俱是神安气详，就连铁髯道长，都无半点浮躁之象。

但宝玉非但仍无举动，就连丝毫有举动的征象都没有。

蒋笑民皱眉道：

“如此说来，方少侠难道已无取胜之心，直到时限一到，便要自承落败不成？这岂非有些……”

梅谦截口笑道：

“方宝玉绝不致自承落败。”

他竟说得如此肯定，蒋笑民忍不住问道：

“何以见得？”

梅谦道：

“只因这一战情况甚是特殊，宝玉纵能闯出，于六大掌门之声名并无损伤，但宝玉若不能闯出、则非但他声名有碍，就连周老前辈的面子也不好看，方宝玉是聪明人，怎会做这样的傻事？”

蒋笑民沉吟道：

“话虽说的不错，但以在下看来，方少侠实无半分取胜机会，他自己只怕也知道如此，是以至今未有举动。”

梅谦轻叹道：“在下虽是那般猜测，却实也猜不透宝玉究竟在弄何玄虚，无论如何，他着想闯出，此刻便该有所动作，方能引得对方露出空门，他这样站着不动，的确是万万无法冲出去的。”

那边一木大师与丁老夫人又何尝不在暗中议论。

丁老夫人道：

“大师可觉宝玉如此有些奇怪？”

一木大师道：

“的确有些奇怪，他如此做法，只有一个解释，那便是他暗中早有成竹在胸，不动则已，一动便能冲出，但……”

丁老夫人叹道：

“但普天之下，又有谁能一举冲出六大掌门的剑阵？这孩子若真有如此想法，那也未免自视太高了。”

众中暗中纷纷猜测，虽然猜不透宝玉的心意，但算来算去，却都觉宝玉此刻实已是有败无胜。

旭日更高，时限更近。

这时就连有限几个还替宝玉抱着希望的人，也俱都绝望了，都道宝玉之自承落败，已不过只是迟早间事。

哪知就在这时，宝玉身形突动！

他脚下一个错步，身形的溜溜一转，双掌轻轻划了个圈子——六柄长剑的剑尖，因着这一转之势，连成了一线，剑尖互击，发出叮的一响。

这时阳光自东方斜斜照射过来，恰巧照在这一线剑尖上，剑尖闪光，这闪光也随着一转。

六大掌门但觉眼前强光一闪，双目不由得一眨。

这是间不容发的一刹那，世上再无任何言语能形容出这一刹那的速度——强光一闪，立即消失。

六大掌门眼帘一眨复张，而方宝玉竟已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刹那间，神奇的脱身于剑阵之外。

等到六大掌门再张眼时，方宝玉已踪影不见。

群豪早已瞧得呆了，真正的呆了，大家本都睁大了眼睛在瞧，却谁也未瞧出这是怎么回事。

就连丁老夫人也不禁失声道：

“真的不动则已，一动便已冲出，但……但他这是如何冲出来的，大师，你可说得出个道理来么？”

一木大师寻思半晌，沉声叹道：

“方少施主之绝技，端的令人叹为观止，他身法之轻灵，姑且不论，最惊人的是，他竟早已算准了阳光照射的角度，也算准了剑尖反射的角度，他便抓住那稍纵即逝的一刹那，带动剑阵，使得那反射闪光恰巧自六位掌门大师眼前一一闪过，这突来的阳光一闪，自使得六位掌门大师心神一疏，剑阵自也因之一顿，方少施主便也抓住了这一刹那，自那剑尖之上，飞身掠出。”

群豪惊震之下，自都在听他说话，听了这番话后，人人更是目定口呆，这样的武功，这样的机算，众人实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一木大师合十长叹道：

“阿弥陀沸，善哉善哉！不想方少施主之武功心法，果然已能上参天意，会通天机，老僧暮年能见武林出此不世之才，实是不胜之喜。”

方宝玉早已翻身拜倒，道：

“弟子失礼了。”

六大掌门俱是惊喜交集，铁髯道长捋须长笑道：

“好！好！这孩子竟能将太阳光都用做他制胜的武器，世上还有谁是他的敌手，咱们败的总也算不冤了。”这时群豪间才爆发出如雷的采声。

震耳的喝采声，直至盏茶功夫后，才渐渐消沉。

突然，拥挤在前面的群豪，觉得后面人们的采声，笑声，一齐停顿了，停顿得是那么突然，那么奇怪。

群豪忍不住转头望去，只见后面不但采声已停顿，而且人群两面分散，让出了一条道路。

七八条彪形大汉，大步自分开的人群中走过来了。

这七八条大汉俱是神情栗悍，服装怪异，脚下俱都穿着双长可及膝的牛皮靴，将那虽鲜艳似已陈旧的宽边裤，塞入靴筒内，看来就像是灯笼似的，上身精赤，只穿着件绣花织锦小马甲，露出一身紫铜色的血肤，那有如铁打

般高大的身躯，走入人丛，更宛如鹤入鸡群一般。
为首的一人，更是气概威猛，满面虬髯，昂首阔步，目光睥睨，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狂做不群的栗悍之气，像是天生的惯于发号施令，天生的不将别的人瞧在眼里似的。
奇怪的是，这些野性未驯的栗悍汉子们，此刻竟都是双眉深皱，面色沉重，显然是忧虑重重，有着心事。
山风吹过，一阵阵又咸又腥的海水气味，自大汉们身上散发出来，群豪间已不禁发出窃窃私语：
“海盗！这必定是海盗！”
“不错，那为首的那人，正是海上大豪，‘紫髯龙’寿天齐，我一瞧他那部黑中透紫的大胡子，就认出他了。”
“海上群豪，足迹向不能踏出沿海百里之外，这是江湖中百年老规矩，海盗们一向遵守不渝，今日却怎的将这规矩毁了，竟远来这里，莫非这几年海上的生意不好，‘紫髯龙’竟想到陆上来闯闯天下？”
“不对，‘紫髯龙，又非呆子，他纵想生事，也不会在此时此地，就凭上面的几位主儿，有哪位不能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那么，他们此来又为的是什么？”
纷纷议论间，紫髯龙已大步走到擂台前，目光一闪，展颜笑道：
“好，好，武林高人，果然全在这里。”抱拳接道：
“海上寿天齐，拜见各位。”
武当铁髯道长沉声道：
“海上群豪，足迹向不履中原，今日远至，所为何来？”
寿天齐道：
“特来报讯！”
铁髯道长道：
“是何信讯，竟能劳动尊驾？”
寿天齐道：
“乌鸦飞百里，报凶不报喜。”
海上群豪之首，不远千里前来报讯，此事本已大不寻常，既是报凶而来，这凶讯自然严重得很。
群豪不禁群相动容。
铁髯道长道：
“忠禽报凶，诚友传警，尊驾古道热肠，贫道先致谢意，再聆大教。”
紫髯龙躬身道：
“不敢！”
目光四扫，接口道：
“明人眼前不说假话，寿天齐做的是何生涯，各位想必早已知道。”
铁髯道长道：
“尊驾劫富济贫，海上称侠，天下武林，莫不耳闻。”
这两人俱是声如洪钟，气概威猛，言语之间，倒有些惺惺相惜之意——要知铁髯道长昔年也是盗中之侠，是以对海上枭雄，绝无半分轻贱之心。
紫髯龙朗声大笑，道：
“寿某闯荡海上，多行远域，尤其东瀛海倭近来常扰江浙沿海，寿某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以近来东瀛北海，九州沿海一带，寿某也常

去拜访，他们的日子端的也过得不甚安宁。”
铁髯道长捋髯道：
“好！”
这位名门大派的掌门的宗师，此刻似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心中似又燃起昔日的火焰，须眉皆动，豪气横飞。
少林掌门瞧得不住皱眉，却又不住微笑。
紫髯龙道：
“七月上旬，寿某在九州沿海拜访了一周，收获倒也足似弥补咱们江浙沿海百姓所受的损失而有余，于是寿某便烧肉置酒，犒劳犒劳弟兄们近日的辛劳，哪知就在那天晚上，咱们船上便发生件怪事。”
铁髯道长动容道：
“什么事？”
紫髯龙道：
“那一日弟兄们大都尽欢，寿某也已大醉，只因咱们船离海岸不近，纵有惊变，咱们无论要打、要走都来得及，是以大家便不免警戒稍松，眼见这一夜即将平安渡过，谁知到了黎明之前……”铁髯道长道：
“黎明之前，最是黑暗，事变每多在此时发生。”
紫髯龙叹道：
“正是如此，那一夜黎明之前，我突被一阵刺痛惊醒，张开眼来，便瞧见眼前一道剑光，缭绕飞舞……”
说到这里，他面色已不觉微微变色，显见那一夜他所受到惊悸，竟至今犹残存在他心底。
铁髯道长动容道：
“剑光缭绕……那人呢？”
紫髯龙道：
“当时我只见到那剑光夭矫盘旋，有如天际神龙一般，变化无方，竟瞧不见那持剑之人的身影。”
铁髯道长道：
“呀！好快的剑……后来怎样？”
紫髯龙道：
“接着，我便听得手下弟兄，惨呼之声，一声接着一声发出，中间几乎没有间隔，数十声惊呼，听未竟宛如同时发出来的。”
铁髯道长道：
“那时你便怎样？”
紫髯龙道：
“那时我委实已被惊得呆住，等我大呼跃起，那剑光竟已穿窗而出，只闪了一闪，便瞧不见了。”
铁髯道长道：
“你……你难道未追出去？”
紫髯龙道：
“我自然立刻追至窗口……”
铁髯道长忍不住又自截口道：
“你可曾瞧见了他？”
紫髯龙道：

“那时夜已深沉，残星微光，映照着千顷碧波，我依稀只瞧见一条灰白色的人影，宛如海上神仙一般，踏波而行，我霎了霎眼睛，想要再瞧仔细些，哪知就在这霎眼之间，那人影已消失在夜色中了。”

群豪面面相觑，心中似有所悟，只是未说出口来。

紫髯龙道：

“我回转身，闪闪灯光照耀下，便赫然发现，我的舱中百十兄弟，每一人眉心，都多了条创口，鲜血犹自未干。”

他说到这里，七、八条大汉，不由自主，都往自己眉心摸了一下，每个人眉心正中，果然都有条浅浅的剑创。

无相大师突然道：

“你船舱中弟兄共有多少？”

紫髯龙道：

“连在下在内，共有九十七人。”

无相大师失声道：

“此人在刹那之间，竟能连伤九十七人，这样迅快的剑法，老僧当真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

铁髯道长沉声道：

“他若将这九十七人俱都杀了，倒也不甚难，最难的是，他不过只是将这九十七人每人俱都轻轻划了一剑，而以此刻这几位的创口看来，他这九十七剑不但所划的部位完全一样，就连力道之大小，也无丝毫差异，此人之剑法，又何止迅快而已，简直已出神入化。”

紫髯龙嘎声道：

“当时我等在舱中，有的仰卧，有的俯身，还有的只是斜倚在那里，每人的姿式，俱都不同，但他那柄剑上，却生像是长了眼睛一般，一剑划下，必在眉心，我……我真想不通他这剑是如何划下的？”

方宝玉缓缓道：

“据弟子所知，世上只有一人，具有如此准确、迅快的剑法，也唯有他能将剑尖的力道，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铁髯道长道：“谁？”但他并未等宝玉答话，便已脱口道：

“不错，是他，东海白衣人！”

群豪再度哗然：

无相大师皱眉道：

“但他如此做法，却又为的是什么？难道他与齐施主你有何仇恨？”

紫髯龙苦笑道：“在下还不配和他有什么仇恨，何况他若真的与在下有什么仇恨，在下便也活不到现在了。”

铁髯道长道：

“既无仇恨，又是为何？”

紫髯龙道：

“留尔性命，为吾传警。”

铁髯道长皱眉道：

“此话怎讲？”

紫髯龙道：

“我等惊动过后，便瞧见桌上有封书信，书信之旁，还有张短柬，上面便是写着这八个字。”

铁髯道长道：
“那封信上又写着什么？”
紫髯龙道：
“信封上只写着交中土武林，这简简单单五个字，也没有写究竟要交给谁，但在下却已想到，此信必定与白衣人七年之约有关，他剑创我等，只怕也是为了示威，是以在下便尽快赶回，正在踌躇，不知要将这封信交给谁才好，幸得有此次泰山之会，聚集了天下英雄，倒为在下省了不少人事。”
无相大师沉声道：
“信在哪里？”
他话未说完，紫髯龙已取出书信，双手奉上。
纯白色的信笺，却是鲜红的字。
“敬启者：紫衣侯竟死，吾实伤感，天下虽大，对手难寻，此人一死，吾更寂寞，吾至今方知求胜虽难，求败更不易。
然七年之约，不可不赴，来年花朝，当赴中土，但愿东海之滨，有人能以三尺剑，赐我一败。
东海白衣人。”
拙朴的字迹，简短的语句，但字里行间，却有一种苍凉壮阔之豪气，直逼人眉睫而来。
方宝玉、万子良、铁髯道长等人，仔细咀嚼“赐我一败”四字的滋味，更觉热血腾腾，不能自己。
就只这简简单单四个字，已尽道出这绝代剑手睥睨天下的威风，也道出他内心的寂寞与萧索。
宝玉喃喃道：
“普天之下，除了这东海白衣人外，还有谁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有谁够资格说出这样的四个字来？”
铁髯道长捋须瞪目，大喝道：
“你！”
不错，此时此刻，方宝玉正是天下英雄希望之所寄，普天之下，已唯有他被认为能与白衣人一战。
深秋、夜凉，苍穹高阔，繁星满天。
万竹山庄，庭院深沉，晚风吹来，吹动了万竿竹影，秋虫与竹韵相和，正仿佛天送清音。
繁星下，竹影间，果佳茗香，十余人品茗围坐，娓娓清谈，局外人远远望去，实如神仙一般。
这十余人本无愧于这良辰美景，只因他们俱都是当今天下武林之绝顶人物，只是，此刻他们之心情，却已无享受这佳茗美景之情趣。
轰动一时的泰山之会已结束，众人心头，自不免带着一份曲终人散后，难免要有的惆怅。
但除此之外，他们心里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问题才是这些武林绝顶高手心情沉重的最大原因。
于是，谈锋终于渐渐转至这问题……
无相大师道：
“火魔神之约，方少施主不知是否已决定前赴？”
宝玉恭声道：

“弟子既已答应，焉有毁约之理？”
无相大师道：
“哦！”
他心中显然有话确难出口，目光缓缓移向如意老人。
如意老人干咳一声，道：
“在……这……”
宝玉道：
“前辈们有话只管教训，弟子……”
铁髯道长沉声道：
“无相道兄，如意道兄听说的话，也正是贫道要说的话，只是……这话确是有些难以出口。”宝玉沉吟半晌，垂首道：“前辈们莫非是要弟子不赴此约？”
如意老人叹道：
“江湖侠义，一诺千金，咱们这些老头子，着是要你毁约，岂非真是越活越国去了，但……”
他苦笑一声，接道：
“但此事委实关系重大，咱们虽不能要你毁约，却又不得不要你再多加考虑考虑，然后再作决定。”
宝玉道：
“弟子实已再三考虑，但……”
如意老人截口道：
“若是换了别人，既已允诺，自是永无更改，但你……唉！你此刻身份已与别人大不相同，天下武林同道的希望，此刻实都已寄托在你身上，只等着你与那东海白衣人作一决战。”
铁髯道长接道：
“你若为了要赴此约，而有了什么三长两短，而不能赴东海之约，那……那又当怎生是好？”
宝玉垂首道：
“这……弟子……”
如意老人缓缓道：
“昨日泰山会后，群豪犹自依依不舍散去，为的只是要多瞧你一跟，那时泰山之上，千百道目光，又有谁不是瞧在你身上……只要你去瞧他们的目光一眼，便可知他们对你的期望是何等深厚。”
宝玉道：
“这……弟子知道。”
铁髯道长道：
“你既知道，便该权衡此事之轻重，你着为了往赴火魔神之约，而今天下英雄失望，是否值得？”
如意老人接道：
“何况，火魔神那厮本就是个无信无义的恶徒，你纵失约于他，普天之下，也绝无一人会说你的不是。”方宝玉垂目默然，显然心中也甚是矛盾。
无相大师叹道：
“老僧们并非说你此去必有三长两短，只是，在明年花朝之前，你必须养精蓄锐，使自己精神、体力，俱都达到巅峰，以期能一战而胜……想那火

魔神既如此求你，白水宫显见绝非易与之地，你此去纵无伤损，但精神、体力之消耗，必定十分可观，对你与白衣人之战，影响也必定甚是巨大，你若因此而……而败，那岂非要今天下英雄，俱都为之扼腕！”

宝玉仍然低垂着头，仍是默然无语。

过了半晌，还是铁髯道长忍不住问道：

“你可决定了么？”

宝玉缓缓道：

“还未曾决定。”

无相大师道：

“你不妨再作三思，老僧等虽然如此说，但去与不去，这决定还是全由你自家作主……”

目光四扫一眼，微微笑道：

“看来你我今夜又得打扰万庄主了，明日清晨，听了方少施主回音后，再赶回去也不迟。”语声之中，长身而起。

第三八章 永不分离

宝玉躬身道：

“明日清晨，弟子必有回音。”

夜更深，宝玉在室中往来徘徊，犹在深思。

小公主坐在灯畔，手托着香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直勾勾的瞧着他，忽然一笑，道：

“你寸步不离，守在我身旁，是怕我跑了么？

宝玉道：

“嗯；”

小公主笑道：

“你怕我跑了，我还怕你跑了哩！我留着不走，只是为了看住你，要你赴约，否则就凭你，又怎能看得住我？”

宝玉微微一笑，道：

“是么？”

小公主道：

“不过，你纵然赴约，纵能成功，我……我也不会走的，从今以后，我是永远都要跟着你的了。”

宝玉喜道：

“真的？”

小公主嘴角带着一丝微笑，这笑容虽是那么甜蜜娇俏，但却又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鬼气。

她微笑着道：

“从今以后，我都要缠着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要在旁边捣乱，让你做不成……我要日日夜夜的折磨你，让你头疼，你今生今世，再也休想过一天太平日子，你……你逃也逃不了的。”

宝玉道：

“你……你为何要如此？”

小公主柔声笑道：

“只因我恨你……我恨你，恨得你要死！恨得你死去活来……谁也说不出我到底有多么恨你！”

她语声仍是那么温柔，笑容仍是那么甜美，但说出来的话，却当真是充满怨毒之意，教人听得不寒而栗。

宝玉道：

“你……你……你为何如此恨我？”

小公主扭转头去，再也不理他。

宝玉道：

“你虽恨我，我却不恨你，你虽要害我，但我却要救你……”他嘴角也泛起一丝微笑，接着道：

“你我不妨打个赌，看是你能害得了我，还是我能救得了你？”

小公主一字字笑道：

“你一定会输的，我一定能害得了你，从小到大，无论赌什么，你却一定赌不过我的。”

宝玉笑道：

“ 但这次我却发誓也要赢你。 ”

小公主突然回首，盯着他笑道：

“ 好，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 她娇笑的面容已因兴奋而发红，甜蜜的笑容中，却满怀恶意。

宝玉不由得心头一寒，他突然发觉 “ 罪恶 ” 竟已在她心里生了根，唯有在客人的时候，她才会觉得开心、兴奋。

但他口中却仍笑道：

“ 我既已决定的事，便永远不会后悔的。 ”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道：“ 你是否赴约，可决定了么？ ” 宝玉道：“ 我已决定…… ” 突听窗外一人轻唤道：“ 宝儿。 ” 宝玉应声道：“ 可是公孙二叔？ ” 一个人推内而入，果然正是公孙不智。

“ 小公主冷笑道 :“ 半夜三更，吵人安眠，这也算是为人尊长的模样么？何况，你还明知这屋子里有个女子。 ”

宝玉皱眉道：

“ 你…… ”

小公主道：

“ 我怎样，我说的话难道不对么？……哼！你们若是不让我说话，就走远些，我也要睡了。 ”

盈盈站了起来，反手解开了衣襟，露出了粉颈酥胸——她方自解开衣襟，宝玉与公孙不智早已骇得退出了门外。

只听小公主在门里娇笑道：

“ 方宝玉，我说你是看不住我的吧，我若是要走，此刻不是已可走了么？你们两人敢不敢拦我？ ”

公孙不智叹道：

“ 好个刁蛮公主。 ”

宝玉苦笑道：

“ 不瞒二叔，小侄有时当真是拿她无可奈何，只是，无论如何，小侄也无法将地置之于不顾。 ”

公孙不智道：

“ 我自幼看你长大，怎会不知你心意，我深信你此刻已挑起这副担子，肩头便想必能承受得住。 ”

宝玉微微一笑，转口道：

“ 二叔此来，莫非是要问…… ”

公孙不智道：

“ 我纵不问，也知道你是必定要赴约的了。 ”

宝玉垂首道：

“ 二叔知我，亦盼能谅我。 ”

公孙不智叹道：

“ 你此行虽或于精力有损，但却也可以此磨炼，对你来日之战，也未必完全有害无益，何况，你若毁约，火魔神怎肯就此罢休，那时你所受困扰，想必更大，是以往我看来，你赴约确比毁约要好。 ”

宝玉道：

“ 二叔明鉴，但…… ”

公孙不智一笑道：

“此中关系，我自要委婉向家师及各位前辈呈明，你……你今夜纵然要走，我也绝不会拦你。”

宝玉苦笑道：

“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二叔的，小侄今夜确有去意，只是又不敢不告而别，此刻既有二叔你肯为小侄作主，小侄便放心了。”

公孙不智点了点头，仰视秋星，默然良久，缓缓又道：

“魏……魏老五临死前所说的话，你可曾忘了么？”

宝玉道：

“小侄怎敢忘记。”

公孙不智叹道：

“他那番说话，实已深入人心，武林中人，此后少不得要因此而互相猜疑，甚至因此而生战祸。”

宝玉道：

“这正是他所以要说出此番话来的用心，但以小侄看来，他这番话也许只不过是危言耸听，故意害人而已。”

公孙不智道：“你的推测，实与我不谋而合，但此事关系委实太大，你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以，我便有件事要托付于你。”

宝玉道：

“但请二叔吩咐。”

公孙不智抽出一封信柬，沉声道：

“这柬中所写的人名，俱是我慎重考虑之后，认为可能与魏老五所说之事有关的，你路上若是遇着了这些人，必定要多加留意，最好能追查出他们的底细来历，着觉他们的行止有异，便不妨先下手将之除去。”宝玉凛然道：“是。”

方自接过书柬，突然轻叱道：

“什么人？”

他始终面对房门，未曾回身，但背后似也生着对眼睛一般——他背后的竹林中，果然应声钻出个人来。

公孙不智道：

“铁娃，是你。”

牛铁娃笑道：“除了铁娃，还有谁有这么大个子。

公孙不智沉着脸道：

“你鬼鬼祟祟，躲在竹林里作什么？”

铁娃眨了眨眼睛，道：

“铁娃生怕大哥又走了，也不告诉铁娃一声，所以拼着一夜不睡觉，等在这里，难道这也算鬼鬼祟祟的事么？”

公孙不智面上不禁现出感动之色，失笑道：

“傻小子……但却是好小子，难得宝玉有你这样的兄弟……”突然触动心事，想起了自己的兄弟，不禁怆然难语。

铁娃已拉着宝玉的手，道：

“大哥，这次你无论到哪里，可不能撇下铁娃了。”

宝玉道：

“你……你难道不想回家瞧瞧？”他面上虽在微笑，心中却也甚是感动——友情的温暖，似已堵住了他喉咙，他连话都有些说不清了。

只见铁娃呆呆的出了会儿神，道：
“不瞒大哥说，家，铁娃早已想了，想得要死，只是……只是现在，铁娃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家。”
宝玉道：
“为什么？”
铁娃大声道：
“铁娃家里的人，现在想必都在过着太平日子，而大哥你……你翻连一天太平日子也没法子过，铁娃又怎能抛下大哥回去？大哥孤零零一个人，有铁娃在身边，是好是歹，总有个照应。”
这话说的是那么率直，每个字都是自心里挖出来的，宝玉突觉眼前有些模糊，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铁娃瞧着他的脸，突然又道：
“大哥，铁娃说……说错话了么？”
宝玉道：
“没……没有呀！”
铁娃道：
“铁娃没有说错话，大哥为何要这个样子，奠非……莫非大哥还是要一个人走，不肯带着铁娃？”
宝玉仰天长叹道：
“我怎会不肯带你……有你这样的兄弟在身边，我当真比什么都要高兴……比什么都要高兴。”铁娃大喜道：“真的？那铁娃就放心了。”
突听小公主在门内唤道：
“方宝玉，你进来。”
宝玉道：
“什么事？”
小公主道：
“叫你进来就进来，问什么？”
宝玉苦笑了笑，瞧了瞧公孙不智。
公孙不智道：
“我在门外相侯无妨，你去吧！”
宝玉推门而入，只见后面的窗子已开了，小公主面对着开了的窗子，像是在想着心事，根本就不回头。
他等了半晌，还是只有再问道：
“什么事？”
小公主道：
“哼 我叫你进来,你拖三阻四,别人一说话,你就立刻乖乖的到来了……你倒是真听他的话呀！”
宝玉道：
“他是我二叔，你呢？”
小公主道：
“我？我是你祖奶奶。”突然“卟哧”一笑，回过头来，明眸流波，娇面如花——在这一瞬间，整间屋子都像是亮了起来，而这所有的光亮，却全都是为方宝玉他一个人发出来的。宝玉也不知是该气？还是该笑？竟怔住在那里。小公主笑道：

“傻小子，你过来呀！”她轻轻招手，纤纤玉手中，却也拿着封书信。宝玉心念一动，瞧了瞧那扇开的窗子，道：“莫非火魔神已传讯来了？”小公主道：“瞧你傻，你倒是不傻……不错，就是这封信，要瞧的，就赶紧过来。”宝玉只有走过去，伸手道：“拿来！”小公主突然双手一缩，将那封信藏在背后，口中笑道：

“你此刻倒听话了，可是因为急着要瞧这封信么？”

宝玉着急道：

“快拿来！”

小公主道：

“你要我拿出来，我就拿出来了么？我为何要听你的话？”她甩了展披散的长发，眯着眼嫣然一笑，缓缓道：

“你越是着急，我就越要你着急，你越是想瞧，我就偏偏不让你瞧。”说话间，双手已在背后将那封信撕得粉碎。

她手一扬，将碎纸都抛出了窗外，窗外有风吹过，碎纸像是许多只白色的小蝴蝶，四下飘飞，转眼不见。

宝玉似乎早已被那撕纸的“嗤嗤”声惊得呆住了，直到此刻还说不出话，小公主歪着头，瞧着他。

渐渐，她面上又露出那灿烂如春花，辉煌如朝日，却又满怀恶意的笑容，格格的笑道：

“怎样？”

宝玉跌足道：

“你……你这是算什么？”

小公主道：

“我早就告诉过你，为了要害你，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宝玉道：

“你这样岂非也害了火魔神？”

小公主道：

“那我不管，只要能害你，别的人是死是话，我都不管，为了能害你，甚至连我自己也陪着受罪都没关系。”

宝玉长叹道：

“好……好！”

小公主突然大笑起来，笑得几乎流出了眼泪。她弯着腰笑道：

“呆子，告诉你，我这不过是故意逗着你玩玩的，想那封信对我也重要的很，我怎会撕了它？”她伸出另外一只手，手里果然有张纸。她胜利地笑道：“这才是信，我撕了的不过只是信封而已……呆子，拿去吧！过了这么多年，不想你还是个孩子，没有长大。”将信纸塞入宝玉手里，笑倒在床上。突听宝玉道：“你现在让我瞧，我也不瞧了。”双手一分，竟也将信撕得粉碎，抛出窗外。

小公主自床上跳了起来，失声道：“你……你这是做什么？”宝玉微微笑道：“我反正根本就不想赴约，撕了这封信最好，他日火魔神若是问我为何毁约，我就说信是你撕了的。”小公主急得跳起脚来，道：“你……你这岂非害了我？”宝玉笑道：“彼此彼此。”小公主咬着牙，跺着脚，抓着自己的头发，道：“好……你好……你好……”宝玉道：

“我本来就不错。”小公主扑倒床上，捶着床，道：

“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宝玉道：

“如此看来，你方才竟没有瞧过那封信。”小公主道：“死人，你以为我瞧过那封信了么？死人，我连一眼也没瞧过呀，那信上写的是什么，我……”宝玉突也大笑道：

“那信上写的是什么，我已瞧过了。”

小公主呆了一呆，翻身坐起，睁大了眼睛，瞪着宝玉，道：

“你……你……你……”

宝玉笑道：

“告诉你，过了这许多年，我已长大了，已学会骗人，也学会教人着急了，这样我和你在一起，才会大家不吃亏。”

小公主又自床上跳了起来，扑到宝玉怀里，拼命捶打着宝玉的胸膛，咬着樱唇，跺着脚道：

“死人，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信上只有简简单单十个字，宝玉自然一眼便可瞧过。

那十个字是：“西去平阴城，夜宿安平栈。”

黎明前，宝玉便已离开万竹山庄，西去平阴。

他与公孙不智的话别，并未耽误多少时候，只因两人俱是智者，有许多话，根本不必说出，对方便已知道。宝玉最后说的一句话是：

“小侄此番未与莫大叔及各位前辈辞别，只因小侄发誓必定会好好的回来。”

再见之期既非远，又何必洒泪辞行，徒乱人意。

宝玉微带惆怅，铁娃兴致勃勃，小公主轻咬樱唇，也不知是喜是嗔，三个人各怀心事，乘夜西行。

没有车，没有马，但正午前，三个人便已踏上直通平阴的大道，秋风渐紧，落叶飘飞，黄沙道上，风尘漫天。

小公主取出块丝巾，束起了头发，皱眉道：

“这么大的风，咱们难道非走路不成么？天下的骡马，又未死光。”

宝玉笑道：

“车行太闷，马行颠簸，又怎及行路来得舒服，要停就停，要走就走，要看就看，又是何等逍遥自在。”

小公主咬牙道：

“天生的穷命。”

宝玉笑道：

“既不会偷，也不会抢，不穷者几希！”

小公主嘟起嘴，再也不睬他。

到了正午，觅地打尖。

宝玉在路边寻了家小店，叫了三豌阳春面，三十个高庄馒头，这其中二十九个馒头，都是归铁娃的。

小公主拿起筷子，又放下，皱眉道：

“方宝玉，你几时当了和尚，非吃素不可？我可没当尼姑。”

宝玉笑道：

“滋味好坏，全在一心，肚子饿时，画饼犹可充饥，只要你心里想着吃的是山珍海味，面条的滋味也就和燕窝差不多了。”

小公主咬牙道：

“我可没有你这么会自我陶醉。”
铁娃塞了一嘴馒头，咧嘴笑道：
“大哥没钱，铁娃也是穷小子，你跟着咱们走，可摆不得千金小姐的架子，多少也得委屈些。”
小公主道：
“哼，我算倒霉，这燕窝我可没福气消受。”端起碗，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全都泼到了地上。
宝玉与铁娃只管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理她。
只听那小店老板嘟囔着道：
“俺这又不是唱戏的，围在外面瞧，瞧个鸟……啐！人旺财不旺，穷神上了坑，可是赶也赶不走了。”
宝玉听得好笑，忍不住回头望去，这才发现这小店门外，道路两旁，果然挤满了人群。
这些人一个个俱是神情慓悍，气概轩昂，宝玉一眼瞧过，便知道他们俱都是自泰山之会散去的江湖豪杰。
他们行经此道，想米也必有落店打尖之意，但不知怎地，此刻竟都拥挤在门外，没有一个人进来。
宝玉心中方自有些诧异，却见群豪已一齐含笑躬身，向他施礼，但等他站起还礼时，群豪却退得更远了。铁娃喜道：“瞧，这些人对我大哥好生恭敬。”
小公主冷笑道：
“这些人只怕已将你大哥当做瘟神煞星，是以敬而远之，否则又怎会远远站在外面，不肯进来。”
铁娃道：
“这……这只怕他们没钱吃面。”
小公主道：
“你只当别人也和你一样是穷小子么？”
铁娃道：
“那可也说不定。”
突然站了起来，大呼道：
“这儿的面不错，各位都进来吃一碗吧，没钱的算我牛铁娃请客。”
群豪远远含笑答谢，却又退出几步，三三两两，低声商议起来，铁娃竖起耳朵，却也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
铁娃皱眉道：
“又不走，又不进，这算什么？”
小公主道：
“人家若是都进来，你付得起账么？吃了面没钱付账，可是要送进衙门里，用毛竹板子打屁股了。”
铁娃抓了抓头，苦笑道：
“这……”
突见两条大汉，快步走了过来，左面一人，织锦长衫，右面一人，满面麻子，手里捧着个黄布包袱。
铁娃喜道：
“还好还好，只来了两个……’

只见两来大汉大步走到方宝玉面前，齐地躬身一礼。
麻面大汉道：
“ 这位敢情就是方大侠了。 ”
宝玉长身还礼，笑道：“ 在下正是。 ”
麻面大汉躬身笑道：
“ 在下孙星，他叫金松，可都是江湖上的无名小卒，我两人此番斗胆前来，只是为了那边的朋友，公推咱们两人来送些东西给方大侠，万里方大侠笑纳。 ”说话之间，已双手将那黄布包袱放在桌上。
宝玉道：
“ 这如何敢当，那边的朋友们为何不请过来？ ”
金松躬身道：
“ 江湖朋友，昔日有负方大侠之处已多，今后方大侠为了准备与那白衣人一战，想必更见辛劳，江湖朋友倒只望方大侠在这段日子里，能过得安适些，也算大家对方大侠略表歉意，怎敢再打扰方大侠用饭。 ”
两人不等宝玉说话，齐声道：
“ 告辞了。 ”
后退三步，转身大步而去，门外群豪，亦自纷纷施礼，纵身上马，片刻间便去得远了，却留下三匹马在门外。
宝玉不觉呆了半晌，解开包袱，里面竟是一大包成锭的金银，宝玉更是目定口呆，喃喃道：
“ 这算什么？ ”
小公主道：
“ 人家想必是瞧你们穷得只能吃阳春面，所以送些银子来，教你们吃饱了，明年好为他们拚命。 ”
铁娃道：
“ 他们有好几个两人合乘一马，却留下三匹马在外面…… ”
小公主道：
“ 那三匹马么……自然是人家怕你们吃饱了走不动，留给你们代步的，看来这些人对你们倒真不错。 ”
她话虽说得尖酸，宝玉却似完全没有听到。
他委实未曾想到，江湖豪杰，竟对他爱护如此之切，期望如此之深，他感激之余，心头却顿觉沉重起来。
小公主道：
“ 此刻你有钱了，可以吃好些的了么？ ”
宝玉也不理她，过了半晌，方自怀中取出些散碎银子，付了面钱，却将那整包的金银，分文不动，仔细包了起来。
小公主撇了撇嘴，道：
“ 小气鬼！ ”
突然一掠而出，纵身上马，口中道：
“ 我可走不动了，你们瞧着办吧！ ”扬鞭打马，飞驰而去，宝玉也只得上马相随，只可怜铁娃半截铁塔般的身子，骑在马上，摇摇摆摆，坐不安稳，更可怜那匹马实已被他压得透不过气来。
只见小公主长发飘拂，衣袂飞舞，风姿之美，身形之俏，生像是她一生出来便骑在马上似的。

宝玉全力打马，竟是追赶不上。
小公主不住回眸，不住笑道：
“快……快呀！”
乌黑的发丝，卷在她嫣红的面靥上——她终于有样事胜过了方宝玉，她明眸又因兴奋而发光。
宝玉苦笑道：
“小心，莫要……”
突听道旁行人纷纷惊笑，小公主拍掌大笑道：
“你瞧，你瞧那是什么……这才叫：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年年人骑马，今年马骑人……”
话未说完，已笑得直不起腰来。
宝玉忍不住回首望去，只见牛铁娃已迈开大步，追将过来——但却未骑着马，反将那匹马扛在肩头上。
马在长嘶，铁娃双臂圈住了马足，不住大呼道：
“慢些……等我一等。”
宝玉又惊又笑，道：
“铁娃，你……这是在干什么？”
铁娃道：
“铁娃一辈子没骑过马，这匹马想必一辈子也没驮过铁娃这么重的人……它驮不住牛铁娃，牛铁娃只有驮它了。”
小公主笑道：
“不错不错，反正你……”突然惊呼一声，整个人直飞出去，原来马失前蹄，已倒在路旁。
宝玉大惊之下，飞身往救，只怕已不及。
哪知就在这时，路旁箭也似的掠出了一条人影，接住了小公主，斜斜跃出，消解了这一冲之力，拿桩站稳。
只见这人衣衫华丽，长身玉立，苍白、英俊的面容上，微带倨傲之态，却正是那“无情公子”蒋笑民。
宝玉早已跃下马来，赶过去抱拳笑道：
“多谢兄台，幸得兄台恰巧在此，否则……”
蒋笑民微微一笑，道：
“在下并非恰巧在此，而是在此等候已有多时了，但这位姑娘会自马上跌下，倒是在下未曾想到的事。”
宝玉苦笑道：
“在下实也未曾想到……唉！人在得意时，也不该忘了留意马失前蹄，这教训对她……”
突听“啪”的一声，小公主竟反手一掌，掴在蒋笑民脸上，蒋笑民一惊退步，小公主跃下地来。
宝玉变色道：
“你……你疯了么，怎可如此？”
小公主道：“谁叫他抱住我的。”宝玉道：“但……这位兄台，乃是为了救你。”小公主道：
“谁叫他救我的？”头一扭，竟转身走了。宝玉呆在地上，真不知该拿她如何是好，转目望去，却见蒋笑民竟仍是行所无事，面不改色。宝玉不禁

苦笑道：“ 兄台…… ” 蒋笑民笑道：“ 兄台莫要说了，只要在下能见着兄台，这又有何妨。 ” 宝玉叹了口气，道：“ 闻得兄台在此，乃是为了相候于我？ ” 他自己实也拿小公主没有法子，只有改口将此事岔将开去。蒋笑民道：“ 正是。 ” 宝玉道：“ 却不知兄台有何见教？ ” 蒋笑民目光闪动，道：

“ 不知兄台可否借一步说话？ ” 宝玉道：“ 遵命。 ”

第三九章　武林第一人

宝玉转目望去，只见铁娃仍扛着那匹马，本立在道旁，小公主却在使力的去拉那匹倒在路旁的马。

宝玉道：

“铁娃，你在这里等着。”

铁娃道：

“铁娃自会等着，但她呢？铁娃可看不住她。”

小公主头也不回，冷笑道：

“你放心，我要走早走了。”

宝玉回首，蒋笑民道：

“请！”

转身走入道旁林木之后，宝玉大步相随，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十丈开外，蒋笑民仍未回首，也未说话，宝玉几次要待开口动问，但瞧见蒋笑民凝重的脚步，又只得忍住了。

秋风过林，黄叶满地，沉重的脚步，踏在落叶上，发出一阵阵“沙沙”之声，更衬托出天地间的肃杀与萧瑟。

蒋笑民脚步渐渐放缓，口中道：

“兄台今日已是天下武林第一人，当真可贺可喜。”

宝玉笑道：

“不敢。”

蒋笑民道：

“在下在此相候多时，所为何来，兄台可知道？”

宝玉道：

“正要请教。”

蒋笑民道：

“这只是为了……”

突然间，“呛”的一声轻响，一道剑光，如惊虹，如匹练，斜飞而来，直刺方宝玉面目。

这一剑出手之快，部位之刁，落点之准，着非亲眼目睹之人，委实难以想象其万一。

宝玉眼中惊见剑光，身形已倒翻而出，他身形变换之急，几乎已和目光同样迅快，但饶是这样，衣袖仍不免被划破一条裂口——他自入江湖以来，竟是首次见着如此迅急狠辣的剑法，惊怒之余，仍不禁脱口惊道：

“好剑法！”

蒋笑民身形半转，剑势斜举，方才那一剑，乃是自他胁下飞出，此刻他身形剑势仍丝毫未变，只是口中冷冷道：

“扭转乾坤杀手剑，你听过么？”

宝玉动容道：

“久已闻得‘海南剑派’中，有此一招反手杀着，辛辣犀利，天下无双，不想我竟在此地见着。”

蒋笑民道：

“蒋某在此相候于你，便是为了要以这一剑取你性命，你知道么？”

仰天长叹一声，接口道：

“不想这一剑竟也被你躲过。”
宝玉道：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骤下杀手？”
蒋笑民目光凝注宝玉，沉声道：
“普天之下，每一剑派，甚至每一个练剑之人，都会有一着追魂夺命的煞手，大多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发扬最大的威力，在普通比武时，自不会轻易使出，是以江湖中人虽闻其名，但却极少有人能见到……”
他冷冷笑了一笑，一字字缓缓接口道：
“能见着此等杀手之人，便不能再活在世上！”
宝玉叹道：
“在你那反手一剑之下，还能活着的人，委实不多。”
蒋笑民纵声笑道：
“蒋某那反手一剑，虽然不差，但普天之下，辛辣狠毒胜过这一剑的煞手，更不知还有多少。”
宝玉颔首道：
“不错！”
蒋笑民笑声突顿，厉声道：
“此刻普天之下的剑术高手，每人正都以一招绝招煞手，在前途等着你，你若能避开这些杀手，只要能避过一次，便可知道它的破法，于你来日对东海白衣人之一战，必定大有助益。”
宝玉变色道：
“避不开又如何？”
蒋笑民叱道：
“便如此树！”
回身一剑划去。剑光过处，一根树干，立分两股。蒋笑民厉声道：
“你若避不开这些杀手，与东海白衣人之战，定然必败，那么世上多了你方宝玉又有何用？”宝玉呆了半晌，沉声道：
“这些剑术高手，与我素无冤仇，想必是盼我能一战而胜白衣人，是以不惜以绝招秘剑，助我剑术成长。”蒋笑民道：
“不错。”宝玉道：
“但他们为何又要将我置之死地？”
蒋笑民狂笑道：
“方宝玉，你此刻已是天下第一名剑，杀了你的人，便可取你之位而代之，立时便可名扬天下，天下的练剑人，又有谁不想名扬天下……天下的练剑人，又有谁不想取你性命？”
宝玉忍不住心头一寒，道：
“但……这……”
蒋笑民道：
“这又如何，普天之下，又有哪件珍贵之物是可以轻易得来的！别人以性命来博取名扬天下之机会，你以性命来博取别人不传之秘剑，这本就天公地道，生死之事，在我辈眼里，又算得什么？”
宝玉默然半晌，长笑道：
“这赌注当真不小。”
蒋笑民大喝一声，道：

“方宝玉，我言已尽此，生死之博，必须公平，蒋某一剑不能伤你，便该死于你手，蒋某绝不逃避。”

喝声之中，长剑又自化为飞虹，直取方宝玉。

宝玉喝道：

“住手，你何苦如此？”

蒋笑民再不答话，剑光点点，着着进击，他剑法纵非绝妙，但剑如其人，却是无情之极！

只见他每一剑刺出，俱是必取人命的杀手，每一着杀手，俱都令人难以还手，除非对方也立时取他性命。

他每一剑刺出，竟都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而且这其中生死之间，竟几乎绝无选择之余地。

宝玉既不愿取他性命、唯有绝不还手，只是以轻灵妙绝的身法，游走在缭绕的剑光中，连连闪避。

无情公子剑法虽无情，竟再也难以沾着他衣角。

秋日渐落，秋风更紧。

落叶在秋风与剑风激荡下，漫天飞舞，斜阳、秋风、剑光、落叶……苍穹低黯，杀气重重。

突然，蒋笑民纵声狂笑道：“好，方宝玉，你无意杀我，你要怎样？”

宝玉道：

“你……你走吧！”

蒋笑民道：

“走……我辈武人，哪有这般容易，但要死却容易得很！”

长剑一划，鲜血飞激！

他回手一剑，竟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宝玉大骇道：

“蒋兄……蒋笑民，你……你……”

长剑在蒋笑民胸膛里颤抖，血红的剑穗随风飘舞，但他的身子却如石像般屹立不倒。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襟，死灰却染白了他面容。

他一字字缓缓道：

“生死之博，必须公平，是死是生，别无选择……”

突然咬一咬牙，拼命拔出了那柄长剑。

一股鲜血，剑一般标出。

他身子立即倒下，但双目却未曾阖起，犹自瞧着宝玉，颤声道：

“方宝玉……你亦是武人……亦……当重我，我……我有一事求你，你必须……心中……勿忘……”

语声渐渐零乱、含糊，终于寂绝。一阵风卷起落叶，也卷起方宝玉衣袂。

但方宝玉本立当地，却是寸步难移，难以动弹。片刻之前，他还当江湖朋友，都对他满怀期望，满怀爱护，如今他却已知道江湖中还有些人竟一心想将他置之于死地。如今他也已知道，江湖中有些事的对立，竟是如此尖锐，而其中最最尖锐的，便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他俯首凝注着蒋笑民的尸身，热泪盈眶，喃喃道：

“你这样死了，可是值得的么？……除了死之外，你当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你对生死之事的看法，为何如此奇怪？……难道江湖中武人对生死的

看法，竟全都像你一样么？你……你又有什么事要求我？……”

目光动处，突然瞥见蒋笑民袖中露出一片纸角。

蒋笑民袖中的，除了张短柬外，还有封信。

那短柬是留给方宝玉的。

“抛却生死，与君一战，生则名成，死亦无憾，名不成则身毁，离家时本已无生还之望，求仁得仁，虽死亦欢。数十年间，弹指即过，十丈教红，本无依恋，唯痴情人犹自相候楼头，但盼君将死讯一传。”

寥寥数十字里，虽然充满了对人世之淡漠，对生死之轻贱，但字里行间，却仍有一种纠缠的情思，萦绕纸面。

宝玉唏嘘长叹道：

“蒋笑民呀蒋笑民，你既对那痴情人之相候，如此关怀，却为何又对自己之生命，如此无情，你虽抱必死之心而来，死亦无憾，但那在搂头相候之痴情人，又将如何打发今后之春花秋月？”

是有情？是无情？只怕连蒋笑民自身，也难以分判。

那封信，是密封着的，上面写着：

“软红山庄，星星小楼主人亲拆。”

宝玉喃喃道：

“这软红山庄在哪里？星星小楼主人又是谁？但蒋笑民，你只管放心，无论如何，我也会将信送到那里。”

他草草掩埋起蒋笑民的尸身，自也留下了那柄三尺青锋，在九泉与以身殉剑的蒋笑民为伴。

斜阳黯淡，秋林凄迷，在林隙微光中飞舞的落叶，像是正在向方宝玉诉说他的前途，仍有重重艰难。

但宝玉还是挺起胸膛，大步走了出去。

林外，道旁，又围着一群江湖豪杰，铁娃正在与他们谈笑，那匹曾失前蹄的马，却已倒毙在路旁。

这匹马竟是被小公主击毙的，她此刻正斜坐在马尸上，面上有兴奋的红晕，嘴角有胜利的微笑，像是在说：

“如今你可再也无法将我摔下去了吧！”

宝玉眼瞧见那匹倒毙的健马，心头忽然想起七年前，在五色帆船舱中被小公主洗碎了的鲜血。

他心头不禁又泛起一阵寒意，喃喃道：

“她还是这走极端的脾气，不是爱得发狂，就是要将之毁去，是爱是恨，这其间亦无选择之余地，这岂非正如蒋笑民对自己的生命一样？……而她对我……莫非亦是如此？……”

铁娃已大步赶来，兴奋的喘息着道：

“大哥，你瞧，这些人也都是风闻而来，等着见你一面的，江湖中人，对你竟是如此爱戴，这一路上，大哥你想必都可过得快快活活的了。”

宝玉惨然一笑，道：

“是么……但愿如此。”

平阴，黄河渡口，倒也繁华，那安平客栈临河而建，推开窗子便可眺及滚滚江流，一泻千里。

今夜，平阴城分外热闹，茶楼酒栈中，生意兴隆，来客中十有九俱是方自泰山下来的武林豪士。

但平安客栈，却是安静得异于寻常，只因群雄都已知道方宝玉投宿其间，谁也不愿打拢他的安息。

深夜，月仍圆，圆月在天，清辉遍地。

宝玉独自凭窗，极目江流，心中思潮，正也如那滚滚河水一般，波浪起伏，难有片刻安定。

突然间，一般轻舟，横截河水，破浪而来，来势急如箭，显然得操舟人不但水性娴熟，而且两臂至少也有三百斤气力。

河上船只虽多，但这艘轻舟，却分外引人触目，就连正在出神寻思的方宝玉，目光都不免被它吸引。

客栈外，河岸旁，有道残旧的渡台，数级石阶，也可算是个小小的渡口，轻舟竟直奔这渡口而来。

宝玉心念方自一动，轻舟上已抛起一条飞索，搭住了渡台上的木柱，于是轻舟靠岸，一个大汉，跃上渡台。

目光之下，只见这大汉身法轻灵，行动矫健，闪闪的目光，四下一扫，瞧见宝玉窗子的灯光，便大步奔来。

宝玉此刻已可断定，这大汉此来，必定与他有关，只是犹自沉住了气，静观这大汉究竟所为何来。

大汉果然直奔到窗外，瞧见宝玉，身形微顿，上下打量了两眼，竟远远躬身一礼，沉声道：

“可是方大侠么？”

宝玉道：

“不敢，有何见教？”

那大汉也不答话，却大步走到窗口，自怀中掏出一封信，双手捧到宝玉面前，恭声道：

“小人特来送信。”

宝玉接过书信，方自瞧了一眼。

那大汉已再次躬身道：

“小人告退。”

倒退三步，方待转身，宝玉已叱道：

“慢着！”

大汉道：

“方大侠还有何吩咐？”

宝玉沉吟道：

“你且稍候，我或有回话。”

说话间，他已抽出了信，上面也只写着十个字：

“四更渡黄河，红灯船来迎。”

宝玉皱眉道：

“你家主人，为何不索性指明地点，由我前去，如此再三传讯，难道他就一点也不嫌麻烦么？”

那大汉躬身道：

“小人只知传信，别的概不得知。”

宝玉道：

“他如此做法，这其中难道又有何隐秘？”

那大汉还是躬身道：

“小人不知。”

宝玉叹了口气，道：

“好！你去吧！”

那大汉躬身道：

“是。”

转身奔出，解开系索，跃上轻舟，长竿在岸边轻轻一点，那轻舟便又破浪而去了。

宝玉目送轻舟离去，沉吟自语道：

“火魔神行事，为何至今还要如此诡秘，这其中又有何阴谋？”

突然间，只见大河之上，一艘快艇，满引风帆，顺着一泻千里的河水，直冲而下，来势之急，更是惊人。

快艇之上，影绰绰站着三条人影，此刻河上虽是月光明亮，但还是无法分辨出人的装束形貌。

快艇如矢，竟笔直向那大汉的轻舟撞了过去。

那大汉显见大是惊慌，一面全力闪避，一面大喝道：

“你们疯了么？快转舵！”

呼声未了，快艇旁突然伸出两条长篙，篙头显然带着铁钩，一牵一引，便将那轻舟紧紧钩住。

那大汉抛却长桨，以待纵身入水，哪知快艇上的三条人影，手中各自抛出一条飞索，套住了那大汉的身子。

那大汉放声惊呼道：

“方大侠……救命！”

呼声还未传来，宝玉已飞身而出，但这时那大汉已被拉上快艇，快艇又自顺流乘风而去，转眼便瞧不见了。

只留下那两条长篙，挂着空舟，在江水中打转——打了几个转后，也被湍急的河水，远远冲走。

这一切变化的发生，只不过是片刻间事。

宝玉木立在河岸旁，心中惊奇骇异，更难形容。

快艇上这三条人影究竟是谁？

他们将这大汉掳走，究竟是为了什么？

火魔神做事如此诡秘，难道就是为了要躲避这些人么？但若是如此，他为何不索性一次将地点指明，那岂非便可少却许多麻烦？

他舍易从难，又为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宝玉心中打转，他委实百思不得其解。

猛回头，却见小公主已站在他身后的凄迷夜雾中。

河岸晚风，吹得她那白色长袍有如何水般波浪起伏，也吹得她披散的长发，零乱的掩住了她的花容。

月光、迷雾、白袍、乱发……绝世佳人，伫立在荒凉的河岸边，如梦的双眸，无言凝睇着满河月色。

这又是何等幽美而凄艳的图画，但不知怎的，在这幅图画中，竟又似含蕴着一种难言的诡秘之意。

这强烈而慑人的美，以及这难言的诡秘，无疑又震慑了室玉的心神，一时之间，他仿佛瞧得痴了。

小公主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是有一种奇异的光芒，在目光中闪动，

像是惊骇，又似是轻蔑。
　　这美丽而诡秘的静寂直延续了盏茶时分。
　　宝玉终于问道：
　　“你几时来的？”
　　小公主道：
　　“刚刚。”
　　宝玉道：“你瞧见了么？”小公主道：“嗯！”宝玉道：“你可知道了么？”小公主直到此刻，才抬起目光，瞧了他一眼，缓缓道：“知道什么？”宝玉沉声道：“火魔神为何要如此做法？那三人究竟是谁？是否火魔神的仇家？他们掳去那传信的大汉，又为了什么？ 小公主淡淡一笑，转过头去，再也不瞧他。宝玉一步掠到她面前，大声道：“这些事你想必全知道的，你为何不告诉我？你……你为何不说话？”他语声虽大，但小公主却似乎一个字也未听到，目光仍然痴痴的望着那粼粼金波，满河月色。她仿佛知道的很多，但也仿佛什么都不知道。宝玉瞪着她，良久良久，眼帘缓缓垂下，叹道：“四更时咱们便要动身了，你去收拾收拾吧！”小公主茫然道：“四更……四更……”缓缓回头，瞧着宝王微微一笑，转身走了。那窈窕的白色人影，在夜雾中瞬即淡去、消失，只留下那神秘而美丽的微笑，仍萦绕在宝玉心底。夜更深，秋风中传来了远处的更鼓。是将近四更时分了。宝玉、铁娃、小公主，已伫侯在河岸。星群渐落，月光更是皎洁，河岸之旁，停泊着几艘河船，河面之上，已无帆影，天地间一片幽寂。
　　哪有什么灯光，哪有什么红灯？
　　铁娃睡眼惺忪，喃喃怨道：
　　“那火魔神倒真会折腾人，四更时就叫咱们赶路，这样下去，还不到地头，咱们已给累死了。”
　　他这话说的虽是孩子气，但却令宝玉心头一动：“呀！火魔神如此做法，莫非真的就是为了要折磨于我？使我精力消耗殆尽，再也不能与白衣人交战？”
　　一念至此，他心中不免又多了一份疑惧，一份警惕。
　　这时风中又有更鼓传来，笃！笃！笃！笃……
　　小公主道：
　　“是四更了。”
　　河面依然，哪有红灯船影。
　　宝玉皱眉道：
　　“这倒怪了，怎的……”
　　突听铁娃道：
　　“那是什么？”
　　宝玉立刻回头瞧去，只见荒凉的河岸那边，踽踽行来两条人影，右面一人，手里提着个篮子，左面一人，手里赫然挑着盏红灯。
　　红灯在风中摇荡，闪烁的灯光，映着这两人的黑衣、面容，也映着他们两双直勾勾瞧着道路的眼睛。
　　这两双眼睛中，竟是微带惊恐之色，仿佛早已预见有什么不祥之事，要在他们身上发生。
　　这两张面容，苍白中带着铁青，铁青的面容被红灯一映，那模样更是说不出的诡秘、恐怖！

铁娃压低声音，道：
“是他们么？”
宝玉沉吟道：
“有红灯，但无船……”
只见两人走到他们面前，瞧了他们一眼，面上绝无丝毫表情，也再不瞧第二眼，竟转身走下河岸。岸边泊着艘河船，两人头也不回，走上了船，走入船舱，过了半晌，一个人又走出来，将红灯挂在舱外。
宝玉道：
“是了！”
三人展开脚步，急奔过去。
那人这才开口，道：
“可是方大侠？”
宝玉道：
“正是。”
那人道：
“请上船。”
说话之间，竟又取下红灯，“扑”的一口将灯光吹灭。船舱中倒也甚是干净，却有三条短衣赤足，船家打扮的汉子，倒在角落里，显然已被点了穴道。一人在外撑船，一人在舱内点起了油灯。宝玉瞧见那三条倒卧的汉子，皱眉道：“这可是你们做的手脚？”那人道：
“是！”
宝玉道：“这条船是他们的？”
那人道：
“是！”
宝玉叹了口气，道：
“你们不自备船，却在河边随意强借别人的船只，想必是为了使行动更加秘密，好教人无从追踪。”
那人道：
“是！”
宝玉道：
“你们如此做法，却是为了要逃避谁？”
那人也不答话，却提起了那只篮子，恭恭敬敬送到小公主面前，小公主扬了扬眉，问道：
“这是什么？”
那人恭声道：
“篮子里全是姑娘素来喜食之物。”
小公主喜道：
“呀，真的么？”
掀开篮子，只见里面放着三只天青瓷碗，一副银制杯筷，方自掀起篮子，便有股醇香之气，扑鼻而来。
小公主拍掌笑道：
“太好了，果然都是我爱吃的……亏得你们还在想着我，否则我真的已快要被人家饿死了。”
狠狠瞪了宝玉一眼，道：

“你瞧人家对我多好，你呢，你只会叫我吃阳春面。”

取起筷子，吃了起来，再也不瞧宝玉一眼。

宝玉却正在暗惊忖道：“火魔神此番送菜过来，虽是为了示惠于她，但也正是为了向我示威，要我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眼里，就连我们要她吃阳春面的事，他都知道……唉！不想此人眼线竟然如此周密。”

铁娃瞧小公主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引颈望去。

只见那三只天青碗中，有红有白，色彩鲜艳，纵未尝着滋味，单瞧这颜色，已足以令人馋涎欲滴。

铁娃悄悄咽下口水，口中却道：

“哼！这有什么好吃。”

小公主格格笑道：

“吃不到的东西，永远是不好吃的，但我若让你吃上一口，你就再也不会说它不好吃了。”

铁娃眨了眨眼睛，笑道：

“那你就让我吃上一口，看看究竟好不好吃？”

小公主笑道：

“看你呆，不想你还会绕弯子骗人家的东西吃，好，你若真的想吃，我就让你吃一口。”铁娃的脸，竟有些红了，偷偷瞧了宝玉一眼，眼见宝玉并未留意他，舐了舐嘴唇，红脸笑道：

“我只吃一小口。”

小公主伸出筷子，突又缩回来，正色道：

“不行，还是阳春面好吃，这东西，你不吃也罢。”

铁娃脸飞也似的红了，小公主却笑弯了腰。

笑了半晌，又伸出筷子，忍住笑道：

“来，这次真的让你吃一口。”

铁娃偏转头去赌气道：

“我不吃了。”

却又忍不住偷偷回头瞧了一眼，道：

“这……这究竟是什么菜？”

小公主道：“这些菜呀，你莫说吃，就连听也未听过，告诉你，有一样是冬菇炒鹦鹉舌，这一样是鱼脑做的豆腐……”她话未说完，铁娃已骇然道：“这红红的全是鹦鹉的舌头？”

小公主笑道：

“不错。”

铁娃道：

“炒……炒这样菜，要……要多少只鹦鹉？”

小公主道：

“大约总要一百来只吧！”

铁娃脸色也变了，道：“你……你为何要吃……”

小公主道：“鹦鹉的舌头，最灵活，所以它的肉，也最好吃，不信你试试，只要你吃了一口，保险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铁娃却勃然站起，怒道：

“你好残忍，为了吃样菜，便割下一百多只鹦鹉的舌头，人家将你舌头割下又如何？这种菜，铁娃死也不会吃。”小公主笑道：

“瞧你这样大一个人，不想心眼儿却这么小，这些鹦鹉反正早已死了，

割下它的舌头又有何妨？”
铁娃道：
“死……死了……哪有这许多死鹦鹉？”小公主忍住笑道：
“自然是做菜的人杀的。”
铁娃呆了一呆，道：
“你……你简直是个女魔。”
小公主格格笑道：
“傻孩子，你现在才知道么？”
神情自若，笑嘻嘻的又挟起几条鹦鹉舌，咀嚼起来，仍然吃得津津有味，铁娃却几乎忍不住要跑到舱外去吐了起来。
这时船已靠岸，铁娃赶紧大步奔出，深深吸了几口气，仰头望去，月已西沉，距离黎明已不远了。
宝玉、小公主，亦自步上河岸，只见那两人竟也走上岸来，却用长篙一点，将船远远荡开，飘流而下。
宝玉皱眉道：
“你可解开了船家的穴道？”
那人道：
“用不着方大侠关心，那些人死不了的。”宝玉哼了一声，却见他自怀中取出一封信来，双手捧上，再也不说一句话，两人齐地狂奔而去。
这时四邻静寂，全无人影，但这两人却仿佛在被鬼物追赶着似的，全力急奔，连头都不敢回。
宝玉叹息道：
“他们如此惧怕，究竟是在逃避什么？”
他明知这句话绝对无人答复，只有自己展开书信。
信上也只有十个字：
“东昌西城外，桑林有红灯。”
他出神的寻思半晌，长叹道：
“走吧！”
但方才走出不远，突然间，一阵惊呼传了过来。
宝玉倏然驻足，小公主面色也似乎已微微变了。
只听那呼声隐约唤道：
“……大侠……救……”
宝玉动容道：
“果然是那两人，未能逃脱。”
铁娃道：
“那两人为什么要逃？谁在追他们？”但他话还未说完，宝玉与小公主已向那叫声传出之处，如飞掠去，早已远在十余丈外了。
铁娃喃喃道：“大哥真是，明知我不会轻功，也不等我一等……”口中埋怨，脚下也只有洒开大步，追将过去。他脚步虽大，奔跑虽速，却又哪里追得上宝玉，简直连小公主的影子都瞧不见。到后来他竟连方向都已迷失，四野茫茫，往哪里追，他根本不知道，胡乱狂奔了半晌，只有放声呼道：
“大……”
“哥”字还未出口，突听身后一人唤道：“牛铁娃！”语声低沉、缓慢，像是并无恶意。但铁娃却当真吃了一惊，霍然转身，身后空空，连个鬼影子

都没有，铁娃壮起胆子，道：

“谁……谁在叫我？”那语声道：

“我。”铁娃握紧了拳头，道：“你是谁？你在哪里？”那语声道：“我在这里。”铁娃这才发现，这语声乃是自一丛黑暗的杂木后传出来的，他睁大眼睛，捏紧拳头，一步步走了过去。那语声厉叱道：“牛铁娃，切莫再往前走一步。”

第四〇章　死亡的约会

铁娃道：

“我偏要走，我为何要听你的话？”

那语声道：

我只是瞧你寂寞，才想和你聊聊天的，你若再往前走，我也走了，你岂非辜负了我一番好意？”

铁娃果然停下脚步，咧嘴笑道：

“原来你只是要来陪我聊天的，原来你倒是对我一片好意，那我可就不能不听你的话啦！”

那语声亦自笑道：

“如此才是。”

铁娃贬了贬眼睛，道：

“但你究竟是谁？又怎会知道我的名字？”

那语声道：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许多别的事，普天之下，我不知道的事，简直是太少了。”

铁娃道：

“真的？你真的什么都知道？”

那语声道：

“自是真的，不信你就问问我。”

铁娃道：

“好，我问你……我大哥是谁？”

那语声道：“方宝玉。”铁娃道：“呀！真被你猜着了，好，我再问你……”他偏着头想了半天，方自接道：“我师傅是谁？”那语声道：“智者周方。”铁娃道：“我……我心里最想的一个人是谁？”那语声道：“是你妹子牛铁兰，还有姜风。”铁娃眼睛都瞪圆了，早已惊得目定口呆。他直肠直肚，心里从来没有什么秘密——他最大的秘密，也不过就是这简简单单几件事了。如今，他最大的秘密，都已被人说了出来，却叫他如何不惊？他直被惊得呆了半晌，方自长叹道：“好小子，果然有两下子，果然什么事都知道。”那语声笑道：“我是谁你可知道？”铁娃道：“不知道。”那语声道：“我大哥和我师傅是谁？”铁娃道：“我也不知道。”那语声道：“我心里最想的一个人是谁？”铁娃叹道：“我更不知道了。”

那语声道：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原来你只是个大笨牛。”

铁娃涨红了脸，道：

“我……我也有几样知道的事。”

那语声道：

“你知道什么？哼，就连方才你大哥瞧的那封信，信上写的是什么？只怕你都不知道，还说什么别的。”

铁娃大笑道：

“错了错了，这下你可错了，方才我大哥瞧的那信，信上面的十个字，我可全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那语声道：

“我不信。”
铁娃道：
“你不信？好，我告诉你，你听着，那封信上写的十个字是：东昌西城外，桑林……对了，桑林有红灯。”
那语声笑道：
“好，算你也不笨，但我们在这里聊天的这种小事，你若是也告诉你大哥，你大哥都要说你笨了。”
铁娃道：
“我知道，其实，我大哥就算说我笨，也没关系，但是那……那个小公主，我可不能让他说我。”
黑暗中寂无应声。
过了半晌，铁娃忍不住又道：
“喂！你可听见我说话了么？……喂！你来陪我聊天的，怎地聊到一半，就不说话了？”
黑暗中还是寂无回应。
铁娃道：
“你再不说话，我可要过去了。”
他又等了半晌，果然大步走了过去，一双铁掌，就像是两只斧头似的，分开了树丛，树丛哪有什么人影？
铁娃喃喃道：
“好小子，话来说完，人就溜了，你当我找不着你么？……”一面嘀咕，一面大步搜寻了过去。
搜寻了半晌，果然瞧见有株树下，坐着条人影。
铁娃大笑道：
“果然找着了，你还往哪里走？”
一步窜了过去，目光动处，突然惊呼一声，倒退三步，站在那里，竟又被惊得怔住了。
熹微的天光，自林梢照将下来，照着那人的脸，这张脸肌肉痉挛，五官扭曲，眼珠子都似已突了出来。
铁娃胆子虽大，但在这荒凉的暗林里，骤然见着如此狰狞、恐怖的一张脸，也不觉骇的魂胆皆丧。
过了半晌，他总算已能说出话来。
他大声道：
“你是什么东西？是人是鬼，是死是活？”
那张脸动也不动，更不回话。
但铁娃身后，却有一人道：
“铁娃，你在和谁说话？”
铁娃如惊弓之鸟，大吼一声，翻过身去，只瞧见两条人影并肩立在他身后，却是小公主与方宝玉。
铁娃惊喜交集，道：
“大哥，原来是你……幸好是你，否则铁娃可真要疯了。”
宝玉奇道：
“莫非你瞧见了什么？”
铁娃道：

“大哥你瞧，那边树下。”

宝玉瞧了过去，也不觉为之一惊，但却沉住了气，缓步走了过去，铁娃跟在一旁，道：

“这人是死的还是活的？”

小公主道：

“只怕已活不成了。”

突听宝玉沉声道：

“你瞧此人是谁？”

铁娃道：

“莫非大哥你认得他？”

他话犹未了，小公主失声道：

“呀，原来是他，我两人追寻了半天，也未找到，却不想他在这里，他……他这是遭了谁的毒手？”

铁娃又瞧了几眼——方才他惊魂未定，哪里敢仔细来瞧，此刻才瞧清了，不禁亦自失声道：

“原来这就是方才那提着红灯的人。”

宝玉与小公主已掠到树下，只见那人倒在树干上，不但面容五官扭曲，手足四肢，亦都似已离了原形。

小公主恨声道：

“好毒辣的手段！”

宝玉俯着身子，仔细瞧了几眼，喃喃道：

“怪了怪了！这倒怪了，这莫非竟是分筋错骨手？”

小公主冷笑道：

“你此刻才瞧出这是分筋错骨手么？”

宝玉道：

“我虽早已瞧出，却不敢相信，分筋错骨手乃内家正宗的上乘功夫，据我所知，此刻天下江湖，也只有武当、少林、峨嵋等内家正宗门派中有限几人，能使得出此等功夫来，这……这却又是谁下的手，这岂非令人难以置信！”

小公主冷笑道：

“内家正宗弟子中，难道就没有心狠手辣的人？但愿他还未死，我倒要问问他是谁对他下的毒手？”她俯身扶着那大汉身子，手掌动处，连拍了他十余处穴道，那大汉身子一阵颤抖，四肢都蜷曲起来。然后，他嘶声惨呼一声，竟果然醒了过来——这是一阵锥心刺骨的痛苦，他就是被这剧毒刺激得醒过来的。

铁娃瞧得浑身发毛，宝玉也是瞧得不忍，但小公主却是神色不变，凝目瞧着这大汉，冷冷道：

“醒来，张开眼睛。”

那大汉张开眼睛，瞧见了小公主，目中并未露出欢喜之意，反倒有些惊恐之色，颤声大呼道：

“我没有说……我什么都没有说……”

宝玉心念一动，突然问道：

“那人要你说什么？”

那大汉道：

“我没有说……我什么都不说。”宝玉仍不死心，追问道：

“下手的人是谁？”

那大汉嘶声道：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小公主微微笑道：

“好，你好生去吧！”

一掌轻轻拍下，那大汉道：

“多……”

“谢”字还未说出，身子一挺，便自气绝。

铁娃失色道：

“你……你也对他……”

小公主柔声道：“他反正已活不成了，与其活着受苦，倒不如落个痛快，我这是为他好呀，你难道都不懂么？”铁娃张口结舌，已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宝玉缓缓道：“我本该早已猜到，那人既是内家正宗高手，却对他施出如此酷刑，想必是要逼问他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小公主笑道：

“如此又怎样？”宝玉道：

“如今我更已知道，你不但早已知道那人要逼问的是什么，就连那人是谁，只怕你都也已猜出来了。”小公主道：

“是么？”

宝玉厉声道：

“那人是谁？他要逼问的什么？”

小公主冷笑道：

“你穷吼什么？你一吼我就会告诉你么？”

宝玉一把抓住她手腕，道：

“你说不说？”

小公主道：

“我偏偏不说，你又怎样？”

宝玉眼睛瞪着她，她眼睛也瞪着宝玉，两人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过了半晌，宝玉终于长叹一声，松开了手，道：

“你纵不说，总有一天我也会知道的。”

小公主道：

“你就慢慢等着吧！”

突听铁娃在那边呼道：

“来呀，还有一人在这里。”

宝玉飞身赶去，只见那边草丛中倒卧着的，果然就是另一条大汉，四肢早已冰凉，也已死去多时。

铁娃翻过他的身子，不由得又自惊呼一声——这大汉七窍流血，竟是中毒而死，显然他未等别人逼问，便已服毒自尽了。

宝玉暗叹忖道：“火魔神门下，果然门规森严，是以这些人宁死也不肯说出秘密，由此亦可想见，这秘密必定关系重大的很。”铁娃眼睛瞧着那尸身，口中却在喃喃叹道：“你们可真倒霉，一跟我们见过面，就死了，你们……”宝玉心头突然一动，脱口道：

“呀！不错。”铁娃吓了一跳，道：“大哥，什么不错？”宝玉道：“这两人未见我们之前，倒也不甚惊慌，但见过我们之后，立刻就放足急奔，好像是早已知道有人要加害于他们。”铁娃道：“是呀！但……但这又是为什

么呢？”宝玉道：“只因他们的对头，本不知谁是火魔神门下，但却知道火魔神门下，必定要与我连络，是以便在暗中守着我们，是以他们与我相见之后，行藏便立刻暴露，不出片刻，便要遭别人的毒手。”铁娃道：“别人？……这些别人又是谁？”宝玉叹道：“我对这些人一无所知，但这些人却想必对我的事知道得不少，否则又怎会知道凡是与我联络的人，必是火魔神门下。”铁娃道：“是呀！但这……”宝玉截口道：“还有一点，这些人必定等到他们与我分手之后，方自向他们下手，由此可见这些人竟似对我存有些顾忌之心。”铁娃道：“我知道，这些人想必是怕大哥的武功。”

宝玉苦笑道：

“事情哪有如此简单……”

他至今总算已猜出，不但暗中出手的这些人，必定与他大有关系，甚至就连他们所要逼问的秘密，也和他关系非浅。

但直到此刻为止，他所知道，也不过只有这么多了，这些人是谁，所有逼问的是何秘密，他仍是一无所知。

他出神的沉思半晌，长叹道：

“东昌西城外，桑林有红灯，此去东昌，这一路上咱们要倍加留意，瞧瞧究竟是谁在追踪咱们？”

但此刻他再留意，却已嫌太迟了，只因铁娃已被人套出了秘密，别人已不必追踪，便可知道他们的去向。

别人已可先在那里等着他们。

东昌城，黄昏。

宝玉自东门入城，西门出城。

自从他们夜渡黄河之后，便已摆脱了那些慕名跟踪的江湖豪士，这一路上，宝玉实未发现有一人的行踪可疑。

但仍不敢有丝毫大意，出城之后，更是步步留心，走了盏茶时分，夕阳晚照下，前面果然有一片桑林。

宝玉放眼四望，暮霭苍茫，空郊无人，他深信自己的目力，他若瞧不见别人，别人也实难瞧得见他。

于是他暗中松了口气，直奔桑林，只见一缕炊烟，自林中袅袅散出，鸡犬之声，隐隐可闻。

这是一幅宁静而平和的农村晚景，瞧不出有丝毫不祥的预兆，更瞧不出有丝毫杀机……

宝玉眼前仿佛已现出一幅安详而美丽的图画。

桑林中的农夫，正坐在门前的竹椅上，一面悠闲的吸着板烟，一面期待着他妻子正在为他忙碌的晚餐。

天真的孩子们，正在他身旁追逐着鸡犬——天地间到处都充满了幸福，每个人都是那么满足。

宝玉心头的负担，也似乎为之减轻了，他几乎已忘去这片宁静的桑林，就是火魔神与他相约之地。

但就在这时，他却瞧见了桑林里的红灯。

铁娃脱口呼叫道：

“红灯，红灯就在那里。”

宝玉苦笑道：

“我真不懂火魔神为何要选中这里，为何偏偏要破坏这桑林中农户们的

安详与宁静，为什么不让人家好好的过日子。”
小公主缓缓道：
“生活太宁静了，也就会变得没什么意思……说不定这桑林中的农户们，早就想找些刺激了哩！”
宝玉苦笑一声，穿林而入，只见林木掩映中，半道竹篱，围着三五所茅舍，半掩的柴扉前，正悬着盏红灯。
一条花犬，躲在竹篱柴扉后，向人而吠，六七只黄鸡，悠闲的踱步在小院中，啄食着地上的米粒。
炊烟自屋顶升起，饭香自屋内传出——若不是那盏触目的红灯，宝玉真不敢相信火魔神相约的就是这里。
他脚步仍放得极轻，似仍不敢惊扰这里的平和气氛，他立定决心，绝不让这宁静的桑林，变为凶杀之地。
三个人走到门前，那条花犬反而不敢狂吠了，却夹着尾巴，瞪着眼睛，惊骇地瞧着这三个陌生人。宝玉轻咳一声，“里面可有人么？”
一阵风吹来，吹得那柴扉轻轻作响。
但半掩的柴扉中，却寂无人声。
宝玉提高声音，又问了一次，门里仍无回应。
铁娃道：“莫非不是这里？”宝玉也不禁怀疑道：
“莫非这里只是凑巧有盏红灯？”
小公主道：
“哪有这么巧的事。”
她竟一手推开了柴扉，扬长走了进去。
三间茅屋，迎门一间是小小的厅堂，正中一个小小的神龛，倚着一尊观音大士，还有幅武圣关公的神像。
神龛前有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放着三副碗筷，还有个竹枝编的笼子，里面罩着的像是有几碗茶。
左门的一扇门，通向卧房，一张巨大而沉重的木床上，整整齐齐地叠着三两床花花绿绿的棉被。
一阵阵饭香之气，自后面一敞门里传了出来，炉火仍烧得“必剥”作响，房子里充满了温暖。
这一切正都是最最平凡的农家晚炊时的景象，任何人都瞧不出有丝毫异状，但是，这农家中的人呢？
没有人，茅屋前前后后，再无半条人影。
这就连小公主都不免有些惊奇诧异，宝玉自更猜不出那火魔神究竟在弄何玄虚，只见小公主前前后后走了两圈，不住喃喃自语道：
“难道他们还未来么？”
只有铁娃，眼睛却一直盯着那罩着几碗茶的竹笼子，饭香阵阵，他肚子实已饿得咕咕直响。
到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一把揭开那竹笼子，突然惊呼一声，倒退两步，连竹笼都跌落在地。
宝玉道：
“什么事？”
铁娃道：
“你瞧，你瞧，又是这些，又是这些……”

竹笼罩着的，果然又有盘红红的鹦鹉舌头，只是这次又多了一大碗红烧牛肉，两只肥鸡而已。

宝玉瞧了瞧小公主，道：

“他们已来过了。”

小公主道：

“既然来过，想必未曾走远。”

宝玉沉吟道：

“炉火犹旺，饭仍未进，显见他们才走未久，却走得甚是匆忙，他们为何要走？走到哪里去了？”

小公主道：

“你既猜不出，只有等他们回来问了。”

宝玉道：

“他们会回来么？”

小公主道：

“瞧见这些菜，我就饿了，咱们好歹吃了再说……他们既然还未见着你，你还怕他们不回来么？”

铁娃拊掌大笑道：

“对，先吃了再说，这倒是个好主意。”

饭后，秋夜凉如水。

宝玉搬了张椅子，坐在门口，仰视着自林梢漏下的星光月色，心里也不知想些什么——也不知该想什么？

他心思实是纷乱如麻，根本不知该从何想起。

只见小公主手托着腮，倚在神龛前，凝目瞧着那尊塑造得并不精致的观音佛像，似已瞧得出神。

铁娃却用牛肉拌了碗饭，在喂那条花狗。

凉风习习，秋星闪烁，星光自林梢下，洒得满地都是珠玉，大地间弥漫着秋夜特有的甜香气息。

宝玉静坐在这宁静的秋夜，静静的瞧着小公主，瞧着铁娃，瞧着那整洁的茅舍，瞧着那满地星光……

他眼前不知不觉又泛起了他方才幻想中的那幅图画，渐渐地他自己也仿佛溶入了那图画之中。

星光、茅舍、忠诚的友伴、美丽的妻子……这景象究竟是真？是幻？渐渐的，连他自己都分不清。突然，一阵狗吠，打断了他的遐思。铁娃道：“小花狗，这么好的牛肉饭，你不吃我可要吃了。”那花狗昂着头，瞧着他狂吠，一双狗眼睛里，竟像是有着泪光。小公主也回过身来，皱眉道：“这些人难道都死光了不成？怎地到现在还不回来？咱们只怕已等了快要两三个时辰了。”宝玉道：“已有三个时辰。”小公主道：“他们若是再过三个时辰不回来，又当如何？”宝玉道：“这话本该我问你才是。”小公主跺足道：“死人！这些人，会到哪里去了？”突听铁娃笑骂道：

“小花狗，你不吃牛肉饭，却要来吃我这件破衣裳，简直是个呆子……”一面笑骂，一面已被那条花狗咬着衣角，拉进屋里。小公主喃喃骂道：

“人家都急死了，这呆子还有心情玩狗。”

宝玉也不理她，站起身子，踱了几步，沉声道：

“此事只怕已有变？”

小公主道：“有什么变？除了你我之外，又有谁会知道这普通农家是我等相约之地？想来必定那些死人……”忽然，只听铁娃在屋里惊呼道：“死人！死人！死人在这里。”宝玉、小公主一惊之下，飞身掠入卧房之中。只见那花狗蹲在床角，不住狂吠，铁娃一手扯着床单，半俯着身子，石像般站在床前，竟似又已惊得呆了。

小公主道：

“鬼叫鬼叫的，你是在干什么呀？”

铁娃道：

“床下面……床下面……”

突然一抬手，将那张沉重的木床，整个抬了起来，床下，竟赫然并肩倒卧着两具尸身。

宝玉本当这两具尸身必是这茅舍的主人，但仔细瞧了一眼，只见这两人一身黑衣，浓眉阔口，虽然早已死去多时，但眉宇间犹带着生前的慓悍之色，哪里会是普通的农家，显然正是火魔神派来此间的党徒。

这两人手足俱已冰冷，但身上却全无伤口亦无血迹，也瞧不出被内力震伤的痕迹，更非中毒而死。

宝玉俯下身子，这才发觉，两人左胸心口之上，各各嵌着块卵大的石子，塞住了创口。

他一眼瞧过，便已瞧出这两人竟是被人一剑穿胸，但在鲜血还未流出的刹那间，又被人以石卵塞住了创口。

宝玉骇然道：

“好快的剑，好快的身手。”

小公主道：

“我奇怪的只是此地既如此隐密，为何还会被人发觉，竟能赶在我们前面，下了毒手？这地方他们又是怎么找到的？”

宝玉道：

“想必有人泄露了消息。”

小公主冷冷道：

“五行魔宫门下，死也不敢泄露消息的，何况，他们纵然有心泄露，也绝不会知道那信中约会之地。”

宝玉想到火魔神行事之慎秘，也知她此话绝不会假。

小公主语声微顿，突又问道：“那封信此刻在哪里？”

宝玉道：“便在我怀中……我瞧过之后，便仔细藏起，万万不致被人见着。”小公主道：“信上的话，你可告诉别人了么？”宝玉苦笑道：“你想我会么？”小公主跺脚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可也糊涂了。”铁娃一直垂着头，脸也红了，此刻终于忍不住嗫嚅着道：“信上的话，我倒是说给一个人听过。”小公主耸然变色，道：“你？你说过？说给谁听了？”铁娃道：“我也不知他是谁，我……”当下结结巴巴，将那件事经过说了出来。小公主一手拢着秀发，一手抚着耳垂，呆呆的瞧了铁娃半晌，面上也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轻轻长叹一声，道：“你真聪明。”铁娃只当她必定要大骂自己一顿，哪知她却只轻描淡写说出这四个字来，铁娃反而呆了，道：“你……你为何不骂我？”小公主道：“我为何要骂你？”铁娃道：“我……我不是做错了事么？”小公主淡淡一笑，道：“我要骂的人，都是值得我骂的，像你这样的人么……”轻轻摇了摇头，目光望到了别处。

她虽然顿住了语声，但言下之意，可真比骂人还刻薄厉害得多，怎奈铁娃说话从来不兜圈子——兜圈子，绕脖子骂人的话，他完全不懂。

铁娃道：

“我这样的人，你不舍得骂，是么？……唉！但你越是不骂我，我的心里越是难受，你就好歹骂两句吧！”

小公主虽有满腹怒气，此刻也不禁“卟哧”笑出声来。

她终于带笑骂了一句，道：

“笨牛……”

宝玉面色凝重，一直皱眉深思，此刻方自沉声道：

“此人既精内家分筋错骨手，剑法也如此犀利，偏偏对铁娃和我的事，又如此清楚，他……他会是什么人？”

第四一章　破东瀛一刀

小公主仰首而望，没有说话。

宝玉本也不望她说话的，语声微顿，便又接道：

“他如此做法，抢先赶到这里，仿佛是要截断我与火魔神的联络，他下手之后，又将此地布置得毫无异状，显见乃是要我在此苦候，他便可有时间行事，幸得他时间仓促，未及将那两具尸身运出，又幸得有这条花狗……”

小公主忽然截口道：

“他如此做法，是为了什么？”

宝玉沉吟道：

“他抢先赶到这里，杀了这两人，想必也是将这两人身上那封密柬夺去，又抢先一步，赶往下一站了。”

小公主冷笑道：

“天才儿童，你还有何说么？”

宝玉道：

“他对我似乎并无恶意，是以绝不与我正面接触，他如此做法，似乎只是为了要阻止我为火魔神做事。”

突然抬头，接道：

“是么？”

小公主目光一亮，道：

“你说到现在，总算才有些意思了，但……但他为何要百般阻止于你？这其中又有什么缘故？”

宝玉道：

“这其中可能有两个缘故，第一……他是火魔神之仇家，自不愿有任何相助火魔神的出手。”

小公主颔首道：

“第二个呢？”

宝玉道：

“第二……此人也可能是为了不愿我为此消耗体力，好留着与白衣人一战，是以才百般阻止于我……”

语声微顿，缓缓接道：

“此人如此行事，若算是为了这第二个缘故，那么他究竟是谁，我便可隐约猜出一些端倪了。”

小公主立刻睁大了眼睛，道：

“你说是谁？”

宝玉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在这本该垂首丧气的时候，他却反而微笑了起来，这笑容中虽然大有深意，大有文章。

小公主自然奇怪，但她也知道宝玉既然不说，她是再也休想问得出来的了，索性赌气扭转了头，睬也不睬他。

铁娃眼珠子转来转去，突然大声道：

“我不管这人是谁，也不管他究竟是为了什么才做这样的事来，我只要问大哥，现在咱们该怎么办？要往哪里走？”

宝玉道：

“咱们只有等着。”
铁娃着急道：
“等着？等到什么时候？”
宝玉微笑道：
“你着急什么？着急的该是别人呀！现在是别人有求于咱们，又不是咱们求他，反正咱们去不去白水宫，都没什么关系。”
他口中对铁娃说话，眼睛却在瞧着小公主。
小公主似乎全没瞧他一眼，口中却道：
“你瞧我作甚？瞧我也没用。”
宝玉道：
“这倒怪了，你未瞧我，怎知我在瞧你？”
小公主默然半晌，突然跺着脚，扭转头，娇嗔道：
“不错，我是在瞧你，我虽然扭着头，故意装着不睬你，其实却在偷偷的瞧你，瞧你这个大美人儿。”宝玉笑道：“过奖，过奖。”
小公主道：
“但你却也莫要得意，你若以为我知道此刻该怎么办，你就错了，老实告诉你，此刻该往那里走，我完全不知道。”
宝玉道：
“你真的不知道？”
小公主道：
“五行宫究竟在哪里？这本是江湖中一个极大的秘密，江湖中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五行宫，但去过五行宫的有几个？”
宝玉道：
“这……这倒是连一个都未听说过。”
小公主道：
“火魔神此番不肯一次说出路途，既非故弄玄虚，更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只是生怕你知道那地方后，将秘密泄露出去。”
宝玉道：
“不错，这我已猜到了。”
小公主道：
“但你要到五行宫去的事，却已非秘密，江湖中便有人算定了火魔神必定要指点你路途，所以就用尽各种手段，将传讯于你的人掳去，为的也不过是要逼他们说出‘五行宫’的所在之地，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为了要拦阻于你。”
宝玉道：
“是的，是要拦阻于我。”
小公主道：
“你定要说那人是为了要拦阻于你？”
宝玉道：
“不错，那人若只是为了要知道五行宫的所在之地，便不妨在后面悄悄跟踪着我。又何苦花那么大气力？又何苦定要抢在我前面？”
小公主眼波流转，缓缓点头道：
“这话也不错……”
铁娃突然大声道：
“奇怪！奇怪！”

小公主道：
“你这呆子，又在奇怪什么？”
铁娃道：
“你们说来说去，说得好像人人都巴结着要想去五行宫似的，但那五行宫又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别人为什么要去？”
小公主道：
“五行宫非但全不好玩，而且纵然有人能去了，也休想能活着回来，但别人还是抢着要去，这……”
她眼角瞟了瞟宝玉，接道：
“这是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宝玉道：
“五行魔宫中之青木主人，昔日本是天下绿林之盟主，积年所得的财宝，数目必定十分惊人。”
小公主道：
“不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你知不知道？”
宝玉沉吟半晌道：
“我记得曾经听人说过，金河王手下的黄金魔女们，一个个都是绝世的美女，而且还……还……”
而且还怎么，他竟说不下去了，只因那“黄金魔女”们非但俱都年轻貌美，躯体婀娜，而且还都有一身媚骨，一身媚术，“一经交接，欲仙欲死”，这就是江湖中人对她们的传说。
在小公主面前，这种话宝玉自然说不出口。
他虽未说出，小公主脸却已红了，轻轻啐道：
“不想你踏入江湖还没多久，江湖中的鬼名堂，你却已知道了不少，原来你……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宝玉道：
“这……这我是听人说的，你既然问……”
小公主道：
“好了！好了！算你又说对了，江湖中的确有些人别的胆子没有，色胆却不小，但……但还有呢？”宝玉道：“有财有色，这还不够么？”
小公主道：
“哼！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为何不知道这‘财、色’两字所能吸引的不过只是江湖中下三流的角色而已，稍为高明一点的角色，又怎会为了这几两银子，几堆死肉去花这么大的心思？”
宝玉道：
“他们却又为的是什么？”
小公主冷笑道：
“你难道就未听说过，戊土宫主人，昔年本是风雅之士，戊土宫收藏的名画古董，无一不是精品，而火魔神炼制火药之术，更是天下无双，这两样东西连皇帝老儿都曾为之动心，只可惜皇帝大内中养着的那一群御用武士们，听见‘五行宫’三字，头就疼了，哪里还敢动手？”
宝玉笑道：
“不错，珠宝美女，究竟还都是人间易得之物，的确比不上戊土富的珍

藏，更比不上火魔神的秘术。”

小公主道：

“但真正的尖顶人物，看上的不还是这些。”

宝玉奇道：

“那又是什么？”

小公主道：

“他们看上的，是你的丈母娘。”

宝玉更奇道：

“我的丈母娘……哦！你是说水……水……”

小公主冷笑道：

“你本是水天姬的小丈夫，你莫非忘了么？”

宝玉苦笑道：

“我……这……”

铁娃却已拍掌笑道：

“对了！对了！你不说我倒险些忘了，我大哥和我相见的头一天，像是就跟我说过这件事。”

宝玉虽早已在瞪着他，但他还是笑得合不拢嘴。

小公主冷冷道：

“看来你这是忘不了的，水天姬既然是你的大妻子，白水宫主人自然便是你的丈母娘了。”

宝玉苦笑道：

“这又怎样？”

小公主道：

“看来你当真是孤陋寡闻，竟连你丈母娘的事都不知道，告诉你，你那丈母娘，昔年本是天下第一美女，武林中当真不知有多少人，曾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只要她能对他们笑一笑，叫他们去死都是心甘情愿的。”

宝玉道：“但……但现在……”小公主道：

“你是说她现在已老了，是么？”

她不等宝玉答话，便又接道：

“你错了，她现在还是一点也不老，反而比十几年前更迷人，再加上她这十几年来，从未在江湖中露过脸，于是江湖中就更觉得她神秘，更有吸引之力……江湖中拚了命想见她一面的，当真不知有多少。”

宝玉唯有长叹，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铁娃忽然道：

“好！就算那五行宫所在之地隐密得不得了，就算别人都不知道，但你……难道连你也不知道？”

小公主道：

“我也不知道。”

铁娃道：

“我不信，你明明也是自五行宫出来的，怎会不知道？”

小公主默然半晌，悠悠道：

“五花紫骝马，香云宝盖车，珠帘重重密，不见帘外路。”

铁娃瞪大了眼睛，道：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宝玉叹道：
“她是说她出宫之时，一路都在坐车，车帘重重，她根本瞧不见路，所以她也不知道五行宫究竟在何处？”
铁娃道：
“哦！原来他们连你都不放心。”
小公主昂起了首，大声道：
“他们怎会不放心我，他们只是怕我走路累着，所以特地准备了舒服的马车给我坐，那种车呀……哼！你一辈子都没坐过。”
铁娃大笑道：
“你嘴巴虽硬，心里想必还是知道的，人家表面上虽是对你好，其实，根本还是拿你当外人，连路都不让你知道，你还为他们卖什么命？”
他说的话，每句都平常得很，但最平常，最简单的话，往往也就是最直接，最尖锐的话。
这傻头傻脑的莽汉，几句活竟将千灵百巧的小公主说得呆住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铁娃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
铁娃喃喃道：
“如此说来，咱们当真只有在这里等着了，但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大哥，你倒是想个法子呀！”
宝玉道：
“这……”
突然，也不知从那里传来一声轻咳，这咳嗽的声音又轻又短，但不知怎地，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咳嗽的声音本来平常的很，但又不知怎地，这平平常常的一声咳嗽里，竟似包含着许许多多极不平常的意味，像是示警，又像是挑战！
宝玉语声立时断了，小公主眼睛射出了光。
铁娃道：
“什么人咳嗽？”
门外，远处，有人道：
“方少侠可是在这里？”
铁娃喜道：
“来了来了！不用等了。”
抢先冲了出去，只瞧见——
门外，远处，林木阴暗中，卓立着一条人影。
这人影枪一般笔直地站在那里，由头顶到指尖，全无丝毫动弹，林木的阴影，浓浓地笼罩着他，既瞧不见他面目，更瞧不清他表情。
但不知怎地，在这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动也不动的人影身上，却似散发着一股杀气，浓重的杀气！就连铁娃这样的人，瞧见这人影也顿住了脚，被那浓重的杀气逼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夜极深，大地极静。
风中叶，叶的飘动，以及星光虫声……天地间所有的一切，全都似在这杀气中凝结了。
这是不平凡的杀气！
不平凡的杀气，自然必定是自不平凡的人身上发出来的。
宝玉沉声道：

“你是谁？”

那人面上射出了一丝光，是目光——他直到此刻，才睁开眼睛，但却还是没有动，没有说话。

那条黄犬已被这突来的异样沉默显得全身耸立了起来——耸立着耳，耸立着尾，像是旗杆一样。

目光一闪，黄犬突然狂吠，狂吠着冲了过去。

宝玉失声道：

“狗儿，站住！”

但是他话还未说出，眼前有白光一闪，黄犬已血淋淋地分成两半了，只留下那凄厉的吠声，凄厉的残尸，飘渺在木叶间。

杀气！无论人畜，都不能撄其锋！

铁娃呆了，心里虽然想骂这人怎地连狗都要杀，但嘴里他舌头竟似有些硬了，一个字也骂不出来。

黑暗人影的手掌中，已多了一柄长刀。

这与其说是刀，倒不如说是一柄长剑，由刀柄，至刀尖，笔直如天，全没有一丝一毫曲度。

但这还是刀。

刀是单锋，并非双刃。

宝玉目光凝注这柄刀，目中射出了敌忾之光。

他凝注良久，方自沉声道：“好刀！”

那人道：

“好刀！”

宝玉道：

“五虎断门彭家刀，刀身略宽，山西太行快刀丁，刀身略短，除此以外，刀身均有曲度。”那人道：

“不错！”宝玉道：

“此刀非中土所有。”那人道：

“此刀并非中土所有。”宝玉眉梢一阵颤动，厉声道：

“此刀来自东瀛。”那人道：

“此刀来自东瀛。”宝玉大喝一声，道：

“朋友是谁？”那人纵声而笑，缕步而出。星光下，只见他一身紧身黑衣，头戴黑布罩，只留下一双眼睛在外面，目光虽闪烁生光，但眼睛并未完全睁开。宝玉再次喝问，道：“朋友究竟是谁？”那人长笑道：“既非新交，亦非敌友，问我姓名，你也不识。”宝玉道：“你来此有何见教？”那人笑声突顿，一字字缓道：“东瀛故友，托某家带来一刀，奉赠阁下。”

宝玉耸然道：“白衣人？”黑衣人道：

“不错，就是他！”夜更深，大地更静，杀气也更重。这非凡的杀气，也许并非是自这黑衣人身上发出来的，只因他此刻已是那东海白衣人的使者。

他的人虽平凡，刀虽平凡，但这柄刀上带着有白衣人的一招，于是刀上便有了惊人的杀气。

这杀气原来是自这柄刀上发出来的。

刀上带着的，必定是锐不可当，惊天动地，足以震慑江湖的一招！此刻，这柄刀，刀尖正斜斜指向方宝玉。

但方宝玉面上，却连方才现出的那一点惊悸之色都没有了，目光变得异常的澄清，面色更是出奇的平静。

他目光凝注着那柄刀，铁娃与小公主却凝注着他。

小公主凝注着方宝玉，面色竟也变了，那种狡黠的讥讽，聪慧的轻慢之色，此刻竟变得十分沉重。

一种混合着敬畏、赞美，也包含着嫉恨的沉重。

她眼睛里瞧着的，本是她心目中挚爱着的人，但她却不能忍受她所爱的人比她更强，更聪慧。

只见方宝玉淡淡一笑，道：

“东海白衣人既有一刀交阁下带来，这一刀想必珍贵异常，方某自当拜领，只是，白衣人怎知世上有方宝玉，却令在下不解？”

黑衣人道：

“这一刀并未指明要带给你。”

宝玉笑道：

“如此说来，这莫非是阁下的宠惠？”

黑衣人道：

“这一刀由白衣人赐交，本令我带给中土武林中之最强高手，一年来，我遍历江湖，所会的武林名人，也有不少，但配得上来接这一刀的，我却未曾见着一个，是以这一把刀才会留存至今。”

宝玉道：

“如此说来，这一招江湖中还无人见过？”

黑衣人道：

“非但中土江湖无人见过，普天之下，能识得此招的人，只怕……哼哼！还不会有第三个。”宝玉道：“此招乃白衣人自创？”黑衣人道：“正是。”宝玉突然一整面色，躬身一礼。黑衣人冷笑道：“阁下为何突然多礼？莫非是想要我将这一刀再带回去？”宝玉笑道：“阁下千里而来，方某怎能要阁下徒劳往返，在下这一礼，只是敬的阁下，必是位不世的英雄。”他语声微顿，不等别人答话，便又接道：“白衣人既将此等绝招秘术，交给阁下，对阁下想必信任得很，阁下既能被白衣人所重，宝玉又何敢相轻。”黑衣人道：“好，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在下这一刀，能交给阁下这样的人物，也算不虚此行了。”宝玉道：“不敢。”黑衣人道：“我也敬你是个英雄，所以还有两句话要告诉你。”宝玉道：“但请赐教。”黑衣人道：“这一刀虽然锋利无双，但却绝非天衣无缝，白衣人自己，也知此招还有一个破解之法……”宝玉道：“哦！如此……”黑衣人冷冷截口道：“但你也莫要高兴，此招破绽，微之又微，此招之急，快如雷电，一见刀光，招已临头，你纵是绝世之才，只怕也未必能在那快如电光火石的一刹那间，寻出那唯一破解之法。”

铁娃突然大声道，“你怎知我大哥不能？”

黑衣人只作不闻，自管接道：

“还有，这一招既出，必见血光，必有命丧，你若不愿接这一招，此刻说出还来得及。”

宝玉微微一笑，道：

“在下却之不恭。”

黑衣人道：

“好！”

宝玉抱拳道：

“请！”

刹那间，所有的言语、声音，全都寂绝，所有的表情、动作，全都停止，四个人仿佛变成了四尊石像。

宝玉抱拳的手，还未完全放下，左手还停留在“左乳泉穴”的下方，右手也还停留在“气血囊”之旁。

这两只手到了这里，便突然停止，再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移动，只因对方那一招，已呼之欲出，他若有任何一丝移动，都可能造成杀身之祸。

但此刻，这两只手左右相距，约有一尺，只要是稍有武功根基之人，都可看出，这姿势实是空门百露。

小公主暗叹忖道：“方宝玉呀方宝玉！你怎敢如此大意？此刻你这架势，全身上下空门至少有三四十处之多，纵是平平凡凡的一招，也可将你击倒，何况……何况这不凡的一刀，看来今日你是在劫难逃的了！”

她一面恨不得宝玉快些被人击倒，一面又在为宝玉担心——她心意究竟如何？这可连她自己也分不清。

铁娃暗喜忖道：“我大哥究竟不愧是我大哥，只有他才能摆得出如此奇妙的架势，也只有他才敢摆得出如此奇妙的架势，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没有人能摆得出比这空门再多的架势了，而空门越多，别人就越不知该从何处进击，这岂非和一个空门也没有的架势差不多……不，简直比一个空门也没有的架势还高，嘻嘻！哈哈！妙呀，妙，当真是妙不可言！”

他和小公主两人之间的想法，竟是如此不同，只因他往往能由最简单，最直接的路途去想。

而小公主的思路却太多，太复杂。

小公主委实是“太”聪明了。

这个人窒息的静止，直延续了将近半个时辰。

铁娃的手脚都已发麻了，但却动也不敢动——连旁观的人都不敢稍有动弹，何况方宝玉。

小公主忖道：“奇怪，这人怎地还不动手？难道他这是故意在折磨宝玉？让宝玉多受些痛苦……难道他明知自己一击之下，宝玉必死，是以不忍出手？”

她越想越复杂——明明简单的事，被她一想，也变得复杂了，只是，她还是比别人强胜一筹。

她终于自复杂中想出了结果。

“哦！是了，宝玉这架势委实空门太多，他竟不知道该从哪一处出手，是以一直犹豫不决，呀！这样，痛苦的反而变成他自己了，妙！这倒是真妙。”

突然间，刀光有了移动。

黑衣人双手握刀，身子竟缓缓转动，他以左足作为中心，身子旋然而转，转动得竟是出奇的缓慢。

长刀，随着他身形的转动，划出了个圆弧。

这转动，这圆弧，竟是出奇的优美，美得令人目眩神迷，意为之夺，美得令人几乎透不过气来。

若非亲眼见到，谁也难以相信这平平常常的一转，竟会有如此惊人的美，如此摄人的魅力。

四下无声，更无音乐。

但这一转，却仿佛是在曼舞，仿佛是舞中之精粹——哦！是了，静寂，可不本就是音乐中至高的节奏。

这一转，正是踩着天地间至高的节奏，在那无声的韵律中，舞出了天地间最优美的姿势。

小公主、铁娃都已瞧得痴了。

这一转之后，黑衣人的身子与长刀，便似已化而为一，连接成一个不可破解的整体。

然后，突然间。

刀光颤动，不知怎地，竟已化做一片光幕，闪电般击向方宝玉——这一刀是击向方宝玉哪一个部位？谁也瞧不出。这是快如白驹过隙的一刹那！

长刀，带起了风声，像是野兽的呼啸——

小公主与铁娃，只见眼前人影一闪——只是一闪，刀风、光影，便又奇绩般完全停顿。

方宝玉与黑衣人所站立的地方，已互相换了个部位。

黑衣人掌中长刀高举，方宝玉左掌护胸，右掌却如展翅般向后伸出，两人背对背，仍然石像般站着，谁也不动。

是谁胜了？是谁败了？

静寂又加上悬疑，悬疑的静寂，更令人窒息。

也不知过了多久——似很短，又似很长。

黑衣人终于吐出口浊重的长气，道：

“好招……”

两个字还未说完，身子软软的倒下。

宝玉胜了！

铁娃大喜呼道：

“大哥胜了……大哥胜了……”

宝玉翻身一掠，掠到黑衣人身前，惶然道：

“阁下怎样了？”

黑衣人纵声惨笑道。

“怎么了？败了……败了……败了……败了……”

他一连说了四句“败了”，声音越来越是微弱，越来越是悲惨——笑声，也早已完全停顿。

宝玉咬一咬牙，突然撕开了黑衣人的衣襟——星光之下，只见黑衣人坚实的胸膛，竟已塌下了一片。

原来方才两人身形交错时，宝玉右掌反挥，击上了黑衣人的胸膛，这一掌虽无掌印留下，却已使黑衣人胁骨完全碎裂。

这是何等惊人的掌力！

宝玉惨然垂首，道：

“在下失手……这一掌……这一掌太重了！太重了……”他说“太重了”只因他深知这黑衣人已绝无活命之望。

黑衣人却道：

“这……怪不得你。”

宝玉道：

“怪我……是要怪我，我与你无冤无仇，本不该……”

黑衣人轻叱道：

“咄！这怎能怪你？你明知这本是我逼你不得不如此……本是我逼你施出杀手的……”

语声又渐渐微弱，突然惨笑道：

“其实，这也不是我逼你的，只是那一招逼你的，我岂非早已说过，这一招施出，必见血光，必有命丧！”

宝玉栗然道：

“你……你莫非早已知道，这一招……”

黑衣人截口道：

“不错，我早已知道，只要这一招施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这其间本就全无选择之余地。”

宝玉道：

“那……你又何苦为了别人之事，以自己性命相搏？”黑衣人惨笑道：“白衣人传我此招之前，便已说过，世上若无人能破解此招，我便可以纵横江湖。若有人能破得此招，我便要身殉此招……我考虑许久，终于接受，这本是我心甘情愿，又怪得了谁？”

宝玉悚然良久，黯然道：

“以大好性命，为区区一招殉身，这……这值得么？”

黑衣人道：

“你说值得么？”

宝玉又默然许久，长叹道：“不错，这一招确足可惊天地而泣鬼神，遗憾的是，这一招的杀气，端的未免太重，唉！若非杀气太重，我便无法破解了。”这句话，正又包含着武林道中至深至奥的哲理。黑衣人咀嚼良久，颔首道：“不错，不错……杀气太重，失之过刚，刀风刚锐，必有破隙……”突然大喝一声，接道：“但世上除了你方宝玉之外，还有谁能破得这一招？”

小公主冷冷道：

“那也未必。”

黑衣人厉声道：

“未必？你可知这一招的来历？”

小公主仰首向天，道：

“难道你知道？”

黑衣人道：

“你可听说过‘少林三绝手’中的‘一怒杀龙手’？你可听说过昔年柳大侠仗以威震江湖的‘盘古一斧开天地？’”

小公主道：“闻得这两招，乃是天下武林中，最最霸道的两招，但……这两招与你那一招又有何关系？”

第四二章　等白衣人来

黑衣人不答，又自接道：

“你可还听说过，东瀛武功三大流派，北昌具教之‘一流太刀’中，有一招‘迎风一斩’？”

小公主冷冷道：

“我虽未听说，但这一招想来必定就是东瀛武林中，最最威风，最最犀利的一招了，是么？”

黑衣人道：

“正是！我方才使出的那一招，正是白衣人将这三招中之精粹，融而为一……那一招的威力，你未当其锋锐，又怎能想象其万一。”他挣扎着说了这么些话，显然已将体内残存的潜力都已使尽，此刻一停住了嘴，便直是喘气。

他不说话，宝玉和小公主也都不说话了，铁娃更是无话可说，三个人的眼睛，却都在眼睁睁的瞧着他。

宝玉瞧着他被自己打碎的胸骨，神色间颇为惋惜、伤感，小公主瞧着他的一双眼睛，神情间似是有些怀疑，似是想发现些什么。

铁娃却在瞧着他腰带上系着的一样东西，瞧得眼睛都发直了，面上更充满了好奇之色。

这东西本也有些奇怪，骤看像是个装水的水壶，但这水壶上又打着无数个针孔般的小洞。

此刻四下静寂无声，但这水壶般的东西里，却不时有“扑落、扑落”的轻微声音传出。

是什么东西在响？铁娃搜出心思，也猜不出。

突听小公主轻唤一声，道：

“不错，一定是他！”

宝玉道：

“你说什么？谁是他？”

小公主也不答话，却突然弯下腰，一把掀开了这黑衣人的面幕，露出他那张已毫无血色的脸。宝玉失声呼道：

“是你……怎会是你？”

这黑衣人竟是一别经年，从无消息的铁金刀！

宝玉虽然早觉他的身形，神情很像一个人，但自从昔年岳阳楼后，便从未见过此人，一时自然想不起他来。

岳阳搂，那已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宝玉想起自己和小公主在五色帆船中，垂帘后偷看这“广州卧虎刀”求紫衣人传授武艺的往事，更是宛如隔世。

小公主瞧着铁金刀，道：

“奇怪么？我竟认得出你。”

铁金刀惨笑道：

“在下的确有些奇怪……在下虽知道姑娘乃是紫衣侯爷的千金，但却委实想不起姑娘几曾见过在下？”

小公主笑道：

“告诉你，那天铃儿姐姐传给你破解蟠龙钩那招‘乾坤破天式’时，我和……他，就是在帘子后见过你了。”

铁金刀叹道：“ 不想姑娘至今还记得住。 ”
小公主道：
“ 自然记得住，只要被我瞧过一眼的人，就算化成灰，我还是认得的。 ”
横眼瞟了瞟宝玉，冷笑接道：
“ 非但人，就算是一句话，我也永远不会忘记的。 ”
宝玉忍不住问道：
“ 什么话？ ”
小公主仰起脸，不再理他，心中却低语：“ 别人都说我永远不及你，我难道真的不及你么？我迟早总要你死在我手上！ ”
就为了这句话，什么事都是为了这句话，虽然她若杀了宝玉，她自己也不想活了，但那却是另外一件事。
世上最最纠缠不清，难以分解的两件事，就是爱与恨！
宝玉叹了口气，望着铁金刀，望着这已将死在自己手下的人，新愁旧事，不觉一齐涌上心头。
一时间，他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得苦笑道：
“ 在下永远不会忘记，铁……铁大侠与那蟠龙…… ”
铁金刀惨烈一笑，道：
“ 好教方少侠得知，铁某与那蟠龙钩的事，如今总算已成过去了。 ”
宝玉道：
“ 过去了？莫非两位已将仇恨化解？ ”
铁金刀道：
“ 蟠龙钩终于已死在铁某手下！ ”
宝玉动容道：
“ 你……你…… ”
铁金刀闭起眼睛，一字字道：
“ 铁某就是用方才那一招杀死了他，却不想自己也死在这一招下，这一招杀了他，也杀了我，这……这……这……岂非好极，若非世上有这一招，他不会死，我也不会死。 ”
说到这里，他面上肌肉抽搐，也不知是哭是笑。
宝玉惨然道：
“ 原来……原来你是为了一心想胜过蟠龙钩，才接受白衣人这一招的。 ”想到江湖人的意气之争一至于此，他心头不禁竟泛起一般寒意。
铁金刀叹道：
“ 紫衣侯仙去，江湖再无良师，于是，我便远赴东瀛，找了半年，总算找着了白衣人，求他传我致胜之术。 ”
宝玉道：
“ 他竟会答应你，这倒是出人意外。 ”
铁金刀道：
“ 他起先非但全无应允之意，反而对我百般讥讽讪骂，但不知怎的，他又在一瞬之间改变了主意。 ”
宝玉沉吟道：
“ 一瞬间改变了主意？是什么事令他改变了主意？ ”
在江湖中，每个人都像是浮萍一样，偶然相遇，又猝然分离，相遇与分离，往往不是自己做得主的。

宝玉与铁金刀的遇合聚散虽奇，在江湖中却也是常见的事，只是在宝玉与铁金刀自己的心中，总觉另有一番滋味。

尤其是宝玉，伤及故人，能不伤感？

但铁娃，什么事都不管，什么事都没听到，眼睛还是在瞪着那匣子，突然俯下身去一把将匣子扯了下来。铁金刀面色骤变，嘶声道：“放下……放下……”

铁娃却远远跑了开去，笑道：

“你莫小气，我瞧瞧就还你。”

铁金刀道：

“瞧不得……这匣子千万开不得！”

铁娃道：

“瞧一眼有什么关系？这里面的东西又不会被我瞧飞了。”

一面说话，一面笑，一面打开了匣子。

他这句话还未说完，匣子已开，他这句话刚说完，“扑翅”一声，匣子里的东西真的飞了。

这一下，铁娃倒当真呆住了，仰头去瞧，只见一点白影箭一般冲上云霄，转眼便瞧不见了。

铁娃惊叫道：“鸟！一只鸟，这人身上竟带着只鸟！”铁金刀满面惊慌之色，颤声道：“这……这不是鸟，是鸽子。”铁娃道：“鸽子飞了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最多……最多我赔你一只就是了。”宝玉与小公主见到铁金刀竟为只鸽子如此失色，心里也不觉大感奇怪，小公主忍不住道：“这鸽子难道有什么灵异？”铁金刀道：“没有……唉！没有。”小公主道：“这鸽子身上难道带有什么宝物？”铁金刀嘶声道：“不是……都不是！”小公主道：“既然都不是，你紧张什么？”铁金刀双睛似已凸出，瞧着那白鸽飞去的方向——东方，满面俱是悲伤惨黯之色，喃喃道：“鸽子一去……白衣人就要来了。”小公主皱眉道：“这是什么话？”她虽未听懂铁金刀的话，却已从铁金刀的目光中，瞧出了不祥的预兆，面色也不禁为之改变。铁金刀道：“我临走的时候，白衣人将这只鸽子交给了我，叫我若是遇着能破那一招的人，就将鸽子放回……鸽子一去，他就要来了。”

宝玉道：

“鸽子若是不去呢？”

铁金刀道：

“鸽子不去，就是说那一招在中土已无敌手，他传我的一招，已可打遍天下，那么，他还来作甚？他若不来，武林便可免去一劫了。”

宝玉耸然动容，小公主却道：

“你为了要使武林免此一劫，所以虽然答应了白衣人，却决定不将鸽子放回……是么？”

铁金刀长叹道：

“如此做法，我虽失信于白衣人，却可挽救不知多少同道的生命，这也算值得的了。”

小公主冷笑道：

“你若真的有这般好心，为何又要将这鸽子带在身边？你早就该将它杀来吃了，炸鸽子的滋味，蛮不错的呀！”

铁金刀惨笑道：

“我本想我若死了，别人的生死，与我又有何干系？就让白衣人来血洗中原，又有何妨？但……但此刻，我真的要死了，在临死前一刻，也不知怎的我的想法竟突然变了。”

小公主目光凝注着他，良久良久，终于也轻轻叹息了一声，回过目光，微微颇首，幽幽道：

“不错，一个人在临死之前，想法往往会改变的，就算是大奸大恶的人，他在临死之前，也会做出件好事来。”

铁娃一直呆呆的听着，此刻突然反手一个耳光，刮在自己脸上，眼泪瞬即流了下来，大声道：

“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扑地跪倒在宝玉面前，嘶声道：

“大哥，铁娃该死，打死铁娃算了。”宝玉却摇头叹道：“这也怪不得你。”

铁娃道：

“怎怪不得我？我若不将那鸽子放走，白衣人就……”

宝玉截口道：“你纵不将鸽子放走，白衣人还是要来的。”铁金刀道：“莫非方少侠你还信不过我？”宝玉叹道：“并非我信不过你，只不过我已瞧破了白衣人此举的用意。”铁金刀道：“他此举是何用意？”宝玉仰视苍穹，缓缓道：“他创出这一招后，还不知此招是否有破绽，也拿不准破绽在何处，是以便拿你作为试金石。这也就是他传你此招的用意，否则以他的孤僻之性,又怎会将自己心血创出的一招传授于你？’铁金刀黯然道“不错……不错……”突然圆睁双目，大呼道：“不错……不错！”宝玉道：“你可是又想起了什么事？”铁金刀道：“他将鸽子交给我时，曾将一条丝笺缚在鸽脚之上，我无意中瞟了一眼，也曾瞧见那丝笺上写着两个字。”宝玉急急问道：“什么字？”铁金刀叹道：“胁下，他写的就是胁下两个字。”宝玉默然良久，仰天长叹道：“这就是了，此人究竟不愧是武学中的绝世奇才，早已算出此招的破绽必在胁下，只是还拿不准而已。”铁金刀道：“鸽子一回去，他便可拿准了。”

宝玉苦笑道：

“不错，这才是他为何要你将鸽子放回的本意……他早已传书中原，花朝必来，又怎会失信于天下人，鸽子不回去，他也是要来的。”

听到这里，铁娃破涕为笑，道：

“如此说来，这真的不怪我铁娃了。”

他性情率真，要哭就哭，要笑就笑，别但人那有他如此坦荡的心田，真是心情沉重，默然无言。

只听铁金刀呼吸渐渐粗重，嘶声道：

“他既已知道此招破绽是在胁下，以他的智慧，定必可想出破解之法，而我……我却白白的做了他的试金石，我……我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我……我为何要做出这种害人害己的事来……”

他语声越说越是嘶裂，神情也越说越悲愤。

说到这里，突然以手捶胸，大呼道：

“我死的好冤……好冤……”

“砰”的一声，他以最后的一点余力，一掌击向自己的胸膛上……就只这“砰”的一声，他生命便告断绝！

他为何要死，只不过是意气、虚名……

残夜，天地间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小公主凝目方宝玉，突然问道：

“他这招的破绽，莫非真的只有这一处？”

宝玉道：

“不错，他此招唯一的破绽，便在胁下，这一招我本无破解之法，直到刀光逼在眉睫，我已自分必死……”

他长叹一声，接道：

“我在那间不容发的一刹那间，我眼前全都是白色的刀光，刀光似已将我整个人都包围住了。”

小公主道：

“那你又怎会终于破了它？”

宝玉道：

“就在那一刹间，我突然发现刀光最盛之处，竟有墨绿的颜色，夹杂在白的刀光间……那显然是说刀光最盛之处，却有破绽，是以才会将他身后的绿树之色透出来……刀光最盛之处，反有破绽，我心里本在猜疑，奇怪，但那时怎能仔细去想，只有冒险一试。”小公主道：“一试之下，却成功了。”

宝玉叹道：

“我那时实也未想到一试之下，竟会成功，简直像闭着眼睛，冲向那刀光最盛之处，在那时的情况说来，我此举实无异飞蛾扑火。”

小公主道：

“好一招飞蛾扑火，倒真可与昔年华山剑派，开派大师七灭师太那一招妙绝天干的‘作茧自缚’前后辉映了。”

宝玉听她居然夸奖自己，不禁微微一笑道：

“那时我只觉全身一寒，宛如全身突然浸浴到冷水之中，然后，便又突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小公主问道：

“什么感觉？”

宝玉不作答，却叹道：

“若非那一丝奇异的感觉，我纵能避过那一招不死，还是无法破解。”

小公主忍不住追问道：

“什么感觉？你说呀！”

宝玉道：

“那时我被刀光杀气所逼，全身俱都发冷，但只有一处，却有些暖气，刀光之中，哪里来的暖气？”

小公主道：

“是呀！刀光之中，哪里来的暖气？”

宝玉道：

“那显然是铁金刀身上发出的体温——那时他已蓄力许久，心情也未免紧张，身体的温度，自然难免升高了。”

小公主颔首道：

“不错。”

宝玉道：

“这种体温在平时自然难以感觉，但那时力寒逼人，这体温便特别明

显……刀寒之中，有体温透出，我立刻知道这刀光之中，必定有了破绽，而体温透出之处，必定也就是破绽之所在。”

小公主目中也不禁露出赞许之色，颔首道：

“不错。”

语声微顿，突又笑道：

“你此掌又是向暖而发，名之为‘飞蛾扑火’倒真是妙不可言。”

宝玉道：

“所以我再不迟疑，立时反掌挥出……唉！在那种情况下，我虽无伤人之意，这一掌难免要尽了全力。”

小公主道：

“所以铁金刀死时并未恨你，却说你之所以伤他，只不过是被那一招的杀气所逼……唉！好重的杀气！”

宝玉叹道：

“这一招若非杀气太重，我又怎会在那一刹那感觉出那一丝暖意，我若觉不出那一丝暖意，又怎能破得了那一招？”

小公主默然良久，缓缓道：

“也只有你能破得了那一招，除了你之外，又有谁能在那般强盛的刀光中，瞧出那点墨绿之色？”

宝玉道：

“据我所知，海内的暗器名家中，至少有七八人之多，目力绝不在我之下，也必能瞧出来的。”

小公主道：

“他们纵能瞧出刀光中的墨绿之色，但除你之外，又有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在毫无把握时，便敢往刀光最盛之处冲将过去？”

宝玉道：

“那也未必，不说别人，就说我那金不畏金二叔，与我这铁娃二弟，他们的胆色，就非我能及。”

小公主道：

“别人纵有你的胆色，但除你之外，又有谁有那么灵敏的感觉，能在那一刹那间感觉出那一丝暖气？”

宝玉笑道：

“若说感觉之灵敏，我又怎比得上你？”

小公主道：

“别人纵比你感觉灵敏，但除你之外，又有谁能拿捏时间，判断部位，有你那般准确，一出手便能穿破那唯一的破绽？”

宝玉笑道：

“感觉灵敏的人，拿捏时间，判断部位，便绝不会差……我瞧过你出手，你也不必太过自谦。”

小公主嫣然一笑，道：

“好！就算有人目力比你好，有人胆子比你大，还有人感觉比你灵敏，甚至有人掌力也比你强，但除你之外，又有谁还能将这些优点具备于一身？要破解此招，这几样是一样也不能缺的。”铁娃拍掌道：“对，除了我大哥，再无别人了。”

小公主道：

“是呀！除了你，还有谁？”

宝玉凝目瞧着小公主，笑道：

“你突然如此夸奖我，是为的什么？”

小公主笑道：

“莫非你已受宠若惊了。”

宝玉道：

“不错，我委实是受宠若惊。”

小公主笑得更甜，道：

“我如此夸奖于你，只是因为你已活不长了，此刻若不夸奖夸奖你，以后只怕已没有机会。”铁娃怒道：

“这是什么话？你再说我就……”宝玉却截口笑道：

“让她说无妨，我早就知道她若是摸人家一下，只不过是要将那地方擦干净，好让她咬一口。”小公主格格笑道：

“对了，还是你知道我，我给人吃的糖里，必定是有毒药的。”铁娃还是怒气未息，大声道：

“你说我大哥活不长，是何理由？铁娃倒要听听。”小公主笑道：

“白衣人那一招中，唯一只有胁下的破绽，是么？”宝玉道：

“不错。”小公主道：

“但白鸽飞回，他证实了此处破绽，必定会设法弥补，以他的智慧，也必能想出弥补之法，是么？”宝玉道：

“不错。”小公主道：

“他若弥补了此招唯一的破绽，此招便天衣无缝，是么？”宝玉叹道：

“不错，他若弥补了这唯一的破绽，那时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没有一人，能破得了此招了。”小公主道：

“连你也不能？”宝玉道：

“自然连我也不能。”小公主嫣然笑道：“这就是了，你迟早必要与白衣人动手的，你今破了此招，到了明年花朝，便必定要死在他手下，是么？”宝玉怔了良久，终于只得长长叹息道：“不错。”小公主格格笑道：“明年花朝，就快来了，你的死期，也就快来了……就算你此次白水宫之行能活着回来，可也活不长了。”铁娃大喝道：“我大哥要死，你高兴什么？”小公主也不理他，还是瞧着宝玉，正要说话，哪知宝玉的身子，却突然有如飞鸟般斜斜掠了出去。他身形方动，口中已轻叱道：“朋友，请留步。”这短短五个字说完，他身形已没入暗林中。小公主，铁娃自然跟了过去。只见暗林中果然有条人影，正没命的向前飞逃，但饶是他身手还不算太慢，却又怎能逃得过方宝玉。他还未逃出几步，方宝玉手掌已抓住他衣领，回首道：“此人已在此躲了半日，可笑你我竟未觉察……朋友你在这里偷瞧了半天，也该让咱们瞧瞧朋友的庐山真面目了。”宝玉并未用力，那人身子却已扑倒跪地，颤声道：“我没有瞧，什么也没有瞧见，大爷，你行行好，让我走吧！”宝玉道：“朋友高姓大名，来干什么？”小公主冷冷截口道：“你可知道你既已落入咱们的方宝玉方大侠手中，有什么事，还是乖乖的说出来吧，还装的什么蒜？”那人道：

“小人既不会装葱，也不会装蒜，小人只是个打柴的樵夫，大爷，方大爷，你就饶了小人这一遭吧！”

宝玉见他倒真是樵夫的打扮，不觉松了手，皱眉道：

“莫非此人真是此间的土著？”

小公主沉吟半晌，忽然一笑，也不答话，却缓缓走了过来，伸手拍了拍那人的肩头，柔声道：“你且回过头来。”那人道：“小……小人不敢回头。”

铁娃道：

“你就回过头，她也不会吃了你，怕什么？”

小公主道：

“是呀！我也不会吃了你，怕什么？”

那人却死也不肯回头，只是连连道：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小公主笑道：

“好，你不肯回头，我到前面去瞧瞧你。”

她话未说完，那人已赶紧用双手蒙住了脸。

小公主道：

“哟！又不是小媳妇，还害什么臊，来，放下手，你再不放下手，我可要来拉你的手了。”

她竟真的去拉，那人惊呼一声，整个人都伏倒下去，整个脸都埋在地上，死也不肯抬起头来。

宝玉见他竟真的如此不敢见人，心中也不禁起了疑惑，铁娃却已一把抓住那人衣领，硬生生将他提了起来，道：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也不怕丢人。”

那人口中惊呼，又想用手蒙脸，但小公主纤手轻轻一拂，他只觉双肘一麻，两只手再也抬不起来。

他手不能动，但身子还是拚命挣扎，但在铁娃手里，他就像被老鹰抓在手里的小鸡似的怎能挣得脱。

铁娃空着的一只手，扳住他的头，笑道：“大哥，你瞧瞧这厮可是生了一脸大麻子，不敢让人瞧见。”宝玉凝目瞧了他两眼——林中虽黝暗，这人脸上虽然满是泥沙，但宝玉还是认出了他，不禁失笑道：“李将军，你怎会在这里？”这樵夫打扮的汉子，竟是那“白马将军”李名生。铁娃怔了一怔，放下了他，哈哈大笑道：“李将军，李名生，是你……哈哈，是你！你的白马又到哪里去了？怎地从来不肯骑着让人瞧瞧？”这“白马将军”虽然无时无刻不在骗人，但宝玉与铁娃对他倒没有什么怀恨之意，反觉他好笑的很。李名生哭丧着脸道：“我的白马早就卖了，‘白马将军’这名字，也早已不要了……方大爷，牛大爷，你们就只当从未见过我这个人吧。”宝玉道：“白马怎地卖了？莫非近来生意不好？”李名生道：“骗人的生涯，我早就不干了，我现在只是个打柴的樵夫……方大爷，牛大爷，咱们……咱们再见吧！”他话未说完，回过头就跑。但铁娃早一把拉住了他，笑道：“走什么，咱们聊聊。”李名生道：“你们一个是剑客中王子，一是武林中的公主，我这个小小的樵夫，和你们又有什么好聊的。”小公主忽然道：“你怎知我是什么人？”李名生怔了怔，颜色变了，道：“我……我不知道，我只是胡乱猜猜。”小公主冷笑道：“你和他们是老朋友，他们对你既无恶意，你和他们也无仇怨，但你一见着他们，就急着要逃，这是为的什么？”李名生满头大汗，道：“我……我没有……”小公主道：“你有的，这即因莫非是你听见了什么秘密，瞧见了什么秘密，却又不愿向他们说出，你心怀鬼胎，所以……”李名生嘶声大呼道：“我没有……我什么都没瞧见，我什么都不知道。”小公主

忽然抬起手来，一连七、八个耳光，掴在他脸上，道：“ 你知不知道？ ” 李名生道：“ 我不知道，我…… ” 小公主举手一拳，击上李名生的鼻子，柔声笑道：“ 你还不知道么？ ” 李名生脸也红肿了，鼻子也肿了，眼泪鼻涕，一齐流了下来，身子摇了两摇，终于跌坐地下，捂着鼻子道：“ 我知道了。 ” 小公主嫣然一笑，道：“ 这才像话，你早说，不就可少吃些苦头，我打痛了你吧！ ” 李名生强笑道：“ 不疼不疼，我…… ” 小公主笑道：“ 既是不痛，我倒可再打二下。 ” 李名生赶紧大叫道：

第四三章　善变美人心

“疼，疼，此刻已有些疼了……不……不是有些疼，是疼得厉害。”

宝玉在一旁瞧得不觉暗暗好笑，其实他也早已瞧出李名生心怀鬼胎，他始终袖手旁观，只因他深知像李名生这样的人，小公主一个人已足够制住他——只怕也只有小公主能制住他，令他服服贴贴。

铁娃虽在替李名生抱不平，但大哥不说话，他自然也不说话了只见小公主突然板起了脸，道：

“这些年来，你可是真的在做樵夫？”

李名生道：

“真的，我怎敢骗……”

小公主眼睛一瞪，道：

“胡说，这是桑林，怎容得你砍柴？”

李名生道：

“我……我虽在别处砍柴，却住在这里。”

小公主道：

“这就是了，你既是住在这林子里，这林子最近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想必你都已知道，是么？”

李名生道：

“不是……是，是，我都知道。”

他还想说不，但小公主眼睛一瞪，他已软了。

小公主这才展颜一笑，道：

“你既知道，就说出来吧……全都说出来，一件事也不准漏。”李名生揉着鼻子，擦着眼泪，哭丧着脸道：“我……我说出来，以后只怕……只怕就活不成了。”小公主冷冷道：“你不说出来，现在就活不成了！”李名生汗珠直冒，颤声道：“我……我？”终于苦叹一声，道：“我说吧！”小公主冷冰冰的面色，立刻又如春花齐放，笑道：“你果然是聪明人，快说呀！”李名生道：“外面这屋子里，本住的是我朋友红鼻子老陈，我晚上没有事，常来找他聊聊天，喝两杯老酒。”宝玉微微皱眉道：“这老陈可有妻子儿女？”李名生道：“一个老婆，两个女儿。”瞧了宝玉一眼，赶紧又接道：“但我找的是老陈，不是他女儿。”小公主道：“瞧你这副做贼心虚的模样，想来本就没有安着什么好心，好，接着说吧！”李名生道：“昨天下午，我本想到老陈这儿来吃晚饭，那知我没有走到屋子前，就听见屋子里有人在喊救命。”他叹了口气，接道：“我一听，就听出是老陈的声音，立刻就躲在一棵树后面，偷偷去瞧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铁娃怒道：

“你朋友喊救命，你不去救，反而躲着。”

李名生道：

“我……我又没本事救他，我……”

铁娃道：

“你是个混账！好，快说你瞧见了什么？”

李名生喘了口气，道：

“那救命只喊了一声，就突然停顿了，接着，我就瞧见老陈和他的老婆、女儿，被几个人押了出来。”宝玉道：“几个什么样的人？”李名生道：

“几个人都是横鼻子，竖眼睛，满脸杀气，身上，都穿着黑衣服，就像

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宝玉、小公主对瞧了一眼，李名生道：

“你们莫非认得他们？”

小公主道：

“你说你的，莫管我们的事。”

李名生道：

“我瞧是老陈一家人，虽然都是哭哭啼啼的，但还都没受伤，也没被捆住，也就放了些心。”宝玉道：“那些黑衣人却将老陈送到哪里去了？”

李名生道：

“我也不知道，只瞧见有三个黑衣汉子，押着他们走了，却留下两个黑衣汉子，留在老陈家里。”

铁娃叹道：

“算这两人倒霉，后来怎样？”

李名生道：

“我远远的躲着，连大气也不敢喘，心里既是害怕，又是奇怪，老陈又不是有钱人，怎会被绑票？”

他叹了口气，接道：

“我心里一奇怪，就想瞧个究竟，只见那两个黑衣人，什么事不管，竟然光扶起桌子，摆起碗筷，原来他们还带来一大篮子菜……更奇怪的是，两人摆好菜，自己却不吃，一个拿出个红灯笼，挂在门口，另一个不住伸着脖子去望，像是在等着什么人，两个人还不住偷偷说话。”

宝玉道：

“说什么？”

李名生道：

“说什么，我可听不见了，那时我实在怎么也猜不透，这两人为何要费这么大气力，为的却像只是要借老陈的屋子来请客。”

小公主道：

“你自然猜不透，还是快说下去吧！”

李名生道：

“两个人站在门口等客人，哪知客人却从后面来了，我瞧得清清楚楚，有四、五个人从里面走出来，直走到那两人身后，那两人竟似呆子似的，一点也没有觉察，我的心，反而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宝玉动容道：

“这四、五人又是何模样？”

李名生道：

“这几人也是穿着一身黑衣服，连头都蒙住了，我本来以为他们都是一路的，但又瞧见后来的这几人，手里都拿着剑，眼睛里更是杀气腾腾，其中有人说了句：‘回头’，那两人这才大吃一惊，赶紧转身，但身子方转，我只瞧见剑光一闪，那两人已躺下了。”

宝玉皱眉道：

“他们竟未向那两人逼问口供？”

李名生道：

“什么话也没问，只是招了招手……唉！那一剑刺的可真是干净利落，快如闪电，我一辈子都没见过。”

宝玉沉吟道：

“以你看来，那是哪一派的剑法？”李名生摇头道：“我瞧不出。”宝玉沉吟半晌，又道：“以你看来，那两人的剑法，有多少年的火候？”李名生也沉吟了半晌，道：“以我看，若没有个三五十年的火候，再也休想使得出这样漂亮的一剑来……最奇怪的是，这两人的剑法，谁也不比谁差，有如此老练剑法的人，平日一个也难瞧见，但这却一下子来了两个。”宝玉双眉深皱，喃喃道：“三五十年？”铁娃又已听得入神了，道：“后来呢？”李名生道：“这几人杀人他两人后，立刻就去搜他们的身子，我又在奇怪，这种高手居然也会当强盗？忽听一人道：‘在这里了’。”叹息一声，他苦笑接道：“他们杀了那两人，为的竟是张纸条。”宝玉急急追问道：“他们看了那纸条后，又说了什么？”李名生道：“只听得一个人问道：‘大名府离此有多久路途？’另一人道：‘不远了。’那人便道：‘走’。”宝玉动容道：“大名府……原来是大名府。”小公主道：“他们说完了话，就走了么？”李名生哀叹道：“走了就好了。”宝玉道：

“他们莫非还说了些什么？”

李名生道：

“最先动手的那人，始终未曾说话，此刻突然道：‘各位稍候，我到树林里方便方便就来。’”

铁娃噗哧一笑，道：“他这方便来得真不是时候。”

李名生苦笑道：

“你此刻觉得好笑，我那时却急得要命，只见他一步步走过来，我的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腔子，只望他快些方便，快些走路，哪知他走到林外，突然飞身而起，像支箭也似的窜了过来。”

铁娃道：

“这方便倒真害苦了你。”

李名生叹道：

“什么方便，他其实早已发现了我，说要方便，只不过是故意拿话稳住我而已，叫我毫不防备。”

宝玉讶然道：

“此人不但耳目灵敏，身手了得，而且心计竟也如此深沉，此人是谁？倒真的有些费人猜疑。”

铁娃却道：

“你可曾被他抓住了么？”

李名生道：

“自然被抓住了。”

铁娃道：

“他们竟未宰你？”

李名生道：

“我被他们拖了出去，自忖也活不成了，亏得他们都不认得我，真的将我当作个没见过世面的樵夫。”

小公主笑道：

“你装的倒也真像。”

李名生道：

“那时我伏在地上，真像是被摆在刀案上的肉似的，没命的哀求，只听

一人道：‘这厮原非江湖中人，也不懂事，不如放了他吧。’我心头方自一喜，哪知另一人却道：‘放不得，他听到的太多了。’”

小公主笑道：

“于是你就指天誓日，苦苦哀求，发誓绝不将看到的事说出去，你甚至还会说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三个月的孩子。”

李名生苦笑道：

“我自然只有如此哀求，但那些人却还是犹疑不定，有的要杀我，有的说放我……唉！那种滋味，可真不是人受的。”

小公主冷笑道：

“看来那些人想必都是些自命名叫正派的角色，不肯妄杀无辜。要换了是我，你此刻还有命么？他们原该知道像你这样的人，绝不会守口如瓶的。”

李名生立刻面如土色，颤声道：

“但姑娘的事，我绝对守口如瓶，绝对什么都不说，否则我就被……”

小公主道：

“好了，莫发誓了，快接着说！”

李名生喘了几口气，方自接道：

“他们正不知该如何决定，突然又有一个黑衣人自林外奔入，喘着气道：‘方宝玉和小公主已来了。’”

小公主道：

“原来他们还有人在外面放哨。”

李名生道：

“我一听两位的名字，心里自然骇了一跳，却见他们也慌忙了，立刻有人将尸身抬进屋子里。”

宝玉道：

“果然是时间仓猝，是以连尸身都不及掩埋。”

李名生道：

“我一瞧他们着急的模样，心里又是担心，又是欢喜，既怕他们着急中一刀杀了我，又希望他们着急中已顾不得杀我。”他抹了抹汗，接道：

“于是我更加拚命哀求，终于有个人道：‘快走，远远离开这里，再也不许回来。’另一人道：‘今日之事，永远不准向别人提及……’我那时如蒙大赦，连话也顾不得谢，就落荒而逃了。”

小公主道：

“算你命长。”

铁娃忍不住道：

“你既已逃了，为何又回来？”

李名生道：

“我……我……我只是回来瞧瞧。”

小公主道：

“好个老狐狸，又想说谎？……你只是回来瞧瞧？哼！铁金刀不是你带来的么？否则他怎知方宝玉在这里？”

李名生突然怔在那里，张口结舌，过了半晌，方自长长叹息了一声，嘴里念念有词喃喃道：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小公主道：

“ 自然瞒不过我，你还是说吧！”

李名生道：

“ 我慌不择路，没命的飞逃，也不知逃了多久，突然一头撞到一个人身上，原来那人竟不声不响的拦住了我的去路。”

小公主道：

“ 这倒是凑巧的很。”

李名生叹道：

“ 可不是凑巧么，我一瞧他也穿着黑衣服，心就慌了，转头又想逃，哪知却被他一把拉住。问我，‘ 深更半夜，你逃什么？’我自然结结巴巴答不出话来，哪知他却突然大声道：‘ 原来是你 ’。”

小公主道：

“ 铁金刀认得你？”

李名生道：

“ 二十年前，便认得了。”

小公主冷笑道：

“ 不想你们倒是老朋友。”

李名生道：

“ 我一瞧是老朋友，倒放心了，于是就问他怎会来到这里，他说是一路跟方宝玉来的，走到附近，方宝玉突然不见了。”

宝玉道：

“ 于是你就将他带来这里？”

李名生道：

“ 我想，他来找你，绝不会有什么坏事，看在老朋友份上，就硬着头皮带他来了，哪知他却叫我在林子里等着，等到找瞧见他竟找你动起手来，我已慌了，再瞧见你竟杀了他，我更不敢露面，就想溜，哪知……唉！还是溜不脱，看来你耳目之灵，也不在那黑衣人之下。”

小公主道：

“ 既是如此，这些事都与你无关，你先前为何不肯说出来？”

李名生叹道：

“ 我已脱离江湖，实不愿再牵涉入江湖的仇杀是非之中，我只想……只想吃一口闲饭，过几天太太平平的日子。”

他说完了话，宝玉默然不语，铁娃只是点头，小公主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却不住在转来转去。

她眼波转到铁娃身上，道：

“ 他说的话，你可相信么？”

铁娃道：

“ 他说的都是真话，我为何不信？”

小公主眼波转向宝玉，道：“ 你呢？”宝玉微微一笑，道：“ 信与不信，各取其半。”李名生慢声道：“ 我说的全是真的，半句假话也没有。”小公主道：“ 你说的话，他虽不信，我却信了。”李名生喜道：“ 既是如此，让我走吧！”小公主道：“ 这……这还得跟方宝玉商量商量，铁娃，你在这里守着他。”拉起了宝玉的手，含笑走出了暗林。一出了暗林，小公主的手就放下了，秋夜苍凉，繁星满天，满天星光俱都倾落了下来，倾落在她身上。宝玉瞧着她那被星光洗得有如白玉般的面颊，瞧着她那被夜色染得有如乌丝

般柔润的秀发。星光虽美，他并未抬头去瞧，只因她的眼睛，已比星光更亮。夜色虽美，他也未留意，只因她本身的魅力，已比秋夜更大。小公主嫣然一笑，道“你在瞧什么？想什么？”宝玉叹了口气，道：“我想的，你不知道。”夜，总是容易使人说出平时绝不会说出的话。小公主的头，忽然垂了下去，等她抬起头未，她面上的笑容已消失不见，甜美的娇靥已冷如冰霜。她冷冷道：“我不管你在想什么，我只问你，李名生说的话，你相信的地方是什么？不信的地方又是什么？”宝玉道：“他所瞧见的事，想必都是真的，他被人抓住，又放走，想必也不假，这两点，看来他并未说谎。”小公主道：“嗯……他又说了些什么谎？”宝玉道：“第一、他绝不是自甘淡泊的人，要说他已脱离了江湖，甘心过林下隐士的生活，我绝不相信。”小公主道：“说了第一，想必还有第二。”宝玉道：“第二，像铁金刀那样的人，绝不会和他这样的人交成朋友，他说是瞧在老朋友的面上，才带铁金刀来找我的，我也不信。”小公主道：“第三呢？”宝玉笑道：“有了第二，未必定要有第三。”小公主道：“好，那么我问你，他为什么要说谎？他所隐瞒的真象是什么？隐瞒了这真象，对他又有何好处？”宝玉摇头道：“这……我就不知道了。”小公主冷笑道：“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原来也有不知道的事。”宝玉道：“你知道？”小公主道：

“我可没说我聪明，也没人说我聪明，不像你。”宝玉赶急插口道：

“你打算将他怎样？”小公主眨了眨眼睛，道：“你猜我要将他怎样？”宝玉心中暗道：“你要放了他，再暗中跟踪他。”

但是他口中却笑道：“我猜不出。”小公主道：“我要放了他，然后，再跟着他，瞧瞧他到底要到哪里去？瞧瞧他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宝玉抚掌道：“妙极妙极，此计我怎地想不出？”小公主笑了，这是她第一次真正开心的笑。她笑着道：“呆子想出来的，有时却也会比聪明人强些。”宝玉瞧着她，也笑了，笑得却奇怪得很。小公主道：“你笑什么？”宝玉道：“我难道笑都不能笑？”小公主道：“你笑得太古怪，太可恶！”宝玉道：“我笑得奇怪，只因我正在笑你是个奇怪的人。”小公主又板起了脸，道：“我有何奇怪？”宝玉道：“在别人面前，你有时倒也和我亲热得很，但别人一瞧不见，你就变了……手也放下了，脸也板起了。”小公主道：“哼！我高兴拉着你，就拉着你，不高兴拉你，就放开。”宝玉笑道：“还有，你与我之间，总是勾心斗角，但只要是对付别人的事，你倒总是和我一条心的。”小公主跺足道：“谁和你一条心，你在做梦。”忽然扭转身，飞也似的走了。铁娃两只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瞪着李名生。李名生笑道：“几年不见，你越发高大了。”铁娃道：“那时我就不矮。”李名生道：“那时我就知道你心地最好。”铁娃道：“我心地再好，也不会放了你。”李名生这才怔住了，也笑不出了，过了半晌，突然用手抚住肚子，咧开了大嘴，大叫道：“不好，我肚子痛，要……”铁娃嘻嘻笑道：“若是别人骗我，我也许还会上当，但是你……嘿嘿！大哥没有回来之前，只要你动一动，我就打扁你的头！”李名生肚子果然也不疼了，眼睁睁瞧着他，瞧了半晌，叹道：“几年不见，不想你也变得聪明了。”只听一人轻笑道：“他一点也没聪明，还是呆得很，但呆子也不是人人都可骗的，越是聪明的人，越骗不过呆子。”随着笑声，小公主盈盈走了过来。她眼波四转，接着笑道：“只因聪明人的心眼儿太多，而呆子的心眼儿却太少，他若认定了你曾骗人，就算你说的是真话，他也不信。”李名生苦着脸道：“正是如此，其实我说的全是真话，一点儿也不假，

但他却偏偏不信，这不是要急死人么？”小公主拍了拍他肩头，笑道：“这也没关系，你说的话，他虽不信，我却信了。”李名生大喜道：“你们……你们已答应放我？”小公主道：“不错，你要走，就走吧！”李名生一骨碌站起来，喘着气道：“我……我真的可以走了？”小公主笑道：“自是真的，你随时都可以走的。”李名生要待相信，这委实是喜出望外，要待不信，这却又的确是事实俱在，揉了揉眼睛，瞧瞧小公主，又瞧瞧方宝玉，再也不说半句话，掉转头一溜烟走了，仿佛还生怕别人改变主意。小公主瞧着他身影消失，只是盈盈的笑。宝玉却忍不住道：“咱们还不追？”小公主道：“你忙什么？”宝玉道：“此人轻功虽不高，但却狡猾的很，何况此刻正是黑夜，他地形又熟，若是躲藏起来，我等如何寻找？”小主公笑道：“你放心，他躲不了的。”宝玉奇道：“为什么？”小公主道：“无论他躲在哪里，我都有本事找他出来。”宝玉瞧着她，道：“莫非你又有何花样？”

小公主道：“既是你着急，咱们这就追去吧，到时你自会知道他为何躲不了啦……铁娃，你等着，不许走。”铁娃皱起眉头，道：“大哥，她凭什么吩咐我？”宝玉笑道：“这次，你就听她的话吧！”铁娃瞧着他两人悄然而去，喃喃道：“真是莫名其妙，既然放了人家，又要去追，莫非是脑袋有了什么毛病么……”赌气坐了下来，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暗林中也有星光漏下，但却淡的很。淡淡的星光，浓浓的夜色，就算方宝玉目力比常人明锐几倍，但还是难以瞧见四、五丈外的人影。而李名生却显然已不止走出十四、五丈了。两人掠出一段，宝玉忍不住道：“你的本事呢？”小公主悄笑道：“莫急……你瞧，那是什么？”宝玉随着她手指望去，只见暗林远处，有一点碧惨惨的磷光，就像是鬼火一般在奔逐跃动。宝玉不解道：“那是什么？”但不等小公主回答，他便已恍然，不禁展颜笑道：“原来你已在他身上做了手脚。”

小公主笑道：

“不错，我方才一拍他肩膀，就已在他身上做了记号了，有了这附骨磷钉在他身上，他就算逃到天边，我也追得着。”宝玉叹道：“这些事，我的确不如你。”

小公主道：

“别的事你就都比我强么？”

宝玉悄俏笑了笑，不再答话，小公主嘟起嘴，也不说话了，两人远远跟着那一点磷光，暗林中什么声音都没有。

那点磷光走得非但不快，而且还时时停下，时时转折，显然他不时回头来瞧，不时故意兜着圈子。

宝玉道：

“此人果然狡猾的很，明知轻功绝对不如咱们，便索性走得慢些，反教咱们难以追踪，若不是你，咱们行踪倒真难保不被他发觉？”

小公主冷冷道：

“我算得什么？我怎比得上你？”

宝玉笑道：“你……”语声未了，突然顿住。

那点磷光突然瞧不见了。

到了这头，桑林也已到了尽头，但林外仍是一片山丘，山丘上仍生着一片杂木林，比这桑林更见茂密。

宝玉皱眉道：

“ 莫非他已发觉了？ ”

小公主且不答话，却纵身跃上了树椏。

宝玉只得随她跃上，一低头，那点磷光，赫然又在眼前，原来李名生身子已伏在地上，是以只有由上面往下去瞧，才瞧见他肩后的磷光。

宝玉悄声道：

“ 他突然卧倒，必定有所警觉。 ”

小公主道：

“ 但却绝非发觉咱们，否则他的头就不会朝那边，这想必是前路有变，或许就是与他约好在此相会的人，发生了变故。 ” 宝玉道：“ 不错不错，咱们该怎么办呢？ ” 小公主道：“ 咱们好歹也得到那边瞧瞧。 ” 宝玉道：“ 不错不错，好歹也得去瞧瞧。 ” 小公主忽然一笑，道：“ 你几时又变成应声虫了，这些事，我就不信你自己猜不出，更不信你决定不了，你为何要来问我？ ”

第四四章　神秘五行宫

宝玉笑道：

“问问你也不好么？”

小公主笑道：

“你莫非是在讨我的好？你……”

她话未说完，突又板起了脸，冷冷道：

“你在我面前，有时处处要占强，处处要压倒我，有时又装葱装蒜装呆子，好像什么都不懂……你为何要如此？当我是小孩么？”

宝玉呆呆地瞧了她几眼，轻轻叹道：

“可惜你已不再是以前那只喜欢插花的孩子了……假如你还是孩子，那有多好……那有多好……”

小公主明亮的双眸，突然闪起，纤纤的指尖，突然轻颤，她那花蕾般的樱唇，几次启动，像是要说什么。

但她却只是咬了咬牙，向前掠去。

桑，已收成过了。

宝玉和小公主飞掠在桑林枝梢间，全未发出任何声息，伏在地上的李名生，更全未觉察已有人到了他身后。

就算小公主和宝玉有声息发出，他也不会听见的，只因他这时正在全神凝听着前面山坡后所传来的声音。

风吹过，山坡后竟隐约传来一阵阵兵刃相击声，叱咤谩骂声，最奇怪的，其中还夹杂着少女的娇笑声，拍掌声。

这几种声音，本应是绝不应该在同时发出的，如今竟偏偏在同时发出了，几种声音混杂在一起，便显得说不出的奇异、诡秘。

小公主与宝玉面面相觑，实在猜不出山坡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声音里的杀气虽已被娇笑冲淡，但却更引人好奇。

李名生显然也被弄糊涂了，不时伸出手来搔头，到后来他的好奇心终于战胜惧怕，他竟悄悄往前爬了过去。

山坡、杂林，自然不乏藏身之地。

等李名生藏好身子，小公主和宝玉也藏好了。

山丘，奇怪的，弯曲的伸展着，山坡后，有块空地，仿佛是采桑姑娘们采寻果子时的游憩之地。

所以，这块地上到处都堆满了少女们的天真和梦想——这里东边有个小小的亭子，漆着红色的栏杆，绿的柱子。

这里西边是个小小的戏台——唱戏的只怕和看戏的是同样几个人，所以戏台前并没有留出多少空地留给别人看戏。

他们的戏，生像是演给自己看的。

这里南边是几张石凳，两张石桌，一张石桌上仿佛刻着棋盆，另一张石桌上，却堆满了果子。

北边呢？

北边是万里长城——显然是一些孩子们用砂、泥、小石子、碎砖屑，所砌成的万里长城，居然也有纤巧的城堞，活动的城门，还有用泥塑的骏马和骆驼，上面还坐着几个穿红衣服的将军，绿衣服的小兵。

这里，本该充满了天真的欢乐、无邪的幻想。

然而此刻，这里却飞舞着刀光、杀气。
小公主和宝玉偷偷望过去，又觉惊奇，又觉有趣。
只见那草亭间、石凳上，甚至戏台上，前后散坐着十三、四个村姑打扮的少女，十几双大眼睛不停的转来转去。
在这其间的一片空地上，却有两个人在恶斗着，两人的武功身法俱都不弱，竟都可算做是武林的一流高手两人中一个使的是鸳鸯双剑，剑光飞动，迅急狠辣，那逼人的剑气，甚至连远在数丈外的方宝玉都可感觉得到。
另一人用的，却是条长杖，长杖如游龙，矢矫变化，不可捉摸，那凌厉的双剑看来并未占得什么便宜。
迅急的刀光杖影，虽已几乎将这两人的身形完全卷没，但宝玉和小公主，却还是辨出了他们的身影。小公主的眼睛立刻圆了，讶声悄语道：“原来是她。”
宝玉道：
“七年不见，不想她竟在这里出现。”
小公主道：
“谁说七年不见，泰山上我还见着她。”
宝玉道：
“你说的是万老夫人，我说的却是另一个。”
小公主道：
“另一个？另一个是谁？你也认得？”
宝玉道：
“此人的来历，说来话长，我只能告诉你，她叫王大娘，就是那王半侠的妻子，别的事慢慢再说吧！”
小公主眼睛睁得更大，喃喃道：
“王半侠？……王大娘……她又怎会和万老夫人动起手来……万老夫人为何还未回到白水宫？”
这次宝玉却奇怪了，讶声道：
“万老夫人？白水宫？”
小公主道：
“万老夫人八成已被……已被你那丈母娘收买了。”
宝玉默然半晌，道：
“这就对了，万老夫人既已是白水宫属下，且不愿我到白水官去，和李名生相约在此地的人，想必就是她。”
小公主道：
“不错……哼！你怎地突然又变得聪明了？”
宝玉笑道：
“我本来就不笨。”
小公主咬牙道：
“你这……”
两人说话的声音，自然极轻，轻轻说话的时候，而人自然隔离极近。小公主说了这两个字，突然发觉宝玉的耳朵就在自己嘴唇边。
她只觉牙痒痒的，忍不住一口咬了下去。
这一口咬得可真不轻，宝玉痛得冷汗都流了出来，但在这里，他既不能喊，也不能动，他只有忍住。

这一口咬得虽重，宝玉心里却没有愤怒，只因他已觉出这一口咬得是恨，也是爱，爱恨交迸，情思已入骨。

七年不见，王大娘武功又精进许多。

她昔日用的本是子母双拐，此刻这鸳鸯双剑中，正揉合了拐法中的精粹，点、劈、旋、截，辛辣、迅急、狠毒。

渐渐，那飞旋的剑光，已将长杖围住。

万老夫人连掏梅子吃的功夫都没有了，要骂人吧，她平日骂男人骂惯了，骂女人一时间竟骂不上口。

那些少女们不住在一旁拍手、娇笑，为王大娘助威，有的人不住将果核果皮往万老夫人身上抛。

有的人竟索性唱了起来：

“圆溜溜，一个滚球，滚到这里来献丑，就算你有三只手，见到了我家大娘也得落荒走。”

一面笑，一面唱，一面骂，一面抛——果皮虽然抛不到万老夫人身上，却已足够让她气得发疯。

宝玉暗暗好笑，此番万老夫人遇着顶头货了。

只见万老夫人越打越急，越急招式越乱，终于破口大骂道：

“臭婆娘，臭残废，我又没宰你爹爹，也没抢你的老公，你和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倒真像要和我老婆子拼命似的。”

王大娘冷冷道：

“谁和你拼命，我只是要你的命。”

万老夫人道：

“你可知道我老婆子是谁么？”

王大娘道：

“我若不知道你是谁，也不要你的命了。”

万老夫人道：“你认得我，你与我有何仇恨？”王大娘■■笑道：

“你猜猜看。”

她双腿残废，昔日使那子母双拐时，以拐为腿，轮流作式，身法之诡变飘忽，已是令人难防。

此刻她使的这鸳鸯双剑，正不知已比双拐轻了多少，此刻她身法之轻灵奇诡，正也不知比昔年强了多少。

万老夫人一心想要令她说话分神，自己好乘隙取胜，至少也可乘隙逃走，哪知别人的心未乱，她自己倒先乱了，嘶声大呼道：

“猜不着……猜不着。”

小公主道：

“王大娘到底与万老夫人有何仇恨，你可知道？”她似乎也对宝玉有些歉意，瞧见宝玉不再说话，就找句话问问。

宝玉心里在微笑，口中沉吟道：

“只怕为的是万大侠。”

小公主道：

“瞧这王大娘武功，已有数次可将万老夫人置之死地，但她却迟迟不出手，这……这又是为的什么？”

宝玉道：

“意在活擒，不在取命。”

小公主道：
“对了，她活擒了万老夫人，便可将万子良诱来，但是……”
突听万老夫人一声惊呼，她左肩已被划破条血口。
只见一股鲜血流了出来，她肩头立刻被染红了，但这不过是因为她血旺气足，是以血流得多些而已。
无论谁都可以瞧出，这创口决非致命之伤。
哪知万老夫人瞧见这鲜血，面上立刻现出惊怖欲绝之色，身子也似软了，“当”的一声，长杖也落下地来。
这一来，倒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却不知万老夫人一生欺软怕恶，遇着比她强的人，她极少动手。
纵然动起手来，她也能仗着老奸巨猾的手段，全身而退，是以她手上虽染满了别人的血，自己的血，她却从未见过。
她竟被自己的血骇晕了。
宝玉瞧得又觉好气，又觉好笑。
小公主叹道：
“若论贪生怕死，只怕没人比得上她。”
只见那王大娘似也怔了一怔，但出手却仍未有丝毫停顿，剑尖颤动，接连拍了万老夫人肩后三处穴道。
万老夫人大骂道：
“臭残废！”
这句话并未骂完，便已翻身跌倒。
但跌下去后，她反而骂得更凶了，当真什么话都骂了出来，若论骂人的本事，也是极少有人比得上她的。
王大娘凌空一个翻身，轻飘飘落在个软兜子上，一个少女立刻取来张毡子，盖住了她的双腿。
两个少女抬起软兜，道：
“可是要将那肉球宰了？”
王大娘道：
“不忙，先带回去。”
突然间，一个人笑嘻嘻走了出来，竟是李名生。
这一来宝玉更是大出意外：
“他竟非与万老夫人约好的。”
只见万老夫人也显然吃了一惊，失声道：
“你……你这孙子原来和这臭婆娘是一党。”
李名生笑嘻嘻道：
“你莫管我是一党两党，反正你要我做的事，我倒真替你做了，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
宝玉张口结舌，他也被弄糊涂了。
少女们娇笑着拥了上来，有的七手八脚，扛起了万老夫人，有的却去吊李名生的膀子，竟像是和他熟得很。只听一个少女笑道：“你可瞧见了方宝玉么？”
李名生笑道：
“自然瞧见了。”
于是又有人笑道：

“他长得是不是真的很俊？武功是不是真的很高？”
李名生笑道：
“你问什么？你再问人家也不会看上你，告诉你，小白脸都不是好东西，还是年纪大些的好。”
少女们笑骂道：
“还是你好，是么？羞不羞，你这老风骚。”
一群人竟打情骂俏，娇笑着去了。
方宝玉怔在那里，整个人都怔住了。
原来李名生这些年来，竟是和王大娘在一齐，瞧这些少女们和他不正经的模样，他们的关系必定不清不楚。
但这些少女又怎会知道我呀？
“李名生与王大娘究竟在玩什么花样？他们若是有意害我，又怎会就这样容容易易的放过了我？”“他们若无意害我，为何又费尽心机骗我？”小公主却冷笑道：“方宝玉，想不到你不但武功出名，连人长得俊也出名了，人家这么样打听你，想必是中意了你，你高兴么？”宝玉心下在焉，随口道：“嗯！”小公主道：“嗯什么，说话呀！”宝玉也没听见她说什么，突然站起，道：“走！”小公主道：“走？哪里去？去追她们？”宝玉道：“不错，追她们，救回万老夫人。”小公主道：“救她？为什么要救她？”宝玉道：“一来为万大侠，二来为查明真像。”话未说完，人已飞掠而出。小公主自然跟了去，那一群人目标委实太大，他们很容易就追上了，但宝玉却只是远远跟在后面。小公主道：“为何不赶上去？”宝玉道：“先瞧瞧他们要去哪里？”小丘中，密林间，竟还有条小道。这小道端的隐密己极，若非知道径途的人，就算找上三五个月。也休想找得到，一群人便从这小路走了进去。
大约只要走半盏茶时分，眼前便豁然开朗——里面竟是别有洞天，低低的山丘，围拥块美丽的盆地。
放眼望去，只见四面盛开着许许多多种不知名的花草，此刻时已入秋，花事已经阑珊，但这里的繁花却全无萧索之意。被那星光夜色一映，繁花便似被蒙在烟雾里，更是绰约多姿。
繁花间，小溪如带，小溪旁，有一栋栋小巧而精致的茅屋，三五相依，虽然疏落，却显有韵致。
一群人热热闹闹，高高兴兴的走入了茅屋里，只剩下无边夜色笼罩着这烟里的繁花，银色的小溪。
宝玉却还踟蹰在那密林中，他既惊于此地风光之美，更惊于王大娘这几年来，非但又复东山再起，而且看来更胜从前。
这女子看来端的不可轻视。
既然不可轻视，他自己也不敢轻举妄动，难免踟蹰考虑。
小公主却笔直走了出去。
宝玉赶紧道：
“且慢。”
小公主头也不回，道：
“既已来了，还等什么？”
宝玉道：
“但……”
小公主道：

“你既要救回万老夫人，又要查明真像，迟早都是要和人家对面的，倒不如此刻就索性光明堂皇的走进去。”

宝玉寻思半晌，叹道：

“这话也有理。”

话既有理，他自然就跟着小公主走了出去。

两人方自穿入花丛，突听花丛里一声娇唤道：

“客来了。”

宝玉又吃了一惊，却见花丛中一只鹦鹉飞了出去，展动着翠绿的双翅，飞向茅屋，口中犹在不住唤道：“客来了……客来了……”小公主格格笑道：“不想一只鸟几乎吓倒了方大侠。”宝玉唯有苦笑，但见茅屋中已有三个少女奔了出来，奔过红栏曲折的小桥，口中娇笑道：“客在哪里？”一句话未说完，瞧见方宝玉，三个人都停住了脚，面上的娇笑也不见了，六只眼睛，直勾勾的瞧着宝玉。宝玉干咳一声，道：“姑娘请了。”一个圆脸少女大声道：“你是谁？来干什么的？”她说话的声音虽大，但却故意装得娇滴滴的，她眼睛里虽有吃惊之色，但却又带着几分笑意。只因这样的美少年，她们倒还少见的很。宝玉反而被她们瞧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抱拳笑道：

“在下……”小公主突然冷冷道：

“你这是来相亲的，还是来找麻烦的。”宝玉脸一红，那少女道：

“找麻烦，找什么麻烦？”她对小公主说话，声音也横了，手也叉起了腰。小公主道：

“他就是方宝玉，来找你们要人的。”三个少女齐地失声惊呼，道：

“方宝玉。”三个人齐地扭转腰肢，奔了回去，但一边跑，还是忘不了回过头来瞧，谁都忍不住要多瞧方宝玉一眼。接着，便听得茅屋中发出一连串娇喝、惊呼。小公主一推宝玉，道：

“还发什么呆，往里面闯呀！”

宝玉只得大步走了过去。

这外面看来虽是风光明美，但茅屋却必定充满埋伏、充满杀机，宝玉全身都已戒备，哪敢有丝毫大意。

但小公主却是行所无事，竟生像全未将这不可轻视的王大娘瞧在眼里，全身上下，都毫无戒备之意。

茅屋中本是灯火昏黯。

但此刻，每间茅屋窗户里的灯光，都突然明亮了起来，映得那小溪粼粼生光，宝玉走在桥上，便仿佛走在星河里。

这时，王大娘的语声也自茅屋里传了出来。

只听她带笑道：

“贵客光临，恕贱妾身带残疾，不能远迎，快请进来，容贱妾待茶。”

宝玉沉声道：

“宝玉遵命。”

王大娘话越说得客气，他心里便越是提防——笑里藏刀的滋味。他早已尝得多了，他哪里还会上当。

茅屋的门大开了，门旁边，少女们都在探着头偷偷的瞧——他们的手里究竟藏着如何厉害的暗器。

宝玉突然轻烟般掠了进去。

他此刻早已将真气布达四梢，他自信茅屋里无论有多么厉害的暗算，都

万万难以伤得到他的。
　　但茅屋中哪有什么暗算。
　　这布置得出奇精致的茅屋里，到处都充满了温香、甜蜜的气息，叫人欲醉，哪有丝毫杀机。
　　明亮的灯光下，王大娘正含笑斜倚在锦榻上，少女们手里虽拿着东西，却只是咬了半边的瓜果，而非暗器。
　　如临大敌的方宝玉，瞧见这情景，倒不觉有些讪讪的不好意思，干咳一声，抱拳笑道：
　　“王大娘可还认得方宝玉？”
　　王大娘娇笑道：
　　“我怎会不认得你，除了方宝玉外，世上那里还有第二个这么英俊、这么可爱的少年人？”
　　主人如此夸奖，少女们吃吃的笑，四下流动着甜香……这反倒使来意不善的方宝玉怔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听身后一人道：
　　“王大娘，你好么？”
　　王大娘笑道：
　　“哎哟！小公主，没多久不见，你可越来越标致了，今儿若不是方少侠来，只怕我可再也请不到你。”
　　小公主娇嗔道：
　　“你再说……谁知道你住在这里呀？”
　　王大娘娇笑道：
　　“你不知道么？我才不信，火宫主没有告诉你么？”
　　小公主笑道：
　　“谁也没有告诉我，就好像你这地方比什么都神秘似的，我真不懂，这儿到底有什么神秘呢？”宝玉更惊得呆了，道：“你……你原来认得她。”
　　小公主道：
　　“我几时说过不认得她？”
　　宝玉怔了怔，苦笑叹道：
　　“不错，你是没说过。”
　　他此刻已猜出王大娘这些年来，必定在从事一种神秘的勾当，而火魔神一入江湖，便和她搭上了线。
　　所以火魔神虽然多年未在江湖走动，但对江湖中一切事都熟悉得很，这些事，只怕便都是王大娘告诉他的。
　　但王大娘这几年来究竟在作何勾当？
　　小公主在笑，王大娘在笑，少女们也在笑……
　　方宝玉却陷入沉思中。
　　突听小公主道：
　　“喂！万老夫人已出来了。”
　　宝玉这才从沉思中醒来，只见万老夫人已垂头丧气，坐在一旁，李名生也站在那里，笑得甚是尴尬。
　　宝玉叹了口气，道：
　　“我知道了。”
　　小公主道：

“你知道了什么？”

宝玉道：

“那桑林中的小屋，想必也是王大娘的属下在住着，所以火魔神才会将我约来这里……是么？”

王大娘笑道：

“不错，不但那屋子是我的，那桑林也是我的……你知道，女孩子们闲着没事做，就想养些蚕宝宝。”

宝玉道：

“所以李名生所说的老刘，也全都是假的，他根本什么也没瞧见。”

李名生苦笑道：

“这不是我有意骗你，而是王……”

王大娘截口道：

“桑林中发生惨变，我本也不知道，想来那些人手脚必很快，等你们来了，我才瞧见，我知道你们必定不知该去那里，所以才让李名生去通知你们，只因火宫主门下来借房子的时候，我已瞧见下一站是大名府了。”

李名生突又道：

“但我们所说的那些话，倒并非全是假的，只因我虽没有瞧见他们动手，铁金刀却瞧见了。”宝玉道：莫非是他告诉你的。”李名生道：

“他在暗中偷偷瞧了个明白，便赶紧退下，却不想恰巧遇到了我，于是，他便自我口中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宝玉道：

“你当真是他朋友。”李名生笑道：

“不但是朋友，而且昔日还曾同门学艺，而且还是他师兄，只是……唉！我对练武总是打不起精神，所以……所以……”所以怎样，他不说别人也知道了。宝玉叹道：

“世事当真奇妙的很，不想这点我也猜错了。”李名生道：

“世上巧事原本不少，等你到我这年纪，你就会知道了，否则又怎会让我一出来就遇着万老夫人。”宝玉道：

“万老夫人自然是认得你的，她不愿我去白水宫，是以便令你前来骗我，却不知你已是王大娘的……的朋友。”他不等别人答话，目光直视小公主，道：“而这所有的事，你原已全都知道了，但你却偏偏装模作样，百般捉弄我，让我变成个大大的呆子。”小公主默然半晌，一字字道：

“不错，我什么都早已知道了，我完全是在故意捉弄你，当你呆子。”突然扭转头，奔到门口，双肩竟似在微微颤抖着。宝玉冷笑道：

“你既已骗我，又何必……”王大娘截口道：“她没有骗你，你冤枉她了。”宝玉怔了一怔，道：“我怎会冤枉她？”王大娘道：“这一切事，她本不知道，她也真的不知道我住在这里，更不知道李名生已跟着我，自也不知道李名生的话是真是假。”宝玉茫然道：“我……我难道错了？”万老夫人忽然大声道：“你错了，你完全错了，你不但冤枉了她，也冤枉了我老人家，你这小呆子，自以为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却不知碰上有些事是你永远也猜不到的，你不过总是在自作聪明而已。”宝玉道。“我冤枉了你什么？”万老夫人道：“你可知道我老人家怎会来到这里？凑巧么？世上哪有这么多凑巧的事，我是一路跟着人来的。”宝玉道。“谁？跟着谁来的？”万老夫人道：“那些人你也认得，我一路自泰山跟着他们来到这里，这一路上他们做的事，没一件能逃得过我眼里。”宝玉动容道：“这些人究竟是谁？”万

老夫人却叹了口气，道：“ 我老了，又老又贪吃，没有些好东西吃，我连话也说不动了。 ”宝玉苦笑道：“ 这…… ”王大娘笑道：“ 这容易，这里的东西，随便你。 ”宝玉不等她说完，就将桌上的瓜果，全送到万老夫人面前。万老夫人道：“ 我口也渴了。 ”宝玉只得又倒了碗茶去，少女们又吃吃的笑了。王大娘也笑道：“ 能让方少侠侍候你，你福气倒不小。 ”万老夫人道：“ 他能听到我老人家说的话，福气更不小。 ”宝玉苦笑道：“ 你老人家现在可以说了么？ ”万老夫人吃了些果子，喝了口茶，一字字缓缓道：“ 我是跟着铁髯、如意这几个老儿来的。 ”这句话说出，不但宝玉吃惊，王大娘失色，就连小公主也不禁霍然回过头来，失声道：“ 原来是他们。 ”万老夫人道：“ 泰山之会散后，我老人家也混进了万竹山庄，但那时你竟已走了，我老人家本觉有些失望，哪知…… ”宝玉道：“ 怎样？ ”万老夫人道：“ 我竟发觉铁髯、如意那几个老不死，竟在暗中调度弟子，也不知要做些什么鬼鬼祟祟的勾当。 ”宝玉道：“ 然后呢？ ”

第四五章　美色换绝艺

万老夫人道：

“然后他们竟鬼鬼祟祟跟着你走的路走，只要有人跟你讲过一句话，他们立刻就将那人抓来拷问。”

宝玉叹道：

“原来是他们，难怪剑法那么犀利……难怪竟使得出分筋错骨手，我本该早已猜出是他们。”

万老夫人道：

“我老人家本在奇怪，这些老不死怎会做出这种事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只是生怕此行有失，生怕没有人去对付白衣人，所以就想抢先一步，赶到白水宫去，其实就凭他们这几个老废物，先赶去还不是送死。”

宝玉黯然道：

“这几位老人家，对我当真是爱护备致，江湖中前辈英雄的仁义风范，当真是后辈赶不上的。”

万老夫人冷笑道：

“堂堂一派宗主，却做出这种藏头露尾的事，有什么露脸，尤其铁髯那杂毛，贼脾气不改，想来什么坏主意都是他出的。”

宝玉生怕她说出更难听的话来，赶紧抢着道：

“后来如何？”

万老夫人道：

“我跟来这里，瞧见他们果然抢了先，你这小呆子便只有停在这里了，所以我老人家只有指点指点你。”宝玉奇道：“原来你……你……”

万老夫人冷笑道：

“你这小呆子，只当我老人家要阻止你去白水宫了，嘿！你大错而特错了，我老人家怕的只是你去不成白水宫。”

她语声微顿，接道：

“但我老人家若是自己去指点你，不但麻烦不少，而且你也未见相信，我老人家正在犹疑，便恰巧遇着李名生这倒霉鬼。”

李名生笑道：

“这倒是实话，她逼着我去告诉你，该往哪里走，却不知我正也是要告诉你这个的……我虽然骗了你，但却是出于好意。”

万老夫人冷笑道：

“我老人家却不是出于好意，我老人家只是觉得这小呆子既要去白水宫送死，就让他快些去吧！”

宝玉叹道：

“世事之奇，当真是人们难以忖度的。”

万老夫人道：

“还有，我不妨再告诉你，水娘娘早已算准了你要去白水宫的，她老人家早已在等着你了。”

宝玉喃喃叹道：

“好……好……”

他似已变得有些痴了，只因这接连而来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大出他意料之外，没有一件是他能猜得中的。

小公主突然冷笑道：

“方宝玉，告诉你，你虽然并没有你装的那么笨，可也没有你自觉的那么聪明，世上本有些事，是你永远猜不到的。”

她喘了口气，大声道：

“只因你也是人，不是神！”

宝玉道：

“不错，人的智慧，本有极限……”

突然间，又有娇呼声自门外传了进来。

“客来了……客来了……”

那翠绿的鹦鹉，又展翅飞入了茅庐，不住娇啼道：

“客来了……客来了……”

少女们有的娇笑着迎了出去，似乎全无谅异之色。

但宝玉等人，又不觉大是奇怪道：

“瞧她们的模样，此地似是常有客来，但如此隐密之地，又怎么会常有客人来呢？”

他们自然都想瞧瞧来的客人是谁。

哪知王大娘却已笑道：

“后面还有间雅室，不知方少侠可愿进去坐坐，待我应酬应酬这些俗客，再来陪少侠说话。”

如此情况下，宝玉又怎能说“不”字。

于是小公主，万老夫人也只得随她走了进去。

后面一间小室，果然是精雅。

有两个少女在一旁殷勤的侍候着——她们的殷勤和甜笑，自然有一大半是向方宝玉发出来的。

门外，不断有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传来。

银铃般的笑声中，突然出现了粗豪的语声，说的是：

“王大娘，想不到今日我会带了这许多人来吧……哈哈！告诉你，这几位可不是等闲角色。”

又听得王大娘笑道：

“唷！这几位都是谁呀？”

那人大笑道：

“告诉你，你真得谢谢我，我可真给你带来好生意了，这几位的大名说出来，只怕要震坏你那又白又嫩的耳朵。”王大娘便笑道：“我不怕，你说吧！”

少女们的笑声虽迷人，宝玉并不动心，只有这汉子粗豪的语声，却当真引动了宝玉的好奇。

这语声听来竟是熟悉得很。

宝玉方待凝神听他说下去，却有个少女拉住他的袖子，娇笑道：

“外面的话，有什么好听，还是听我唱只山歌儿吧！”

她手中不知何时已多了副檀板，此刻竟拍板唱了起来：

“你是个冤家，你是个负心，你是个无情无义的小铁钉，钉入了奴家的心，一寸一寸的深……”

外面那个粗豪大汉也在大声笑道：

“这位是……这位是水上……这位是三湘第一条好汉……这位是九江有

名的……这位是……”

宝玉虽竖起耳朵听这汉子的话，怎奈那少女又尖又细的歌声，直往他耳朵里钻，他什么都听不清楚了。

小公主冷冷的笑着，冷冷的瞧着宝玉，她眼睛里仿佛在说：

“人家偏要唱，你拿人家有什么法子？”

宝玉可真是没有法子，人家对他凶些、狠些，他可不怕，他只怕人家对他好，缠得他无法脱身。

等到那少女总算唱完了，却又笑道：

“我唱完了，我妹子还要唱一个，妹子，你……”

万老夫人突然道：

“小姑娘，你们唱得太好了，我老婆子可得赏你们个又红又大的果子吃吃。”

她手里早已拿了两个橘子，此刻突然跃了起来，出手如风，将两个橘子带着皮塞进了那两个少女的嘴。

那两个少女竟是躲闪不及，两个带皮的橘子塞进她们的嘴，她们连气都透不过了，哪里还唱得出歌来。

两人急着想伸手去掏。

万老夫人脸一板，厉声道：

“小姑娘，你们两人要是不给我老人家面子，要想将橘子掏出来，我老人家可要塞你们一嘴的马粪了。”

她这一套虽然唬不住别人，但要唬这两个未经世面的小姑娘，倒是绰绰有余，两人果然不敢动了。

万老夫人笑道。

“对，这才是乖孩子，你们两人就慢慢的吃吧……方宝玉，你也可慢慢的听了。”大摇大摆的坐下，又大吃大嚼起来。

宝玉暗笑忖道：“果然有一手。”

当下走到门畔，安心的听。

只听王大娘笑道：

“唷！果然都是大英雄们，今天是什么风，竟把这几位跺跺脚四城乱颤的大英雄们全都给吹到我这儿来了。”

一个尖细的语声笑道：

“咱们也早就听说王大娘这儿的香窟，美女如云，早就想来见识见识了，只可惜不得其门而入。”

另一个破锣嗓子笑道：

“今天若不是熊大哥老马识途，咱们还是找不着路到这温柔乡来。”

那粗豪的语声大笑道：

“我见你们几人垂头丧气，没精打采，才好心带你们来见识见识，你这厮竟敢骂我是只老马？”

哄堂大笑声中，那破锣嗓子又道：

“吕大弟，你也开心开心呀，莫要辜负了熊老大的一片好意。”

一个少年语声苦笑道：

“小弟如何开心得出？”

那粗豪语声道：

“吕老弟，你这就不对了，大丈夫应该提得起，放得下，咱们虽小小栽

了个跟头，可也没吃亏。”

那破锣嗓子道：

“是呀！何况，这件事早已过去了，还是打起精神来寻乐子吧，你瞧那位姑娘，咱们就让给你。”

那少年道：

“小弟……小弟……”

那粗豪语声道：

“别婆婆妈妈的，选一个……好呀！你们瞧，昌老弟的眼睛在偷偷瞧着谁，来，就是这一个。”

王大娘道：

“唷！这位吕公子眼光可真不错，一瞧就瞧上了这儿的宝贝，但我这宝贝，可不能随便给人的。”

那粗豪语声大笑道：

“我早就知你这老狐狸要乘机敲杠子了，好！你要什么，说吧，我们吕老弟可不是小气的人。”王大娘道：“嗯！这……还是让姑娘说吧！”那破锣嗓子大笑道：

“宝贝儿，你就说吧！”

那少女们一阵娇笑，笑了一阵子，王大娘道：

“我这宝贝说，她什么也不要，只要吕公子将那威震江湖的‘连环四十八枪’传她几手就成了。”

那粗豪汉子拍掌笑道：

“容易容易，这个容易……”

听到这里，宝玉面上已微微变色。

小公主也来到他身畔，道：

“你可曾听出这些是什么人了？”

宝玉叹道：

“这吕公子便是‘宝马神枪’吕云。”

小公主道：

“就是在洞庭湖和你第一个交手的？”

宝玉道：

“正是，那熊老大乃是小孤山‘多臂熊’熊雄，一身上下，暗器多达十余种，双手可连发八种之多。”小公主道：“那破锣嗓子？”宝玉道：“九江‘半天云’单毅成。”小公主道：“还有……”宝玉道：“另外一人乃是‘麻城’孙玉龙。”万老夫人突也接口道：“这四人既在这里，‘武昌’匡新生，‘南昌’高冠英，‘邪门’赵剑明，想必也都已来？”宝玉叹道：“想来如此。”小公主道：“这些人岂非都是你的手下败将？”宝玉道：“这些人确曾都与我交过手，但后来不知怎地，却一齐失踪了，不想今日竟在此出现，倒当真出我意料之外。”小公主眨着眼笑道：“他们说来解闷，这些天来受的闷气想必不少，但……但是谁给他们气受的，你可知道？”宝玉冷笑道：“火魔神。”万老夫人突又笑道：“我还当王大娘在做什么生意，原来是在这里开暗门子……可笑李名生那厮，竟在这里做了龟公，他来做龟，倒真是块好材料。”她话虽说的不雅，却真是一针见血。小公主皱眉道：“什么叫暗门子？”万老夫人笑道：“我的好公主，暗门子就是窑子，就是……”小公主脸一红，道：

“啐！我懂了，莫再说了。”

万老夫人道：

“说良心话，她这窑子，倒也和别的有些不同，她要的竟不是别人的银子，却要别人传授武功。”

宝玉叹道：

“难怪王大娘武功如此精进，这些年来，她学得别人的秘技，必有不少……她如此做法，图谋也必定不小。”

小公主道：

“拿自己辛苦学来的武功，到这里来换……来换……啐！世上真有这么多呆子，倒真是件怪事。”

万老夫人道：

“怪什么，武功本是身外之物，却可换得人家大姑娘活生生的身子，要是我老婆子，我也愿意呀！”

小公主道：

“但这地方如此隐密……”

万老夫人截口道。

“这你就又不懂了，她做的越是神秘，越是令人动心，来的也就越会是有两下子的人物……王大娘究竟不愧是只老狐狸。”

那两个少女嘴里的橘子，虽早已悄悄掏出来了，但却红着脸，垂着头，不敢说话，只用两只大眼睛偷偷的瞟。

宝玉也在低首沉思。

小公主道：

“你可是动心了，也想……”

话未说完，宝玉突然冲了出去。

外面那花厅，此刻当真热闹的很。

王大娘虽仍斜倚床上，但却笑得更是开心。

两个少女坐在一条大汉的双膝上，这大汉锦衣华服，浓眉环目，一只搂着那少女纤细腰肢的手掌，也比常人大了一倍。此人正是孤山暗器名手“多臂熊”熊雄。还有一人，坐在那儿，也比常人高出一头，但头颅却又比别人小了一半，一双小眼睛，正色迷迷的瞧着怀中的少女。此人便是九江“半天云”单毅成。另一人瘦小精悍，目光炯炯，正在和他身畔的少女悄悄耳语，也不知说的什么，只说得那少女吃吃的笑。此人乃是江湖中智多星“麻城”孙玉龙。此外头大身矮的乃是“武昌”匡新生。面色蜡黄，不苟言笑的乃是“祁门”赵剑明。年纪看来最轻，生着娃娃脸的乃是“南昌”高冠英。而最最英俊的便是三湘第一条好汉“宝马神枪”吕云了。除了鱼传甲外，失踪的人，果然都在这里。吕云红着脸坐在那里，他身畔的少女，最最娇憨，最最动人，但他却只是红着脸坐着，不敢动。那少女反而不断逗他，又娇笑道：“吕公子，咱们进去吧，免得被人家笑。”吕云却是死也不肯站起来。“多臂熊”熊雄一双巨掌几乎将那两个少女的腰肢揉碎了，少女们扭动腰肢，咬着樱唇，吃吃的笑，轻轻的骂。熊雄却笑道：“吕老弟，进去就进去，怕什么，人家又不会吃了你，哈哈！就算吃了，也会吐出来的。”那少女笑啐道：“死像，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单毅成大笑道：“他嘴里自然吐不出象牙，但却吐得出……”那少女娇嗔道：“吐得出什么，你说，你敢说？”单毅成笑道：“我的乖乖儿，你叫我不说，我就不说，但少时你若叫咱们吕老弟不

吐，他可是非吐不可的啊！”这些名震江湖的名杰们，到了这里，竟似全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尤其大笑，娇笑，笑个不停。就在这一声声娇笑，一声声死像中，珠帘后突有一个人大步而出，他身上并未燃火，但火光却眩人眼目。所有的笑声，立刻全都停了，但一张张正在大笑的嘴，却合不拢来，像是突然被人扼住了喉咙。“多臂熊”熊雄眼睛瞪得有如弹子，道：“你……”单毅成小脑袋上汗珠直冒，道：“怎会……”孙玉龙拼命想装出笑容，道：“在这里？”“你怎会在这里？”这短短六个字，却要三个人才说得出来，而且还生像是花了全身的气力。宝玉微微笑道：“多日不见，各位可好？”单毅成拼命擦汗，道：“好……好极……”孙玉龙格格强笑道：“好极了。”熊雄突然长身而起，咧着嘴道：“一点也不好。”“宝马神枪”吕云已推开那少女，走到宝玉身侧，红脸道：“方大侠可好么？”王大娘接口笑道：

“泰山会上，技压天下群雄，轻挥一剑，威名震动九州……方大侠怎会不好，他可真的是好极了……好极了……”语声微顿，又道：

“原来各位本是认得的，那可更是好极了……孩子们，瞪着眼干什么，起来让方大侠坐呀！”

宝玉含笑道：

“大娘莫招呼……”他目光四扫一眼，笔直凝注吕云，接口道：

“在下要和吕大侠借一步说话，吕兄……”

吕云赶紧道：

“但凭方大侠吩咐。”众人眼睁睁瞧着他两人出去，但是则声不得——有的人虽想说话，但话到口边，却又咽了回去。但每人目光闪动，心里却又显见在不停他转着念头。

吕云随着宝玉，直走到门外花丛中。此刻星已沉，月已落，天色将明，花香袭人。宝玉转身驻足，笑道：

“吕兄……”

吕云道：

“方大侠可是要问我日来去向？”宝玉道：

“吕兄若不肯说，也就罢了。”

吕云长叹一声，道：

“不瞒方大侠，这些日子，在下栽的跟头实在不小，被人以一封信骗了出去，又被软禁。”宝王皱眉道：“软禁？”

吕云叹道：“我等八人，竟都被囚禁在一间不见天日的地牢中，以我八人之力，想尽方法，也是无法脱身。”宝玉道：“以八位这般英雄，怎会……”吕云苦笑道：“别人如何被擒，我未眼见，在下……”他长叹一声，接道：“在下接到信后，便赶去信中所约之地，见着了……”宝玉忍不住道：“火魔神？”吕云道：“不是他，是个残废的老人，不明身份，他身子已不能动弹，但在下……在下一见他面，就被迷倒，等醒来后，已在地牢中了。”宝玉动容道：“残废的老人？他又是谁？如此看来，熊大侠，单大侠等人中伏的经过，莫非也和吕兄一样？”吕云道：“大致俱是如此。”宝玉道：“但那又是封什么信，竟能使各位不问情由，便急着赶……”他见到吕云面上突然露出羞愧为难之色，便立时住口。吕云头也垂了下来，讷讷道：“那封信……那封信……”宝玉一笑道：“那封信无关紧要，不说也罢。”吕云道：“方大侠如此体谅，在下委实感激，但……”突然抬头，大声道：“但方大侠既

是如此，在下更是非说不可，在下少年时，曾经做过件羞见朋友之事，那封信便是以此相胁，限在下刻日赶去。”宝玉动容道：

“竟是这样……熊大侠等人，想来也是如此的了，不想这些人竟有如此厉害，竟能将八位隐私之事，全都探出。”

吕云默然半晌，苦笑道。

“在下隐私虽不多，但有些人……”

他虽然住口不言，但言下之意，自是说单毅成、孙玉龙等人的隐私却不少，要探出并非难事。

宝玉自己会意，颔首苦笑道：

“不错。”

过了半晌，突又问道：

“那残废老人是何模样？”

吕云沉吟道：

“在昏黯的灯光下，那老人看来实宛如僵尸一般，他面目虽被白布所蒙，但只要是露出的肌肤，便都是创痕重叠，宛如被烈火所炙，又似被滚水烫伤，教人瞧了一眼，便不敢再看第二眼。”

宝玉寻思半晌，失声道：

“不错，必定是他！”

吕云耸然道：

“方大侠已猜出了？”

宝玉道：

“这老人必定便是昔日绿林道的总盟主，也就是青木宫的人，他那一身伤痕，想来便是被白水娘所伤……木郎君为他爹爹求药未得，所以这老人虽能勉强保住性命，但他的伤势，竟直到今日还未能复原。”

吕云失声道：

“白水娘好毒辣的手段！”宝玉苦笑道：“手段之毒，可说天下无双。”

再想到自己这就要去领教这天下无双的毒辣手段，心头也不禁凉了一凉，但瞬即又复笑问道：

“却不知鱼传甲鱼大侠，怎地未来此地？”

吕云道：

“鱼兄坚持赶着回家，在下本也不愿来的，但……唉！在下的决心还是不强，还是被他们拉了来。”

宝玉笑道：

“少年风流，逢场作戏，本也无妨，只是……吕兄若真的要以那‘连环四十八枪’作为缠头买笑之资，小弟便要代吕兄不值了。”

吕云叹道：

“此点在下又何尝不知，但在下既已被人逼着答应了，又怎能失信于妇人女子？”

他忽又一笑，接道：

“幸好在下这‘连环四十八枪’虽不比方大侠剑法神妙，究竟也不是什么庄稼把式，她若想在短短一两个时辰里学会，也绝非易事。”

宝玉听他说到这里，也无法再劝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种事无论什么人遇着都没法子。

他只得苦笑了笑，道：

“既是如此，小弟只愿吕兄……”

突听一人大声道：

“两位的私话说完了么？”

“多臂熊”熊雄已随着语声，大步而来。

吕云瞧着宝玉，道：

“方大侠是否还有吩咐？”

宝玉道：

“没有了。”

熊雄笑道：

“兄弟却有几句体己话想和方大侠聊聊。”

吕云道：

“既是如此，在下告退。”

他走得竟甚是匆忙，宝玉含笑叹道：

“看来吕兄今日也有些动心了。”

熊雄笑道：

“在那不见天日的鬼地方蹩了那么久，谁不想出来发泄发泄，只是这位吕老弟究竟年轻脸嫩，心里想得要死，嘴里却偏说不要。”

宝玉微微一笑，道：

“不知熊兄又有何见教？”

熊雄道：

“兄弟有件事实在不懂，所以想来请教。”

宝玉道：

“熊兄不懂的事，小弟也未必懂的。”

熊雄道：

“想那火魔神，费了许多气力，将我等赚去，却只关了些日子，便又凭白将我等放了，他又不是疯子，为何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吃力不讨好的事？”

宝玉道：

“这个……小弟却是懂的。”

熊雄道：

“所以兄弟才来请教。”

宝玉道：

“这只因火魔神那时存心要使小弟含冤不白，要江湖中人都认为小弟只是个骗子，但各位却是与小弟交过手的，他生怕各位会出来为小弟做证，是以才会将各位骗去，如今小弟冤枉幸得洗刷，他自然便将各位放了。”

熊雄笑道：

“总算这人还有些人性，未将咱们宰了。”

宝玉道：

“正如熊兄所说，损人不利己之事，他是不会做的，他若杀了各位，于己无利，但若放了各位，各位说不定还会对他心存感激。”

熊雄道：

“他若真的要咱们对他感激，可真是在做梦了，他放了咱们，只怕是知道这几人里面，还有人对你不眼气，还要来找你麻烦……嘿嘿！世上只要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他必定欢喜开心得很。”

宝玉微笑皱眉道：

“哦？真有此事？”

熊雄道：

“自然有的，兄弟就知道有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总认为你只不过是侥幸胜了他们，总想找你再比划比划。”宝玉道：“多谢熊兄指点，小弟……”

熊雄抢着道：

“你也莫要谢我，我若非总是瞧着这两个小子不顺眼，也就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你了，这可是真话。”

宝玉失笑道：

“熊兄当真直爽的很。”

熊雄道：

“这两人虽然贼头贼脑，但武功却不含糊，尤其是咱们被关在黑牢的这一阵子，两人总是躲在角落里，咕咕嚷嚷，不时还发出贼笑，像是得意的很，我本也懒得听他们说什么，但却偏偏让我无意听到了。”

宝玉忍不住问道：

“他们说的是什么？”

熊雄道：

“原来这两人臭味相投，竟在一起研究武功，居然还真被他们研究出一些鬼门道，想来他们早已存心要用这来对付你的。”

宝玉道：

“两人同心，其利断金，他两人若真能同心合力，为武学创出些新境界，倒也是武林中一大幸事。”

熊雄撇嘴道：

“什么新境界，左右不过是些言人的阴谋勾当，方兄你虽然不怕，但也得提防提防的好。”

宝玉道：“多承指教。”熊雄道：“对了，我还忘记告诉你这两个小子是谁，他……”宝玉笑道：“此两人是谁，熊兄不说，小弟也知道了。”熊雄道：“哦……你说来听听。”宝玉道：“麻城孙玉龙，九江单毅成。”熊雄拍掌道：“一点不错，就是这两个王八蛋。”语声微顿，又道：“说起这两人，他们倒真有一两着绝招，教人难以抵挡，否则这两人只怕早已被人将他们脑袋搬家了。”

第四六章　欢场变屠场

宝玉笑道：

“他两人的绝招秘技，小弟也曾领教，若论招式之辛辣狠毒，孙玉龙那一着‘吴刚斫桂，，端的可算是江湖罕睹的了。”

熊雄道：

“这厮就是仗着这一招‘吴刚斫桂’,不知斫断了多少成名英雄的腿……江湖中有两句咒人话，方兄不可不知。”宝玉道：“什么话？”

熊雄道：

“有张缺德的嘴，水里丢了腿，偷上姑娘的楼，云里打破头。”

宝玉笑道：

“这前面一句，想必是鱼传甲与孙玉龙两人，这两人武功家数虽不同，但攻人下三路时之招式，却当真各有巧妙。”

熊雄道：

“不错，后面一句话，便说的是‘天上飞花’冷冰鱼和这‘半天云’单毅成了，冷冰鱼虽然凶，但单毅成那一招‘云中击电’，可也不是好玩的。”

宝玉叹道：

“若论招式之凌厉霸道，‘云中击电’只怕还在‘天上飞花，之上，只是此招也就失之于霸气太重，是以灵巧不足。”

熊雄道：

“‘吴刚斫桂’和‘云中击电’这两抬自然各有缺点，否则他俩也就不会败在方兄你的手里了。”

宝玉笑道：

“吴刚斫桂却是灵巧有余，霸气不足，这只怕便是因为孙玉龙身躯过于瘦小，但话说回来，他若非身躯瘦小，也使不出这样的招式了。”

熊雄道：

“但若是两人联手，同时使出这两招来，一个攻上，一个攻下，这又当如何？方兄你可曾想到此着？”

宝玉微微皱眉，沉吟道：

“他两人若是联手同时使出这两招来，倒当真教人难以应付。”

熊雄道：

“这就是了，是以方兄千万大意不得。”

语声微顿，突又沉声道：

“说曹操，曹操就到，那两个小子果然已来了。”

只听单毅成的破锣嗓子已在嚷道。

“熊老大，你说完了么，让咱们和方大侠聊聊如何？”

熊雄低声道：

“方兄可要我……”

宝玉含笑截口道：

“无妨，熊兄只管走吧！”

熊雄犹疑了半晌，终于走了，眼睛却瞟着单毅成与孙玉龙，口中也不住在喃喃低语道：

“小心些，莫要自己搬砖，砸着自己的脚，还是省省事吧！”

他这话自是说给单毅成与孙玉龙听的，但这一高一矮，两个在江湖中素

来不好惹的人物，此番却装做没有听到。

孙玉龙笑道：

“月余不见，方大侠风采越发神俊了，小弟闻得方大侠在泰山上威风八面，着实也欢喜的很。”

单毅成笑道：

“只怕咱们这两块不成材的废料，竟被人关起来了，没有赶上泰山的热闹，也没能瞧见方大侠的威风。”

孙玉龙笑道：

“纵未瞧见，也能想象的到。”

单毅成笑道：

“所以咱们两人便忍不住前来向方大侠道喜。”

这两人正都是“嘴里叫哥哥，腰里掏家伙”的角色，嘴里说着好听的话，暗中却已先占了有利之地，成犄角之势，对宝玉左右夹在中央。

宝玉只作不知，微笑道：

“两位此刻便是特地赶来捧小弟的么？”

孙玉龙笑道：

“哪里的话，在下……”

宝玉道：

“两位若是将小弟捧得高高的，再摔下来，小弟可生受不起。”

单毅成格格笑道：

“方大侠说笑了。”

宝玉大笑道：

“说说笑话，本是好的。”

孙玉龙、单毅成也大笑道：

“是极是极，方大侠说的好！说的好……”

三个人同时大笑，真像是情投意合，大家都开心得很，但此刻若有第四人走来听听，便可听出这笑声中实是充满杀机。

大笑声中，单毅成与孙玉龙，同是早已抢在机先之事，在偷偷打着眼色，但两人的一举一动，却也未逃过方宝玉的眼里。

孙玉龙成名的兵刃，亦名列当今武林十三种外门兵刃之中，江湖中人称之为“流星赶月飞龙斧”。

顾名思义，这“飞龙斧”和“流星锤”自有些相似，乃是两柄雕着龙纹的银斧，却用条长达三丈的银链连住。

这“飞龙斧”的招式，可以攻远，亦可以取近，双斧分持，进身肉搏，单斧飞出，三丈外取人性命。

此刻，这“飞龙斧”正松松的挂在他腰畔。

单毅成使的却是“单柄金爪锤”。

他这“金爪锤”，也是与众不同，锤大如爪，金光闪烁，柄长却长达五尺七寸，一锤击下，重逾三百斤。

此刻，这金爪锤亦在他手畔。

两人兵刃，虽然全都还未在掌中，但像他而人这样的武林高手，要亮出兵刃，当真只不过是弹指间事。

在亮出兵刃的同一刹那，他们那惊天动地，追魂夺命的一招杀手，也立刻便可以击出。

笑声，仍在继续着。

而星月已无光，繁花也已在笑声中失色。

孙玉龙斜斜的站在方宝玉左前方约莫三尺三寸处，赤手空拳的方宝玉，若要挥掌伤他，身子便要向左探出一尺开外。

而他身子微俯，短斧一挥，使可斫断宝玉的双足。

但宝玉身子若是向左探出，站在宝玉右前方四尺外的单毅成，一招“云中击电”击下，宝玉便无法兼顾。

这实是最有利的地势。

这两人果然不愧高手，还未出手时，便已占得机先。

只因以宝玉此刻所站的地位，万万无法在同一刹那间向他两手出手，更无法在同一刹那间将他两人制住。

是以宝玉只有等着他两人先攻。

是以宝玉便要想出个法子，能在一刹那间，闪过单毅成的一招“云中击电”，孙玉龙的一招“吴刚斫桂”。

笑声，只不过继续了喝下半盏茶的工夫。

但这短短片刻，却又宛如十分漫长。

花丛中，已有些娇柔的花朵，被笑声震得飘飘落下。在锤的金光、斧的银光中，更显得分外凄艳。

这是黎明前最最黑暗的一段时候，锤的金光与斧的银光，在这无边的黑暗中，也显得分外凄艳。

宝玉，正卓立在这凄艳的落花与凄艳的光芒间，他的脸，也似蒙上了一层圣洁而又神秘的光辉。

他仍在笑着，左手正轻抚着他那有如玉石雕成的平滑下颔，右手则轻松的垂在腰畔。

这时，“多臂熊”熊雄已带着四、五个人奔了出来，这些人里除了吕云等人外，竟还有小公主。

他们听见这异常的笑声，瞧见这异常的情况，远远便停住脚步，熊雄目光转处，脸上突然变了颜色，失声道：“不好！”吕云道：“什么事？”熊雄道：

“以方宝玉此刻所摆的架势，左面下部空虚，绝难挡得住孙玉龙的一招‘吴刚斫桂’，右面却是上面大露空门，更难招架单毅成的那招‘云中击电’，他……他……他怎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小公主突然冷冷道：

“到现在为止，我还未见过方宝玉做出任何一样傻事来。”

熊雄道：

“但……但现在……”

语声未了，金光银芒，突然交击而出。

令人大出意外的是，银芒闪动的“飞龙斧”，竟未使出那招“吴刚斫桂”，竟使出了那招“云中击电”。

而金光闪闪的“金爪锤”，却击出了那招“吴刚斫桂”，这两人竟将自己得意的绝招杀手，互换击出。

熊雄失声惊呼。

只见单毅成身躯半蹲半俯，金爪锤带着一片全光，一般劲风，斜击宝玉右膝上一寸七分处。

他身高腿长，本不适使出此等攻人下路的招式，但此招被他使来，他锤势的凌厉霸道，恰巧补了这一招本身刚猛之不足。

而孙玉龙身形已掠起七尺，“飞龙斧”已脱手飞出，带着半截银链，当真有如一道银电一般，直击宝玉头顶。

他身躯短小，本也不适使出此等招式。

但此刻他身跃凌空，脱手飞出的“飞龙斧”，被银链带动，更是灵动自如，也恰巧弥补了这一招本身灵巧之不足。

何况“飞龙斧”仅长三尺二寸，使出这一招“吴刚斫桂”时，飞斧也不能脱身，此刻换了长达五尺七寸的“金爪锤”使出这一招来，威力范围，便凭空增加了两尺五寸，武林高手相争，一寸之差错，都可判出胜负，何况两尺五寸。

而三尺二寸的“飞龙斧”，加上五尺银链，也比“金爪锤”长了两尺五寸，“云中击电”的威力，自也大增。

两人此番互换招式击出，自不如使出本身招式之纯熟，而以斧使锤招，锤使斧招，也不免有些生硬。

但如此一换之后，这两招不但各增了灵巧与霸烈，而且更变得奇诡异常，这两招当真是换得巧妙无穷。

笑声还未停绝，惊呼之声方起。

金光斜挥，银光下击。

金光银芒，已将宝玉身形完全笼罩。

这是快如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容不得宝玉霎眼，容不得宝玉喘气，胜负生死，就要在这一刹那中判出。

宝玉身子突然一偏，本自轻抚下颔的手掌，便挥了出去，也未见他使出什么手法，但这只手掌却已抓住了“飞龙斧”的斧柄，也未见他使出什么气力，但孙玉龙身子已被他带落下来。

宝玉已轻轻松松地将“飞龙斧”移到右手，右手轻轻一挥，只听“当”的一响，“飞龙斧”已击上了“金爪锤”。

锤斧交击，火星四射。

身子凌空的孙玉龙，也已被宝玉扯落下来，只因他银链本已缠在手上，他根本无法放手。

他身子随着宝玉手掌牵动之力，宛如流星般斜斜坠下，“砰”的，竟撞上了单毅成，两人头颅撞在一齐，连哼都未哼，便双双倒下。

宝玉却已退到三尺开外，脸上还带着笑容。

他的招式看来是那么轻松，那么自然，像是顺水推舟，全不费力，但却能将两招不知费了多少气力才创出的杀手完全破坏。

他的招式看来是那么缓慢，但却在一霎眼的工夫里，使当今武林两大高手一齐躺了下去。

别人根本弄不清他招式是如何施出的。

熊雄目定口呆，喃喃道：

“奇怪奇怪……”

小公主道：

“你如今该总知道他不做傻事了吧！”

熊雄也不答腔，却向宝玉奔了过来，一把抓住宝玉的膀子，道：

“方兄，方少侠，我如今才知道你武功实比我想象中还高出十倍，我虽然知道你必能将他两人击败，却委实未想到你胜得如此轻松。”

宝玉微笑道：

“只不过是看来轻松而已，在当时我出手只要差错一分，慢了一分，如今躺下的便该是我了。”

他一笑又道：

“其实这还得感激熊兄。”

熊雄摸了摸头，道：

“感激我？”

宝玉道：

“若非熊兄先就告诉我他两人已曾互相研究武功许久，小弟方才便不会以那种身形架势迎敌了。”

熊雄苦笑道：

“方兄你方才那身形架势又有何巧妙？在下委实更不懂了，在下方才本还在为方兄担心。”

宝玉笑道：

“方才我左掌若非在肩头以上，他飞斧击下时，我便赶不及抢得他斧柄，那时我便只有左纵，或者后退，我若左纵，虽可避过金爪锤，但右肩势必要伤在飞龙斧下，我若后退，膝头便要被金爪锤打碎。

他叹息一声，接道：

“是以这半分时间之差，便已将胜负之势完全扭转，方才我的生死之别，也有如在刀口边缘。”

熊雄听得更是目定口呆，讷讷道：

“如此说来，你莫非早已猜出孙玉龙击出的一招必非‘吴刚斫桂’，而是‘云中击电’么？”

宝玉笑道：

“方才我听了你的话，就已想到两人既在那黑牢中商议了那么久，便绝不会只是各出杀着，联手而攻，只因这两人俱是心机繁复之辈，他们既觉商量了那么久，商量的结果，便绝不会如此简单。”

熊雄笑道：“不错……此点我方才怎会想不到。”

宝玉道：

“他两人此回再来与我较量，出手自然必定要令我大出意料之外，才能取胜，是以那时我便已想到，他两人极有可能互换招式击出，但在两人还未来到我面前之前，我实也不敢完全确定。”

熊雄道：

“你如不能确定，又怎会……”

宝玉截口笑道：

“但等到两人在我面前站稳时，我便已确定了。”

熊雄道：

“唉！我还是不懂。”

宝玉道：

“那时他两人俱在放声大笑，那单毅成笑时肩头动也不动，而孙玉龙却笑得连身子都动了起来。”熊雄奇道：

“这又与两人出手有何关系？”

宝玉道：

“笑时身子摇动，自是下盘不固，这就表示他真气却已提起，他若要攻我下路，又怎会将真气提起？”

熊雄笑道：

“不错，要使那一招‘吴刚听桂’，下盘必须稳如盘石，下盘既不稳，自不会再使‘吴刚斫桂’的。”

宝玉道：

“两人联手，孙玉龙既不攻我下路，单毅成攻的便必定是我下路，是以我立刻便判定他两人必定要互换招式击出。”

他微微一奖，接道：

“这道理其实也简单得很。”

熊雄长笑道：

“道理虽简单，但你若不说破，我一辈子也想不通，更何况在当时那种四面危机的情况之中。”

匡新生、赵剑明等人，心中也不禁暗暗叹息。

只因他们此刻已知道，自己纵可将武功练得炉火纯青，但这种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的功夫，却是一辈子也学不会的——这是一种直觉的反应，智慧的本能，要成为绝代的武林高手，这就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只听王大娘的娇笑声自屋子里传了出来：

“各位都请进来吧，容贱妾备酒，为方大侠庆功。”

琥珀色的美酒，翠绿的酒杯。

王大娘谈笑风生，少女们娇笑迎人。

众人虽本觉自己和方宝玉实有段距离，难免自羞自傀，但几杯酒落肚，也就渐渐脱略形迹起来。

酒是纯净的，既没有迷药，更没有毒药，少女们的娇笑是动人的，既动人心，更动人情。

宝玉微笑瞧着，瞧看这欢乐中的变化……

最先是王大娘悄悄退入后室。

然后，一个少女出来，悄悄拉了拉高冠英和匡新生的袖子，悄悄耳语两句，高冠英与匡新生也进入后室。

自然，有两个少女也跟了进去。

于是后室中便传出一连串轻微的步履踏地声，兵刃破风声，以及王大娘的娇笑声，赞好声……

半个时辰后，又有一个少女走出来，悄悄通知了赵剑明与吕云，吕云有些扭捏，却终于还是随赵剑明走了进去。

又是兵刃破风声，娇笑赞好声。

又过了半个多时辰，从室中传出孙玉龙与单毅成的语声，这两人醒来后竟还未走，竟被悄悄延入后室。

相同的声音，也是半个多时辰。

后室中不再有声音，进去了的人也不再出来——他们已付出了代价，他们已去享受应得的欢乐了。

前面这花厅里，只剩下微微含笑的方宝玉，满面不屑的小公主，赔着笑脸的李名生，以及五六个少女。

自然，还有“多臂熊”熊雄。

他暗里虽在和方宝玉搭讪说话，但眼睛却不住瞧向那扇通向后室的门——也正是通向欢乐的门。

他已开始有些坐立不安起来。

小公主冷冷地瞧着他，忽然唤道：

“熊大侠。”熊雄愣了一愣，方自赔笑道：“有何见教？”

小公主道：

“这地方熊大侠想必是常常来的？”

熊雄道：

“不常来……不常来……只来过四次。”

小公主笑道：

“四次？……嗯！确实不多，但只怕已足够让熊大侠将掏心窝的本事都奉献出来了，也就难怪王大娘不再问你要。”

熊雄脸已红了，道：“咳咳，这酒不错。”

小公主娇笑道：“你真会打贫，你的武功别人已都学会了，这次只怕就要请你在外面坐坐了，眼瞧着别人一个个都做了入幕之宾，你心里怎样？”熊雄脸更红了，讷讷道：“我……这……”只听王大娘娇笑道：“没有这样的事，王大娘虽然不是大方的人，但对熊大侠这样的老朋友，还不致如此小气。”笑声中她已被抬了出来，轻轻拧了拧一个少女的脸，笑道：“鬼丫头，你和熊大侠也不是陌生人了，怎地只知道在这里干坐着，还不快陪熊大侠进去。”那少女娇笑道：“我怕熊大侠这次不要我了。”熊雄脸已红到耳根子，道：“我……我……”那少女纤手已拉着他衣袖，腻声道：“走呀！”宝玉忍不住笑道：“熊兄只管前去。”王大娘截口道：“是呀！你只管走吧，还害的什么臊，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方少侠还有我陪着，你就放心走吧！”熊雄自然走了，他早就想走了。王大娘瞧着宝玉笑道：

“我本当方少侠知道我做的是这种事后，必定会勃然大怒，甚至放火烧了我的房子，哪知方少侠却若无其事。”宝玉微微笑道：“在下虽非小人，却也非道貌岸然的老夫子，缠头买笑，四海不禁，既是两厢情愿，我又何昔来煞风景。”

王大娘拍掌道：

“对！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方少侠你若非大英雄，也不会对孙玉龙和单毅成两人如此客气了。”

宝玉道：

“他两人可受了伤么？”

王大娘格格笑道：

“伤是没有伤，只不过头顶上多了个大疙瘩。”

小公主冷笑道：

“亏得他们还有脸耽在这里。”

王大娘道：

“这你倒错怪他们了，全是我死拖活拉，才将他们拉住的，他两人非但不好意思见方少侠，别的人也不好意思见了，过一阵子只怕还是要悄悄溜了。”

小公主道：

“你呀！你一心只想偷别人的本事，他两人既已将本事留下了，就算现在走，你也不会拉了。”

王大娘笑道：
“你倒真会猜我的心事，我……”
宝玉突然截口道：
“这些年来，王大娘你所得自然已不少了，却不知大娘你将各门各派的绝艺集于一身，究竟有何打算？”
王大娘赶紧笑道：
“唷！方少侠这话可问得太厉害了，我哪敢有什么打算，我自从在黄鹤楼受了那次教训后，难道还敢在江湖中兴风作浪不成？”
宝玉道：
“哦？”
王大娘道：
“我只不过想让这些女孩子多学些本事，她们都是孤女，都可怜得很，多学些本事，将来就可不再受人欺负，至于我……”
她叹了口气，接道：
“我这老残废，已是半死的人了，什么打算也没有了，只是过一天算一天，等着进棺材了事。”
宝玉道：
“哦？”
王大娘笑道：
“我说的可是真话，方少侠难道不信？”
宝玉缓缓道：
“但愿果真如此，否则……”
他微微一笑，住口不说——虽是微笑住口，但这“否则”之后的含意，那份量可当真有千钧之重。
王大娘赔笑道：
“方少侠你只管放心，江湖中有方少侠这样的人物在，我若还想动什么坏心思，我可真是瞎了眼了。”
宝玉笑道：
“这话说过便罢，不知大娘可否将万老夫人请出来？”
王大娘道：
“她呀！嘿！早已睡得人事不知了，方少侠你就可怜她又老又胖，让她多睡一会儿吧，其实方少侠你也真该歇歇了。”
小公主打了个呵欠，道：
“不管她怎样，我好歹可要去歇歇了，王大娘，你的床可得让给我，别的床……别的床太脏。”
说到“太脏”两字，她的脸红了，少女们的脸也红了，就连方宝玉的脸，也不觉微微红了起来。
王大娘笑猝道：
“你这小妮子，你懂得什么？丫头们，扶这位千金公主到我床上去……方少侠，你呢？”
宝玉沉吟道：
“我还有个义弟，在……”
王大娘笑道：
“方少侠，你也未免太小瞧我了，这种事我还会要方少侠你操心吗？你

瞧，李名生不是已走了许久了么？”
宝玉道：
“不错。”
王大娘道：
“我知道你那义弟老实得很，生怕我这些鬼丫头逗他，就叫李名生拿了肉，提了酒，陪他在那里喝酒聊天了。”
宝玉笑道：
“大娘当真是想得周到。”
王大娘道：
“人的身子，究竟不是铁打的，方少侠你只管去好生歇一阵子，到了午时，我会去唤醒你的，就算方少侠有要紧的事，也不在乎这半日。”
于是又有个少女，将宝玉带到一间雅室，宝玉一进去，赶紧关起了门——他委实有些怕。
他不是怕别的，他只是怕这少女的娇笑、媚眼……他只怕这少女也要留在这房里，不肯走了。
宝玉一关起了门，这少女面上笑容立刻消失不见，伸手轻轻一按，竟有一道铁闸无声无息，缓缓落下。
然后她立刻转身奔回花厅。
王大娘此刻亦是满面秋霜，沉声道：
“铁闸落下了么？可曾惊动了他？”
那少女道：
“铁闸刚上过油，半点声音也没有。”
王大娘道：
“你和小七去将那十四口黑箱子全都提到车上，小三和小九去套马，然后你们四个便将火种预备好。”那少女道，“是……但……但……”王大娘皱眉道：
“还有什么事？”那少女道：
“但咱们这么就将这地方毁了，不太可惜么，那姓方的又没对咱们怎样，咱们又何必如此。”王大娘冷笑道：
“你懂得什么？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狼，要想成大事，还在乎这几间破房子……哼！姓方的一来，我就知道咱们在这里耽不下去了，你听他说的那几句话，笑里藏刀，有多厉害？”那少女赶紧赔笑道：
“他再厉害，可也没你老人家厉害，你老人家只不过烧了几间房子，他可要将小命也烧死在这里。”王大娘道：
“你知道就好……姓方的一死，中土武林中，还有谁是咱们娘儿几个的对手？……你赶紧去吧！”那少女道：
“是。”
四个少女走了，还剩下三个。
王大娘嘴角泛起一丝狞笑，道：
“咱们从谁开始？”
一个少女道：
“我瞧那破锣嗓子最不顺眼，就从他开始好么？”
王大娘道：
“好，就是他……他在哪里？”

那少女道：
“ 他在二姐屋里。 ”
王大娘道：
“ 咱们走……丫头们，你们且瞧瞧大娘的手段，这些时咱们受那些臭男人的气，可不是白受的。 ”
茅屋，疏落的建在小溪旁，茅屋与茅屋间，阻隔最少也有丈余，茅屋四周，都有花树围绕着。
走进这些茅屋里的人，就好像到了一个单独的小天地中，几乎谁也不愿意再走出这温柔乡了。
却不知此刻这温柔乡已变作夺魂窟——此刻在这温柔乡里的人，真的谁也休想活着出来了。
花香四面，软语销魂。
第二间茅屋中的“ 半天云 ”单毅成，早已忘记了方才失败的难受，亦不知东方之既白。
突然，房门“ 砰 ”的开了。
单毅成大惊之下，自床上跃起——此时此刻，他自床上跃起，那模样的狼狈，自是可想而知。
但他见到进来的只是王大娘，又不禁松了口气，苦笑摇头道：
“ 大娘你何苦…… ”
一句话未说完，匹练般的剑光已划了过来。单毅成大惊闪身，道：
“ 你？ ”
他身子闪得虽快，怎奈王大娘已对他身法了如指掌，他要往哪里躲，那剑光早已等在那里了。
这次他一个字还未说完，剑尖已插入他咽喉。
鲜血，飞激而出，溅在雪白的床单上，就像是牡丹花似的，而单毅成不正也是死在牡丹花下？少女们又惊又喜，道：“ 好快，一剑就了帐了。 ”
王大娘望着单毅成的尸身，冷笑道：
“ 这些人只道我绝不会在短短半个时辰里，学会他们的武功奥秘，是以全都将他们压箱底的功夫老老实实告诉了我，却不知我根本并非要学他们的武功，只不过是要摸清他们的武功路数——他对我武功一无所知，我对他武功却了如指掌，我若还不能一剑令他了帐，这些年可真是白混了。 ”
少女惊笑道：
“ 当今江湖的武林高手，你老人家岂非至少知道其中一半人的武功家数，这些人难道都要被你老人家…… ”
王大娘冷冷道：
“ 不错，这些人正都将要一一死在我手里，但现在我还不忙……
现在咱们再去找那一个。 ”

第四七章　危难见真情

方才陪着单毅成的少女，此刻已匆匆穿好了衣衫，片刻前的枕边人，如今已变成死尸，她神情也不免有些异样。

但她却仍然边走边笑着道：

“孙玉龙就在隔壁六妹房里。”

王大娘道：

“好，就是他！”

虽已清晨，但那六妹的房里却仍燃着灯，窗纸昏黄，静寂无声，屋里的人，似乎已睡着了。一个少女掩嘴悄笑道：

“不想这姓孙的这么快就睡了。”

抬着王大娘软兜的少女道：

“你去踢他的门。”

那少女笑道：

“我正好试试刚从匡新生那里学来的鸳鸯蝴蝶腿。”

话声中，她身子已飞起，在初升的阳光下，在灿烂的花树丛中，她彩衣飘飘，当真像是只蝴蝶似的。

但是她那只穿着绣珠鞋的，纤美的脚，还未踢着门，那扇门已突然开了，一道银光，自门里急飞而出。

那少女做梦也未想到有此一着，大惊之下，哪里还能闪避，银光过处，她娇笑着的脸已血肉模糊。

少女们俱都花容失色，却都咬住嘴唇，没有惊呼出声，就连那重伤的少女虽已疼得满地打滚，竟也能咬牙忍住，这种超人的忍耐力，又岂是一朝一夕所能造成的，王大娘在这些少女身上，确实下过苦功。

孙玉龙“飞龙斧”在手，厉声笑道：

“王大娘，只怕你还是将孙某看错了吧？孙某虽然好色，但两眼却还未瞎，早已瞧破了你们的阴谋。”

王大娘微微笑道：

“久闻孙玉龙是七窍玲珑的心肝，平生从未吃亏上当，如今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

孙玉龙目光转动，缓缓道：

“你若已瞧出孙某不是好惹的角色，此刻便该乖乖的让开道路，但你只管放心，孙某立刻就走，绝不停留。”王大娘道：“别人呢？”孙玉龙诡笑道：

“别人的死活，又与孙某何关？他们一个个既愿死在牡丹花下，就让他们去死好了，我又何苦多管闲事。”王大娘格格笑道：

“你倒真是个聪明人。”孙玉龙道：

“在江湖中打滚的人，若要活得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做人便得做得聪明些，孙某做人若不聪明，哪会活到现在？”

王大娘道：

“既是如此……丫头们，让路，让孙大爷过去。”

孙玉龙哈哈一笑，大摇大摆走了过来，他本走得极慢，但走到王大娘身侧，肩头微耸，飞掠而起。

他本当王大娘口中虽放他，其实绝不会如此轻易放他定的，哪知他身形

掠起，王大娘还是动也不动。
　　孙玉龙这才放下了心，一掠两丈，足尖点地，方待再次纵身，这一个起落后，他便可安安稳稳的走了。
　　哪知就在他新力未生，旧力已竭的这一刹那间，王大娘纤手突然一扬，掌中剑闪电般飞出，直打孙玉龙后背。
　　孙玉龙背后虽未生着眼睛，但听得利刃破风之声，大惊之下，擦身闪避，只是这时正值他下降的力量已竭，上升的力量初发，他突然想用第三种刀量拧转身子，这力量哪里还能运用如意。
　　力量一用蹩了，他身子虽摔转一尺，却不禁噗地跌倒，只听一缕锐风，自他耳畔嗖的掠过——
　　剑光掠过，这一剑他总算避开了。
　　孙玉龙方自暗道一声侥幸，哪知王大娘的第二柄剑，已无声无息的缓缓飞来，到了他身后，突然转急。
　　只听孙玉龙一声惨呼，背后血光飞激，这一剑已穿入孙玉龙的背，竟生生将他斜斜钉在地上。
　　有个少女摇头叹道：
　　“我只当这厮武功了得，哪知却如此不济。”
　　王大娘笑道：
　　“你当我这两剑是容易闪避的么？”
　　那少女道：
　　“孩儿……”
　　王大娘截口道：
　　“告诉你，这‘子母追魂脱手剑’看来虽简单，其实却大不简单，不但时间要拿捏的分毫不差，最难的事，第二剑后发却要先到，第一剑先发却得后至，不但要使他生出错觉，还得算准他的方向。”
　　那少女道：
　　“如此说来，这手法岂非和‘子母金梭’有些相似？”
　　王大娘笑道：
　　“不错，这手法正是脱胎于‘子母金梭’，但以三尺剑代替四寸金梭，这其中难易之别，相差又何止十倍。”那少女叹了口气，道：“现在我才懂了。”王大娘道：
　　“只要时机恰当，普天之下，敢说没有几个人能逃出我这‘子母追魂脱手剑’下，只是若没有十分把握，这一着我是万万不会使出的……只因这一剑若是不能一击而中，我自身便难保全身而退了。”
　　又有个少女问道：
　　“方宝玉呢？你老人家看他能避得开这一剑么？”王大娘像是被人掴了一掌，得意的面容，突然阴沉了下来，她默然良久，嘴角才又泛起一丝微笑，是阴森森而残酷的微笑。
　　她微笑着缓缓道：
　　“我不知道……幸好我已永远不必知道了。”
　　卧室，出奇的精致，出奇的小巧。
　　这看来竟不像是陆上的房屋，而有些像是船舱——
　　远比平常要小得多的一张床，塞在角落中，旁边是小小的茶几，小小的凳子，小小的花架。

然而，除了小之外，这屋子并无丝毫异样。
方宝玉每样都检查过了。
棉被，是崭新的，柔软的，枕头，是鹅毛的，舒服的，茶，是香甜的，纯洁的，杯是干净的，细致的。
每样东西都正常得很，没有毒，没有陷阱。
但是宝玉还是不放心。
他敲敲门，门是木板制成，不是钢板。
他再敲敲墙，墙也是泥污的，绝无疑问，看来，这只是间普通的屋子，这绝不会是害人的牢狱。
他若是要走，随时都可走出去。
宝玉终于放心了，他甚至不免有些暗笑自己的多心，他深信自己若是看不出这里有陷阱，这里就必定是安全的。
王大娘竟没有害他之意，这倒是有些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想：王大娘莫非真的已不再害人？
王大娘若是真的已改过自新，他自然也可原谅王大娘一些小小的过锗，更可以忘记王大娘昔日的罪恶。
宽恕，是美德，也是宝玉最愿意做的事，他永远都最能宽恕别人，虽然他并未见得能时常宽恕自己。
于是，他的警戒松弛了。
于是，他便感觉到有一种浓重的疲倦之意，侵入他四肢，爬上他眼帘——这两天，他委实太累了。
那张温暖而舒服的床，此刻对他委实是太大的引诱，他不能抗拒，也不想抗拒——他躺上床，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自酣睡中惊醒。
他只觉心房“怦怦”跳动，心灵上像是有了警戒。
他一跃而起。
但是这屋子里的一切仍是安详而平和的，哪里有丝毫改变？他这心灵的警兆，来得岂非有些奇怪？
他静下心，从头细想，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王大娘曾经有什么要害他的地方———点也想不出。
此刻，他虽然仍有些疲乏，但理智清楚，四肢灵动自如，运用真气，也运行无阻，他绝非中毒。
正常的人，在这正常的屋子里，自然是安全得很。
但是，他心灵又怎会有了警兆？
他有些奇怪，有些困惑，也有些好笑……
就在这时，他耳畔突然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
声音并不响，但却十分奇怪，像是蚕食桑叶，又像是风吹枯林，一时间，他竟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
也就在这时，他只觉屋子里突然灼热起来，不但热，而且闷，就像是炎夏雷雨前的那一刹那。
这是为了什么？
那又是什么声音？
宝玉已觉有变，一步窜出，举手推门。
他虽已用力，但一推之下，那扇门竟丝毫未动。

门，竟已被人在外面反锁住了。

只是，这扇木板的门，又怎能关得住方宝玉？

宝玉徽微冷笑，举手一掌拍去，“咯喇喇”一声，木板裂了，但那扇门，还是打不开。

原来这虽是扇木板门，但在木板间，却有钢栅——钢栅藏在木板间，用手去敲，自然听不出异声。

宝玉脸色有些变了，但心却仍未慌，方待试试是否能扭断那钢栅，已有一股火焰从碎裂的木板间卷了进来。

好凶猛的火势！火来得好炔！

宝玉虽然有一身不可思议的武功，但究竟不是钢浇钱打的身子，不由得被火势逼得后退几步。

那奇异的声音更响了。

宝玉现在自然已知道这是火烧的声音。

火焰，已将整扇门都烧了起来。

但宝玉还未绝望，用尽全力，向那墙壁撞去。

泥污的墙壁，哪禁得他神力一撞，立刻也倒塌了。

但墙壁间，也有钢栅。

烈火！立刻卷了起来。

墙壁，燃烧得出奇的迅快，只因这墙壁乃是最最易燃之物造成的——干泥中大多是稻草。

但是那钢栅，却是烧不坏，推不倒的。

火焰可以自钢栅间烧过未，但人却无法自钢栅逃出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自钢栅间逃出去。

这是经过千思百虑的毒计，这是无衣无缝的毒计，事先，没有一个人能发觉，事后，没有一个人能逃避。

烈火，已使得这舒适的小屋子成了地狱。

酷热的地狱。

但方宝玉身上流着的却是冷汗，他虽然智慧无双，他虽然已不知逃脱了多少次生死一线的危机。

但此时此刻，他却再也想不出有任何逃生之计，眼见得他只有被活生生的烧死在这里。

火烧得越大，死亡已来到眼前。

但方宝玉却还是只有呆在那里，动也不能动。

突然间，只听得一声惊呼响起。

这呼声乃是自左面的墙壁传来，却是小公主发出的。

小公主此刻竟也显然落入与宝玉同样的危机中，宝玉想也没有想，用尽全力，向左面的墙壁撞了过去。

墙壁自然又倒塌了，露出钢栅。

自那不可摧毁的钢栅间，他瞧见了小公主的脸，那带着无可比拟的美艳，无法描摹的惊恐的脸。

小公主也瞧见了他。

她瞧见了他，就像是在无边黑暗中瞧见一丝光亮，狂风怒海中瞧见陆地，立刻娇呼着纵身掠了过来。

在一霎时间，他们的身子，已隔着那钢栅，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的手，

自钢栅中穿过，抱住了对方的身子。

流着冷汗的身子，颤抖着的身子。

但此时此刻，对他们两人而言，这冷汗，这颤抖，都已成了对方最大、最美、最好的安慰。

火焰，已将锦帐，绣被都烧了起来。

钢栅，也被烧得炙热。

但宝玉和小公主，却似乎全未觉察，生像是只要能两人拥抱在一起，纵是地狱，也可视作天堂。

这是真情流露的时刻。

他们的情感，交织着许多种原因，被自己用堤防锁住，然而此刻，死亡已如一柄利剑，刺穿了这堤防。爱，已如洪流迸发。

小公主剧烈的颤抖着，以颤抖着的樱唇，抚慰着宝玉的脸，一次、两次、千百次、无数次……

她颤抖道：

“宝玉……宝玉……”

她已说不出别的话，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呼唤这唯一可使她惊恐畏惧的心获得安慰、滋润的名字。宝玉颤声道：“你……你没有事么？”小公主道：“我……我……你呢？你能逃么？”宝玉道：“你呢？”小公主道：“我……难道你也和我一样？”宝玉道：“我和你一样……我宁愿和你一样。”两人的语声，俱是焦急、短促，带着哽咽、喘息。小公主更是泪流满面，颤声道：“你宁愿和我一样？”

宝玉道：“我若要死，最好的死法就是和你死在一起。”小公主道：“你若能逃，会不会抛下我？”宝玉道：“你说呢？”小公主嘶声道：“你不会的，不会的……是么？”宝玉抱得更紧，道：“我怎会抛下你，怎会抛下你？”小公主满布泪痕的脸上，绽开一朵凄凉的笑容，道：“好，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今天，我能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死也是甘心的。”宝玉道：“我的心意，你以前难道不知道？”小公主道：

“我……我以前……”突然拚命摇撼宝玉的身子，放声大哭道：

“我以前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宝玉凄然笑道：

“今天能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才是我最开心的事。”小公主道：

“我知道我以前常常令你伤心，令你难受，但……但你知不知道，我对你那么坏，只因为我太爱你。”宝玉道：

“我……”

小公主道：

“女孩子的心，男孩子总是不懂的，尤其是我。”她再次放声痛哭，道：

“我只是个又自私，又多心，好强，又嫉妒的女孩子，我虽然爱你，但却不愿意听别人说你比我强，我听见这话，心里就好像有毒蛇在咬着似的，我……我竟一心想毁了你。”宝玉柔声道：

“好了，现在一切都没有关系了。”小公主道：

“但你能原谅我么？”宝玉道：

“原谅你？我根本从未怪过你。”小公主道：

“我变得那么坏，你还是真的对我好？”宝玉道：

“我的心，是永远不会变的。”火势越见猛烈。但两人的热情，却较火焰更烈，更猛。

两人静静的拥抱着，紧紧的拥抱着。
这时，他们四周几乎已成了一片火海。
小公主喃喃道：
“以前，我是最怕死的，但奇怪的是，现在‘死’已在我面前，我反而不怕了，一点也不怕了。”
宝玉道：
“死，本没有什么可怕。”
小公主道：
“我非但不怕死，甚至还有些喜欢它。”
宝道玉：
“你喜欢它？”
小公主道：
“嗯！只因为若不是死……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对你说出我心里的话……也永远听不到你对我说你心里的话。”
宝玉凄然道：
“死……的确奇妙得很……”
小公主道：
“火……你快烧过来吧！快……此刻正是我心里最甜蜜快乐的时候，我想我已能忍受身体上任何痛苦，我要让你一寸寸烧焦我皮肤，我要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慢慢的死，宝玉，我真开心……你开心么？”
宝玉道：
“开心！”
小公主道：
“是的，老天待我们总算不薄，使我们在临死的时候，竟能同时享受到最大的甜蜜，和最大的痛苦。”
死亡，已伸开了双臂。
死亡的双臂隐藏在火焰中，向他们拥抱过来。
突然，只听一人大声道：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无憾’，你们两个小娃娃此刻倒真有‘朝闻爱，夕死无憾’的味道。”
宝玉、小公主齐地一惊，道：
“是万老夫人么？”
那语声苦笑道：
“正是我老婆子，你两人只觉死的开心，我老婆子却觉死的太冤，你两人可在黄泉路上结伴，我老婆子死了也是个孤鬼。”
宝玉道：
“你在哪里？”
他问完了这句话，已自闪动的火焰中，瞧见了万老夫人，右面的墙壁，也烧塌了，露出了钢栅。
万老夫人，便在钢栅后。原来这样的房屋，一共竟有四间。
小公主仍未放开紧抱着宝玉的双臂，幽幽叹道：
“反正已要死了，为何不死得开心些？……万老夫人，你一向都很想得开，为何此刻竟偏偏想不开了？”
万老夫人嘶声道：

“谁说反正已死了？谁说的？”

她头发，衣衫上，都已燃烧起火星，此刻正如一头垂死野兽般，在钢栅后呼喝着，暴跳着。

她呼喝着道：

“若是换了别人，此刻只怕已真的死定了，但方宝玉，你莫忘了你不是普通人，你总能做出些别人做不到的事。”

宝玉黯然道：

“我已尽力……”

万老夫人怒喝道：

“你已尽力？你尽了什么力？你根本只想死了算了，你觉得活着太苦、太累，你……你想偷懒！”

宝玉道：“我……真的已试过。”万老夫人道：“不错，我也知道你方才曾经试过，但现在呢？现在你为何不试试？你可知钢铁被火一烧，就会变软。”宝玉微微动容，道：

“这……”

小公主却柔声道：

“宝玉，莫要试了，她说的不错，一个人活在世上，委实太苦，太累，人，既是难免一死，为何不在最开心的时候死？”宝玉点首道：

“何况……如此烈火……我……”万老夫人大怒喝道：

“没出息……两个没出息的东西，年纪轻轻，竟然就想死了，我老婆子这么大年纪，还觉得活得很有意思。”宝玉瞧了瞧她，又瞧了瞧小公主，垂首道：

“我实已无能为力。”万老夫人道：

“放屁！全是放屁……你只是失去求生的勇气，你一心只想逃避，逃避到那可恶的死亡中去。”小公主闭上双目，柔声道：

“死……多么遥远，多么黑暗，又多么甜蜜……在那无边深沉的黑暗中，每个人都可甜蜜的休息。”宝玉长长叹息一声，喃喃道：

“累了……我也真累了。”死，有时的确有一种奇异的吸引之力，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催魂者，引诱着人们奉献出生命。

万老夫人身上的火星更多，牙齿咬得吱吱作响。突然间，她竟仰天大笑起来。小公主道：“你可是也已发觉了死亡的快乐，所以忍不住笑了出来？”万老夫人嘶声道：“我笑……只不过是笑我自己瞎了眼，我一直当方宝玉是个英雄，是个人，哪知道他竟是畜生！”宝玉剑眉一轩，但怒气瞬即平复，道：“你骂吧，尽管骂吧，人世间的荣辱，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死……死才是最最真实的。”万老夫人大声道：“方宝玉，小畜生！你可知我为何骂你？”宝玉道：“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万老夫人道。“人人都有父母，你可有么？”宝玉道：

“有。”

万老夫人道：

“人人都见过自己的父母，你可曾见过？”

宝玉身子突然一阵颤抖，道：

“我……我……”

他在襁褓中时，便被送到他外祖白三空家里，他父母生得是什么模样，他委实全无记忆。

万老夫人大呼着又道：

“小畜生，我再问你，你可知道你父母此刻在哪里？”

宝玉又是一阵颤抖，突也大呼道：

“他们在哪里，莫非你知道？”

万老夫人嘶声笑道：

“我若不知道，也不会对你说这番话了。”

宝玉用力挣脱小公主的怀抱，嘶声道：

“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万老夫人道：

“小畜生，你想偷懒，你想死……你既然要死，还问什么？”宝玉身子几乎已全在火焰中，头发衣衫也已被火焰燃起，他咬牙瞪目，站在火焰中，看来既似天神，又似恶魔。他厉呼道：“你说！你说不说？”

万老夫人冷冷道：

“你既要听，我也不妨告诉你，你的父母，此刻正在受着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宝玉身子如遭雷击，连手足都起了痉挛。

他竟冲出火焰中，嘶声道：

“真的？你说的可是真的？”

万老夫人冷笑道：

“我为何要骗你？我为何要骗个将死的人？……反正你父母罪已受得久了，再受些日子，也……”

宝玉突然大喝一声，冲将过去。

万老夫人似有意，似无意，自钢栅中伸出了长杖。

宝玉一把夺过了那长杖。

此刻他全身都已满是火星，夺过长杖，奋力一挥。

那已被烈火烧红的钢栅，竟在他这长杖神力一挥之下，有的变为弯曲，有的竟生生断了。

宝玉一怔，竟不知是惊？是喜？是怒？

万老夫人已挣扎自那钢栅缺口处挤出，大呼道：

“要救你的父母，就不能死。”

宝玉咬一咬牙，再次奋力，击毁了小公主面前的铁栅，然后，他狂吼着挥动长杖，向外面钢栅击去。

火焰，仍在继续烧着。

但宝玉、小公主，万老夫人却在火焰外。

万老夫人已跃入小溪中，不住拍掌大笑道：

“痛快！好痛快！”小公主木立当地，身上虽仍有火星在燃烧着，但她却似已痴了，对身外的任何事，都已全无感觉。其实，又何止她一人，宝玉和万老夫人，在这方自死亡中逃出的一刹那里，又何尝不是全然忘怀了所有的身外之事。此刻，他们虽然逃出火窖中。此刻，这整个花林，都已成了一片火海。宝玉最先警觉，失色道：“这是怎么回事？”万老夫人也已瞧见，大声道：“不好，咱们还得逃。”宝玉厉声道：“我先问你，方才你说的。”万老夫人道：“无论你问什么，咱们都得先逃出这里再说。”宝玉微微一迟疑，拉着小公主，跃下小溪，沉声道：“四面皆火，你我只有涉溪而出。”万老夫人道：“还是你聪明……快走！”小公主情感似已完全麻木，但凭宝玉拉着她，在溪水中大步而行，幸好溪水不深，仅及他们的腰畔。林木、繁

花、茅屋，都已化做火焰。烈火，映红了溪水，也映红了天空。飞扬的火焰，不时随风飘落到小溪中。宝玉挥动长杖，当先开路，一团团烈火碰着他凌厉的杖风，便碎裂为数点火星，宛如满天花雨。这是无比绚丽，无比壮观的景象，然而，身在其中的宝玉、小公主和万老夫人，却是谁也无心欣赏。烈火中，有一阵焦腐的气息传出，嗅之令人作呕。这却是死亡的气息——烈火中显然有尸身在燃烧着。万老夫人皱眉喃喃道：“ 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王大娘的强敌大仇来了……莫非…… ”突然，小溪旁有一声呻吟。接着，一个人的身子自火焰中跌入小溪。宝玉快步赶过去，扶起那人的身子，只见他衣衫已全被烧毁，肌肤也已将全被燃焦，唯有面目依稀可辨。此人骇然正是“ 宝马神枪 ”吕云。宝玉失声道：“ 吕兄……振作些……醒来。 ”垂死的吕云，被冷水一激，斗然清醒。他张开双目，失神的瞧了半晌，呻吟着道：“ 方兄……方少侠，是你……真的是你么？ ”宝玉道：“ 是我，方宝玉，吕兄，你……你怎的变成如此模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吕云惨然道：“ 完了……什么都完了，只恨我不听方兄之言，竟将我武功之秘传给了那恶妇了，否则，又怎会轻易遭她的毒手？ ”宝玉骇然道：“ 王大娘，这全是王大娘下的毒手？ ”吕云嘶声道：“ 正是那恶毒的妇人！ ”宝玉道：“ 熊大侠他们呢？ ”吕云道：“ 也……也全完了，早已完了，只有我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挣扎到这里，但……但这又有什么用？ ”宝玉大声道：“ 吕兄，你必须振作，你不会死的！ ”吕云凄然一笑，道：“ 我是不想死……但…… ”他语声渐渐微弱，眼帘又缓缓合起。宝玉大喝道：“ 吕兄，快醒未，你死不得！你还要复仇！ ”

第四八章　玉阶黄金宫

吕云喃喃道：

“复仇……火……好招！好一招‘贯日虹’……我的胸，哎哟！胸口……王大娘！你好狠！”

最后一声惨呼出口，他身子一挺，再也不能动了。

宝玉木立在水中，火花，飘落在吕云的尸身上，也飘落到他的发上，肩头，他目中也燃起了怒火。万老夫人喃喃道：

“不想吕云竟是死在‘贯日虹’这一招下，不想王大娘竟也学会峨眉派这一招不传之秘，好毒，这妇人好毒辣，杀了人，还要放火，她如此做法，莫非真想将整个武林一网打尽？”

宝玉切齿道：

“无论如何，我也放不过她！”

万老夫人冷冷道：

“你不能放过的人，何止王大娘？那白衣人你能放过么？火魔神，白水娘又如何？但此刻你若死了，也只有眼瞧着别人……”

宝玉仰天大呼一声，喝道：“我向苍天发誓，无论如何，方宝玉是不会死的！”

喝声之中，他又迈步向前走去。

火势虽狂，但却燃不着流水，流水，也永不会因任何原因改变方向，于是，宝玉在流水中走出了火窟。

火焰，已被隔断在山丘后。

仰视穹苍，虽仍是被火映成赤红色，但大气间却已无那种令人窒息的热意，死亡的危机已过去了万老夫人平躺在地上，不住喘息，除了胸膛喘息而起伏，她身子动也不动，她委实不愿动了。

小公主悄悄撕下了一角衣襟，正悄悄在擦着脸，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愿被宝玉瞧见她狼狈的模样。

宝玉，神情自也不免有些狼狈，但精神却仍是健旺的，万老夫人的喘息尚未平复，他便已大声道：

“站起来，走吧！”

万老夫人道：

“站起来？你现在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站不起来，我要好生睡一觉，睡上个三天三夜。”

宝玉道：

“你此刻睡不得。”

万老夫人道：

“为何睡不得？你们要走，只管走吧，我……”

宝玉道：

“我要走，你也要走！”

万老夫人笑道：

“为什么？我儿子都不要跟着我，你为什么要跟着我？江湖中都知道我老婆子是一向独来独往的孤鬼，你……”

宝玉道：

“只要你带我见过父母，我便不再拦你。”

万老夫人眨眨眼睛，道：

“你的父母？……你做儿子的尚且不知他们在何处，我老婆子又怎会知道？”

宝玉突然拉住了她的衣襟，将她自地上提了上来，怒道：

“你不知道？你方才说的是什么？”

万老夫人早已鬼叫了起来，道：

“方才我那里说了什么？我只说你父母此刻正在受苦，可没说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受苦呀！”宝玉的脸，突因忿怒而变为赤红。

这是从未有的现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面色却未曾如此剧烈的改变过，而此刻，他甚至连身子都起了颤抖。他颤抖着道：“你……你竟敢捉弄我？你……你……你竟敢以这种事来捉弄我？”

万老夫人道：“我……我……”她虽然老奸巨滑，能言善道，但瞧见宝玉如此激怒之态，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从不发怒的人，怒气往往最是可怕。宝玉嘶声道：“你若在别的事上骗我，也倒罢了，但此等事……此等事……”突然间，一只纤柔的手掌，轻轻按住了他肩头，一个温柔的语声，轻轻在他耳畔低语道：“放开她吧！”宝玉怒道：“放开她？”小公主柔声道：“她纵然骗了你，也可算是为了你好。”万老夫人赶紧大叫道：“是呀，我老婆子是为了要救你性命，才说那番话的。”宝玉手掌渐渐放松……小公主缓缓接道：“何况，我们若是急着到白水宫去，有她带路，岂非方便的多。”宝玉终于叹息一声，完全放开了手。万老夫人却又变了颜色，大声道：“要我带路……我……我老婆子可不知道白水宫在哪里？”小公主道：“你若真的不知道白水宫在何处，你便是个完全无用的人了。”万老夫人道：

“正是，我本就是个无用的人。”小公主笑道：“无用的人，活在世上是糟塌粮食……你是聪明人，你不妨想想，你若对我们完全无用，我还会让你活在世上么？”万老夫人本已站起，此刻又“噗”的坐了下去，苦着脸道：

“我……”

小公主笑道：“白水宫在哪里，此刻你可是已知道了？”万老夫人突然翻身跪下，道：“小公主，好公主，你就饶饶我这可怜的老太婆吧，我若将别人带到白水宫去，你想我还活得成么？”小公主道：“你若不带去，现在就活不成了。”万老夫人颤声道：“求求你，我知道你良心最好的，绝不会逼一个可怜的老婆子的，我又老，又苦……又是个寡妇，非但没老公，连儿子都不要我……”说着说着，她竟真的声泪齐下，痛哭流涕起来。但无论她说得多么可怜、哭得多么伤心，小公主却只是冷冷的瞪着她，嘴角也还带着那份冷冷的笑容。万老夫人连哭带说，连说带哭，直折腾了顿饭工夫。小公主甚至连脸上笑容的形状都未改变过。万老夫人突然反手一抹眼泪，道：“我难道真的无法打动你？”小公主笑道：“你不妨再试试。”万老夫人眼泪顿时不流了，一跃而起，恨声道：

“好！小丫头，你就跟我老人家走吧！”

小公主道：

“你早就该认命了。”

万老夫人道：

“但这段路途却长得很，这一路上，你若被我老人家寻着机会逃了，便再也休想有第二次……”

小公主含笑截口道：

“ 你放心，你只要能自我手上逃得了，就算你本事，我绝不再找你。 ”
万老夫人道：
“ 好！ ” 抬起头，大步而去，刹那间，她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宝玉暗暗忖道：
“ 此人当真是善于变化，也亏有小公主…… ” 瞧了小公主一眼，忍不住走过去，道：
“ 多谢。 ”
小公主瞪了他一眼，神情竟立刻变了，甚至连那份冷冰冰的笑容，却已消失不见，只是冷冷道：
“ 你谢我做什么？这些事我又不是为你做的。 ”
宝玉怔了一怔，道：
“ 但……你们…… ”
小公主道：
“ 将你带到白水宫，是我的责任，除此以外，我和你便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关系，你不必谢我，我也不必谢你。 ” 宝玉道 :“ 但……但方才你还说…… ”
小公主冷笑道：
“ 方才？哼！方才的事，早已过去了，你既已不会死，我也死不了，那些话，便全部算不得数了。 ”
突然扭转身子，跟着万老夫人走去。
宝玉怔在当地，当真有些哭笑不得。
他怔了半晌，唯有苦笑自语道：“ 我只当万老夫人善于变化，哪知还有人变得比万老夫人更凶，但无论她如何变化，我以不变应万变，想来总是最好的法子。 ”
万老夫人落在小公主掌中，当真是倒霉透顶——她纵然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逃不了。
半夜，她明明瞧见小公主已睡着了，但只要她一副身站起来，小公主的眼睛也立刻张了开来。
那就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绑住了她的脚似的，她只要稍为动一动，小公主立时就察觉。
清晨，万老夫人要解手。
小公主便道：
“ 去吧！ ”
万老夫人见到小公主竟未跟着她，暗中不禁大喜，一关起门，便赶紧自窗子里翻了出来。
哪知小公主就偏偏会又在她面前出现，偏着头，负着手，笑嘻嘻的瞧着她，笑嘻嘻道：
“ 完了么？ ”
除了睡觉和解手的时候，小公主那双又圆又亮又迷人的眼睛，更是永远在瞧着她，盯着她。
有时万老夫人故意要绕远路，兜圈子。
小公主就会在有意无意间喃喃自语道：“ 若有人想绕远路，兜圈子，那她可就真是找罪受，反正逃不了的，何必不将我们快快带去，那时再逃，还有谁会追她？ ”
这样过了两、三天，万老夫人实在眼了。

她苦笑着道：

“小公主，你可真是我的小祖宗，我老婆子从来没有限过人，此番可真服了你啦！”

小公主笑道：“好说好说！不知还有多久才到得白水宫？”万老夫人沉吟道：“两天……最多还有两天。”宝玉忍不住插嘴道：“原来这白水宫就在这中原之地。”万老夫人道：“你本当在那里？”宝玉叹道：“江湖中传言，委实将那地方说得神秘了，使得人只道那‘五行魔宫’必定在海外神山上，虚无飘渺间……”万老夫人道：“如今你又作如何想法？”

宝玉道：“如令……想来那‘五行宫’，最多也不过只是隐藏在某处深山秘林中的几幢房屋而已，建筑得或许与庙宇有些相似……或许比庙宇更辉煌。”

他微微一笑，道：

“我猜得不对么？”

万老夫人缓缓道：“世上本有些极为普通平凡的事物，经过传说的渲染后，而变得神秘起来，再加上人们的幻想，这些事物就更动人，几乎变成神话。”

宝玉道：

“这些话本是我方才说过的。”

万老夫人道：“但有些本只应存在于神话中的事物，却也会存在于世上，这些事物，你若非眼见，是万万难以相信的。”

宝玉动容道：

“五行宫莫非便是如此？”

万老夫人慢吞吞道：

“我老人家可没说过这话。”

宝玉道：“那……那五行宫究竟是……”

万老夫人道：

“你反正就要见着的，此刻又着急什么？”

宝玉道：

“我只是希望……”

万老夫人嘴角现出一丝神秘的笑容，缓缓道：

“你此刻最好什么也莫要希望，莫要去想，无论如何，你见着那‘五行宫’时，总会大吃一惊就是了。”宝玉喃喃道：“真的？大吃一惊？”

他转身走到窗前，默然半晌，喃喃道：

“现在……火魔神的门下必定以为我失信，或是失除了，必定会到处寻找于我……而铁髯道人他们，到了大名府后，也必定会到处寻找火魔神的属下，他们也万万想不到我会自己觅路而走的。”

万老夫人道：

“你猜他们能去得成白水宫么？”

宝玉长叹道：

“这就难说了……但愿他们去不成才好。”

突听一人阴恻侧笑道：

“看来只怕你要失望了。”

这时，正是夜深人静。

此地，正是山村边，山麓下一间小小的客栈，这窗子虽然面对满天繁星，

却也面对着无边黑暗。
　　窗外，不远处便是一片野竹林，杂乱的，茂密的竹林，漏不下星光，笑声，便是自黑暗的竹林中传出来的。
　　竹林后，便是起伏的山峦——绵亘不绝的太行山。
　　名山、荒村、野店、深夜……这本足够使任何寻常的笑声都变得阴森刺目，何况，这笑声本就带着一股慑人的寒意。
　　万老夫人一步窜到窗前，道：
　　“是……是什么人？”
　　她不但脸色变了，就连声音也变了。宝玉却微微笑道：“这是什么人？你还猜不出来？”万老夫人道：“谁？谁……”宝玉沉声道：
　　“火魔神，你还不出来？”竹林中哈哈笑道：“好耳力，果然好耳力。”刺耳的笑声中，一个人缓步而出，在这淡淡的星光下，他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一团火焰——一团妖异的鬼火。宝玉道：“你来得正好，我……”火魔神大笑道：“你方才的话，全说错了，我早知你必定不会失信，更不会失踪，也未曾辛苦的到处找你。”宝玉道：“那……你怎知我在这里？”火魔神道：“有小公主在你身旁，我怎会失去你的行踪？你虽寻不着我，但我却随时可以寻得着你们。”宝玉面色突然改变，转目望向小公主，道：“原来……原来你一路上都留下了标志？”小公主冷冷道：“不错，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你又有何好吃惊的。”宝玉道：“我只当你总会告诉我。”小公主冷笑道：“告诉你？我为何要告诉你？我早就说过，这是我的责任，除此之外，我和你便再也没有别的关系。”宝玉默然半晌，长叹道：“不错，是我错了。”万老夫人“嗤”的一笑，喃喃道：“多情自古空遗恨，小伙子，我看你……”宝玉突然大喝一声，道：“火魔神，你说我还有何失望之处？”火魔神缓缓道：“你只望铁髯等人去不成自水宫，但他们却早已去了……非但早已去了，此刻只怕已……”宝玉耸然动容，截口道：“他们早已去了？是谁指点他们路途？”火魔神道：“便是本宫。”宝玉道：“是你？你本来岂非不顾他们来的，此刻为何又……”火魔神阴恻恻一笑，道：“他们既然一心要去送死，我又何苦不索性成全他们，嘿嘿！他们杀了我属下九人之多，我虽无法报复，但借刀杀人一计……哈哈……哈哈……”这得意的狂笑声，委实胜过任何恶毒的言语。宝玉竟似呆在这狂笑声中，说不出话来。良久良久，他方自喃喃道：“去了又有何妨？以他们几人的武功，天下有何处不可去得？……他们无论走到何处，也不会吃亏的。”万老夫人突然嘻嘻笑道：“可笑呀……可笑！”宝玉道：“这又有何可笑之处？”万老夫人道：“我老人家不是笑别人，笑的只是你。”宝玉道：“我有什么可笑之处？”万老夫人道：“我笑的你明知他们已是凶多吉少，却偏偏还要自己骗自己，自己安慰自己。”宝玉厉声道：“我说的乃是实情。”万老夫人道：
　　“实情？嘿嘿！我问你，凭火魔神、木郎君等几人，比之铁髯等几人又如何？火魔神等人既然都被赶了出去，铁髯……”宝玉不等她话说完，已飞身掠出窗子，掠到卓立在星光下的火魔神面前，一把捏着他的臂，嘶声道：“他们已去了多久？”火魔神狞笑道：“许久了……许久了，你纵然此刻就去，也赶不及了。”宝玉身子一震，又呆了半晌，大喝道：“白水宫究竟在哪里？此刻你总可说出了吧！”火魔神缓缓道：“你先抬起头。”宝玉缓缓抬起头来，只见满天星光，巍峨山影。他忍不住道：“抬起头又怎样？”火魔神道：“你瞧见了什么？”宝玉道：“天！星……”火魔神道：“还有呢？”

宝玉道：“ 还有……哦，山，云山…… ” 心念一闪，失声道：“ 莫非这白水宫便在这太行山里？ ” 火魔神缓缓颔首道：“ 不错。 ” 宝玉扭转身子，似乎便要飞掠上山。火魔神却已又道：“ 但你若是一人前去，纵寻上三五个月，也是找不到的。 ” 宝玉道：“ 为什么？ ” 火魔神沉声道：“ 虽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太行山绵延百里，以你一人之力，若想寻遍每一小峰，只怕还不止三五个月。 ” 他冷冷一笑，接道：“ 何况你纵然寻遍每一山峰，也未必找得到。 ” 宝玉一跺脚，道：“ 既是如此，你为何还不快快带我…… ” 突听小公主轻叱道：“ 你跟我站住！ ” 原来万老夫人已想悄悄溜走。此刻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强笑道：“ 有了火……火宫主带路，我老婆子可以走了。 ” 小公主道：“ 谁说你可以走了？ ” 万老夫人道：“ 既已有人带路，还要我老婆子何用？ ” 宝玉道：“ 瞧在万大侠之面，让她走吧！ ” 万老夫人道：“ 不错，好姑娘，放了我吧！ ” 小公主缓缓道：

“ 放了你？好让你先赶到白水宫去通风报信？……好让你去想些奸计，在一路上害我们？ ”

她冷笑一声，接道：

“ 若是换了别人，委实可以放走了，但是你……你不行，你的花样太多了，我只有将你留在身边，才能放心。 ”

万老夫人倒退几步，噗地坐在椅上，喃喃道：

“ 你何必定要害我……你何必定要害我…… ”

小公主道：

“ 这只能怪你昔日害人害得太多了。 ”

万老夫人叹了口气，抓了把桃子、梅子，全都塞在嘴里，在这一路上，她早已又将口袋都装满了。

小公主道：

“ 你还有何话说？ ”

万老夫人嘟嘟囔囔喃喃道：

“ 我还有何话好说？碰到你，算我老人家倒霉就是了，奇怪，人家心情坏时，吃不下东西，我怎地心情越坏，吃得越多？ ”

雾，浓雾。

这已是太行山的山峰，四面，俱是乳白色的浓雾——宝玉在清晨的浓雾中上了山，始终都在浓雾的包围中。

此刻，山已高，他甚至已分不清这是云？是雾？

火魔神已走了，他说：

“ 我已无须上山，当在山下静候佳音。 ”

此刻，虽仍有小公主，万老夫人在他身畔，但宝玉站在这高山上，迷雾间，心头却不禁油然生出一种寂寞萧索之感。

放眼望去，山影巍峨——雄壮的，巍峨的山峰，在迷雾中显得有说不出的漂渺，说不出的虚幻。

他眼中所瞧见的，似乎已再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就连站在他身畔的小公主，看来也是那么遥远。此刻，唯一真实的，只剩下他自己——他自己心头的感觉，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任何言语都难描摹。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目的，已在眼前。许多日子来的期待，已将结束，幻想中的一切，已将变为真实——而真实，却突然变得如此虚幻。他微觉迷惘、寂寞，却已难免兴奋、激动。他猝然回头道：“ 还要往哪里走？ ” 万老夫人似乎也有些迷

醉，随手往上西指了一指。宝玉顺着她手指处望去——雾。她指的只有雾，浓浓的雾，乳白色的雾。宝玉皱眉道：“你莫非认错了？”万老夫人道：“没有错。”宝玉道：“但那里没有路，那里只有雾。”万老夫人嘴角泛起一丝神秘的笑，缓缓道：“神话中的王宫，自然就该在雾之山峰上。”宝玉动容道：“雾之山峰？”万老夫人喃喃道：“不错，雾之山峰，漂渺虚空。”宝玉变色道：“你莫非在说那‘五行宫’只不过是漂渺虚空的传说？”万老夫人道：“虚即是实，真即是假，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小公主叱道：“这婆子疯了，莫要听她的。”万老夫人格格笑道：“不错，我疯了，我要疯了！”小公主道：“但此时此刻，你却疯不得，快……”万老夫人突然截口问道：“此刻是什么时候？”宝玉道：“只怕已过午时。”万老夫人道：“快了……快了……你就快看见了。”宝玉道：“什么时候？”万老夫人道：“还没到时候，你着急也无用。”她竟然盘膝坐了下来，宝玉纵然焦急，却也无法可施，抬头望去，雾，似乎更加浓了。但是，这时浓雾已渐渐现出一圈光晕，七彩的光晕。光晕渐大，色彩也渐渐绚丽，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山峰，浮沉在这灿烂辉煌，绚丽无方的七彩光晕里，似有似无，似真似幻。这当真是神话般的美，美得已近庄严，美得令人窒息，美得令人忍不住要生出崇敬之心，几乎要跪下去，向它膜拜。但万老夫人方才手指之处，却还是一团迷雾。突然间，一道强烈的金光，撕裂了浓雾，撞碎了那七彩的光晕，箭也似的笔直照向那团沉沉的迷雾。金光照射之处，果然出现了奇景。一条有着无数级石阶的道路，竟奇迹般在迷雾中出现了，在这光芒映照下，金光灿烂，眩人眼目。宝玉竟已不由自主被这奇景所慑，呼吸都似已停止。小公主失声道：“呀……果然在这里。”

万老夫人喃喃道：

“这就是雾之山峰……这就是雾之奇迹，他终年都隐藏在浓雾里，每天只不过出现一次，每次只不过短短的一瞬。”

宝玉叹道：

“奇迹……果然是奇迹……”

万老夫人道：

“你如今可相信了么，世上毕竟是有些接近神话之处的，老天爷造物之神妙，毕竟也不是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所能想象。”宝玉眼瞧着这雾般的山峰，这黄金般的石阶，不知不觉间，竟似有些痴了，久久都不能动弹。而此刻，眩目的金光，似已渐渐黯淡。万老夫人突然一跃而起，大声道：“要走就得快走，不然，这雾峰便又要瞧不见了。”方宝玉此刻所站立之处，本已是山之巅。但这雾之山峰，却更高——它就像是在空中奇迹般突然升起来的，群山之巅，俱都在它脚下。

宝玉随着万老夫人，在迷雾中又走了将近一个时辰，穿过了迷林，走过了迷谷，越过了山巅。

然后，那谜样的石阶又突然呈现在他眼前。

无数级石阶。

宝玉纵然用尽目力，也瞧不见顶——顶上雾色凄迷，白云氤氲，这石阶竟似笔直通向天上。

第四九章　无畏上天梯

石阶前，是一道青石的穹门，门上刻着字。

“迷峰天梯。”

到了这里，万老夫人又似变了个人似的，垂着头走上去，每步都走得宛如用尽了平生气力似的。

石阶是平滑的，两旁，生满了奇异的碧草。

走了数十步，石阶两旁，便不时可瞧见有折断的刀剑，死人的白骨隐现在长草之间。

碧草如墨，白骨磷磷，再加上氤氲的云，凄迷的雾，神话般的天梯，以及那久已深入人心的种种传说。

这一切，便混合成一种慑人的，奇异的魔力，足以使任何人连心底深处都颤抖起来，足以使任何人冷入骨髓里。

万老夫人喃喃道：

“你可瞧见了么？这些，就都是想妄入白水宫的人，这些死人骨头，在生前的名声，未必会比你方宝玉小。”

宝玉皱眉道：

“这里难道连掩埋……”

万老夫人冷冷截口道：

“为何要掩埋，留着给后人瞧瞧多好，让后来的人也好知机……其实，你纵然知机，但到了这里，也休想回去了。”

宝玉目光一转，道：

“那只怕不见得，我此刻若想回去，有谁知道？”

万老夫人道：“白娘娘是何等人物，她老人家当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你以为你走在这里无人知晓，其实地老人家早已知道了。”宝玉突然大笑道：“原来你这番话，并不是说给我听的，你自知带人来犯了过，所以赶紧先拍拍马屁，一心只望她真的能听见，其实……”万老夫人道：“你以为她老人家听不见？”宝玉道：“她又不是神仙，怎会听得见，看来你这心机是白费了。”话犹未了，突听一人道：“你错了。”这声音又轻、又柔、又美，但入耳却清晰已极，这时四下渺无人踪，但这声音却似就在耳畔。宝玉可真是确确实实吃了一惊，脚步立刻停顿。只听那语声缓缓接道：“你害怕了么？不敢上来了么？”宝玉怔在当地，万老夫人却早已噗地跪了下去。不错，在这氤氲的云雾中，在这无尽的天梯下，这语声，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足以慑人。但此刻呈现在宝玉面上的，却绝非敬畏之色，而是一种奇异的兴奋之态，似乎已了解了什么。只听那语声道：“万黄英，抬起头来。”黄英，自然就是万老夫人的闺名。万老夫人不想抬头，却又不敢不抬头。那语声道：“你知罪了么？”万老夫人颤声道：“我知罪了……我不该带人来的，求求你老人家……饶了我……饶了我吧！”

那语声道：

“饶了你？”

万老夫人以首顿地，嘶声道：“饶了我吧！我……我又老，又无用，只不过是一条无用的老狗，你老人家杀了我，也算不得什么？”卑屈的，嘶裂的呼声，回荡在凄迷的云雾间。但到这呼声余声消逝，天梯尽头，仍寂无回应。云，氤氲，飘荡，无尽的天梯，看来仿佛更高了。高得令人不得不屈膝

在它足下。过了良久，那语声终于再度响起：“ 走，走吧，你这样的人，本也不值得杀的。 ”

万老夫人大喜道：

“ 多……多谢你老人家。 ”

那语声道：“ 但你此番下山，要一直的走，不准停留，不准回头，你要走得远远的，走出海外，出海之前，不准你开口说一个字。 ”万老夫人顿首道：“ 是，遵命。 ”那语声缓缓道：“ 你只要说出一个字，我便会知道的，你若还敢停留在中途，我也会知道的，那时，你想死也死不了啦！ ”万老夫人只觉喉咙、嘴唇出奇的干燥，用尽气力，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只有在喉间发出负伤野兽般的哀鸣。

那语声道：

“ 好，走吧！ ”

万老夫人一跃而起，头也不回的冲了下去，甚至不敢再多瞧方宝玉与小公主一眼——她几乎是滚下去的。

那语声突然轻唤道：

“ 方……宝……玉…… ”宝玉到此时才真的吃了一惊，道：

“ 你……你知道我…… ”那语声笑道：“ 我自然知道你，你还远在千里外，我已知道你必定会来了，什么事都瞒不过我，你吃惊了么？ ”这神秘的语声，初次笑了出来。笑声更有如风振银铃，珠落玉盘，使人根本用不着见到她自己，只听得这笑声，就愿意为她牺牲一切。就连小公主，虽是女子，亦不禁神醉。宝玉叹道：“ 你果然是非凡的人。 ”那语声柔声道：

“ 你此刻下去，还来得及。 ”宝玉笑道：“ 是么？我只当已来不及了。 ”那语声道：“ 你且抬起头来瞧瞧。 ”宝玉抬头望去，这才发现面前又有一道高耸的石门，圆形的穹顶，显得非凡的辉煌、美丽。这是伴无懈可击的建筑物，每一方石块的构造，都毫无瑕疵，但就在这上面，又有着令人胆寒的刻字：“ 一入此门，再世为人。 ”那语声缓缓道：“ 你可瞧清楚了么？ ”宝玉笑道：“ 这么大的字，我怎会瞧不清？ ”那语声道：“ 你还要上来？ ”宝玉笑道：

“ 你若下来，我就不上去。 ”

那语声叹道：

“ 但愿你莫要后悔才好。 ”

于是，语声便又奇异的消失，不复再闻。

宝玉回头瞧了小公主一眼，大步走了上去。

他虽也明知自己一入此门，纵然生回，自己一生的命运，也只怕将要改变——只怕真的要有如“ 再世为人 ”。

但他还是大步而上，他脚步并无丝毫迟疑。

万老夫人对那水宫主人的惧怕，委实已深入骨髓。

她果然不敢停留，不敢回头，她不停的走着，甚至连睡觉都不敢睡，惧怕，就像鞭子似的，不停的鞭打着她。

恐惧的力量，有时当真能胜过一切。

到了济河时，她人已几乎不成了模样。

济河乃是黄河渡口，从这里，到海湾，乃是黄河中可以通船的一段，是以这渡口船桅林立，不逊长江。

万老夫人长杖早已不见了。

她劈了段树枝，当作拐杖，蹒蹒跚跚，走到渡口，瞧她失神的目光，憔悴的面容，褴褛的衣衫。

只怕已很少有人再能认得出这可怜而龌龊的老太婆，便是武林中那大名鼎鼎的万老夫人了。

她正也不希望别人认得她。

渡口，有个敞着衣襟的大汉，正在大声吆喝着：

“吃饭要吃白米饭，坐船要坐太平船……要往省城、济阳、青城、利津的客人，快上咱们这艘太平船呀！”

他身旁还有个小伙计，也在吆喝着道：

“这可是最后一班船了，错过了就得等三天。”

万老夫人摇摇摆摆，走了过去。

她已不愿再走路，她走不动了。

但那船家却伸出一条铁也似的胳膀，挡住了她，道：

“喂，我说老婆子，你要干吗？”

万老夫人摇摇头——她不敢开口，不敢说话。她总觉得有一双令人销魂的眼睛，就在她身后盯着她。

那船家冷笑道：

“凭你这副模样，莫非也想搭船么？告诉你，这船钱你是付不起的，咱浪里花也从来不做好事。”

万老夫人摇摇头，又点点头。

那船家怒道：

“臭老婆子，听见没有，滚呀！”

伸出一只蒲扁般大的手掌，就往万老夫人推。

万老夫人冷冷的瞧着这只手，只要这只手碰着她衣服，这只手以后只怕永远也莫要想再动一动了。

但就在这时，万老夫人突然感觉到有人到了她身后。

此刻，码头上的人本不少，但此刻来到她身后的，却断然和码头上这一群凡俗庸碌的人不同。

她背后似乎骤然被一股凌厉的霸气所侵袭，在这一凡庸的人群中，她骤然觉出有个武林高手已到了她身后。

这是武林高手遇着另一高手时特异的直觉。

她身形不由自主，快如闪电般向左跨出两步。

那船家的手自然推了空，吃惊的瞧着她。

而万老夫人却以眼角向身后那人偷偷一瞥。

只见此人身高八尺，魁伟出众，头戴笠帽，紧压眉际，身上披着件紫红色的“一口钟”，几乎盖住了脚。

他虽然站在那里没有动，但那股凌人的气势，却逼得四下凡庸的人群，俱都垂下了头，不敢多瞧他一眼。

万老夫人一眼就瞧认出了他：

公孙红，这是“天龙棍”公孙红！

虽然有笠帽紧压眉际，身上的衣着，虽然也和泰山之会所见大不相同，但这威猛的气势，却是永不会变，掩饰不住的。

万老夫人也立刻垂下了头。

公孙红也瞧了她一眼，显然也因这龌龊的老婆子方才那闪电般一跃而有

所动心——那一跃实是不同凡俗。

但此刻的公孙红，却似有重重心事，无暇再顾及别的，所以他只是含着诧异的眼色，瞧了一眼，便放过了。

那船家已赔笑道：

“客官是要搭船么？”

公孙红道：

“是。”

语声微顿，突似想起什么，又道：

“莫要难为这位老婆婆，她的船钱算我的。”

船舱中，烟雾腾腾，有股燠热之气。

这艘船虽然不旧，造的也颇坚固，但船舱却极简陋，只在左右两边，摆着两行长条木凳。

此刻，长凳上并没有坐满人，只因有些人已在舱中间摆开了行李，躺着，坐着，抽着旱烟。

公孙红端坐在长椅上，就像是座铁塔似的。

万老夫人佝偻着身子，垂着头，走进了船舱，走过公孙红面前时，怯怯的行了个礼，她还是没有说话。

公孙红又瞧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万老夫人已在角落中，曲着身子坐下了。

此后，陆续地又上来几个客人，船舱中更热，更闷，但那船家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往上拉客。

公孙红却似等不及了，突然大声道：

“快开船，船钱不够，都算我的。”

船，这才总算启碇了。

船舱中也总算有了些微风，于是搭船的客人，也活动起来，有的搭讪着和人聊天，有的拿出西瓜子、落花生来，与身旁的人共享——在旅途中，陌生人往往最容易成为朋友，虽然等到旅途结束时，彼此又很容易的便忘怀了。

公孙红仍端坐着，没有人敢找他搭讪，他自然也不会去找别人，他浓眉深皱，似是在寻思，出神。

万老夫人不时偷瞧他一眼，心里在奇怪：

“他却是要往哪里去？心里又有何心事？”

风很大，而且是逆风，船只有成“之”字形斜斜的走——由左岸斜斜渡过去，再由右岸斜斜往上。

夕阳满天，将大河映得金光闪烁，更是庄严。

自舱窗中望出去，两岸景物如画，河上船舶往来，万老夫人奔波辛苦，到此刻心情才觉轻松了些。

辛苦操作中的船家，却已累得满头大汗，脱下了衣裳，夕阳照在他们精赤着的古铜色肌肤，风，吹干了汗珠。

船，艰苦的往前走……由右而左，由左而右。

照例，船离河岸还有两三丈时，便要回头。

但，突然间，岸上突然飞起一道长索，宛如长了眼睛般，不偏不倚，套在船头的木桩上。

船家变色惊呼，道：

“什么？干什么？”

河岸上没有人答话，但这艘船，却被拉得直往河岸边靠去——若没有千斤气力，怎拉得动这艘船。

这时不但船家慌了，船客们也慌了，乱成一团，有的已奔出舱，挤到船头上，纷纷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究竟是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万老夫人不由自主，又偷偷瞧了公孙红一眼，只见公孙红虽然端坐未动，但面上却似已变了颜色。

船，终于被拉得靠了岸。

夕阳下，只见拉着那长索的，是十余条劲装大汉，一个个都是浓眉大眼，满脸的慓悍之色。

但在这群凶神般的大汉中，却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少女，一个穿红，一个着绿，脸上都带着春花般的笑容。

最奇怪的，这两个少女手中，竟各各揣着只盘子，一个盘子上放着只翠绿的酒壶，另只盘子上却只是碧玉酒杯。

船家们虽然满怀惊怒，但此刻却已骇得不敢出声，站在船头的搭客们，瞧见这一群诡异的人，更骇得目定口呆，动也不敢动了。

只见那两个少女款摆着柳枝般的纤细腰肢，袅娜走了过来，走了几步，轻轻一抬脚，也不知怎地，就上了船。

红衣少女轻笑道：

“没有事的，各位莫要惊慌。”

绿衣少女笑道：

“咱们只是来为一位客人送行、敬酒。”

红衣少女笑道：

“敬完了酒，各位就可走了。”

她们的声音是那么轻柔，笑得又是那么甜美，众人方才还在惊惶，此刻却又不禁瞧得呆了。

只有几个人仍不免在暗中嘀咕。

“敬酒？……哪有这么样送行敬酒的？”

少女们，已走到舱口。

角落中的万老夫人，瞧见这两个少女，更是大吃一惊，身子缩得更紧，头也垂得更低了。

她已认出这两个少女，赫然竟都是那王大娘的弟子——一个本是陪着‘多臂熊”的，另一个便是陪吕云的。

而少女们，却未瞧见她。

她们四道秋波，正盯在公孙红面上。

红衣少女笑道：

“好极了，公孙大侠果然在这里。”公孙红面沉如水，缓缓站起了身子。少女们款款走过去——舱中人早已慌张的让开了路。

公孙红目光凝注，沉声道：“两位姑娘莫非……”

红衣少女却不让他说话，娇笑着截口道：“公孙大侠切莫多疑，贱妾们此来，并无别意。”

绿衣少女笑道：“只是家师觉得公孙大侠果然言而有信，说走就走，不愧是武林中真正的英雄豪杰，所以……”红衣少女接着笑道：“所以就令贱妾们前来置酒送行，以壮公孙大侠之行色。”取起酒壶，在那杯子里满满倒

了一杯。公孙红凝注着杯子里那浅碧色的美酒。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伤悲之色，心中竟似是伤痛极深。红衣少女却娇笑道：“这第一杯酒，是祝公孙大侠此番路途上一帆风顺，也是敬公孙大侠言而有信，不愧是男儿好汉。”绿衣少女双手将酒杯送上，道：“公孙大侠，请。”公孙红迟疑了半晌，突然仰天长叹道：“好！”取起酒杯，一饮而尽。绿衣少女格格笑道：“果然痛快，果然好酒量。”红衣少女又斟了一杯，道：“这第二杯酒，是劝公孙大侠莫要自伤自悲，以公孙大侠这一身武功，到了海外，何愁不能再创一番事业。”她嫣然一笑，接道：“何况，公孙大侠虽然败在家师手上，却也算不得什么，武林中成名豪杰，败在家师手上，而且败得比公孙大侠更惨的，还多着哩！”

绿衣少女道：

“可不是么……公孙大侠，请。”

公孙红咬了咬嘴唇，又喝了一杯。

红衣少女道：

“这第三杯酒么，却敬的是公孙大侠的明智聪明，公孙大侠此番若不守信，若还要逗留在中原武林，那么……”

她娇笑一声，停住了嘴——这笑容虽然甜美，但那言下之意，却有如利剑般伤人——伤人的心。

绿衣少女笑道：

“公孙大侠实在是幸运的很……老实说，能在家师手下留得性命的，可真不多，真值得喝一杯的。”

笑盈盈奉上酒杯，道：

“请。”

公孙红脸色早已变了。

他灵目中，也早已燃起了怒火，双拳也紧紧握起。

少女们却仍是满面笑容的瞧着他，宛如不觉。

而公孙红到后来也只是长叹一声，终于又饮下一杯。

红衣少女笑道：

“好，还有第四杯酒。”

她面色突然一沉，甜美的笑容，无影无踪，秋波也变得有如利刃，瞧了公孙红半晌，方自缓缓道：

“这第四杯酒，却是敬公孙大侠，此去永远莫要回来了。”

绿衣少女笑道：

“其实中土武林，也没有什么好玩的，若有人拚了性命回来，那才是真不值得哪……是么？”

公孙红胸膛起伏，颤声道：

“好……好，有烦两位，回去上覆令师，就说公孙红本已无颜再回中土……公孙红若是食言背信……”

突然夺过酒杯，一饮而尽，“当”的将酒杯摔得粉碎，他目光凝注着酒杯的碎片，颤声接道：

“若再回来，便如此杯。”

红衣少女展颜而笑，拍掌道：

“好！好男儿。”突然纵体入怀，搂住公孙红的脖子，亲了一亲，媚笑着又道：

“这却是贱妾自己敬公孙大侠的，这是不是比酒更令人醉？”

绿衣少女娇笑着盈盈万福，道：

“贱妾就此告退。”

两人扯转腰肢，袅娜走了出去，竟再也不回头瞧一眼。

满舱中人，瞧着她们扭动着的腰肢，一个个更是瞧得目定口呆，几乎连气都已喘不过来。

船，终于又继续走了。

河岸上，隐约传来那少女娇笑着的歌声：

“风萧萧兮济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公孙红高大的身子，在歌声中颤抖着，不停的颤抖着。

万老夫人竟似也有些颤抖起来，她此刻已知道公孙红必定已败在王大娘手下，而他们在交手之前，必定也曾发下重誓：

“败者远离中土，永不复返。”

她暗暗叹道：

“完了完了，不想连公孙红这样的角色，竟也败在王大娘手下，被她逼走，被她放逐到海外。”

“这女魔头自身武功已如此高强，再加上手下那一群小狐狸精……唉！有了这些人，武林中还有别人混的么？”

船舱中的亲切热闹，也因此冷了下来。

船在无言中过了济南省城，又过了济阳。

这其间自然有人下船，有人上船。

公孙红却木头似的，坐着动也不动。

夜深，船泊青城。

有些人摊开铺盖行李，胡乱就地睡了。公孙红终于轻轻叹息了一声，敞开一直紧裹在他身上的紫红大氅“一口钟”，万老夫人这才瞧出，他竟已受伤了。那宽阔的肩头上，正扎着白布，血迹殷然。

公孙红满脸怆痛，将白布解开，又取出些金创药，敷在伤口上，其实，他的痛苦并不在这创口，而在他的心。

夜色深深，静寂中，河水如在低语。

河上夜雾凄迷，舱口的昏灯，在风中不住轻轻摇晃。

突然，摇晃的昏灯下，多了条人影。

这人头戴笠帽，身穿蓑衣，像是个寻常的渔夫。

但这渔夫身上，竟也散布着一股不寻常的霸气，万老夫人、公孙红心头竟都不觉为之一凛。

公孙红急速的掩起了风氅。

只见此人笠帽戴得比公孙红更低，昏灯摇晃，他整个面目，便都浸浴在浓重的阴影中。

只有那双眼睛，如明珠，如白刃，在黑暗中发着光。

他发光的眼睛转了一转，便凝注在公孙红面上。

公孙红掉转头，不去瞧他。

等到公孙红目光回转，这人竟已在他对面坐下。

昏黄的灯光，斜斜照过来，照着这人半边脸。

万老夫人心头又是一震。

梅谦，这是“天刀”梅谦。

她自然更吃惊、诧异。

梅谦怎会也上了船？难道他也被人放逐去海外？

梅谦目光凝注着公孙红。

公孙红却将笠帽拉得更下了，挡住了脸。

但在满脸沉睡的人群中，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身子是笔直坐着的——在满舱凡庸的人群中，只有他们气势特异。这是凌厉的霸气。此刻，在这狭窄的船舱中，他们的霸气，不可避免的针锋相对起来，他们人虽不动，霸气却已在争斗。万老夫人瞧着他们，不禁暗道：“这下子又有好戏看了，但望这场戏莫要牵连到我老婆子就好。”雾，更浓，灯，更黯。“公孙大侠。”公孙红头也不抬，但过了半晌，突也抱拳道：“梅大侠。”梅谦道：“原来公孙大侠还认得在下。”直过了盏茶工夫，公孙红方自冷冷道：“原来梅大侠也认得在下。”梅谦道：“天龙棍名家天下无双，谁人不识。”这一次，几乎过了顿饭工夫，公孙红仍未答话。梅谦纵然沉得住气，此刻也忍不住了。他干咳一声，又道：“泰山别后，至今已近一月了。”公孙红深深吸了几口气，缓缓道：“不错。”梅谦道：“泰山会后，群雄四散，在下只道若想再见公孙大侠风采，必定困难得很，哪知却在此处相见。”公孙红道：“嗯！”梅谦突然叹道：“相见既然如此困难，在下便不免觉得有些可惜。”公孙红又默然良久，终于问道：“可惜什么？”这一次，却是梅谦不再答话了。公孙红木然端坐，竟也不再问他。他们不着急，万老夫人却当真有些着急了，真恨不得抓住这两人头发，叫他们说话，说得痛快些。夜深雾浓，寒气袭人而来，昏黯、凄迷的船舱中沉睡着的人，不知不觉地将盖在身上的东西拉得更紧了些。但公孙红与梅谦，却仍是枪也似的笔直对面端坐着。他们眼里根本没有瞧见别的人。又过了将近顿饭工夫，梅谦方自缓缓道：“天龙棍名震天下，在下早有讨教之意，只可惜泰山一会，太过匆匆，而此刻……更可惜公孙大侠竟已负伤了。”他话虽仍说得极为平和，但言下之意却已锋锐难当。“我虽想与你一战，却不愿欺你负伤。”公孙红默然半晌，缓缓道：“哦……可惜么……”突然仰天狂笑起来。笑声，震得舱口的昏灯，摇晃得更是剧烈。沉睡着的人们，也被笑声震醒，惊惶的坐起。船家也探头而入，大喝道：“什么？”他本待怒骂，但梅谦与公孙红四道白刃般的目光向他一扫，他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哪里还敢骂得出。公孙红冷冷道：“船家，是快天亮了么？”船家牙齿打战，连声道：“是是……快了，快了。”公孙红道：“是要开船了么？”船家道：“是是……快了，快了。”在这种目光下，可有几个人敢说“不”字。船果然走了。梅谦与公孙红还是不动，直到利津。船到利津，天色方自大亮。船家缩着脖子，站在舱口，道：“各位客官，利津城已到了，各位快请上岸……但上岸之前，也请各位莫要忘记留下船钱。”他手里一面收钱，嘴里一面不停的唠叨。那些船客当真恨不得早些离开船舱里这两个煞星，不到片刻，满舱中人便已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梅谦、公孙红——当然还有缩在角落里的万老夫人，只是此时此刻，谁也不会注意到她了。船家瞧了瞧梅谦，又瞧了瞧公孙红，终于壮着胆子，弯着腰，走了进来，满脸赔着笑，道：“客官，这已是地头，两位……”公孙红沉声道：“你这船不走了么？”船家道：“要……要走的，但……但那是走回济河，两……两位莫非……莫非还要回济河去么，这……”梅谦叱道：“再回济河？疯了不成？”船家颤声道：“那……两位就请下船。”公孙红冷冷道：“你这船难道不能再往前走？”船家变色道：“再……再往前走，便出海了。”梅谦道：“正是要

你出海。”船家“噗”的，跌倒在船板上，道：“小的这船，不出海的。”公孙红瞧了梅谦一眼，梅谦却突然出手如电，自那船家腰里拔出柄短刀，拇指扣着中指，轻轻往刀尖一弹。那精钢利刃，竟被他手指弹得粉碎。梅谦道：“如此是否可令你改变主意？”船家早已面无人色，道：“小的……求……求求……”公孙红的手突然自怀中伸出，轻轻抛出件东西。那船家骇得一哆嗦，只听“当”的——落在他面前的，却是拳头般大小的一锭黄金。公孙红道：“这是否可令你改变主意？”船家脸上又有些人色了，但口中仍然颤声道：“小的有家有小……求求……”

第五〇章　放逐浮大海

梅谦瞧了公孙红一眼，也抛了件东西在船家面前，却是只口袋——口袋里竟是整整二十锭官银。

船家眼睛都直了，呆了半响，突然站起，大声道：

“好，为了这些，咱买命了。”

在一个多时辰后，这只船果然要出海了。

在这一个多时辰中——

船家买足了食粮，囤足了清水——自然，也免不得要托相识的朋友，带个口讯，带些安家费回家的。

在这一个多时辰中——

万老夫人已在船舱角落中堆着的一大堆绳子、帆布、木板、箱子里，悄悄的藏起了身子。

而梅谦与公孙红，却只是对面端坐着，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目中的光芒，瞧来都可怕的很。

正午，船顺流而下，已将出海，船家摆上饭菜，摆在他两人中间，一摆好，立刻掉头就走。他虽然不知武道，却直觉地感到在这两人之间横亘着浓重的杀气，这杀气令他浑身发冷，使他片刻也不敢停留。

万老夫人嗅着饭香，早已直流口水，但船未出海，她只有忍住——什么事且都等出海再说。梅谦取起筷子，道：

“请。”

公孙红也取筷子，道：

“请。”

两人狼吞虎咽，各各吃了五碗饭，梅谦若是吃肉，公孙红就吃鱼，两人谁也不动对方筷子动过的那碗菜。

等到碗底都已朝天，公孙红方待放下筷子，但瞧了瞧梅谦的手，他眼皮突然一阵颤动，筷子再也放不下去。

梅谦的手里，仍拿着筷子。

他手背向上，以拇指与食指的指尖，夹着第一支筷子，却以无名指与中指，将第二支筷子压在虎口上。

虽是一双普普通通的竹筷，但此刻在梅谦手里，却似乎已散发出一种逼人眉睫的剑气。

那筷子犹自带着烧肉卤汁与细碎饭粒的尖端，此刻却有如剑尖一般，直指着公孙红喉下“天突”、颈侧“缺盆”两处大穴。

公孙红拿着筷子的手，似有心，似无心，向外一翻，却以掌心向上，筷子的顶端，便指向梅谦左右手足阳明经上的“气金”与“库房”两处大穴，浑圆的筷子顶端，正如“点穴镢”的镢锋一般。

梅谦嘴角一阵牵动，似笑非笑，缓缓道：

“饭已用过，公孙大侠此刻着想下船，还来得及。”

公孙红道：

“梅大侠此刻莫非已想下船了么？”

梅谦道：

“在下是绝不会下船的。”

公孙红道：

“此船难道容不下你我两人？”
梅谦冷冷道：
“容不下。”
公孙红目光闪动，道：
“莫非梅大侠所去之处，不愿被人知晓？否则，你我两人既是都有出海之意，为何不可同船？”
梅谦道：
“船上有你，在下便觉太挤了。”
公孙红道：
“我看梅大侠还是将就些吧！”
梅谦沉声道：
“公孙大侠是决意不肯下船的了？”
公孙红道：
“是”
梅谦道：
“那么……”
两个字出口，筷子已闪电般笔直点出。
公孙红手掌却向后一缩，掌中一双筷子的顶端，恰巧挟住了梅谦掌中那双筷子的尖端。
梅谦手掌一翻，双筷也翻了个身，自他手掌中弹了出去，变成筷子的顶端向前，挟带锐风，直打公孙红左右双目下的“承位”大穴。
他不打公孙红双目，而打目下“承泣”，只因公孙红若想低气闪避，那急如闪电，由下向上而去的双筷，便会恰巧插入他双目之中。
哪知筷子去势虽急，公孙红应变更快——他并未低头，却猛然拧转身子，筷子便堪堪自他颧骨边擦过。
也就在这同一刹那——
公孙红手掌亦自一翻，筷子亦自飞出，却变成筷尖向前，直打梅谦左右手足少阴经上的“大赫”穴。
梅谦手掌向外翻，用的是“弹力”，是以双筷自下而上，公孙红手掌向内翻，用的却是“掷力”，是以双筷自上而下。他这一出手，正是比梅谦更要犀利。
梅谦坐在那里，这双筷子直打他身体中央，脐部左右，他既不能向下藏躲，也无法向上闪避。
但是他应变之快，更非常人能及。
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刹那中，他竟以空着的左手，将桌子一拉，桌面便有如木盾般挡住了他的腹部。
只听“夺、夺”两响。
梅谦的双筷，插入了公孙红身后的舱板。
公孙红的双筷，插入了梅谦面前的木桌。
竹筷入木，竟俱都深达三寸。
两人各各施出了一招，也各各避开了一招。
两人的出招，俱都是快如闪电，追魂夺命，两人的避招，更俱都是间不容发，险上加险。
但两人的身子，却仍然俱都端坐未动，却害得在角落里向外偷窥的万老

夫人，平白惊出了一身冷汗。

船已开始摇荡起来，显然已将出海，是以波浪大了。

桌子上的盘碗，已开始左右滑动。

但公孙红与梅谦，却仍端坐如木石，两人的目光，亦仍森严如利刃——这两人甚至连话都不说了。

只听“哗啦啦”一阵响，桌子上的盘碗，俱都滑了下去，但这两人却连眼睛都未霎一霎。

船家也不知是因为在全力摇船，还是因为不敢面对两人，是以盘碗虽落了一地，也没有人进来收拾。

菜盘里本还剩下几个炸丸子，自也落在地上，此刻船身摇动，炸丸子便在舱板上滚来滚去。

万老夫人的眼睛，从一堆绳索后偷偷望出来，此刻也不禁随着地上这几粒肉丸子滚来滚去。

她只觉肚皮几饿得贴住背脊梁了，口水也几乎咽干，此刻眼睛盯着这肉丸子，眼珠子都似要凸了出来。

突然，船身一荡，两粒肉丸子滚入角落中。

万老夫人心“怦怦”跳着，偷偷向上一瞧，公孙红与梅谦，此刻还是像木头人似的，动也不动。

她实在忍不住了，咽了口口水，自绳索下，悄悄伸出手，手指一寸寸在地上爬，往那两粒肉丸抓去。

眼见她手指已碰着肉丸了——她指尖已可感觉到那肉丸子的油腻与温暖，由指尖一直暖入她的心。突然，“飕、飕”两声，“夺、夺”两响，两支竹筷，插入肉丸——生生将肉丸钉在舱板上。这正是梅谦面前木桌上的竹筷。梅谦仍不动，也不霎眼，只是冷冷道“出来吧！”万老夫人指尖颤抖着，身子也颤抖着。梅谦道：

“还不出来？”万老夫人突然大喝一声，道：

“憋死我了。”只见木板、箱子、绳索四下纷飞。她身子已如球一般弹了出来，两只手往地上一捞，捞起了三四只肉丸子，俱都塞入嘴里。她几乎嚼也未嚼，便将肉丸吞了下去，又冲向饭桶，桶里还有半桶饭，她抓起一把，就送进嘴里。她当真已有好几天没吃饭了。公孙红、梅谦冷冷瞧着她。她也不管，一面吞着饭，一面含糊着道：

“反正已被你们瞧见了，先吃个饱再说。”她盘算船已出海，这才敢说出话来。

“白饭也有这般好吃？”

万老夫人道：

“饿你三天，你就知好吃不好吃了。”

梅谦变色道：

“你认得我？”

万老夫人满脸都沾着饭粒，道：

“哼！嘿嘿……”

公孙红瞥见桌子上还有半条鸡腿——这是方才他们吃饭时就从盘子里跌出来的，是以未落到地上。他笑了笑，拿起鸡腿递过去，道：“这个不脏。”万老夫人接过鸡腿，笑道：“公孙红，看来还是你良心好些。”公孙红亦不禁一怔，道：“你也认得我？”万老夫人道：

“嗯……”公孙红道：
“你怎会认得我？”
万老夫人道：
“我只有一张嘴，此刻哪有空说话，你不会等我老人家吃完了再问么？”梅谦目不转晴，凝注着她。过了半晌，梅谦突然大喝道：
“原来是你。”万老夫人终于吃完了，摸着肚子，笑道：
“你也认出我老人家了么？”梅谦道：
“你是万……万老夫人。”
万老夫人格格笑道：
“算你还有些眼力。”
公孙红动容道：
“莫非是万大侠之母？”
万老夫人道：
“奇怪，怎地每个人一见着我，便要提起我那不孝的儿子，难道我老人家在江湖中的盛名，不比那畜生大么？”
梅谦冷冷道：“在下虽不认得你，但大名却已听得久了，却不知堂堂的万老夫人，今日行藏为何如此鬼祟？”万老夫人嘻嘻笑道：“什么今日行藏鬼祟……我老人家行藏一向都是神出鬼没的，你难道直到今日才知道不成？”梅谦道：“哦……哼哼！”碰见这样的老太婆，他还有什么话好说。万老夫人大摇大摆在公孙红身旁坐下，长长伸了个懒腰，道：“舒服舒服。”竟阖起眼睛，打起盹来。公孙红望着梅谦，突然笑道：
“船上又多了个人，是不是更挤了？”梅谦道：
“正是。”
万老夫人竟也张开眼睛，道：
“你莫非还想将我两人都赶下去？”梅谦道：“哼！”
万老夫人格格笑道：
“凭你一人之力，能赶得走我们两人？”
梅谦沉声道：
“公孙大侠想来还不致与你为伍。”
万老夫人道：
“嘿嘿！方才还想要人的命，此刻又称人为公孙大侠，你莫非是怕了他么？莫非是想拍马屁？”
她果然不愧是老狐狸，衡情度势，知道不能拉拢梅谦，便紧紧拉住公孙红——她总是不会吃亏的。
梅谦厉声道：
“我此番出海，并非游历，是以不愿有人同行，甚至不惜与公孙大侠白刃相对，但我心里，还是敬他是个英雄。”
万老夫人眼珠一转，道：“并非游历？你出海莫非还有何使命不成？”
梅谦道：
“正是。”
公孙红动容道：
“你有何使命？”
梅谦道：
“这个……恕在下不能奉告。”

他语声微顿，突又厉声道：“总之，此番无论是谁，也不能与我同行，你我三人中，若非我血溅此地，便是两位下船而去，这该如何选择，公孙大侠务请三思。”

公孙红道：“这……在下此行并无目的，梅大侠若真有使命在身，而且如此重要，在下倒也不妨易船而行。”梅谦道：“多谢。”

公孙红面色一沉，道：“但这却要看梅大侠所负的是何使命？”梅谦变色道：“如此说来，公孙大侠是不惜一战的了。”

公孙红道：“如此说来，梅大侠你是宁可一战，也不愿说出所负是何使命的了？”

梅谦道：

“正是。”两人间情势突又紧张起来，似已箭在弦上。

万老夫人突然笑道：

“他所负的是何使命，纵然不说，我老人家也知道了。”

梅谦冷笑道：

“你知道？……嘿！嘿嘿！”

万老夫人缓缓道：

“我老人家在泰山大会上，瞧你与人动手时，便已瞧出你这小子有些不对了，必定有所图谋。”

公孙红忍不住道：

“他有何不对？”

万老夫人道：

“泰山之会上，大家都想技压群雄，人前露脸，是以泰山之会名虽较技，其实人人都在拚命。”

公孙红叹道：

“正是如此。”

万老夫人道：

“但这厮与人动手时，却绝对未曾使出全力，他十成武功中，最多只不过使出了七成而已。”

公孙红动容道：

“原来如此！”

万老夫人道：

“由此可见，他不是另有图谋是什么？”

梅谦冷笑道：

“梅某只是觉得，犯不上为了区区虚名，与人拚命而已，这在那些名欲熏心之人看来，自是有些奇怪。”

万老夫人笑道：

“你话虽说得动听，其实……”

公孙红又忍不住道：

“万老夫人认为其实如何？”

万老夫人道：

“这厮近来才从东流来到中土，然后便不惜用尽各种手段，为自己博取名声，但等到真可大大露脸时，他反而不用全力了……此刻白衣人又将再来，武林中人人都想一睹此番大战，甚至有些东瀛人士，都不远千里而来，但他却偏偏要在这当儿，回去东瀛。”

她冷笑一声，道：

“这些难道不奇怪么？”公孙红沉声道：

“不错，的确有些奇怪。”万老夫人道：“你难道还猜不出他有何图谋？”公孙红沉吟半晌，耸然动容道：“莫非他……他竟是那白衣人……”万老夫人拍掌道：“这厮想必就是那白衣人派到中土来卧底的，此番不知要将什么消息，去传给那白衣人？”梅谦突然仰天狂笑起来，道：“有趣有趣。”万老夫人道：“我老人家可是说对了么？”梅谦厉声道：“你此刻若是立刻滚下船去，我瞧在万大侠面上，暂且放过了你，否则……”双臂一振，闪亮的“锁镰刀”已在手。万老夫人冷笑道：“你只当我老人家怕了你这破镰刀么？嘿嘿！我老人家早就想让你瞧瞧厉害了，只可惜……”梅谦道：“既是如此，还可惜什么？”万老夫人道：“只可惜有公孙大侠在这里，他怎会让我老婆子出手？”梅谦道：“公孙红，你意下如何？”公孙红沉吟道：“她方才所说之言，是真是假？”梅谦道：

“你若信她之言，便不配梅某解释。”

公孙红道：

“这……”

万老夫人突然将他身上那紫红大氅拉了下来，道：

“我老人家方才所说的话，句句都有根据，这种人你还跟他噜嗦什么，去，快取了他性命，绝没有错。”

公孙红道：

“但……”

万老夫人眼珠子一转，道：

“莫非你真如他所说，伤得太重，已胜不了他，那么，还是让我这老婆子……”

公孙红仰首大笑道：

“这区区伤势，算得了什么？”

大笑声里，斜插在他腰畔的天龙棍，已到了他手中。

船身摇荡更剧，桌子都已滑到角落里。

窗外的天色，似也昏黯下来。

船舱中，充满了杀气，这“锁镰刀”上的杀气，这“天龙棍”上的杀气，自又和方才的竹筷不可同日而语。

锁镰刀可刚可柔，可硬可软，远可取三丈开外，近可以贴身肉搏，可说是江湖中变化最多，最复杂的兵刃。

而“天龙棍”却是以不变应万变，返璞归真，讲究以拙胜巧，可说是江湖中变化最少，最简单的兵刃。

这两件兵刃无论性能、气质，俱都截然不同。

然而，此刻这两件截然不同的兵刃，所采用的却是同一种方针——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只因他们都知道此刻面对着的，可能就是自己一生中最强的敌手，是以两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公孙红紧握着天龙棍，指节都已发白。

梅谦握着“锁镰刀”的刀，也是同样用力，同样紧张，刀与棍，距离五尺空间，针锋相对着。

渐渐，刀与棍，在缓缓移动——两人的移动几乎是同时的，也不知是刀

随着棍动，还是棍随着刀动。
无论如何移动，刀与棍总是针锋相对着。
两人的眼睛，都已散发出异样的光，与其说他们是想发觉对方架式的破绽，倒不如说他们是想发现对方武功之极意。
船身继续摇荡着，而且渐渐剧烈。
但两人的双足，却都有如钉子般钉在船板上，无论船身摇荡得多么剧烈，两人的身子犹屹立不动。但这“不动”，却也是“动”。这“不动”甚至比“动”还要激烈。
万老夫人耐不住了，冷笑一声道：
“公孙红为何还不出手？”
她忍不住凝目去瞧梅谦的刀势，骤看，也觉平常的很，但她仔细瞧了许久，身上却不禁沁出了冷汗。
她只觉屹立在那边的梅谦，人与刀，似已化为一个整体，她想出一百种招式，也自知不能将之击破。
她虽然远远站在一边，但已感觉出刀上的杀气，她瞧得越久，越觉自己整个人都似已在这刀光杀气笼罩中。
他心头暗凛：
“我若是公孙红，此刻只怕已血溅当地。”
她想转头去瞧瞧公孙红的架式。
但不知怎的，她目光竟似已被这刀上的杀气所吸引。
她竟已无法移动目光。
她想：“若是方宝玉在这里，不知是否能瞧出破绽？”
她想：“方宝玉想必是能瞧出的……但同是一双眼睛，为何有这么大的不同？为何他瞧得出我瞧不出？”
但到了后来，她竟连思想都不能思想。
连她的心都已被那刀光杀气吸引住了。
一柄刀又怎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这“锁镰刀”打造得虽然精巧，刀的钢质虽然精纯，但无论如何，这总是死的，没有生命。
死物又怎能产生魅力？
这道理虽然繁复，却又极为简单。
绝世的美人，固能令人废寝忘食，神魂颠倒，而吴道子的画，王右军的字，也可令人神魂与之。
刀，亦是如此。
刀虽是死的，但在名家手中，便有了生命——它的生命正是持刀人的精神魄力所赋与的。
那刀的架势，刀的光泽，正是吴道子的画，王右军的字一样，已不是单纯之“物”，已有了灵魂、生命。
梅谦的刀法，虽还未达到无上妙境，但对万老夫人说来，却已足够了——万老夫人的眼力，也还不能渗透妙境。
在万老夫人眼中，梅谦的刀法已是完美的——而世上无论任何一件完美之物，都有吸引人的魅力。
她竟不由自主，由刀光走了过去。
公孙红的目光，也有些异样了。

他精神虽然仍是集中，毫无松懈，但却已渐渐不是集中在自己棍上，竟已渐渐集中在对方刀上。

他的精神气魄，也已被对方吸引过去。

这或许也因为公孙红新伤未久，万老夫人更是心身交瘁，惊魂初定，是以他们的精神，也特别脆弱。

是以这一战已无需出手，便可以分出胜负，梅谦的刀虽还未出手，但刀上的杀气，已摧毁了公孙红与万老夫人。

锁镰刀光芒更盛，刀光中似已可看出血光。

突然间，整个船身，有如被人抛了起来。

梅谦与公孙红功力虽在，但也不能抵抗这种自然的威力，两个人的身子，也都被抛了出去。

杀气，立刻奇异的消失。

两个人的精神，本都贯注在对方身上，而此刻，情况大变——两人俱都受到这不可抗拒的一击。

他们的目标自也同时转移。

于是两人耳中，便突然听到了浪涛的狂号声，狂风的呼啸声，以及外面船家的嘶声惊呼。

这些声音早已有了，只是方才他们听不到而已。

风！狂风！

风在呼啸，海也在呼啸。

船在怒海中，正有如巨人掌中的蝼蚁一般，生命随时都可被摧毁，而船舱中的公孙红与梅谦……

他们方才还自觉是一切的主宰，还自觉不可一世，然而此刻他们已发觉自己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

船家们在外面嘶声大呼道：

“落帆……把稳了舵……”

船舱中的公孙红、梅谦、万老夫人，各各紧抓着船舱中的柱子，或是窗框，面上都已变了颜色。

海浪、卷了进来，山一般压下。

三个人俱是一身湿透。

梅谦紧抓着窗框，呼道：

“公孙红，你该感谢这狂风，是它救了你。”

公孙红嘶声道：

“那也未必。”

梅谦道：

“未见得？……哼！方才我已随时都可取你们的性命，风一停止，你们赶紧下船吧，否则，梅某……”

万老夫人狂笑着道：

“梅谦，你若真的厉害，你就叫风停吧！你能么？你能么？……哈哈！你也不过和我们一样，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而已。”梅谦似是怔了半晌，还是厉喝道：“梅某虽不能要风停，却可要你住嘴。”万老夫人笑道：“你……”突然外面嘶声大呼道：“救……命……”这“救命”之声发出时本在舱外，但到后来却已有数十丈高——这人显然已被巨浪卷得飞了出去。接着，又是一声惨呼，消失……船舱中三个人骤然沉静下来，心头自已变得异样沉重—

—沉重得使他们非但说不出话，甚至几乎透不过气。木桌、长凳、角落中的木板、箱子，都已被这一个接一个的千仞巨浪击得成碎片，一片片被海水卷了出去。公孙红突然大呼道：“ 梅谦，小心，你抓住的那窗子已松了。 ”一个浪头压下，掩没了一切。然后，是梅谦大呼道：“ 多谢。 ”突然，万老夫人身子也被抛了出去。就在这时，一条链子卷住了她双足，硬生生将他拖了回来——这链子正是梅谦的“ 锁镰刀 ”。梅谦呼道：“ 紧紧拉着链子，莫要松。 ”万老夫人嘶声道：“ 你……你为何要救我？ ”梅谦道：“ 风停后你若不下船，我仍要取你性命，但……但此刻，我还是要救你的……这也是公孙红救我的原因。 ”万老夫人道：“ 你……你……多谢，多谢…… ”公孙红只觉眼睛湿湿的，也不知是海水？是泪水？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已在这难以抗拒的暴力下消失，在共同的死亡威胁下，朋友、仇敌，都变成一样的了。浪头一个接一个，不断的卷进来，压下来……三个人神智都已渐渐丧失，所剩下的，只有人类求生的本能，他们此刻手里抓住的东西，是死也不会放松的。 ”在半晕迷中，公孙红突又大呼道：“ 梅谦，我要问你最后一句话。 ”梅谦道：“ 问吧！ ”公孙红道：“ 你和白衣人究竟有什么关系？ ”梅谦默然半晌，终于呼道：“ 白衣人……他…… ”也不知是风浪掩没了梅谦的呼声，还是公孙红神志已晕迷，总之，梅谦在说什么，公孙红已完全听不见了。

第五一章　大难竟不死

风浪平息时，夜已来临。梅谦最先恢复了神智，星光，斜斜照进来，照着他的脸，他揉了揉眼睛，立刻大呼道：“公孙红……公孙红……”虽有星光，但船舱中仍景象难辨。虽有风声，虽有浪声，但大地间都仍似如死般静寂。过了半晌，才有回应道：“我在这里。”梅谦道：“好……公孙红，你还未死。”他语声竟已有些颤抖，却不知为了什么？影绰绰只见一个人站了起来，又跌下，又站起……终于踉跄走了过来，却又噗地跌倒。梅谦道：“公孙红。”公孙红道：“是我……万老夫人呢？”梅谦道：“在这……哎呀！”伸手一拉链子，链子空空的。公孙红失声道：“她……她莫非已……已……”梅谦道：“我叫她抓紧，谁知她……唉！”公孙红叹道：

“可怜……不想她竟……”梅谦亦自叹道：“她虽非好人，但这么大年纪，终年漂泊在外，也可说得上是孤苦伶仃，有些事，别人也该原谅才是。”公孙红道：

“她外表虽恶毒，其实心里也必定凄凉痛苦得很，是以行事便难免有些失常，这确是应当原谅她的。”两人死里逃生，心都不由变得软得多了，想到人事之变幻，生死之无常，都不禁为之唏嘘叹息。突听一人道：“多谢你们说我好话。”公孙红、梅谦惊喜脱口道：

“是万老夫人？”万老夫人的语声道：

“正是我老婆子，我还未死。”只见一条人影自舱口爬了进来，格格笑道：

“不想我老婆子死了，也有人会为我叹息，早知如此，倒是死了也好。”她虽在笑着，但笑声也在颤抖——是欢喜？是感伤？船，静静地在海上漂泊着。船舱中三个人，突然觉得此刻言语已变得多余无味。三个人俱都静下来，谁也不说话。就在这时，船舱外突然有“搭”的一响。接着，这条平静漂泊着的船，突然被一股奇异的力量所牵动，笔直的，激烈的，倒退着转了回去。

深夜，大海，怎会突然有这样的变故发生？万老夫人、公孙红、梅谦等三人正都是惊魂乍定，那脆弱的神经，哪能再经得起如此吓人的变故。

三人虽都已精疲力竭，此刻仍不禁全力跳了起来，冲了出去，但凝目瞧了一眼之后，三个人都不禁惊得呆在那里，再也动弹不得。

暴风初歇，长夜将尽，穹苍之东，已微见曙色。

这一片无情的怒海之上，黑暗虽仍浓得令人心寒，但以他们三人的目力，已可隐约辨出些景物。

他们已瞧见了一片陆地的影子。而就在这片陆地上，竟有条模糊的人影，也就是这人影，竟使得这怒海中的孤舟，倒退了回去。

一条长索，缩住了船头，将船拉回陆地。长索，显然正是这人影抛出来的。

他以一人之力，竟能拉得动怒海中的行舟。

他以一手之力，竟以逆风抛出这条长索，在如此黑暗中，他竟能将这条长索不偏不倚的套住船头。这哪里会是人？人怎会造成这样的奇迹？这不是海上的妖魔是什么？

万老夫人、公孙红、梅谦，几乎连呼吸都已停止，万老夫人身子颤抖着，突然噗地跪了下去。

怒海无情，天威莫测，此时此地，无论谁都难免会变得多疑、胆小、迷

信，又何况是万老夫人？

“砰”地，船身一阵剧烈的震荡，船已着陆。

岸上的人影，格格大笑起来。

那也绝不像是人类的笑声。

那有些像是枭鸟的夜啼，猿猴的悲鸣，豹狼的嗥嘶……但却又比世上所有难听的声音加在一起还要难听，还要令人心惊！

鬼哭！

世上若真有鬼哭，便是这声音。

凄厉的笑声中，梅谦道：

“如何？”

公孙红咬牙道：

“无论他是人是鬼，也得和他拼了。”

梅谦道：

“对！先下手为强。”

这两人果然不愧为纵横湖海的武林大豪，此刻他们所面对的，虽然是他们平生未遇的诡秘、恐怖之事。

他们的心神虽已骇乱，但胆子却仍未骇破，他们知道无论自己遇着的是什么怪物，也要拼上一拼。

拼命而死，总比束手就缚的好。

梅谦一句话方自脱口，两条人影已飞身扑出，一左一右，向那狂笑着的怪物当头击下。

这是他们拼尽全力的一击。

海风呼啸，海浪拍岸，再加上这两大武林高手全力一击时所挟带的风声，这声威岂是笔墨所能描述。

万老夫人一颗心顿时拎了起来，她绝不信这两人一击能得手，却又希望他两人这一击能得手。

海岸上的怪物仍在狂笑着。

梅谦、公孙红的掌风，已将“他”身子笼罩。

海岸上的怪物怪笑不绝。

梅谦、公孙红杀手已击下。

风，呼啸，海涛，卷起了巨浪。

乳白色的，山一般的浪花，也随着梅谦与公孙红的这杀手一击，卷向那怪物，正似在为他们助威一般。

万老夫人狂喜呼道：

“得手了！”

浪花，将那三人的身影一齐掩没。

但就在这刹那间，突然——梅谦、公孙红的身子，竟自浪花中飞了回来，来势竟比去势还快。

万老夫人狂喜的呼声尚未消竭，“砰！砰！”两声，梅谦与公孙红的身子，已跌在船的甲板上。

浪，退了。

那怪物的身子，自浪花中现出。

他站在那里，简直仿佛根本没有动过一动，但中原武林的两大绝顶高手，却已惨败倒地了。

他是如何出手的？

他用的又是何等惊人的手法？

万老夫人胆子当真已骇破了，身子已蜷曲成一团，牙齿不住的打着战——那怪物却已一步步走了过来。

曙色，就像死人的脸似的，惨白中带着种令人战栗的死黑，而混合着一种绝望的铁灰色。

那怪物已走近了。

万老夫人不敢去瞧“他”的模样，却又忍不住要偷偷去瞧，于是，她终于瞧清了这怪物的模样。

她若不瞧，心里多少还有几成认为这怪物是人，这一瞧之后，只有认定这怪物九成不是人了。

只见这怪物由头到脚，不着寸缕，只是在腰间围着条树叶编成的短裙，露出了一大半比铁还黑的身子。

他头上倒也有鼻有眼，但面目却有大半被那一首乱草的长发掩住，风吹长发，目光闪动——

那闪动的目光，比夜枭更亮，比刀剪更锋利，万老夫人只觉这目光有如饿狼般，像是要将她整个人吞下去。

这是山魅？！是海妖？！还是黑夜的精灵？！

这怪物本来走得极馒，但到了切近，突然一阵风似的卷了上来，瞧也不瞧万老夫人一眼，笔直扑入船舱。

接着，便听得一连串“砰嘭、■嚓”之声，木板纷飞，本已被风摧残得不成模样的船舱，此刻更被“他”整个拆散了。

万老夫人缩在那里，想逃，怎奈两条腿偏偏软软的全无气力，竟是连站都无法站起来。

她只有圆睁着眼睛，瞧着这怪物在船舱中左冲右突，突然，“他”掀起一块船板，瞧了瞧，喋喋怪笑起来。

“他”怪笑着钻了进去，接着，便有一包包东西被“他”抛出——咸肉、咸鱼、干菜、大头菜、米……

船板下正是船家贮藏食物的所在。

这怪物将食物全都抛出，人也跟着飞了出来，大笑着俯下身子，左看看咸鱼，右摸摸咸肉。

突然，他抓起一块生咸肉，便一口咬下去。

万老夫人瞧着“他”那比饿狼还难看的吃相，听着他那连骨头都一齐咬碎的声音，不禁更是一身冷汗。

“这怪物原来已饿疯了，幸好这船上还有些吃的，否则‘他’不将我这老太婆也连皮带骨一齐吃下去才怪”。

哪知这怪物吃了两口，突然放下咸肉，瞧了瞧，叹口气，面上竟是一副想吃又不敢吃的模样。

万老夫人又不禁奇怪：

“他为何不敢吃？他怕什么？”

只见那怪物竟跳了起来，捶胸，顿足，“他”想吃又不能吃，“他”竟是气得要发疯了。

万老夫人瞧得目定口呆，心里委实奇怪之至，那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惧怕，竟忍不住问道：

“你……你为何不敢吃？”
那怪物掷下咸肉，嘶声道：
“我为何不敢吃？只因我要留给那妖精……留给那磨死人的妖精。”
这语声虽然诡异，但却的的确确是人话。万老夫人又骇呆了。
她那句话本是脱口问出，根本未曾期望“他”会回答——她委实做梦也未想到这怪物竟会说出人话。
她更未想到这怪物还会怕别人——这怪物本事已大得骇人，能令“他”害怕的那“妖精”，本事之大，岂非更不可思议？
这小小的荒岛上，居然有两个怪物，自己还想活得成么？万老夫人简直连苦水都流出来了。
梅谦与公孙红仍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也不知是活是死？他们纵然还是活着的，想来也活不长了。
那怪物冲出船舱，提起他两人，瞧了瞧，又“砰”地抛下，冲到万老夫人面前，喝道：
“站起来！”
万老夫人牙齿打战，道：
“你……你要……要我……”
那怪物嘶声道：
“我要你站起来。”
万老夫人只得挣扎着站起来，颤声道：
“我的肉又老又粗，还是……还是这两人年轻力壮，你……你要吃，就……就吃他们两个吧！”
那怪物露出森森白齿，格格一笑，道：
“你年纪虽大，身子倒也健壮。”
万老夫人瞧见他那野兽般发着闪闪亮光的牙齿，听见他那说不出有多刺耳的笑声，可真骇得连骨头都酥了，带着哭声道：
“你……你真要……真要……”
“我要你将那些吃的全拾起来，送给那妖精去，你若运气好，等那妖精吃剩下时，说不定也分给你一份。”
这怪物模样虽可怕，幸好还是不吃人的。
万老人人虽被肩上一块块的咸鱼、咸肉压弯了腰，压得透不过气，但暗中总算暂时放下了心。
却也只不过是“暂时”放下心而已。
只因这怪物虽不吃人，但那“妖精”呢？
那“妖精”竟能将这怪物制得如此服帖，“他”究竟又有什么惊人的本事？生得又不知是何模样？
想来，那模样必定更是骇人！
万老夫人心里既害怕，又好奇，她只觉得在这一日中所经历的惊险与诡异之事，真比她这大半辈子还要多。
岛上，似乎比中土暖和得多。
沿着海岸边，生着一株椰子树，那又直、又高、又细的树杆，就像是一根插在地上的长枪似的。
然后，便是茂密的热带丛林。
万老夫人随着那怪物走过在曙色中发着闪光的柔细沙滩，她那已累得几

乎麻木的脚，踏在沙滩上，就仿佛踏在棉堆里。

四周的树木，景物，甚至那潮湿中微带咸味的海洋气息，对她说来，全都是那么新奇，陌生。

但此时此刻，她也已全部无心欣赏了。

她只望天上突然击下个霹雳，将这怪物劈死，或是地上突然裂开大洞，令这怪物跌下去。

若没有奇迹，眼见她已活不成。

她瞧着那怪物在前面走着的一双脚——那是双又黑、又瘦、又脏的脚，脚趾长着尖尖的指甲，像是猴爪。

但这双丑得令人恶心的脚，此刻走动的步法，却是说不出的轻柔、曼妙，脚走过柔软的沙滩，全未留下丝毫脚印。

万老夫人一生中，简直从未见到有人轻功如此惊人！

她暗中在心里忖量着，纵是方宝玉、白水官主，甚至连昔日的紫衣侯都包括在内，轻功都未必胜过此人。她自然只有完全放弃“逃”的打算。

她自知能逃走的机会，连万分之一都没有。

那怪物已走入丛林。

“他”一边走，一边喃喃的咒着：

“妖精……总有一天……到了那一天，我就要将你那一身细皮的肉，一寸寸割下来。”

走了许久，突然驻足，道：

“到了，就是这里。”

万老夫人揉了揉眼睛，又揉了揉眼睛。

她真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在这荒岛的中央，繁密的丛林中，她竟看到了一艘船，船身虽已破烂不堪，但却的的确确是艘船。

说它是艘船，也许并不十分恰当，只因这船实际已只剩下半艘，但这半艘船的体积，已比万老夫人所乘的那艘船大得多。

这艘残破的船，此刻就在林中一片空地上，后面是一片山壁，一注小小的瀑布，从山上潺潺流下。

船边十尺，山下水旁，还搭着间小小的屋子，是用树木和柳林搭成的，虽然简陋，但却颇具匠心。

此刻朝阳初升，林中木叶上露珠未干，被朝阳一映，有如无数粒七彩斑斓闪闪生光的珍珠。

而就在这多彩的天地中，无人的荒岛上，骤然见到这巨大的船，精巧的茅屋，万老夫人当真瞧得呆了！

突然间，残破而巨大的船身后，传出一阵歌声。

歌声轻柔、美妙，说不出的悦耳动人。

万老夫人虽听不出歌词，但却听出这歌声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欢愉，幸福的憧憬，未来的希望。

妖精？妖精怎唱得出如此动人的歌声？

就在这悠扬的歌声中，突然有一面帆，自那残破的船身上，唯一剩下的一只桅杆上缓缓升了起来。

朝阳，映着这面巨大的帆，发出了辉煌的光采。

这赫然正是五色锦帆。

方宝玉大步走上了天梯。
他每走一步，距离那谜般的白水官进了一步——也许距离死亡也进了一步，但此刻他已无法回头，无法驻足。
山巅，迷雾更浓。
就在这片迷雾中，包藏了无数神秘的传说。
而此刻，方宝玉已走入了迷雾。
昔日君临天下武林的五色锦帆，此刻竟会在这荒岛上出现，万老夫人几乎忍不住要惊呼出声来。
在她眼中，这委实已无异神迹！
五色锦帆已完全升起了。
这面昔日曾象征着无上权威，无比的巨帆，虽然经历着伤心的劫难，但此刻在朝阳下，并未显出丝毫残破。
于是，在帆的辉煌覆翼下，就连这艘破破的船，也突然变得光辉起来，风吹锦帆，船似欲乘风而去。
在这一瞬间，万老夫人竟忘了惊恐，忘了一切，痴痴的瞧着这面锦帆，脚下不由自主，一步步走了过去。
歌声突然停顿。
辉煌的五色锦帆下，出现了条辉煌的人影。
只见这人秀发如柔云流水，披散在双肩，明眸如秋水明星，纵是霸绝天下的五色帆，也夺下去它的光采。
万老夫人终于忍不住脱口惊呼。
“水天姬！”
她再也想不到那怪物口中的妖精，竟是水天姬！
水天姬瞧见万老夫人，目光中也不禁露出了惊奇与迷惘，但她那丰满而柔软的樱唇旁，瞬即泛起了笑容。
经过了七年辛苦多难的岁月，她的美艳并未丝毫消失，她的笑容也仍是那么迷人，足以勾去任何人的魂魄。她身上穿着的是短袍，是以鸟羽和柳叶缀成的，线条简单而明悦，颜色却是复杂而绚丽。此刻这短袍穿在她身上，更是显得说不出的美丽，短袍下露出的那一双玉腿，修长、晶莹，毫无瑕疵。
世上只怕再也没有任何东西的线条比这双腿更柔和，更不会有任何东西能比这双腿更令人动心。万老夫人虽是女人，但面对着这艳绝人寰的美人，面对着这眩目的笑容，炫目的腿，也不禁变得有些失魂落魄了。只听水天姬银铃般轻笑道：“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在这荒岛上，居然也会遇着故人……万老夫人，瞧！你又发福了，这些年来，你日子过的必定很好。”万老夫人道：“我……我……”水天姬笑道：“你只怕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我吧？”万老夫人道：“我，我……”水无姬走下船，媚笑道：“多年不见，现在你难道除了‘我’字，就不会说别的话了么？”万老夫人长叹一声，道：“我这是做梦？”随着这一声长叹，她肩上的东西全都掉在地上。水天姬眼波这才从万老夫人的面上移向这些食物，又从这些食物移向眼睛发直的怪人，轻笑道：“很好，你果然听话得很，没有偷吃。”那怪物道：“哼！”水天姬格格笑道：“没有偷吃很多，只偷吃了两口。”她回眸向万老夫人一笑，道：“你不知道，在这荒岛上，日子过得有多苦，能有海鸟飞过，能有鱼蟹上钩，就算是这一天走运了，所以……”她又瞟了那怪物一眼，接着笑道：“就连我们大名鼎鼎的一代高僧——伽星大师，若是瞧见了好吃的东西，也忍不住

要偷吃了。”万老夫人又吓了一跳，失声道：“伽星大师？他就是伽星大师？”水天姬道：“如假包换，一点不错。”万老夫人扭转头，睁大眼睛，瞪着这怪物。这昔日名动天下的异僧伽星大师，此刻竟变成如此模样！他的矜持、严肃，他的光芒、威仪，甚至连他的阴狠、深沉，此刻竟全都不见了，丝毫没有剩下。他所有的一切，却已被那无情的岁月，无情的饥饿，摧残殆尽，超凡的异像，此刻竟变得有如贪婪的野兽。这变化，令人不得不感慨万分！纵是万老夫人，心中除了惊异之外，也不由得生出一丝怜悯与同情。伽星大师站在那里，面上却无丝毫表情——除了本能有限的几种刺激外，他整个人，都似已麻木。万老夫人喃喃道：“天呀……天呀！这会是真的？”水天姬轻轻一叹，道：

“我也但愿不是真的才好。”万老夫人道：

“伽星大师……这会是伽星大师？”水天姬道：

“亏得是伽星大师……这然年来，若不是他想尽千方百计，找来吃的，我们三个，只怕都要被饿死了。”万老夫人怔了一怔，道：

“三个？”

水天姬一笑道：

“不错，三个。”万老夫人转目望去，风吹木叶，哪里还有第三个人？她忍不住又脱口问道：“还有一位是谁？”水天姬笑道：“你见着他时，就会认得的。”万老夫人道：“你……他在哪里？”水天姬道：“就在这里，只可惜你瞧不见他……”忽然一叹，接道：“我也瞧不见他。”万老夫人又怔住了，道：“你……你也瞧不见他？”水天姬道：“嗯！”万老夫人骇然道：“莫非他……他是……”水天姬笑道：“他既不是怪物，也不会隐身。”万老夫人道：“那……那为什么？”水天姬道：“他就在这里面，你瞧得见么？”万老夫人随着她手指瞧去，这才发现这艘残破不堪的船，居然还有一间完完整整的船舱。她立刻就瞧出了这是个铁的船舱。水天姬叹道：“若不是他在里面，我们又怎会去花那许多气力将船搬上来……你可知道将这半艘船搬来这里，费了多久时间？”万老夫人道：“十天？……二十天？”水天姬笑道：

“一年。”

她笑容虽仍那么美艳，却已有些凄凉的意味，突然挥手道：“你去吧，该吃的时候再吃。”伽星大师又咬了咬牙，瞧了那些食物一眼，缓缓转过身子，突然放开大步，头也不回的去了。万老夫人呆呆地瞧着水天姬，瞧着这美丽而神奇的女人，终于忍不住又长长叹息了一声，道：

“直到今天，我才算真正佩服你了。”水天姬笑道：“哦！是吗？”万老夫人道：“我真猜不透你是用什么法子将伽星大师这样厉害的角色制住的？他居然真的如此服帖你。”水天姬笑道：“世上还有我制服不住的男人么？”突然转身，轻掠上船，对着个圆圆的管子，道：“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有好东西吃，”那管子里也传出了语声，道：“是不是有……”水天姬柔声道：“你现在什么都不要问，等你做完了今天的早课，我自然会将一切事告诉你的，知道么？”那管子里人声道：“好，我听你的。”水天姬笑道：“这样才乖，我替你去弄好东西吃。”荒岛上的一切，都是多采而奇妙的，而那小小茅屋中的一切，其多采与奇妙，竟也不在外面的世界之下。茅屋中有大海龟壳做的桌子，有珍奇的、眩目的，各式各样的贝壳所制成的杯、壶用具、摆设。角落中还有张以五色帆布所制成的吊床。万老夫人走进茅屋，又不禁

叹道：“ 想不到在这荒岛上，也能过得这么舒服！ ” 冰天姬笑道。“ 舒服？ ” 笑容渐渐消失，缓缓道：“ 纵然这里有世上一切好东西，但却有一件最坏的，世上所有的好东西，也抵不过这件最坏的，你可知道那是什么？ ” 万老夫人道：“ 是……是饥饿？ ” 水天姬道：“ 比饥饿更坏。 ” 万老夫人道：“ 是病痛？是寒冷？是惧怕？ ” 水天姬道：“ 这些都算不得是世上最坏的 ” 万老夫人叹道：“ 若听这些还不是世上最坏的事，我可真想不出天下还有什么别的事能比这些事更坏的了。 ” 水天姬幽幽一叹，道：“ 告诉你，世上最最坏的，就是寂寞。 ” 万老夫人默然半晌，喃喃道：“ 寂寞……不错。 ” 她仔细咀嚼这 “ 寂寞 ” 两字，心里仿佛已泛出一种苦涩的味道，不错——“ 寂寞 ”，世上还有什么能比长久的寂寞能令人憔悴？更何况是青春的寂寞——七年，无论对谁说来，都是段太长的日子。水天姬目光自门口望了出去。门外，那五色锦帆仍在阳光下灿烂着。

水天姬道：

“ 这些年来，每天清晨，我便将这五色锦帆升起，日落时，又将它收下，为的虽然是打发这寂寞的岁月，但……但…… ”

万老夫人道：

“ 但不知不觉间，你也对这五色锦帆，生出了情感。 ”

水天姬缓缓颔首，道：

“ 不错，你又怎会…… ”

万老夫人截口笑道：

“ 你莫忘了，我老婆子虽是个无用的老废物，但活了这么多年，对人情世故，多少总比别人懂得多些。 ”

水天姬嫣然一笑，道：

“ 在寂寞中，能有个通达人情世故的人聊聊天，那真比什么都好。 ”

万老夫人道：

“ 只因你对那五色锦帆已生出情感，所以你才会将它保存得完整如新，这五色锦帆昔日辉煌的历史虽与你无关，但你却也总觉能有一日，眼见这五色锦帆，再次扬威于海上……是么？ ”

水天姬缓缓合起眼帘，默然半晌，突然沉声道：

“ 你错了。 ”

万老夫人道：

“ 错了？ ”

水天姬道：

“ 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乘着这五色锦帆回家去，除了回家，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没有放在心上。 ”

万老夫人凝目望着她，道：

“ 真的？ ”

水天姬道：

“ 当然是真的。 ”

万老夫人道：“ 此刻若能让你回家，你…… ” 水天姬道：“ 我立刻就回去。 ” 万老夫人道：“ 你能舍下船舱中的那个人？ ” 水天姬霍然张开眼睛，道：“ 我……我为何舍不下他？他与我根本全无半点关系……何况，水天姬是怎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 万老夫人道：“ 你昔日虽然是个无情的人，心肠比铁还冷，但是，经过这七年寂寞的岁月，你也有些变了。 ” 水天

姬冷笑道：“ 变了？……我变不了的。 ” 万老夫人道：

“ 你是变了，你对那没有生命的五色锦帆，都会生出那么深的情感，又何况是对个活生生的人。 ” 水天姬身子似乎微微一震，道：

“ 我…… ” 万老夫人笑道：

“ 你不必骗我，更不必骗自己，你心里若没有一个很美丽的希望。又怎能忍受这七年寂寞？ ” 水天姬道：

“ 我……我的希望？ ” 万老夫人道：

“ 你的希望，便是寄托在船舱中那个人的身上。 ” 她目光凝视着水天姬，像是已直瞧入她心底。水天姬身子又是一阵骤颤，道：

“ 我……我…… ” 突然伏倒在万老夫人身上，放声痛哭起来。经过了七年无情的寂寞后，骤然被人尖锐的触及心事，那情感的激动，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了。万老夫人轻抚她肩头，嘴角却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她知道自己已安全了。只因她已征服了水夭姬的心——世上又有谁能伤害一个对自己心事了解得如此之深的人？风，吹得很轻，很暖。万老夫人柔声道：“ 好孩子，你有什么心事？只管对我说吧！ ”水天姬道：“ 我……我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万老夫人道：“ 你先告诉我，船舱中那是什么人？ ” 水天姬道：“ 就是那……那大头…… ” 万老夫人失声道：“ 想不想？水天姬道：“ 嗯！ ” 万老夫人心里觉得有些奇怪，有点好笑：“ 如此绝世的美人，又怎地竟会爱上那大脑袋？ ” 口中却道：“ 原来是他……嗯，他聪明、豁达，既沉得住气，又讨人喜欢，的确值得女孩将心交给他的。 ”

第五二章　最苦是寂寞

水天姬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会……怎会……”万老夫人笑道：

“你自然不会知道自己怎会对他好的，每一个人的情感，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滋长出来的，谁也无法控制。”水天姬道：“我错了么？”万老夫人道：“你没有错，只要是真的情感，就永远是对，但我却猜不透，他为何要将自己关在里面，七年下出来。”水无姬道：“他一出来，就活不成了。”万老夫人道：“哦！为什么？”水天姬道：“只因那船舱便是紫衣侯藏书之地。”万老夫人道：“藏书之处？”神情突然激动，失声道：“藏书中莫非有紫衣侯的武功秘笈？”水天姬道：“紫衣侯一生武功之精萃，便都在那船舱里。”

在这一刹那间，万老夫人面上的表情，是难以形容的——世上任何一个练武的，听到这消息，面上只怕都会有这种表情。

过了半晌，万老夫人方自缓缓道：

“这就是了，胡不愁已在那里苦读了七年，自然早已将紫衣侯武功之精萃，全部了如指掌，差的只是功力不足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若出来，莫说伽星大师不会放过他，就算别的练武之人……”

水天姬叹道：

“世上任何一个练武之人，只要能取他性命，便不会放过他的，所以，昔日我纵有回去的机会，也不敢让他回去。”

万老夫人道：

“不错，此刻想取他性命的，不过只是伽星大师一人而已，若回到中土武林，想要他命的人可就多了。”

水天姬目中突然焕发出一种神奇的光芒，仰起头，再次遥望那辉煌的五色锦帆，缓缓道：

“但等到他已能将紫衣侯的武功完全融会贯通时，那时，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取他性命了。”

万老夫人微微一笑，道：

“那时，他便可继承紫衣侯的衣钵，让这五色锦帆，再次扬威于海上……不，再次扬威于天下。”

水天姬幽幽长叹了一声，道：

“但愿如此。”

万老夫人道：

“所以你等着……你忍受寂寞，忍受艰辛，而毫无怨尤，也只为你心中有了这美丽的希望。”水天姬道：“其实，这和我并无关系，我只是……”

万老夫人又一笑，道：

“这怎会与你没有关系？他自五色锦帆再度扬威海上时，船上自然少不了要有个女主人。”

水天姬道：“但我……我又……”万老夫人格格笑道：“这女主人除了你，还会是谁？水天姬居然也有些脸红了，居然也垂下了头。万老夫人目光转动，过了半晌，突然又道：“但有些事我还是不懂。”水天姬道：“还有什么？”万老夫人道：“伽星大师也怕有人和他抢紫衣侯的武功秘笈，所以也宁可在荒岛上受苦，却不愿回到中土。”水天姬道：“他正是这心思。”万老夫人道：“但他却怎会这么听你的话？这……这我却不懂了，要这样的

人听话，可真不是件容易事。”水天姬展颜一笑，道：

“虽然不容易，但我却有法子……“她语声微顿，接道：

“伽星大师纵然是个强人，但现在他心里有了欲望，他拼命想得到件东西，却得不到时，便等于有把柄被人捏在手上。”万老夫人道：

“你是说那武功秘笈？”水天姬道：

“正是，他若不听我的话，我便要胡不愁将紫衣侯的武功秘笈完全毁去，他在没有瞧见这些武功秘笈前，无论如何，也不肯让它被人毁去，所以他纵然受气、受苦，也只有拼命忍住了。”万老夫人道：

“但他这样等着，等到胡不愁武功大成时，他非但还是得不到那武功秘鼓，只怕连性命也难保了。”水天姬道：

“虽然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她一笑接道：“只要那武功秘笈还未被毁，他就还有希望，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总要比没有希望好的多。”

万老夫人叹道：“你说的不错，人心只要有了欲望，便有了弱点，就会给人可乘之机，是以纵然强加伽星大师，也只有受制于人。”水天姬道：“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万老夫人默然半晌，缓缓道：“每个人都有这弱点么？”水天姬道：“只要有人性的人，就有弱点。”万老夫人目光又闪动起来，缓缓道：“不想你对人性竟比我老婆子知道得清楚。”过了半晌，水天姬突然问道：“你自中土来，不知中土武林有何消息？”万老夫人微微笑道：“还不是一样……混乱、仇杀、争锋、斗强，除非武林中人都死光了，否则这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水天姬目光遥注，幽幽道：“昔日那些孩子，如今想必都长大了？”万老夫人笑道：“你是说你那小丈夫？”水天姬脸居然又有些红了，笑道：“他怎样？”万老夫人道：“他自然也长大了。”水天姬道：

“他情况怎样？

万老夫人道：

“他非但已长得英俊挺拔，可说是我老婆子活了这几十年来，所见过的第一个美男子，而且……”

水天姬急着追问道：

“而且武功也不错，是么？”

万老夫人笑道：

“他武功岂只不错而已，好教姑娘得知，他如今已是当今天下武林中，第一位英雄人物了。”

水天姬面上不禁露出欣慰的微笑，道：

“我早就瞧出这孩子绝非凡品。”

万老夫人格格笑道：

“所以你那时就嫁给了他。”

水天姬笑道：

“想想昔日的玩笑，倒也有趣得很，只是……只是现在，他只怕早已忘却了我这老太婆了……”

轻轻一叹，站起身子，忽然又道：

“他如今在哪里？”

万老夫人目光又一闪，叹道：

“这种大英雄、大豪杰，又怎会与我老婆子来往，他此刻的行踪，我老婆子更不会知道了。”

水天姬遥注门外朝阳，道：

“但愿他活得很好。”

方宝玉笔直的往上走，突然发觉身后竟没有脚步声跟来，他自然立刻回头，只见小公主竟已远远落在后面。

他走得并不太快，小公主为何会落后这么远？

他正在奇怪，小公主已快步赶上来，胸膛起伏，喘息得十分剧烈，那嫣红的面靥，此刻更是苍白得可怕。

宝玉失声道：

“你怎么样了？”小公主喘息着道：“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宝玉道：

“你病了？”小公主道：

“你就希望我病，是么？”

宝玉道：

“我只是关心。”

小公主冷笑道：“谢谢，我是死是活，却用不着你来关心。”宝玉只得苦笑着叹息一声，再次前行。天梯虽长，终也有尽头。方宝玉终于走上巅峰。但是他目光转动，却不禁怔在那里。在他想像之中，这山巅之上，那传说中已近神话的迷宫，纵非玉阶金瓦，也必定十分辉煌。但此刻，他上了山巅，面对着的，却只是凄迷的雾，雾中的一片湖水，白茫茫的雾，白茫茫的湖水。哪里有什么官殿？他甚至连一片瓦的影子都瞧不见。宝玉站在湖水旁，怔了半晌，引吭高呼道：“白水宫主在哪里？方宝玉求见。”响亮的呼声，撕破了迷雾，撕破了湖上的寂寥。“方宝玉求见……宝玉求见……求见……”四面回声，响彻了山巅。但只等这回声消歇，迷雾中仍寂无回应。小公主冷冷道：

“你喊破喉咙，也无人理你的。”宝玉奇道：

“为什么？”小公主道：

“只因这便是她给你的第一个难题。”宝玉道：“哦，但……”宝玉笑道：“谁说没人理我，你瞧，那不是来了。”雾中，湖上，果然出现了一条船影。孤舟在雾中，随风飘荡了过来。但舟上却瞧不见人。宝玉不等孤舟靠岸，轻轻一掠，跳上孤舟。舟上有人，但却伏身倒躺在船底。宝玉又惊又奇，忍不住将他翻转身，他立刻面对着一张苍白的脸，双目紧闭，几乎已完全没有呼吸。而这张脸，却正是方宝玉十分熟悉的。宝玉失声惊呼道：“铁髯道长……”这已是昏迷不醒的人，赫然竟正是铁髯道长。小公主也掠上船头，冷冷道：“他果然完了。”宝玉且不答话，将铁髯道长身上瞧了一遍，只见他身上竟全无伤痕，但无论宝玉如何推拿，他还是昏迷不醒。孤舟在水上飘荡。宝玉却是心焦如焚——湖上再没有船影，更没有人影，他用尽目力望去湖的四岸，也没有屋影。白水宫在哪里？白水宫主又在哪里？宝玉忍不住喃喃叹道：“她若在这里，那就好了。”小公主眼波一转，道：“你是想你的大妻子？”宝玉叹道：“水天姬若在这里，她绝不会……”小公主冷笑道：“她绝不会瞧着你受困，是么？”宝玉苦笑道：“她至少……”小公主冷笑截口道：“而我却在瞧着你受困。”宝玉道：“我并非此意，我只是……”小公主大声道：“你就是这意思，你既然这么想她，又何必留我在这里，你……你……你……”突然纵身一跃，向湖水中跳了下去。宝玉大惊之下，要想拉她，已拉不着了。只听“噗通”一声，深水起了个旋涡……旋涡渐小，渐渐消失，小公主的身子，却再也不曾浮起。湖上，雾更浓了。雾中，只剩下孤

舟，宝玉……荒岛上，阳光更灿烂。水天姬面对阳光，似乎痴了半晌，突然回身笑道：“吃饭的时候到了，今天有好菜，我得好生做一顿饭，看来，你的口福倒不错，你是在这里等着，还是……”万老夫人道：“我想出去走走。”水天姬笑道：

“好，只是莫迷了路。”

万老夫人大笑道：

“我老婆子十八岁就开始闯荡江湖，南七北六十三省偌大地方，也没能令我迷路，难道还会在这小山荒岛上迷路么？”

水天姬道：

“你去吧，但却要快些回来，饭菜吃完了，我可不管你。”她看来兴趣很高，面上的笑容也更美了。

万老夫人背负着双手，闲荡了出去，但一脱离水天姬的视线，她脚步立刻加快，快步奔出丛林。

她面上带着诡笑，口中喃喃道：

“每个人都有弱点，水天姬，你也有的。”

目光转处，语声突顿，舌头似也立刻僵硬了。又瞧见了骇人之极，令人难信的事！

阳光，洒满海滩。

就在这一片黄金般的沙滩上，却有个孤零零的人头，而这人头，此刻竟赫然正在转动着。

这人头本是后脑对着她，此刻正缓缓向她转过来。

万老夫人身子发抖，双腿发软，她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瞧见这种事。

那人头非但在动，而且竟开口说起话来。

“什么人？过来！”

万老夫人连血液都几乎已凝结，哪里还能抬脚——她若能抬脚，早已转身飞逃，逃得没有影子了。

那人头终于面对着她，一双妖异的目光，也在瞪着她。

这人头竟是伽星大师！

伽星大师竟会只剩下人头？难道他已被人砍下？

万老夫人委实已被吓呆了。

经过了这许多险难，在这诡异而陌生的荒岛上，她的智慧实已消失，她平日尖锐的思想，此刻也已迟钝。

她竟未想到面前的这是柔软的沙滩，而伽星大师此刻正将自己的身子完全埋在沙下，只露出了个头来。

自然，伽星大师此举，也委实太过诡异，太出人意外。

伽星大师突然露出白森森的牙齿，格格一笑，道：

“你害怕么？”

万老夫人道：

“我……我……”

伽星大师道：

“你过来瞧瞧。”

万老夫人身不由主，一步步走了过去，脚下似乎拖着千钧重物，每走一步，汗珠滚滚而落。

伽星大师道：

“你瞧清了么？你还怕么？”

万老夫人道：

“你……你这……”

突然大喝一声，跳了起来，大笑道：

“我瞧出来了。”

沙，闪着光，海涛，卷着白浪，万里晴空，瞧不见一朵云，这是多么美丽，多么宁静的景象。

但在这宁静的沙滩上，和暖的阳光下，却有个白发苍苍，满面诡笑的老太婆，在和地上的人头说话。

这又是何等诡异的景象。

万老夫人带笑答道：

“不想大师已练起功来，我老婆子见少识浅，委实瞧不出大师这练的是何神功，不知大师可否见告？”

伽星大师哈哈笑道：

“练功？我哪里是在练功。”

万老夫人眨了眨眼睛，道：“大师既非练功，莫非……莫非是想和我老婆子开个玩笑，存心要让我老婆子吓一跳么？伽星大师道：“玩笑？哼哼！我哪有心情与你玩笑。”万老夫人道：“那……大师却又在做什么？”伽星大师道：“告诉你，人在饥饿难耐之时，若是将身子全都埋在暖和的沙子里，当真是再好没有了。”万老夫人怔了怔，失笑道：“原来如此。”伽星大师道：“我没有气力再和你说话，你走吧！”合起眼睛，再也不理她。万老夫人瞧着这颗头，瞧着在风中飞舞的长发。她目中光芒闪动，口中却笑道：“遵命！”缓缓站了起来，转过身子，但眼角仍在瞟着这人头。伽星大师似乎连眼皮都抬不起了。万老夫人缓缓走了两步，突然转身，飞起一足，问电般的向伽星大师鼻子“迎香”大穴踢了过去。伽星大师手足四肢，俱都埋在沙中，既不能闪避，也不能招架，眼看万老夫人就要得手了。哪知就在这时，伽星大师突然哈哈一笑，黄沙四溅而起，他整个人也已自沙中暴射而起。万老夫人但觉那飞溅的沙粒，暴雨般向她射了过来，接着，伽星大师那鸟爪般的手，已扼住了她的咽喉。万老夫人心胆皆丧，嘶声道：“大……大……”她脖子被扼，连气都透不过了，哪里还说得出话。

伽星大师狞笑道：“就凭你这老畜牲，也想害我？”

万老夫人舌头已快吐了出来，道：“饶……饶……”伽星大师道：“饶你？嘿嘿！你想要我的命，我也要你的命！”万老夫人只觉整个脑袋都要爆裂，眼珠子也似要凸出来，拼命挣扎着想说话，却只发出一连串断续的嘶声。伽星大师手掌越来越紧。万老夫人眼前渐渐发黑，手脚都不能动了。哪知伽星大师却突然松开了手。万老夫人立刻噗地跌倒在地上。伽星大师哈哈笑道：“我这样杀你，未必让你死得太痛快了，我要将你……我要将你脑袋埋在沙子下，让你……”万老夫人跳了起来，跪倒在地，嘶声道：“大师，你错了，我老婆子可真是没有半点要害大师的意思，我老婆子本是要来和大师商量件大事。”伽星大师冷笑道：“我会听你说的鬼话？”万老夫人道：“真的，不是鬼话。”伽星大师道：

“哼……”突然一把将万老夫人拎了起来，头下脚上，就要向沙坑栽下去，万老夫人几十斤重的身子，在他手里却似捉只小鸡一样。万老夫人大呼

道："大师，放手！放手！我老婆子已想出了个主意，能让大师立刻就得到紫衣侯的武功秘笈。"

这句话可真比什么都有魔力，伽星大师手立刻松了。

万老夫人身子跌坐在沙坑里，不住喘气。

伽星大师瞪大眼睛，嘶声道：

"你说的可当真？"

万老夫人喘息着道：

"我老婆子怎敢骗你。"

伽星大师道：

"侠说……快说……你有什么法子？"

万老夫人道：

"这……这容易得很。"

她当真不愧是个老狐狸，见到伽垦大师已上钓，神色立刻镇定了，缓缓坐了起来，脸上又露出诡笑。

伽星大师道：

"容易，你说容易？这些年来我不知想了多少法子，却一点用也没有，水天姬那丫头，可不是好对付的。"万老夫人笑道：

"她再厉害，武功总不是你对手，你只要一伸手，就可制住她。"伽星大师冷笑道：

"这难道我会不知道，但我若制住她，胡不愁那小孽障立刻便要在里面撕书，我……我又怎能……"万老夫人笑道："他们既能威胁你，你为何不能反过头来威胁他们，让胡不愁怎么也不敢将那些秘笈撕去一张。"伽星大师叹道："我哪有什么法子威胁他们？"万老夫人道："你有的。"伽星大师眼睛一亮，大喜道："什么法子？"万老夫人道："这……呀！我老婆子记性不好，突然忘了。"伽星大师跳了起来，顿足到："忘了，这种事你怎能忘了？"万老婆子道："唉！人老了，记性也坏了……但大师你若能答应一件事，我老婆子一开心，说不定又想起来了。"伽星大师道："什么事？……什么事？快说！"万老夫人道："大师杀了胡不愁与水天姬，取得那武功秘笈后，我老婆子非但没好处，说不定也要被大师杀了。"伽星大师道："我发誓绝不杀你！"万老夫人道："但我老婆子有何保障？"伽星大师道："我说的话，就是保障。"万老夫人道："唉！只可惜我老婆子天生的疑心病，从来对任何人说的话，都不完全相信的，几十年的老毛病，改也没法子改了。"伽星大师道："好，你要什么保障？"万老夫人笑道："只要大师肯委屈点，拜我老婆子做干妈，我……"伽星大师喝道："放屁，简直放屁！"万老夫人叹了口气，道："大师若不肯，那就没法子了。"伽星大师暴跳如雷，一个人在那里发了半天脾气，突然一把抓住万老夫人，但突又大笑起来，道："反正你年纪也不小，反正四方施主都可算是出家人的衣食父母，我就拜你做干妈，又有何妨。"万老夫人格格笑道："这就是了。"伽星大师竟真的跪了下去，道："母亲在上，儿子磕头。"他想那武功秘笈，当真快想疯了，反正这里也没人瞧得见，磕个头又算什么，只要秘笈到手，还怕万老夫人不向他磕回一千个头。万老夫人笑道："好儿子，好儿子……"在口袋里找了半天，找出个发了霉的酸梅子，道："我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就算见面礼。"伽星大师也不噜苏，接过梅子，就一口吞了下去。万老夫人忽然失声道："呀！你吃下去了？"伽星大师嘻嘻笑道："母亲的见面礼，儿子自然要吃的。"

万老夫人跺脚道：“ 糟了……糟了…… ”伽星大师不禁变色，道：“ 什么事糟了？ ”万老夫人愁眉苦脸，道：“ 这梅子只能看看，吃不得的。 ”伽星大师道：“ 为……为什么吃不得？ ”

第五三章　瞒天过海计

万老夫人叹道：

“我忘了告诉你，这梅子有毒。”

伽星大师狂吼一声，一把抓住她，嘶声道：

“你说什么？”

万老夫人道：

“而且此毒除我之外，无人能解。”

伽星大师：

“你……你这老妖精，我宰了你！”

万老夫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道：

“你若杀了我，你也活不成了。”

伽星大师颤声道：

“你……你快替我解……”

万老夫人笑道。

“我本也想替你解毒，只可惜解药并未带在身旁，这要回到中土后，才能寻得解药，但……好儿子，你也莫要着急，这毒性虽厉害，但发作得却极慢，只要你好好孝顺我，三五个月内，这毒是不会发作的。”

伽星大师瞪着眼瞧了她半晌，突然长叹一声，松开手掌，道，“好，我服了你了。”

万老夫人哈哈大笑道：

“我老婆子若不使出这一着，你秘笈到手后，还会认我做娘么？哈哈！现在，我老婆子才可放心让你去取那秘笈了。”

伽星大师神情这才又高兴了些，道：

“但那到底是何妙计？”

万老夫人道：

“水天姬武功不及你十成中的一成，但却能要你乖乖的听她的话，她要你往东，你可不敢往西，这是为了什么？”

伽星大师恨声道：

“只因那妖精算准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肯让那秘笈被毁的，我……我若不将那秘笈瞧一遍，死不甘心。”

万老夫人道：

“对了，你死也要瞧那秘笈一遍，这就是你的弱点，她已将你弱点捏在手里，就不愁你不听她的。”

伽星大师咬牙切齿，不住骂道：

“这妖精……”

万老夫人微微一笑，道：

“这妖精也有弱点的，你若将她的弱点捏在手里，便可反过来要她乖乖的听你话了。”

伽星大师动容道：

“她……她有什么弱点？”

万老夫人舒舒服服的坐了下来，缓缓道：

“她此刻正要煮饭烧菜，你不妨走过去，将她制住……”

伽星大师怒道：

“这算什么妙计，这简直是狗屁，我若将她杀了，胡不愁那小子立刻就动手撕书……我纵能令她不出声就死，但胡不愁那小子只要一天见不着她，也要动手撕书，我要的不是他们的命，而是那秘笈，秘笈若被毁，我纵然将他们的肉一块块煮来吃了，又有何用？”

万老夫人冷冷道：

“谁要你杀她？”

伽星大师道：“但……但你不是……”

万老夫人截口到：

“我只是要你将她制住，你若杀了她，胡不愁自然立刻动手撕书，这正如胡不愁若撕了书，你立刻就会将水天姬杀死一样。”

她微微一笑，道：

“但你若只是制住她，同时告诉胡不愁，只要他敢将书撕去一页，你立刻就宰了水天姬，你想他还敢撕书么？”

伽星大师拍掌道：

“他绝不敢的，这道理也正如我不敢杀水天姬一样，我绝不能让秘笈被毁，他也绝不能让水天姬死。”

万老夫人道：

“对了，你总算开了窍了，那秘笈可是你的弱点，水天姬便是胡不愁的弱点，现在，他们捏住你的弱点，你也捏住他们一个弱点了。”

伽星大师道：

“只怕胡不愁那小子对水天姬的关心，万万比不上我对那秘笈关心的程度，那么，岂非……”

万老夫人道：

“胡不愁对水天姬的关心，绝不在你对那秘笈的关心之下。”

伽星大师道：

“你怎能断定？”

万老夫人微微笑道：

“少年男女的心事，你们做和尚的是万万不会懂的，但我老人家却是过来人了，他们怎能瞒得过我？”

她这话说的当真是一针见血，要知伽星大师自动出家，对少年男女的情爱之事，可说是一窍不通。

他若知道少年男女情深爱热时，那疯狂的程度绝不在他对武功的疯狂之下，他便不去等到今天了。

伽星大师讷讷道：

“你是说……胡不愁那小子与水天姬那妖精之间，已有了爱意？但他们根本不能相见。”

万老夫人笑道：

“你懂得什么？越是不能相见，那情爱才越热，若是天天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反倒无趣了。”

伽星大师喃喃道。

“我不懂……我真不懂……”

万老夫人道：

“和尚若懂得这些事，便是花和尚了。”

伽星大师开怀大笑，道：

“但我此刻却懂了，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是珍贵，我对那秘笈如此，男女间情爱亦是如此。”

万老夫人笑道：

“孺子总算可教。”

伽星大师顿住笑声，皱眉道：

“但我手里虽捏着水天姬，胡不愁手里也还捏着那秘该，我虽知他绝不敢毁去秘发，他也知我绝不敢杀了水天姬，我不肯将水天姬放走，他自然也不肯将秘笈交出，这样岂非还是耗着？”

万老夫人道：

“这话虽不错，但你莫要忘了，胡不愁此刻正如被关在笼子里，完全不能有任何动作，而你却可对他……”

伽星大师道：

“我又能将他怎样？”

万老夫人道：

“只要他不敢撕书，你还不能用火将他烤出来么？只要他一出来，你还不能将他制住？”

伽星大师狂喜道：

“不错，不错，这么简单的事，我早该会做了。”

万老夫人道：

“无论什么事，一说穿了，自然就变得简单了，诸葛亮草船借箭，火烧连船，岂非也简单得很。但他未做之前，别人为何不会做？只因要做一件事虽然简单，要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却需得有大学问。”伽星大师连连道：

“不错，不错。”万老夫人笑道：

“办完事后，只需将我乘来的那艘船略加修整，我母子便可回转中土。”伽星大师得意洋洋，道：

“那时中上武林，还有谁是我的对手？”万老夫人缓缓道：“只怕还有一个。”伽星大师跳了起来，嚷道：

“还有谁？”万老夫人道。

“方宝玉……但望他此刻已死了。”漩涡渐渐消失，湖水又复平滑如镜，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但小公主，却已再也瞧不见了。方宝玉望着这平静的湖水，似是完全麻木。浓雾凄述，寒意渐重。也不知过了多久，宝玉面上才有了表情，但这表情的变化，却是那么复杂，谁也瞧不出他究竟在想什么？天地间一片静寂——突听“噗通”一声，方宝玉竟也跃入了湖中。于是湖水又起了个旋涡。于是旋涡又渐渐消失，湖水重复平滑如镜，也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方宝玉，却也已瞧不见了。灿烂的阳光，照着五色帆，照着那精巧的茅屋。茅屋中不断传出欢愉而悦耳的歌声，正在歌颂着这阳光的灿烂，人生的美丽，未来的幸福。

水天姬正在愉快的忙碌着，这是新的一天，在这一天里，她生命突然有了新的意义，新的希望。

她将咸肉切了四块，放在火上慢慢的烤，她切得并不公平，最大的一块要给胡不愁，最小的一块留给她自己。

咸肉的油，滴入火中，“毕毕剥剥”的响，这响声在水天姬耳中，正是最美丽、最悦耳的音乐。

阳光斜斜照进来，照着她流云般的秀发，春花般的娇靥，照着她明亮的

眼睛，晶莹的腿。

她看来更美了。

人在幸福时，总是会比平时美丽的多。

突听身后有了人声，水天姬道：

“可是伽星大师？”

伽星大师道：“是！”

水天姬笑道：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候，你着急什么？”

话犹未了，突见一只鸟爪般的手伸了过来，将火上烤着的四块肉都拿去了，水天姬怒道：

“你又不守规矩了么？”

伽星大师已狼吞虎咽的大吃起来、他人虽瘦小，嘴却不小，一会儿便将最大的那块吃个精光。

水天姬急得跳脚，道：

“你饿疯了么？你可是忘了我和你约定了什么？”

伽星大师还是不答话，第二块又吃了下去。

等他第二块肉吃完，水天姬神情反而平和了，脸上也已露出了笑容——她是何等人物，她的心肝简直是水晶的，玲瑰剔透，世上只怕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做出一件她瞧下透的事。

伽星大师嘴里塞满了肉，喃喃道：

“味道不错……”

水天姬嫣然一笑，道：

“你若觉得味道不错，这里还有，等我烤给你吃。”

伽星大师眼睛一翻，奇道：

“你怎的变了？”

水天姬媚笑道：

“无论什么，我都愿意拿给你吃。”

伽星大师连肉都忘记吃了，翻着眼睛道：

“真的？”

水天姬笑道：

“这肉太咸了，我去替你倒碗水来。”

她不慌不忙，拿了只贝壳做成的碗，含笑瞟了伽星大师一眼，不慌不忙从伽星大师身边走了过去。

突听万老夫人在门外唤道：

“小心，莫中了这丫头的计。”

就在这时，水天姬身子已向外窜出，掌中已洒出一片银光，直击伽星大师，伽星大师身形已闪电飞起。

水天姬身子还未冲出一丈，但觉脑后一般凉风袭来，她头也不回，纤纤十指，反手挥出。

这一招“霸王卸甲”，本是大开大合，刚猛而笨拙的招式，姿态既不美妙，招式也不奇妙。

但此刻这一招自她手里使出来，什么都变了，不但姿态美妙，如美人除衣，动人心魄，招式之变化，更是奇诡无方，令人难测。

万老夫人远远的站着，瞧得不禁吓了一跳：

“不想这丫头武功竟也有如此进境。”

哪知她这一念还没转完，水天姬的手腕已被伽星大师扣住，无论她招式多奇巧，遇着伽星大师也完全没用。

伽星大师一抖手腕子，水天姬便已跌倒。

但她脸上却还带着媚笑，道：

“你好狠的心，我待你这么好，你怎忍摔得我这样疼？”

伽星大师哈哈笑道：“幸好老僧已不年少，否则只怕也要被这妖精迷昏了。”水天姬笑道：“你现在才是昏了头啦，等了这么多年，好容易快将秘笈等到手了，但现在……唉！可是全都完了。”伽星大师道：“真的全完了？”水天姬道：“你若再不放手，我就要叫胡不愁……”伽星大师笑道：“你叫吧！”水天姬眼波一转，高声叫道：“胡不愁……胡不愁……你听得见我么？”船舱中立刻传出胡不愁的语声，道：“听见了，什么事？”这语声虽不高，但人耳却清楚的很，一字一字传出来，传至远方，显见得说话的人内力充沛已极。水天姬道：“你开始撕书吧！”胡不愁语声立刻充满焦急与关切，失声道：“你……你莫非……”水天姬赶紧接口道：“不错，老和尚已动手了。”她不想胡不愁语声中的焦急与关切被伽星大师听出来，所以赶紧打断了胡不愁的语声。胡不愁又何尝不是玲珑剔透的水晶心肝，语声果然立刻就变了，变得冰冰冷冷，冷笑着道：“好，这些书我反正都已背得滚瓜烂熟，撕了最好。”水天姬娇笑道：“伽星大师，你听见了没有？”伽星大师大喝道：“胡不愁，只要你敢将舱中任何书撕去一页，我立刻就要叫水天姬死在这里，你听见了么？”船舱中突然没了声息，胡不愁像是已怔住。水天姬面上的笑容也突然不见了，转眼瞧着万老夫人，道：“你好！你很好！”万老夫人格格笑道：“这与我老婆子又有何关系？”水天姬道：“伽星若懂得用这一手，还会等到今天。”万老夫人大笑道：

“你果然聪明。”水天姬道：“你很得意，是么？只要有好处，你连你儿子也会出卖的，是么？我真想不出你将来如何死法。”万老夫人格格笑道：“反正是死，怎么样死都没有关系。”水天姬瞧着她，面上竟又渐渐露出甜甜的笑容，道：“但你此刻得意，还嫌太早了些。”万老夫人道：“你只道胡不愁既不敢撕书，伽星大师也不敢动你，是么？”水天姬嫣然笑道：

“不是么？”

万老夫人笑道：“不是的，伽星大师纵然不动你，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将那大脑袋逼出来么？你是聪明人，只怕也该想得出他会用什么法子。”伽星大师大笑道：“火！火烤大脑袋……哈哈！”他笑得固然得意，哪知船舱中的胡不愁竟也大笑起来。咖星大师道：“你……你笑什么？此刻你还笑得出，老僧当真佩服。”胡不愁大笑道：“你用火一烤，我就只得出来，双手将秘笈奉上……哈哈，这就是你们打的如意算盘么？”伽星大师冷笑道。“难道你还能怎样？”胡不愁厉声道：“你只要一点火，今生今世，再也休想瞧见一页秘笈了。”伽星大师失色道：“你……你敢？你难道不要水天姬的命了？”胡不愁道：“不错，我不忍眼见水姑娘死在你手，这一点算是被你料中了，但我如将秘笈送出，非但水姑娘也是难逃毒手，你更不容我活在世上，这一点我也算得清清楚楚，倒不如索性将秘笈毁了，落得大家干净。”伽星大师神色立刻变了，怔在那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胡不愁已背熟秘笈，他的确是万万不会容胡不愁活在世上，这一点他连分辩都无法分辩。水天姬却已娇笑起来，笑道：“你们如今才知道这大脑袋的聪明了么？告诉你，他是

我遇见的男人中最聪明的一个，你们再也休想叫他上当。”伽星大师突然掠到万老夫人面前，一把抓住她衣服，大声道：“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现在该如何是好？”万老夫人长长叹了口气，道：“傻孩子，办法多着哩，你着急什么？”伽星大师五指一根根放开，道：“但……但现在……”万老夫人微笑道：“现在你且瞧我老人家的。”

缓缓走到水天姬面前，突然一伸手，水天姬那短袍，竟被她一撕两半，那丰满而晶莹的胸膛，立刻在风中颤抖起来。

水天姬却仍然动也不动，也不伸手去掩，她正和胡不愁一样，做了也没用的事，她是绝不会做的。

万老夫人大声笑道：

“胡不愁，你瞧见了么？水姑娘的胸膛，真是细皮白肉，现在太阳照在上面，简直像是透明似的，我真不相信世上会有男人瞧着不心动……唉！真可惜你眼福不好，竟瞧不见。”

船舱里没有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

万老夫人笑道：

“胡不愁，我若是你，可真不愿眼见这样的大美人落入别的男人之手，你不妨闭起眼睛来想一想，若有别的男人的手，摸着她的身子，若有别的男人，压在她身上……你心里好不好受？”

水天姬突也大声笑道：

“只可惜这里没有别的男人。”

万老夫人道：

“哦……没有别的男人么？……伽星大师，你是不是男人？”

水天姬道：

“他是老和尚。”

伽星大师突然大笑道：

“老和尚难道就不是男人？”

万老夫人拍手笑道：

“好孩子，说的好。”

伽星大师笑道：

“我年纪虽大，体力却并不比少年人差，你不信不妨试试，天竺欢喜禅的滋味，绝对与欢不同。”

万老夫人手拍的更响，笑道：

“好，好，越说越好了。”

伽星大师道：

“我一生从未见了女人心动，但今天，你……”

水天姬神色不变，悠悠笑道：“你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做的。”

万老夫人道：

“哦！他不会做？喂!你会做么？”伽星大师狂笑道：“我为何不会做？为了那秘笈，为了那本秘笈，我什么都做得出。”万老夫人笑道：

“你纵然不会做，我老人家也可教你，我老人家的经验可是多了……好，你现在先把手放在她的胸膛上。”

伽星大师大笑道：

“好。”

眼见他那只鸟爪般的手掌伸过来，水天姬过来，水天姬再也忍不住失声

惊叫，无论她多强，但她究竟是个女人呀。

万老夫人拍掌笑道：

“胡不愁，你瞧得见么……现在，我们的水姑娘身子已发抖了，身上每一寸皮肤都在轻轻的抖，唉！这样子可真是令人心动……唉！只可惜我不是男人，只好在一旁眼瞧着别人……”

突听“吱”的一响，船舱的铁门已开了。

水天姬失声惊呼道：

“胡不愁，快回去……”

但胡不愁却已走了出来。

阳光，直射在胡不愁身上。

他的衣衫早已腐烂了，被风一吹，蝴蝶般片片纷飞。

他本来黝黑而精壮的身子，此刻已经变得苍白而瘦削，再加上那满头乱发，使得他脑袋看来更大，身子看来更小。

但他模样看来却并不滑稽，仍是那么有男人气慨。

尤其是那凝重的，赤红的脸，那锐利得有如利剑般的目光，别人纵然想笑，但被这目光瞧一眼，便再也笑不出来。

七年，整整七年，他生活在这暗无天日的铁舱中，此刻骤见阳光，那阳光当真有如针一般刺眼。

但他眼睛却连霎也不霎，只是笔直的凝注在伽星大师和万老夫人身上，万老夫人想要开心的大笑，但被他眼睛一瞧，她竟不由自主后退了几步。

霸气！

昔日那平和近人的胡不愁，如此身上竟似散发出一种逼人的霸气，冷森森的直逼人眉睫。

伽星大师的手，已如凝结般突然停顿在空中，他的笑，也已凝结在脸上，那模样看来既可笑，又可怕。

就连水天姬，都已呆住了。

胡不愁一步步走过来，走得虽慢，却绝不停顿。

伽星大师一字字缓缓道：

“好，等了七年，总算将你等出未了。”

胡不愁道：

“你高兴么？”

伽星大师道：

“我……我……”

突然仰天狂笑，直到此刻，他才笑得出来。

胡不愁道：

“七年来，水姑娘你……”

他瞧了水天姬一眼，立刻垂下头。

这虽然只是轻轻一瞥，但不知怎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水天姬、脸都红了，不由自主伸手掩起了衣衫。

她竟也垂下头，幽幽道：

“你，你为何要出来？”

胡不愁道：

“既然非出来不可，还是早些出来的好。”

水天姬道：

“你为何非出来不可？”

胡不愁忽然抬起目光，直视水天姬道：

“是为了你。”

水天姬身子轻轻一抖，她虽然早已知道胡不愁的答复，却实未想到胡不愁会如此痛快的说出来。她垂下头，又抬起，道：

“你为何此刻就说出来，迟些说，岂非好些？”

胡不愁道：

“既是非说不可，不如就在此刻说出。”

水天姬轻轻点头，道：

“对了，再迟些，只怕就没有机会说了。”

万老夫人突然大笑道：

“既然要死了，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你们慢慢说吧……伽星反正已等了七年，也不会在乎多等片刻，”

伽星大师道：

“我却已等不及了。”

胡不愁道：

“我也已无话可说。”

阳光虽仍灿烂如故，但天地间却似充满了寒气，只因胡不愁与伽星大师此刻已面面相对，站在那里。

寒气，便是自他两人身上发出来的。

若换了七年以前，胡不愁莫说与伽星大师动手，简直连站都不能和伽星站在一齐，但此刻，这少年与伽星面面相对，无论气概、神情，竟已都不在这名震天下的异僧之下，竟已隐然而有宗主大师的风范。

伽星大师面上得意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

以浸淫武道数十年的经验，他已感觉出这少年身上散发出的剑一般的锐气，他已感觉出这少年对他的威胁。

自七年暗室生活中脱出的胡不愁，正似一柄剑——一柄新型的利剑，突然自剑鞘中拔出来。

那锋芒纵不耀眼，但剑气却已可砭人肌肤。

面对着这少年，伽星大师一时间竟不敢出手。

水天姬直着眼瞧着，面上虽仍笑不出来，但目中却已有了欣慰的笑意——她总算没有白等。

她等待着的人，终于脱颖而出。

这一战无论胜负，胡不愁都已算对得起她。

万老夫人也在直看眼瞧着，口中喃喃叹道：

“想不到这一战竟要耽误这么久时候，只怕，日落黄昏时，他们还未必能分得出胜负。”

她武功虽不能列入当代绝顶高手之列，但经验是何等丰富，当代名家之高手，她只怕瞧得比任何人都多。

此刻，她已瞧出伽星大师迟迟不敢出手的原因——这少年的锐气，已激发了他的敌忾之心。

他此刻心中只想着如何能一招便将这少年击倒。

至少，也得在一招中占得先机，先折这少年的锐气，使得这少年的潜力不能发挥出来。

否则，今日之一战，便必将陷于苦战。

伽星大师迟迟不出手，正是最正确的策略。

万老夫人喃喃道：

“ 伽星果然是好手，胡不愁呀胡不愁，你迟早总是要完的。 ”

她自也算准，伽星不出手，胡不愁也是不敢出手的。

但万老夫人却算错了。

胡不愁目中突然神光暴射，双掌突然闪电般击出。

这一招看来毫无奇诡玄妙之处，但招式却是说不出的博大、渊深，又似能将一切奇诡玄妙都包含在其中。

这一招本身纵无奇诡玄妙之处，但战略之运用，却是玄妙之极，正是“ 攻其不备 ”的至上战术。

只因伽星大师实也未料到胡不愁敢出手。

他心中盘算的，乃是如何进击，而非如何防守。

胡不愁这一招出手，正是已将战术揉合在武功中——这正是古来所有宗匠大师成名之必须因素。

水天姬忍不住脱口轻呼道：

“ 好！ ”

这一招无论是否得手，委实都值得别人叫好。

但伽星大师究竟也不愧是一代武学宗匠，其应变之速，委实也绝非一般江湖武客所能想像。

在这快如霎眼的刹那之间，他竟也能骤然将全身真力提到双掌上，迎着胡不愁的掌风推了出去。

这正是立分胜负的一掌。

这正是性命交关的一掌。

但胡不愁强煞也不过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又怎比得上伽星大师浸淫六十年内力之深厚。

世上又有几人比得上伽星大师内力之深厚。

水天姬只望他快些变招，以学自紫衣侯武功秘笈中的招式，专对付伽星，胜负还不致绝望。

哪知胡不愁双掌仍直击而出。

“ 砰！ ”双掌暴接。

水天姬立刻闭起眼睛，惨然道：

“ 错了……完了…… ”

但错的竟不是胡不愁。

胡不愁内力虽不深，但这七年来，他在那密舱暗室中，也不知多么苦闷、焦急、艰苦、寂寞……

这七年来他精力全然无从发泄，他的忍受实已到了极限，此刻，他所忍受的一切，全从自这一掌中发泄而出。七年，纵是点滴雨水，也会聚流成河。七年的沉积，决然发出，这力道又是何等巨大。这力道又岂是他人所能想像得出。

“ 砰 ”，双掌暴接。

第五四章　灵犀一点通

这一掌已并非全是内力与内力的比拼，而是少年奔放的精力与老年累积的潜力之对决。

双掌相接，伽星大师整个人竟被震得飞了出去。

万老夫人失声惊呼。水天姬喜极狂呼。

胡不愁木立当地，动也不动，阳光照着他矮小的身子，在万老夫人眼中，这身子似已突然变得十分巨大。

就连他身上那破烂的衣衫，都似已变为辉煌的盔甲，他那满头乱发，在阳光下也似变为帝王的黄金冠冕。

伽星大师挣扎着爬起，又跌下。

他嘴角已沁出鲜血，身子也难爬起，但口中却突然狂笑道：

“好！好！老僧果然没有白等……紫衣侯的秘笈果然天下无双，竟能使这毛头小子胜过了老僧……”

胡不愁木然道：

“只可惜你是瞧不到那秘笈的了。”

伽星大师大笑道：

“只要这种绝代武功能留传后世，便是武道之幸，便是后人之福，我瞧不瞧得见，又算什么？”

胡不愁望着这倒在地上辛苦挣扎，疯狂大笑的异僧，心中突然不由自主生出一种佩服之意。

他的一生，委实只有一个目标。

向武道的巅峰迈进。

无论他是否成功，他的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胡不愁叹息一声，忍不住走过去将他扶起。

突然水天姬娇笑喝道：

“你这老妖精，还想往哪里逃？”

胡不愁转身望去，水天姬已拉住了万老夫人的衣领。

万老夫人早已悄悄想溜，但还未溜出三步，便被水天姬一把捉住，她身子一软，便已跪倒在地，苦着脸道：

“水姑娘，你……你何必又来难为我老婆子？”

水天姬笑道：

“难为你？我本该一瞧见你就宰了你才是。”万老夫人颤声道：

“我老婆子对水姑娘一向不错。”水天姬娇笑道：

“你对我不错？我将你当做知心朋友，你却千方百计地要害死我，这难道也算对我不错？”万老夫人道：“但……但我老婆子虽然有过，却也有功的。”水天姬笑得越甜，她便越是害怕，怕得连舌头都短了，只因她深知水天姬杀人的时候，总是在甜笑着的。水天姬果然笑得更甜了，柔声笑道：“你还有功？你有什么功？我倒要听听。”万老夫人道：“若不是我老婆子，胡不……胡大侠此刻只怕还在那密舱中，又怎么会出来，又怎么会击倒伽星大师？”水天姬格格笑道。“你这张嘴呀，果然能将死人都说话，但我可不听你这一套，无论你怎么说，我还是要……”突听胡不愁道：“你饶了她吧！”水天姬回首一笑，道：“为什么要饶她？这老妖精害的人还不够？”胡不愁叹道：“但她说的本也不错，若不是她这一逼，我当真不知要到何日才敢出

来，在那密舱中，我委实已全无自信。”他黯然一笑，接道：“若不被她这一逼，说不定我永远都不敢出来也未可知。”水天姬凝目瞧着他，瞧了许久，终于嫣然一笑，柔声道：“好，你说饶了她，就饶了她，我什么都听你的。”像她这样的女孩子，若是对人狠毒，那当真比任何人都狠毒，但她若是对人温柔起来，那却又当真比任何人都温柔。胡不愁笑道：“谢谢你。”七年的黑暗、艰苦与寂寞，已使他往昔终日挂在嘴角的笑容，变得有些生涩，但看来却另有一种魅力。水天姬凝注着他，轻轻道：“我本该谢谢你才是。”突然在他面颊上轻轻吻了吻，燕子般掠回茅屋。等水天姬再从茅屋中出来时，胡不愁已在小溪中洗清了七年的污垢——若非有绝大的定力与决心，这七年的污垢，又岂是任何人所能忍受。五色帆已卸下，水天姬手中已多了个包袱。是该走的时候了。胡不愁道：“万老夫人乘来的船，不知还能不能用？”万老夫人赶紧道：“能用的。”水天姬笑道：“船只要不沉，我就有法子叫它走。”胡不愁道：“船上还有人么？”万老夫人道：“有的，但却已被伽星杀了。”胡不愁长长叹息了一声，转目望去，只见伽星已坐起，盘膝坐在地上，就像是木头雕的，动也不动。他的人虽未死，但心却已死了。他已知道自己永远再也不能登上天下武道的巅峰。胡不愁叹道：“万老夫人，你扶起他吧！”水天姬道：“扶起他？你要带他走？”胡不愁道：“无论如何，此人终究是一代武林宗师，咱们岂能将他弃之于不顾？”水天姬嫣然笑道：“世人皆欲杀，汝意独怜才。”胡不愁笑道：“不错。”伽星大师似已完全麻木，万老夫人去扶他，他就站起来，万老夫人要他走，他就举步。胡不愁自那密舱中捧出了数十本黄绢书册，用五色锦帆仔细包起，他一举一动，都是那么谨慎而恭敬。甚至连水天姬，瞧见这些书册时，都不禁肃然起敬。这正是一代奇侠紫衣侯毕生心血的结晶，这正是天下武功精华之所在，这正是绝世的宝物。万老夫人虽不敢去瞧，也忍不住要去愉偷瞧上几眼。只有伽星大师，他甚至连眼珠子都未动一动。他似已自知绝望，瞧也不过徒增悲痛。胡不愁背起包袱，万老夫人当先带路。水天姬目光四转，幽幽道：“这么多年来，没有一天我不想快离开这鬼地方，但如今真要走，我竟有些舍不得走了。”她嫣然一笑，接道：“直到现在，我才发觉这鬼地方竟是如此可爱，假如有一天，我能抛开一切，住在这里，那我真的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胡不愁凝注着她，微微笑道：“只要你真的这么想，那一天总会来的。”水天姬道：“真……真的么？”胡不愁道：“真的。”两人目光相遇，心头都不禁泛起一种甜蜜之意。巨大的包袱，在胡不愁肩上，竟是轻若无物，他大步而行，万老夫人更是归心如箭，走的自也不慢。片刻间几个人便已走到海边。阳光映着碧海，碧海连天，胡不愁放眼望去，但觉心胸一畅，七年的积郁，在这一瞬间，便已被海风吹去。但船呢？海岸边但有乳白色的浪花飞溅，哪有船的影子。胡不愁目光转向万老夫人，道：“船在哪里？”万老夫人面上早已变得惨白而无血色，四肢也似俱都僵木，声音也都已嘶哑，颤声道：“明……明是在这里的……明明……”水天姬道：“明明是在这里，怎会不见了？”万老夫人道：“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她一连说了七八个“奇怪”，似乎再也不会说别的话。胡不愁道：“莫非是被浪冲走？”万老夫人道：“不可能，不可能，我明明将船……”水天姬截口道：“若不可能被浪冲走，那就是被人驶去。”万老夫人道：“不可能，不可能，公孙红与梅谦明明已死了。”水天姬跺脚道：“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但船却明明不见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撞见了鬼不成？”万老夫人满头大汗，喃喃

道：“奇怪……真奇怪……”伽星大师突然大声道。“那两人没有死。”水天姬道：“你怎知道？”伽星大师冷冷道：“是我下的手，我怎会不知。”

万老夫人道：“但我明明瞧见……”伽星大师道：“老僧下手，难道还会没有分寸么？”这句话说出，再也无人和他争执——武功练到伽星大师这样的地步，下手又怎会没有分寸。万老夫人“噗”地坐在地上，失声道：“完了……完了……船一定是被那两人偷偷驶走了。”伽星大师仰天怪笑道：“好！好！船走了最好，大家都休想回去，胡不愁呀胡不愁，你七年的苦练，就全白费了。”七年的苦练俱付流水，幸福的憧憬也成泡影，这打击又岂是任何人所能忍受，但胡不愁与水天姬对望一眼，两人却笑了起来。水天姬道：“这里有木头么？”胡不愁道：“自然有的。”水天姬笑道：“只要有木头，咱们就能回去。”以帆布、树皮，以及一种这海岛所特产的树胶所搓成的绳索，是异常坚固的，甚至连胡不愁都难拉断。海岛上生长的树木，高而巨大。以如此坚固的绳索，如此巨大的树木所造成的木筏，虽无海船的灵便，也足以禁受海上的风浪。又何况木筏上的都是绝顶高手，又有谁在乎区区风浪。二十三天后，木筏便已完成。水天姬兴高采烈，在木筏上扯起了五色帆。五色帆终于又飘扬在海上！航行十分顺利，一个时辰后，已瞧不见那海岛的影子，白天有海上的季节风，帮他们辨别方向。晚上，则有星辰。满天星辰，每一粒星辰，却象征着他们一个希望。于是朝阳又升起。甜睡了一夜的水天姬，在朝阳下看来更是娇艳如花。胡不愁喃喃道：“只要没有暴风雨，几天后咱们就可回去了。”水天姬嫣然笑道：

“绝不会有暴风雨的，老天对咱们已虐待了七年，现在，也该是他老人家补偿咱们的时候了。”

万老夫人立刻接口笑道：

“不错，不错，以我老婆子的经验，这几天绝不会有暴风雨，水姑娘和胡大侠都已时来运转了。”

水天姬笑道：

“你倒是善颂善祷。”

胡不愁遥注着海天深处，缓缓道：

“七年……故人别来不知是否无恙？”

水天姬道：

“你还多想什么，反正就快见着他们了。”

胡不愁展颜笑道：

“我已等了七年，不知怎的，这几天反似等不得了，我那莫大哥、金二哥……唉！他们现在想必已声名大起。”

水天姬笑道：

“凭他们的本事，想不成名都不可能。”

胡不愁道：

“正是如此……万老夫人，你可知道他们近来的消息？”

万老夫人道：

“我……我不太清楚。”

水天姬失笑道：

“同样的话，你已不知问过多少次了，她也不知已回答过多少次，现在你还要问个什么？”

胡不愁道：

“我总是有些不放心……我总是有些不信，万老夫人在江湖中可说是万事通了，又怎会不知道他们的消息？”

水天姬道：

“万事通总也有不知道的事。”

万老夫人赶紧赔笑道：

“正是，正是。”

过了半晌，胡不愁又道：

“还有宝儿，这孩子想必已长大了，以他的聪明，我深信他必能成名，只是，却猜不到他已长成什么模样？”水天姬笑道：

“这句话你也……”胡不愁截口笑道：

“我知道这句话我也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但我只要一想起他以前那种调皮捣蛋的样子，就又忍不住要重说一次。”水天姬默然半晌，幽幽道：

“你如此想他们，却不知他们是否在想你？”胡不愁笑道：“自然也想的……就算不想，我也要想他们。”水天姬道：“但人家若不想我，我就绝不去想他们。”胡不愁笑道：“这就是你和我的不同，你……”突然间，一直木然呆坐在那里的伽星大师，竟又仰天狂笑起来，笑得那么奇怪，笑得那么可怕。水天姬皱眉道：“你笑什么？”伽星大师狂笑道：“我笑你们都是在痴人说梦。”水天姬嗔道：“你才胡说八道，我们……”伽星大师道：“你们再也休想见着他们了，你们再也休想回去。”万老夫人变色道：“你……你说什么？”伽星大师道：“这只木筏，立刻就要沉了。”水天姬跳了起来，喝道：“你……你放屁！”伽星大师冷冷笑道：“绳子立刻就要断了。”水天姬、胡不愁、万老夫人，不由自主、俱都垂首望去，只见绑住木筏的绳索，果然每一段都断了十之八九，只剩下细细的一支，维持着木筏不散，但谁都可瞧出，这是再也支持不了半个时辰的。胡不愁纵然镇定，此刻也不禁为之失色，厉声道：“这是怎么回事？”伽星大师闭起双目，冷冷道：“这自然是老僧动的手脚。”水天姬一把揪住他，怒道：“你疯了？你难道也不要命了？”伽星大师道：“老僧正是已不要命。”万老夫人惶声道：“你可是生怕我不给你解药，所以才如此？”伽星大师道：“哼！”万老夫人嘶声道：“但我那是骗你的，那梅子里根本没有毒。”伽星大师道：“有毒无毒，俱都无妨。”万老夫人道：“那……那你又是为了什么？”伽星大师霍然睁开双目，目光如电，凛注着那一包紫衣侯的武功秘笈，一字字缓缓道：

“老僧既不能得到此物，便要它陪老僧同沉海底。”

万老夫人手脚颤抖，道：

“你疯了……你疯了……”胡不愁大喝道：“大家且莫惊慌，先镇定下来，再作……”

伽星大师狂笑道：“胡不愁呀胡不愁，你镇定又有何用？你学会了紫衣侯的武功又有何用？还是随老僧一齐去海底躺着吧！”

突然跃起身子，扑向胡不愁。

胡不愁反手一掌，直切他左右双腕。

伽星大师双臂一伸一缩，毒蛇般缠向胡不愁。

胡不愁变招如电，划过伽星脉门。

霎眼间，两人便拆了七、八招之多，招招俱是快如闪电，招招俱是间不容发，招招俱是妙到毫巅的武功绝学。

水天姬与万老夫人都不禁瞧得惊心动魄，几乎已忘了自己的生死存亡，

也已系于“一线”。

只见胡不愁虽伤不了伽星，伽星也缠不住胡不愁。

但，突然间，“咔嚓”一响！

一个浪头抛来，木筏立时四分五裂。

水天姬失声呼道：

“胡不愁……”

呼声未了，她身子已被海水淹没。

隐约间，似乎也有人高声唤道：

“水天姬……”但呼声已被海浪声，与伽星的狂笑声扰乱，水天姬虽想挣扎着向呼声处游去，却总是辨不出方向。

幸好她水性精通，三两个浪头过去，她身子已浮起。

只见海面上到处飘流着木杆、断索，以及一些由海岛上带来的食物，贝壳……但却瞧不见人。

水天姬突觉悲从中来，立刻泪流满面。

她关心的不是伽星大师，更不是万老夫人，也不是她自身的生死安危，她关心的只是胡不愁。

她突然发觉，她对别人竟也会比对自己更关心，这简直连她自己也不能相信，不敢相信。

她伸手攀住一根木头，嘶声呼道：

“胡不愁……胡不愁……你在哪里？”

呼声激荡在海上，海浪也似在陪她呜咽。

她眼前渐渐模糊，也不知是海水，还是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她声音渐渐嘶哑，渐渐什么也瞧不见了。

她晕晕迷迷，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发觉有一只手在抚摸着她的头发，一个低沉的语声在她耳边温柔地说道：

“醒醒，醒醒，我在这里……”

水天姬斗然自晕迷中醒来，胡不愁果然已在她身畔。

一时之间，她心情之激动，实非任何言语所能形容，她再也顾不得一切，紧紧抱住了胡不愁，喃喃道：

“你不要走……你永远再也莫要离开我……”

胡不愁只觉嘴里咸咸的，是海水？是泪水？

他什么也说不出——他什么也不必说了。

柔情虽美，蜜意虽甜，但现实却更残酷。

两人暂时虽忘却了一切，但渐渐就觉得手掌发疼，发麻，身子也发疼、发麻——两人还在怒海中。

海天茫茫，怒海无情。

他两人虽能暂时依附着这根木头，但又能支持多久？

可爱的阳光，此刻也变得更可恨起来，照得他们眼发花，头发晕，嘴发干，全身皮肤发裂。

终于水天姬道：

“万老夫人呢？”

胡不愁道：

“不知道。”

水天姬道：

“伽星……”

胡不愁道：

“不知道。”

水无姬道：

“看来只有我们两人还活着。”胡不愁轻叹道：

“不错。”

水天姬嫣然笑道：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能回去。”

胡不愁道：

“不错，我们一定能回去。”水天姬道：

“我们不久就会见到你想见的那些人了，莫不屈、金不畏、公孙不智，还有方宝儿……是么？”胡不愁道：

“还有我的师傅，你的母亲……”水天姬笑道：“我们不久就能喝到甜甜的水，那比海水要甜得多……还有舒服的床，新鲜的水果……是么？”胡不愁道：“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水天姬嫣然笑道：“我想吃水蜜桃，大白梨，还有西瓜，又甜又大的西瓜……”“瓜”字还未说出，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痛哭着道：“我们何苦还在自己骗自己，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是再也不能回去的了，什么人我们都已见不着。”胡不愁黯然，只有抚着她的头发，喃喃道：“莫哭……莫要哭……”除了这句话，他还能说什么？他的确知道，他们的生命的确已不能再活多久。水天姬也不知哭了多久，方自抽泣着道：“你可知道，自从我生长后，就只有笑，就只有瞧别人哭，自己从未哭过，但今天，我……我竟哭了两次。”胡不愁道：“你……我……”水天姬道：“其实我不该哭的，我本该笑的……有你在旁边陪着我，我还有什么遗憾？我还要再求什么？”她果然笑了，但这笑，却比哭更令人心碎。胡不愁哑然道：“想不到……想不到你会对我……”水天姬道：“我也想不到我会对你这样……这是缘，不是么？若不是这许许多多的灾难，我又怎会和你在一起？”胡不愁道。“灾难……许许多多的灾难……我该恨，还是该感激？”水天姬道：“我要感激的，若不是如此，我只怕永远也不知道我也有真实的情感……有了真情，死又算什么？”死又算什么？以死亡来证实的爱，岂非最真实的么？阳光落下，星辰升起，星辰落下，阳光又升起。

日去夜来，两人已不知过了多少天，只知自己的精神已渐渐崩溃，嘴巴已干得再也说不出话来。但此时此刻，两人已不用再说话了。两人的心，已融化在一起。两人已可静待死亡，而无遗憾，真的无憾么？只不过是虽有遗憾，也无可奈何而已。又不知过了多久，水天姬睁开眼睛，凝注胡不愁，轻轻道：“亲爱的……永别了！”胡不愁道：“你说什么？”水天姬道：“我已受不住了，要……要先去了。”胡不愁嘶声道：“你……你不能。”水天姬凄然道：“再挣扎下去，也不过是多受苦而已，你……你还是让我早些走吧，你难道情愿让我多受苦么？”胡不愁道：“但你……我……”他嘴里虽已说不出话来，但一双手却紧拉着她不放。水天姬道：“让我走吧，求求你，让我走吧！”胡不愁一咬咬牙道：“若是要走，咱们就一齐走。”水天姬嘶声道：“你不能，你不能……你还有机会。”胡不愁凄然笑道：“你走了，我还有什么机会，你难道还不知道，这许多年来，我是凭着什么支持下去的，能够和你在一起死，我已觉得心满意足，你……”突然放声大呼道：“啊，你不必死了，我也不必死了！你瞧，那是什么！”白云下，碧海上，竟已出

现一点帆影！生命，毕竟是可爱的。能够和真心相爱的人在一齐死，固然已十分幸福，但能够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生活，那总要比死好的多。胡不愁、水天姬拚命划着那根木头，他们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船，果然渐渐近了。胡不愁放声大呼道：“ 船上的朋友，能不能把船驶过来，救我们一救。 ”船上没有回应。胡不愁大呼道：“ 船上的朋友，可听见我的话么？ ”那艘船却只是在海面上飘荡着，既不驶近，也不远去，船上虽挂着帆，却瞧不见操作的水手。水天姬失声道：“ 船上像是没有人？ ”胡不愁道：“ 奇怪，的确有些奇怪。 ”水天姬道，“ 这艘船莫非已被海盗洗劫，船上的人已死光了？ ”胡不愁道：“ 无论如何，咱们先设法上船再说。 ”上船，本是件容易的事，但水天姬与胡不愁却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上得船后，两人已是气喘吁吁。但毕竟他们已上了船，他们的生命，总算已有了可靠的依托，死亡，似乎已离他们远去。只是两人还不能十分开心——胡不愁道：“ 船上果然没有人。 ”

第五五章　盗亦有道

水天姬道：“嗯，若是有人，早已出来瞧了。”胡不愁道：“这艘船若真是被海盗洗劫，但愿海盗手下留情。”水天姬道：“莫要将食水也劫去。”胡不愁道：“你坐着，我……”水天姬道：“我也陪你进去瞧瞧。”两人俱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一句话根本不必说完，对方便可接着说下去。两人相视一笑，相拥而起。他们互相依偎着，想走入船舱，但还未走出几步，两人便不禁同时驻足，同时惊呼出声来。死尸！他们竟赫然发现一具死尸。那具死尸就倒在船舱口，身上的衣裳固是破烂不堪，须发也是又脏又乱，显然生前便已在海上飘泊许久。死尸身上并无伤痕，但眉心……眉心竟赫然有一道血口。水天姬身子一颤，道：“你瞧……你瞧这死尸致命的伤痕。”胡不愁也已面色大变，失声道：“白衣人。”水天姬道：

“一……一定是他，除了白衣人外，我想不出还有谁的手法如此干净俐落，但死的这人又是谁？”胡不愁道：“值得白衣人下手的，必非泛泛之辈。”水天姬道：“我去擦干净他面上的血污，说不定就会认出他了。”胡不愁目光凝注着一点，缓缓道：“不必擦了，我已认出了他。”水天姬随着他目光望去，舱门旁，闪动着晶亮的光芒的，乃是件奇异的兵刃——一柄奇异的刀。水天姬失声道：“天刀梅谦？！”胡不愁沉声道：“我虽未见过梅谦，也没见过这兵刃，但此人必是‘天刀’梅谦无疑。”水天姬道：“原来他们并没有死，原来这艘船就是万老夫人乘来的那艘，他们醒了后，将船偷偷驶走，却不想在海上遇着了白衣人。”胡不愁道：“梅谦既在此，公孙红想必也在。”水天姬叹道：“公孙红想必也难逃毒手。”胡不愁沉吟道：“但这其中还有奇怪之处。”水天姬道：“不错，是有些奇怪……他们纵然在海上遇着白衣人，但海面如此宽阔，白衣人又怎知他们在这船上，又怎会到这艘船上来取他们的性命？”

两人绕过死尸，再往里面走，果然又发觉一具死尸。

这具死尸面朝下，双手伸在面前，十指如钩，像是想抓穿那甲板，他在临死前，显然还在挣扎着向前爬。

胡不愁道：

“公孙红果然在这里。”

水天姬凄然道：

“他也算得是……”

一句话未说完，那死尸突然发出了声音。

水天姬、胡不愁可当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倒退了两步，只听这声音模糊不清，呻吟着道：

“我……非公孙红……”

水天姬抓紧胡不愁的手，颤声道：

“你是谁？”

那“死尸”却再也不能回答，只是不断呻吟着道：

“水……水……水……”

一提起“水”，胡不愁与水天姬立刻觉得嘴唇已都火烧般裂开，立刻也几乎说不出话来。

水天姬哑声道：

“水……水在哪里？”

那“ 死尸 ”的手指动了动，点了点舱板。

胡不愁与水天姬立刻扑了过去，“ 砰 ”的蹼在船板上，掀起了那块板子，下面果然有几个瓦制的水缸，还有紫铜水壶。

两只手一齐伸了下去，将水壶提起，胡不愁要将壶口送到水天姬的嘴边，水天姬要将壶口送给胡不愁。

但两人瞧了那“ 死尸 ”一眼，还是一齐将壶口送了过去。

水，当真是生命的泉源。有水入口，那已奄奄一息，不能动弹的“死尸 ”，便突然有了活力，两只手紧抓着水壶，再也不肯放松。水，也使得水天姬的眸子明亮起来，她就像是朵枯萎的鲜花，一得到水的滋润，便又恢复了娇艳。那“ 死尸 ”已翻过了身，平躺在板上，满足地喘息着，眉心，也赫然正有一条血口，只是想必并不十分深。否则他又怎会活到此刻。胡不愁最后将那壶水喝得点滴不剩，也喘息着道“ 你究竟是谁？ ”那“ 死尸 ”道：“ 我？我才是‘ 天刀 ’梅谦。”水天姬道：“ 呀……死的那人是公孙红？ ”梅谦道：“ 嗯……你们是谁？ ”胡不愁抢先道：“ 在下胡不愁，乃是…… ”他话未说完，梅谦已霍然睁开双目失声道：

“ 胡不愁？你可是方宝玉的师叔？ ”胡不愁展颜笑道：“ 不想宝儿的名声已如此响亮。 ”却见梅谦又闭起眼睛，喃喃道：“ 天幸……天幸……要我死前还能见你…… ”胡不愁讶然道：

“ 你难道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梅谦道：

“ 有……有许多…… ”胡不愁道：

“ 你慢慢说吧，不忙，反正时间还多得很。 ”

梅谦嘶声道：

“ 时间已不多了，我一喝下水，就活不长了，最多也不过…… ”

胡不愁跌足道：“ 呀！我竟忘了，伤重之人，最忌喝生冷之水，但你既明知如此，怎地也……也要……喝？ ”

梅谦惨笑道：

“ 能喝到水，死又何妨。 ”

水天姬凄然道：“ 我也知道这种滋味，也知道你的心情，有时一口水的确比生命还要可贵，你……你就快说吧！ ”梅谦道：“ 白三空你认得？ ”他忽然提到“ 白三空 ”这名字，胡不愁又不禁吃了一惊，强笑道：“ 自然认得，弟子怎会不认得师傅。 ”

梅谦道：

“ 好！好……你师傅实未死…… ”

胡不愁道：

“ 我知道。 ”

梅谦道：“ 当今江湖中人，虽知他未死，都以为他隐居在金氏圆林之中，不见外客，却不知他不但早已化身而出，而且也已在江湖中做了不少事，那日泰山之会，揭穿火魔神火药藏处的，也就是他老人家。 ”胡不愁又惊又喜，却又忍不住问道：“ 什么泰山之会？什么火药？ ”

梅谦道：

“ 这些事，你回到中土，就会知道的。 ”

胡不愁道：

“ 你莫非见着了他老人家？ ”

梅谦惨笑道：

“我若未见着他，也不会身在此处了。”

胡不愁笑道：“为什么？”梅谦道：“我壮年才至东瀛学武，来到东瀛前，与他本是儿时旧友，是以此处重逢时，他才会对我说出了件秘密。”胡不愁更奇怪，急急追问道：“什么秘密？”梅谦道：“白衣人的秘密。”胡不愁耸然动容，失声道：“他老人家说了些什么？”梅谦道：“他自白衣人剑下重生后，便苦苦研究白衣人的武功路数，皇天不负苦心人，这许多年来，他终于研究出白衣人武功的破法，只是他心感白衣人剑下留情之恩，是以从不肯将此破法说出。”胡不愁道：“但……但他老人家又怎会告诉了你？”梅谦道：“只因我见着他时，他正要以身赴险，此去生死存亡，实不可卜，为了他唯一的孙子方宝玉，他才将这秘密向我说出。”胡不愁道：“为了宝儿？”梅谦道：“只因方宝玉已被当今天下武林公认为白衣人的对手。”胡不愁道：“既然如此，他老人家为何却向你……前辈说……”梅谦截口叹道：“他若将此秘密说与方宝玉，岂非有负白衣人之恩情，但我……唉，我与白衣人也是好友，他向我说出这秘密，只是要我速至东瀛，劝阻白衣人……白衣人若知道中原武林已有人能破解他的武功，只怕便会打消重来中原，以血洗剑之意，那么不但宝玉得救，江湖也可免遭此劫。”

胡不愁动容道：

“但……但前辈你……”

梅谦道：

“我受他重托之后，立刻兼程东来，谁知在船上便被人误解，我苦于不能解释，便只有……只有……”胡不愁黯然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前辈当真是英雄。”

梅谦惨笑道：

“英雄？英雄又如何？一场惨杀之后，接着又是一场风暴，然后，又遇着个豺狼野兽般的怪人。”

胡不愁苦笑道：

“那，那是伽星大师。”

梅谦失声道：

“哦！原来是他。”

默然半晌，终于又道：

“我虽被他一掌震昏，其实却未负伤，醒来后立刻与公孙红乘涨潮时将船驶走，驶向东瀛。”

胡不愁道：

“那公孙红……”

梅谦叹道：

“我为了要避免他再加阻挠，只有将这秘密隐约透露一些给他，他果然立刻以全力助我，却不想我等还未到东瀛，便已在海上遇着了白衣人。”

胡不愁忍不住道：

“但前辈又怎知那船上是白衣人？”

梅谦道：

“敢以孤舟横渡怒海的，除了他还有谁？”

胡不愁长叹一声，俯首道：“不错！”梅谦道：“我唤他上船，婉转向他说出，中原已有他武功之破法，劝他打消再至中原之意，原船重返东瀛。”胡不愁道：“他……他怎么说？”梅谦长叹道：“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向我

冷笑。”胡不愁黯然道。“我可想得出他那冷笑的模样。”梅谦满面冷汗，断续着道：“这冷笑无异是逼我出手，我本也有恃无恐，谁知……白三空虽已研究出他武功的破法，但这几年来，他却又早已将这破绽弥补。唉！此人剑法之奥妙，于今已真可称是天衣无缝。”胡不愁又垂下了头，默然半晌，喃喃道：“前辈一败，他自然也不肯放过公孙红了。”梅谦惨然道：“我死不足惜，只可惜中原武林……”水天姬忽然道：“中原武林真的再无人是他敌手？”梅谦道：“直到此刻，我委实想不出谁是他敌手？”水天姬道：“那方……方宝玉……”梅谦叹道：“那方宝玉之武功，虽已妙参天理，却可惜炉火尚未纯青，尚不足与白衣人那千锤百炼的剑法相比。”说到此刻，他每说一个字，都不知要费多少气力，他每说一个字，身子都会起一阵颤抖。水天姬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再也说不出话来。她耳畔似乎已听得白衣人那冷漠的语声：“七年后重来，以血洗剑上之辱。”她眼中似已瞧见中原武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梅谦的胸膛急速地起伏着，呼吸已越来越短促，在说过这许多话后，他残余的生命，便已所剩不多。胡不愁喃喃道：“但家师所研究出的那破法，想来毕竟还是有些用的，是以前辈在白衣人那致命的一剑下，还能不死。”梅谦道：“正……正是……”胡不愁道：“不知前辈可否将那破法说出？”梅谦道：“自……自然可以，只……只是……我……”那种精奥的武功，又岂是三言两语所能叙出，此时此刻的梅谦，又怎有精力再说下去。胡不愁也已瞧出此点，沉吟半晌，断然道：“前辈先将家师的去处说出，弟子再去问家师也是一样。”梅谦道：“但……但愿他……未死……他……他已去……白水宫。”胡不愁失声道：“白水宫。”水天姬也变了颜色，颤声道：“他……他老人家为何要去白水宫？”梅谦道：“只因为他……他的……”

“他的”什么？梅谦永远也说不出了。

夜色，笼罩了海洋。

没有灯，胡不愁与水天姬，静静的坐在黑暗中，船在飘荡，海浪在起伏，他们都只是坐着不动。他们也不知已坐了多久。胡不愁突然喃喃道：

“他的什么？梅谦想说的，莫非是‘他的孙子’？莫非宝玉已去了白水宫？而且已陷身其中，是以他老人家赶去施救。”

水天姬没有说话——她还能说什么？

胡不愁喃喃又道：

“但愿他未死……梅谦既说‘但愿’，他老人家想必危险甚重，那么，宝儿……宝儿岂非更……”

水天姬突然嘶声道：

“你莫要说了。”

胡不愁说道：

“是，我不说了。”

水天姬道：

“有些话，你不说我也知道。”

胡不愁凄然笑道：

“你……你知道？”

黑暗中，他瞧不见她的面容，尚瞧得见那双销魂的眼睛——这双眼睛里，此刻己满贮晶莹的泪珠。

水天姬幽幽道：

“你放心，我虽然……虽然对你好，但……但你师傅在白水宫，若有三长两短，你就永远不要再见我，我……我绝不怪你。”

胡不愁垂下了头，默然良久，方自黯然道：

“谢谢你。”

他垂下头，只因他不愿被水天姬瞧见他目中泪珠，但“谢谢你”这三个字中的辛酸，又有谁听不出。

谢谢你，谢谢你的体谅与了解，谢谢你为我的委曲与忍受，谢谢你——虽然我的心也碎了。

还得谢谢这黑暗，隐藏了叙不尽的悲痛，流不尽的眼泪，虽然黑暗可令死亡变得可爱，生命变为痛苦。

两人就这样坐在黑暗中。

又不知过了多久，胡不愁突然冲出去，掌住了舵。

但天上却无月色星光。

白天风向不定，晚上没有星光。

他们竟在海上述失了方向。

一天、两天……船盲目地在海上飘流。

船上虽还剩着些饮用的水，但却没有食物——食物已全都被伽星大师拿走，正是要拿给他们吃的。哪知却反使他们吃不到了——命运，命运的安排有时当真是十分奇妙，却又当真是十分残酷。

于是，他们这才发现，饥饿的可怕，其实并不在于渴之下，虽然饥饿只能取人性命，干渴却能使人疯狂。

他们自然也发觉海洋之辽阔，实出乎他们想象，几天来，他们非但瞧不见陆地，也瞧不见一只船舶的影子。

他们已远离航线。

也不知在何时，两人又复依偎到一起——死亡虽然可怕，但却也有一件好处，那便是它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人们总是常因“生”而疏远，“死”而接近。

但两人已再也无力说话。

饥饿，已慢慢地将他们的生之意识蚕食殆尽，不知何时，他们脑海中已只是一片模糊，一片空白。

他们竟已不复再有求生的决心，挣扎的勇气。

到后来，虽已有了星光，有了月色，虽已辨出方向，但胡不愁却已无法站起，他甚至竟已不愿站起。

黑暗，甜蜜的黑暗，已越来越近。

要睡了，是要睡了……两人虽也知道，这一睡之下，便不会再醒，但却谁也无法抵抗这睡眠的魔力——他们甚至已不愿抵抗。胡不愁握着水天姬的手，喃喃道：

“你已不必再担心了……”

水天姬道：

“是，世上已没有人能使我们分离。”

胡不愁道：

“没有人……没有事……”

两人面上仿佛都泛起了笑容。水天姬依偎在胡不愁怀抱中，轻轻的哼出了一首甜蜜的催眠歌曲——两人便在这歌声中静等死亡。突然间，“嗖，嗖，

嗖”三声风响。三支铁箭，穿入了船舱，“夺”的，钉在船板上。这是强而有力的箭，黑色的箭身，配着血翎，箭翎破空时，风声尖锐而凄厉，似要撕裂人的魂魄。但胡不愁却只是张了张眼睛，道：

“海盗……海盗……”

水天姬喃喃道：

“海盗？”

突然疯狂般笑了起来，笑道：

“他们上得船来，必定失望得很。”

她虽在狂笑，但笑声却仍衰弱如耳语。

只听一个粗嘎的声音在舱外大喝道：

“霸海无敌！天下扬威！”

另一人喝道：

“顺我者生！抗我者死！”野兽般的喝声中，船板“砰砰咚咚”一阵响，几十个人攀着绳索，自那海盗船上飞跃了过来。

那是艘并不甚大的海盗船，扬着黑帆。

海盗们穿着鲜艳的裤子，皮革的背心，露出一身闪闪发光的，黝黑的肌肉，就像是生铁打成的一般。

他们呼喊着，挥动着弯曲的，奇形的，各式各样的长刀冲进来，就像是一群疯狂的野兽。

但胡不愁与水天姬却连眼睛也懒得睁开瞧一眼。

破船、空舱、死尸，再加上两个半死不活，奄奄一息的人——海盗们也愣住了，呼喊也喊不出来。

几个人嘴里喃喃地骂着，四下去找值钱的东西，两个人走到胡不愁与水天姬身旁，俯身来瞧。

一人咧着嘴道：

“这两人居然还没死。”

另一人道：

“这两人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你瞧，他们身上穿的是什么玩意儿，简直好像是野人国来的。”

第三人凑了过来，嘻嘻笑道：

“但这妞儿还真不错，只要好好的吃上两天，包管是个大美人儿，嘻嘻，哈哈……”

笑声中别的人也都凑了过来。

却不知道“大美人儿”只要好好的吃上半天，就能要他们的命——胡不愁与水天姬的眼睛更懒得睁开来。

突听那海盗船上一人格格笑道：

“乖儿子们，怎地不舍得回来了，若有什么好东西，也该先给我老人家送过来才是呀！”

这声音远远传过来，入耳竟清晰得很，胡不愁与水天姬竟觉得这声音仿佛熟悉得很，但却也懒得去想究竟是谁。

海盗们却都皱起眉头，一人喃喃骂道：

“这老不死，居然作威作福起来了。”

一人道：

“有什么法子，咱们加起来也打不过她。”

另一人道：
“早知如此，让她淹死多好，何苦救她。”
几个人一面骂，一面将胡不愁与水天姬拾了起来——胡不愁与水天姬身子简直软得像是只麻布口袋。
他们晕晕迷迷地被送到那只海盗船上，鼻子里立刻充满了烟草味、酒味、男人们的汗臭味。
突听方才那语声怪笑道：
“呀！原来竟是你们……这世界真小，当真是太小了。”
胡不愁与水天姬终于忍不住张开眼睛一瞧。他们瞧见的赫然竟是万老夫人。
这海盗船舱中当真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部有，大块的咸肉，大坛的酒，一堆堆各式各样的衣服，还有一块块金子，一块块银子……这些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堆在船舱里，简直像是间杂货铺。
“杂货铺”的中间，有张桌子，桌子上更乱七八糟的堆满了各种吃的，喝的东西，又像是个烂摊子。
万老夫人就坐在这烂摊子后面，两手都是油，满嘴都是油，像是从一上船来就吃个不停。
胡不愁不禁苦笑道：
“原……原来是你。”
万老夫人大笑道：
“想不到吧，我老婆子福大命大，居然还未死。”
海盗们面面相觑：
“原来他们竟是认识的。”
大家一想，这下子只怕什么都落空了，既然已没有什么指望，还不早些退下去的好。
这边海盗们一个个抽身往后走，那边水天姬却紧紧依偎在胡不愁怀抱中，凄然低语道：
“这一来，什么都完了。”
胡不愁亦自惨然道：
“什么都完了。”
水天姬道：
“她绝不会放过你的。”
胡不愁道：
“是。”
两人紧紧握了握手，心里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手了，他们宁可陷身于虎狼群里，也不愿落在万老夫人手中。
海盗们已将走得干干净净，哪知万老夫人突然格格笑道：
“你们怎地走了，却不将你们的战利品带走？”
海盗们齐地一愣，道：
“但……他们……”
万老夫人格格笑道：
“他们虽是我老人家的朋友，但我老人家可也不能令你们完全落空……这样吧，男的你们反正没有用，就留给我老人家，女的么……哈哈！想必你们还总有些用的，我老人家却用不着她。”

海盗们又惊又喜，万老夫人大笑道：“傻孩子们，还等什么，还不将这大美人儿弄出去……但这大美人儿却是只雌老虎，你们切切不可给她吃东西，若是让她养足气力，你们可一个也别想活了……哈哈！反正她就是没力气，你们也一样可以用的。”

胡不愁整个人都似已麻木，似乎连怒火都发作不出，他只有眼睁睁地瞧着水天姬被人抬出。

水天姬也在瞧他。

两人眼波相对，都知道这是最后一眼了。

万老夫人紧紧关起了舱门，笑道：

“外面那些龟儿一定要笑我老人家是个老风骚，这么大年纪，还要弄个小伙子关在房里……”

她拿起只鸡腿，放在鼻子上嗅着，眼睛瞟着胡不愁，笑得更是怪模怪样，格格地笑道：

“其实我老人家要你作什么，你可知道？”

胡不愁闭起眼睛，根本不理她。万老夫人笑道：

“你闭起眼睛干什么？可是不敢瞧这些好吃的东西？你瞧瞧又有何妨，这些东西，反正都是给你吃的。”

胡不愁咬着牙，挣扎着，忍耐着，但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那鸡腿竟赫然就在他的眼前。一阵阵浓浓的香气，刺激得胡不愁全身都颤抖起来。万老夫人笑道：

“嗅嗅看，这鸡腿是不是真香？”

胡不愁嘴角的肌肉像琴弦般颤抖着，他拚命咬牙，也忍不住，他终于颤抖着伸出了手，但那鸡腿却已缩了回去。

万老夫人格格笑道：

“你想吃么？那也容易得很，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这鸡腿……整个一条鸡腿就全都是你的。”

胡不愁嘶声道：

“什……什么事？”

万老夫人道：

“只要你将紫衣侯的武功之秘说出来。”

胡不愁狂吼道：

“不说……我绝不说。”

万老夫人道：

“你不说？好，我老人家也绝不勉强你，但这鸡腿……唉！这鸡腿的滋味，可真是不错。”她拿着鸡腿，不停在胡不愁面前晃。

胡不愁已倒在地上，滚动着，拚命捶打着胸膛。

万老夫人笑道：

“傻孩子，你何苦虐待自己，只要你说出来……唉！这鸡腿真是不错，不信你且先嗜一口”她竟真的撕下一条鸡肉，放在地上。

胡不愁整个身子却缩成一团，但还是在不停颤抖。

他恨，他恨自己，怎地会变成如此模样，但他虽恨，也无可奈何——他毕竟是人，饥饿却是恶魔。

他挣扎着、奋斗着，叫自己的手不去碰那鸡肉——没有被饿得变疯的人，绝不会知道这是场多么艰苦的奋斗。

他满面俱是汗珠，嘴唇已咬得出血。
万老夫人柔声道：“孩子，吃呀，客气什么？”

第五六章　老而不死

胡不愁终于疯狂般扑上去，将那鸡肉吞下。

这一口不吃还罢，这一口吃下，那肉的滋味，刺激得他不但身子颤抖，就连灵魂都颤抖起来。

他整个人都已投入饥饿的魔火，被折磨、被煎熬！那已不是肉体的痛苦，那痛苦已属于灵魂。

万老夫人柔声笑道：

“孩子，请吧，那些都是你已背熟了的，你说出来有多容易，总比忍受饥饿要容易得多……”

胡不愁缩起身子，将头夹在膝盖里，但万老夫人的语声，那似乎带着魔力的语声，还是要往他耳朵里钻进去。

万老夫人道：

“只要你说出来，不但这整个鸡腿是你的，还有这烧肉——猪肉、牛肉，还有洒着胡椒的羊肉，蒸得又白又大的馒头……”

胡不愁狂吼道：

“住口！……求求你，住口。”

那凄厉的吼声，当真有如负伤的野兽所发出的，令人闻之心碎，但万老夫人却似全未听到。

她还是缓缓接着道：

“你瞧，这猪肉烤得多好，肉皮又香又脆，还有这羊肉，肥肥的羊肉，你若夹在馒头里吃，只要轻轻咬一口，保险你一嘴都是油。”

胡不愁嘶声道：“我……我说……”

万老夫人大喜道：

“你肯说了么？”

胡不愁捶着胸，撞着头，但口中终于哀呼道：

“我肯说了……我不是人……我肯说了……”

海盗们将水天姬抬了出去，远远地抬到右舷接近船尾的一个避风处，粗豪的笑声，才又爆发出来。

一个麻面汉子，左耳吊着只金环，腰带上斜插着柄闪亮的弯刀，神情看来最是诡异，此刻哈哈笑道：

“不想那老怪物这么大年纪了，还是个老风骚，竟还要弄个年轻的小伙子，关在船里捣鬼。”

另一个身子奇大，脑袋却奇小，奇大的身子穿着件小绿马甲，奇小的脑袋上却扎着条大红头巾，■■笑道：

“只是这老风骚眼光也太差了，选来选去，竟选了那么个大头猴子，那把瘦骨头，哪禁得起她折腾。”

另一人笑道：

“这你就不懂了，就因为她年纪大了，所以才不敢找咱们，否则要散的可就是她那把老骨头了。”

小脑袋冷笑道：

“你懂，你懂个屁，越老的才越有劲。”

那人笑道：

“既是如此，你为何不上？”

小脑袋重重往地上“啐”一口，道：

“我小鲤鱼就算八年没见过女人，也不会要她，你瞧她那一身死肉……啐！”

目光一转，突然笑道：

“何况这里还有个美人儿在等着，各位若是我的好兄弟，就让我小鲤鱼先拔个头筹如何？”

麻面大汉道：

“那不行，她哪禁得起你。”另一人笑道：“还是让我吧，我最斯文。”突听一人冷冷道：“你们都站在一边去。”只见此人黑皮靴，黑包头，全黑的洒脚裤子，用条黑布带扎住，一脸生铁般黝黑的横肉，右眼上戴着个黑眼罩，竟是个独眼龙。但他虽是独眼，那一只眼睛里发出来的光，却比别人两只眼睛还亮，还凶，还令人害怕。海盗们见了他，竟果然都退了一步。那小鲤鱼赔笑道：“龙老大若是要，自然该龙老大占先的！”独眼龙冷冷道：“不要。”小鲤鱼喜道：“老大若是不要，那么我……”独眼龙道：“你去到厨房弄碗热汤，弄块肉来。”小鲤鱼怔了征，讷讷道：“但……但咱们不能给她吃的。”独眼龙厉声道：“谁说的？”小鲤鱼道：“那老……老……”独眼龙怒道：“你听她的，还是听我的？”小鲤鱼再也不敢说话，但瞧了地上的水天姬一眼，瞧见她那最易激起男子兽欲的衰弱模样，终于硬着头皮道：“但……但这女子若是有了气力，咱们只怕就动不了她了。”独眼龙冷冷道

“咱们本就不动她。”

这句话说出来，海盗们全都吓了一跳——就连水天姬，她神智虽已全都麻木，但也吓了一跳。

她若是能张开眼睛瞧瞧，使可瞧见海盗们脸上那副难受，那副失望的模样，终于还是小鲤鱼壮起胆子，道：

“但……龙老大，这已是到嘴的肥肉，咱们为何不……”

独眼龙冷冷截口道：“你想动她？”小鲤鱼赔笑道：

“老大你也该可怜可怜小兄弟们，兄弟们已有七八个月没上岸了，七八个月没见过女人，这滋味可真不是人受的。”

话犹未了，独眼龙已抡起蒲扇般的大手，“吧”的给了他一巴掌，直将他整个人都打得飞了出去。

独眼龙一只眼睛里凶光四扫，厉声道：

“还有谁要说话？”

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海盗，在他面前，居然一个个全都服服帖帖，竟真的没有一个再敢说话的。

独眼龙道：

“谁到厨房里去拿东西？”

海盗们争先恐后，一齐涌了去，一眨眼的功夫，就又提着肉，端着汤，拿着馒头，奔了出来。

独眼龙冷笑道：

“你们面上虽然听话，心里必定不服，龙老大与这女子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强出头来放她？”

海盗们心里说是，口中却齐声道：

“不……不是。”

独眼龙怒吼道：

“是不是？”

海盗们这才齐地垂首道：

“是。”

独眼龙冷笑道：“但你们若认为龙老大不讲理，你们就错了，我要放这女子，自然是有缘故、有道理的。”他不等别人说语，便又接道：“我且问你们，那老妖婆可恨不可恨？”

海盗们这次却是真心的了，齐声吼道：“可恨！”独眼龙道：“咱们若将这老妖婆带回岸上，还有没有脸去见头儿？就算头儿不怪咱们，但这种丢人的事若是传出去，咱们这条船还能在海上混么？”这句话更是说到大家心里，一个个咬牙切齿，骂道：“这老怪物，老不死！”独眼龙冷笑道：“你们除了在嘴里骂，还能将她怎样？”海盗们面面相觑，颓然道：“咱们非但打也打不过她，就连骂也骂不过她。”独眼龙厉声道：“这就是了，咱们既设法子，就得找人帮忙。”海盗们苦着脸道：“找谁？在大海上咱们能找谁？”独眼龙指着水天姬，一字字道：“就是这位姑娘。”海盗们耸然道：“她？……找她？”独眼龙冷笑道：“你们这群呆鸟，难道未曾见到那老妖婆对这位姑娘是何等惧怕？若不是这位姑娘已饿得没有力气，那老妖婆只怕立刻就要跪下。”海盗们想了想，齐地展颜笑道：“不错……的确如此……到底是龙老大有头脑。”独眼龙叱道：

0942

“既已知道不错，还不快些将热汤送上。”

水天姬慢慢的喝下了那碗热汤，又吃了半个馒头，一小块肉，眼睛终于睁开了，眼睛里又有了光。

她终于坐了起来，嫣然一笑，道：

“谢谢你们。”

她不笑也没什么，这一笑，却令海盗们全都瞧得呆了，他们做梦也未想到过世上竟有如此动人的微笑。

水天姬瞧见他们的模样，笑得更甜了，轻笑道：

“我本来已准备死的，但你们却救了我，也救了他，我……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们才好。”

突然盈盈站起，在每人面颊上都亲了一下。

海盗们本已呆住了，这一下更都变成了木头人，就算用刀在他们身上砍一刀，也没人会觉得疼的。独眼龙吃吃道：“姑娘，你……在下……”

这大汉方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但此刻在水天姬面前，却似已变成了个小孩子，连话都说不出。

水天姬嫣然笑道：

“你放心，你们的事，包在我身上。”

独眼龙道：

“那……那老妖婆。”

水天姬道：

“她这次再也逃不了的。”

独眼龙瞧了她一眼，瞧见了那甜蜜而动人的微笑，那温柔而可亲的微笑，终于鼓足勇气，又道：

“但……但像姑娘这样的人，也能下手杀人么？姑娘你可杀过人么？”

他方才还蛮有把握，但此刻瞧见水天姬妩媚的笑容，却又不敢相信自己

了。水天姬娇笑道：“我一个人也没杀过。”独眼龙叹道：“这……只怕……”水天姬娇笑着截口道：“我没有杀过一个人……我只杀过五千多个。”独眼龙怔在那里，直翻白眼，海盗们更是一个个目瞪口呆，水天姬却伸直了四肢，舒服地躺了下去。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也吹起了她本已不像衣裳的衣裳，她那双莹白修长的玉腿，便完全露了出来。这双腿虽已有些脏，虽已不如昔日的光泽丰润，但那柔和的曲线，玲珑的足踝，仍足打动所有男人的心。水天姬却完全不在乎。她像是根本就未将这些男人当作人似的。但这些男人可受不了啦，一个个喉结上下移动，不住地咽口水，一个个虽不敢看，却又忍不住要看。独眼龙终于忍不住道：“姑……姑娘还不去？”水天姬道：“体力还未恢复就去，万一打起来怎么办？”她说“万一”，意思自然是说万老夫人是不太敢和她动手的。独眼龙只有垂首道：“哦！”又过了半晌，又忍不住道：“和姑娘一齐上船的那位是……”水天姬道：“他叫胡不愁，他……”嫣然一笑，又道：“你看他怎样？”

0944 她这嫣然一笑，已无异说出了她和胡不愁的关系。独眼龙当然只有赔笑道：“很好很好，只是……恐怕……稍为太弱了些。”水天姬笑道：“他弱？……嘿！他若不是被饿了十几天，像你们这样的人，他一个最少可以打你们八百五十个。”独眼龙道：“是……是，但现在，他却是危险已极。”水天姬笑道：“危险？……他若真有危险，我还会躺在这里么？他若真有危险，莫说我还能走就是爬也要爬去的。”独眼龙道：“但……但那老妖婆。”水天姬道：“你放心，那老妖婆绝不会杀他的，就算他打了那老妖婆八个耳光，就算他咬下那妖婆一只耳朵，那老妖婆也不敢动他的。”独眼龙一只眼睛瞪得有两只那么大，道：“为什么？”水天姬道：“因为那老妖婆有件事要求他。”独眼龙更奇怪了，道：“那老妖婆反而要求他？”水天姬笑道：“嗯！你不相信？”独眼龙道：“但姑娘未曾瞧见，怎会知道？”水天姬道：“我不用瞧见也能猜得到的，他……”语声未了，突然一声尖锐的惨呼传了过来。

这惨呼之声竟是万老夫人发出的。

独眼龙耸然道：“老妖婆……这是怎么回事？”水天姬亦是怒喜俱集，道：

“扶我进去。”

独眼龙俯身扶起了她，手指触到她肌肤的时候，身子突然起了阵异样的颤抖，几乎要突然窒息。

水天姬道：

“扶我过去。”

独眼龙深深吸了口气，道：

“是，但……但……”

水天姬道：

“还但什么，快！”

独眼龙道：

“但姑娘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怎能……”

水天姬轻叱道：

“谁说我连走路的气力都没有，我只不过要将每分力气都留给那妖婆，知道么？……快！”

独眼龙长长吐了口气，道：

“是。”

以他的气力，像水天姬这么重的人，他十个都能举起，但下知怎地，此刻水天姬这温暖而柔软的身子靠在他身上，他竟觉重得很，他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他简直连路都几乎走不动了。

但他总算还是走到那舱房门口。

船舱中又静了下来，门还是关得紧紧的。

水天姬道：

“撞开门。”

海盗们动手的本事虽不行，但撞门的本事总是有的，几个人肩靠着肩一撞，“砰”的门已大开。

只见万老夫人左手捂着右脸，满脸都是鲜血，胡不愁软软的靠在椅子上，嘴上竟也满是血痕。

万老夫人的右手，正扼住胡不愁的脖子，舱门一开，她手立刻松了，倒退三步，怒叱道：

“什么……”

“人”字还未出口，瞧见了站在门口的水天姬，她便像是被人扼住脖子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门一开，水天姬就站直了。

她脸上又充满了那种动人心魄的微笑，看来容光焕发，谁也不会想到她方才还是个奄奄一息的人。

她微笑着道：

“万老夫人，你好么？”

万老夫人身子虽已僵如木石，但脸上每一丝肉都在颤抖着，嘴虽然张得奇大，语声却嘶哑得几乎听不出。

她嘶声道：

“你……你怎会……”

水天姬微笑道：

“奇怪吧？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奇怪。但我如今却已知道，饥饿虽是种可怕的病，但好得却很快。”

她微笑着一步步走过去，万老夫人一步步往后退。

水天姬走到胡不愁身旁，万老夫人整个身子已贴住舱壁，看来就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团肥肉。

水天姬媚笑道：

“万老夫人，你伯什么呀？我最多也不过只能杀死你而已，最多也不过只能将你切成一块块的，抛进海里喂鲨鱼，这又有什么好怕的。”

万老夫人道：

“水……水姑娘，我……我又没有对……对不起你们，你……你瞧，连我的耳朵都已被胡少侠咬掉了。”

她放下手，右边脸上，果然已没了耳朵。水天姬格格笑道：“唷！这是怎么回事呀……哦！我猜着了，大概是胡不愁说话的声音太小，你听不清，所以将耳朵凑上去，哪知胡不愁却当真饿了，连你的耳朵都要吃，唉……他的胃口可真不错。”海盗们忍不住都想笑，但又有些惊异：“想不到这已饿得半死不活的男子，居然还能要这老妖婆上当。”万老夫人方才的确是上了胡不愁的当了，此刻苦着脸勉强笑道：“水姑娘猜的真不错，简直好像亲眼

瞧见似的。”水天姬笑道：“过奖过奖……但胡不愁说的究竟是什么好听的事呀？竟能使万老夫人也这般着急地想去听。”万老夫人道“这……他……”水天姬道：“哦，我知道了，他说的必定是紫衣侯武功之秘，是么？”万老夫人颓然垂首，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水天姬笑道：“你既已听到紫衣侯武功之秘，现在武功想必进步很多了，只怕……只怕我已不再是你的敌手。”万老夫人道：“哪……哪有这么快。”水天姬道：“幸好没有这么快，否则我还想活么？”万老夫人道：“是……不是……是……”水天姬悠悠道：“我既然想活，你就莫想活了。”万老夫人嘶声道：“水姑娘……求求你。”水天姬柔声笑道：

“你若不等我动手，还可死得舒服些，否则……唉：”

万老夫人已噗地跪了下去，大呼道：

“求求你，看在我儿子的份上，饶了我吧！”水天姬道：

“你儿子？你儿子是谁？关我屁事。”万老夫人突又呼道：

“水姑娘，只要你饶了我，我就说出件秘密，极大的秘密。”水天姬眼波一转，笑道：

“你且先将自己‘肩井’、‘气血’、左右双膝关节的穴道点了，也许我还会听你说话。”万老夫人赶紧道：

“是，是。”竟真的举起手，向自己这四处大穴狠狠点了下去，下手果然没有容情——她怎敢在水天姬面前做假。水天姬娇笑道：

“奇怪，你怎么真的不敢和我动手？其实我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呀，你和我动手，我还真打不过你。”万老夫人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整个人又怔住了，面上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白，吃吃道：“我……你……”水天姬格格笑道：“常听江湖人言，万老夫人宁可跪下求饶，也绝不肯打没把握的架，所以才能活到现在，但这次你却上当了。”万老夫人面如死灰，喃喃道：“我输了……我输了，水姑娘当真厉害，我老婆子输得口服心服，比当真动过手还要服输。”水天姬道：“好，那是什么秘密，你说吧！”她方才虽未真个动手，但却无异打了一仗，而且这一仗之惊险与激烈，也绝不在真个动手之下。

此刻她面上虽带着笑，额角却已沁出了汗珠——方才她哪有气力动手，她使出所有气力，也不过仅能站直而已。她知道自己身子若是站得稍有不稳，万老夫人便会发出致命之一击。

她知道自己正是站在生死边缘之上。

站直身子，正是她致胜的武器。

万老夫人凝注着她，默然半晌，终于长叹一声，道：

“好，我说，那秘密乃是有关水姑娘与方宝玉的。”

水，又清又冷。方宝玉以‘千斤坠’的身法，笔直沉入了水底。

他判断这湖泊必定与世上所有的湖泊都绝不相同，他心头颇有自信，而他这判断，也是错不了的。

他正是以生命在作赌。

他果然没有错。

这湖泊虽大，却不深，而且简直可说是浅得出乎他意外，他身子入水，一瞬间，足尖便已触及湖底。

水的压力也就自然不大，他闭着一口气，向前走。

然后，他张开眼睛，水很清——

这水底的景象，立刻使他目定口呆，怔在那里。
方宝玉第一眼瞧见的是个人——是个女人。
这女子像鱼似的游行在水底，游行在她面前，她那美丽而动人的胴体，几乎是完全赤裸着的。她秀发像海草般散开着，眼睛却似珍珠。
她嘴角带着笑，竟游入宝玉怀里，那丰满的胸膛，那修长的腿，已几乎缠住了宝玉的身子。
宝玉站在那里，没有闪避。
这湖底裸女却牵起了宝玉的手，点了点头。
那意思正是在说：随我来。
宝玉毫不迟疑，随她游去。
于是他便又瞧见，这浅浅的彻底竟有如龙王的宫殿一般，到处有巨大的，闪着红光的珊瑚，奇异的贝壳，彩色鲜艳的鱼。
这一切已足令人目眩神迷，何况珊瑚珠贝间，还不断有身材诱人的裸女，如游鱼般穿棱来去。
这哪里是人间景象？
宝玉若非眼见，又怎会相信这是真的？
那裸女拉着他，游入了一个岩石的洞窟。岩洞中的水更清、更冷、更平静。
然后，他便瞧见四个以珍珠缀成的字。
“水宫之门。”
这四个字方入他眼，那裸女已拉着他向上一蹿——
他的头便已出水，他眼前已被一片辉煌的光辉所迷，他耳畔已听到一个娇媚的声音带笑道：
“方少侠才来么？我家娘娘已久等了。”
方宝玉此刻是在个不大的水池里，水池是以晶莹的玉石砌成的，雕塑得精致，华丽而奇诡。
水池通向外面的湖泊，池面与湖面齐平，于是这水池便成了由外面湖泊通向神秘水官的门户。
单只这构思之奇，设想之妙，已足令人倾倒，何况这水宫本身之奇丽，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水池本在这岩洞的中央，光怪陆离的钟乳，人间罕睹的珠贝，交织成一片眩目的采光，映得这岩洞说不出的奇丽、辉煌。
采光下，水池旁，含笑卓立着一个长发如云的少女，她那健美的胴体上，唯一穿着的衣裳，便是那七彩之毫光。
但她的神情却毫不羞涩，她的笑容仍是落落大方。
她笔直的站着，将那动人的胴体完全暴露在宝玉面前，只因她丝毫不觉可耻，反觉得十分骄傲。
那的确是值得骄徽的身材，只是宝玉却有些消受不起，他身子跃上水池，眼睛却不敢向上瞧一眼。只听那少女笑道：“我身子很难看么？”宝玉怔了怔，笑道：“哪里……”那少女道：“我身子既不难看，方少侠为何不敢看我？”宝玉又怔了怔，道：
“这……”
那少女笑道：“方少侠可是因为我没穿衣裳？”她不等宝玉答话，便又笑着接口道：“但方少侠可知人为什么要穿衣裳？”宝玉又怔了怔，道：“这……

因为……人本是要穿衣裳的。”那少女道：“但原因是什么？”宝玉道：“因为……因为御寒。”那少女笑道：“但这里并不冷呀！”宝玉道：“那么……便是因为羞耻之心。”那少女道：“为何要有羞耻之心？父母生下的清白身子，为何不能给别人看……这只因人们本身有了罪恶之心，才会觉得羞耻，是么？”宝玉道：“咳……咳咳！”那少女笑道：“所以衣裳本是罪恶的产物，是么？”宝玉道：“咳咳，还是相烦姑娘带在下去见宫主。”

那少女笑道：

“我先问你，我说的话对不对？”

宝玉只有苦笑道：

“听来似乎不错。”

那少女道：

“既然不错，就请方少侠也将衣服脱了吧！”

宝玉什么也不怕的，但这句话却当真令他骇了一跳，情不自禁后退两步，“噗通”又掉下水里。

他眼睛抬处，只见水池旁不知何时，已多出十多双腿，每双腿都是晶莹丰润，每双腿都是健康、结实而修长。

只听那少女格格笑道：

“方少侠身上莫非有些见不得人的地方？否则为何如此害怕？”

少女们一齐银铃般娇笑起来。

宝玉还未入水宫之前，早已经过深思熟虑，无论遇着的是多么大的凶险，他都有应付的法子。

但此刻，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遇着的非但不是凶险的暗算，而竟是这许多美丽的，赤裸的少女。

他所有的应付之策，此刻竟一个也用不上。

只听“噗通噗通”一连串声响，少女们已一个个跳了下来，娇笑着，打着水花，拥向方宝玉。

宝玉忍不住喝道：

“你们再过来，我就原路退回了。”

这句话他脱口说出，也明知是没有用的，无论是谁，在着急时都会说出这样的话，却从来没有人被吓退过。

方宝玉急不择言，说要原路退回去，这从来没有用的话，此刻却有用的，少女们虽未被吓退，却当真再也没人敢过来。

宝玉眼珠子一转，展颜笑道：

“我知道不但我急着见你家宫主，你家宫主也同样在等着见我的，我若真的原路退回，你们就惨了，是么？”

他一面说话，一面游过去。

少女们竟果然纷纷让开了路，眼睁睁瞧着他又跃上水池，抖了抖身上的水，就要往前走。他走了两步，那长发少女又笑喝道：“站住，我还有话问你。”

第五七章　杀手三剑

宝玉虽未回头，却停下了脚步，道：“ 问吧？ ” 那长发少女道：“ 你可知咱们宫主在哪里？ ” 宝玉道：“ 既然已到了水宫，还怕寻不着宫主？ ” 那少女冷笑道：“ 这水宫中道路穷极变化，消息机关，更是巧夺天工，到了水宫，却见不着娘娘的人，也不知有多少，被困在消息机关中，永生也走不出来的，也有许多……要见我家娘娘，哪有你想的那般容易。 ” 宝玉微微笑道：“ 那些人是那些人，我是我。 ” 那少女道：“ 你虽和那些人有点不同，但也未必…… ” 宝玉道：“ 虽然未必，我也得试试。 ” 那少女突然娇笑道：“ 只要你脱下衣服，我这就带你去见娘娘，否则……哼！你非但不知要吃多少苦，还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 宝玉笑道：“ 无妨。 ” 竟头也不回，往前走了。

那少女咬着嘴唇，跺脚道：

“ 你……你莫要后悔。 ”

宝玉道：

“ 这衣服我本来脱了也无妨，但瞧你如此着急，竟不惜千方百计要我脱衣裳，这其中显见大有文章，所以…… ”

他一笑接道：

“ 所以宁可后悔，我也是不脱的。 ”

那少女呆呆的瞧着他，再也笑不出了。

走了一段路，宝玉才知道这洞岩非但奇丽辉煌，宛如天宫，其幽深博大，也非人们所能想象。

千百个钟乳，布满了岩洞，没有一个形状相同，也没有一个光泽相同，当真是鬼斧神工，人间罕睹。

再加上钟乳间还缀满了珍珠，无数个大大小小，晶莹圆润的珍珠，有的缀成字句，有的缀成图画。

珍珠缀成的是什么字句？什么图画？

宝玉却不知道，只因他委实不敢去细瞧，他生怕这些字句与图画，会动摇他的决心，扰乱他的心神。

他脚步踏在七彩绚丽的光影上，身子也浸浴在七彩绚丽的光影中，他只觉自己哪里还像是置身在人间的岩洞，简直已像是置身在水底的神宫。

他走了一圈，又发现这迷宫中竟无门户。

回头望去，那少女们竟也全都不见了，偌大的岩洞中，只剩下千百个闪光的钟乳，像是正眨着眼对他嘲笑。

他忍不住放声大喝道：

“ 白水宫主在哪里？方宝玉求见！ ”

回声自钟乳间传过来，如海涛，如密雷，震得他耳朵嗡嗡作响，但除了他自己的回声外，却再无别的人语。

这岩洞中想来自然有秘诀的门户，但机关在哪里？这眩目的光，用得人跟都花了，谁还能找得到机关的枢纽？

宝玉虽已该着急，却未着急。

他沉住了气，放缓脚步，又走了一圈。

这一次，他眼睛睁大了，瞧得也仔细了。

他突然发觉，这千百个钟乳中，有一个钟乳，非但形状最奇特，光泽也特别耀眼，特别眩目。

他毫不迟疑，大步走过去，只见别的钟乳上难免是鲜苔尘垢，这个钟乳却光泽如镜，似是被人摩挲。

宝玉伸手扳了扳，这钟乳果然是活动的——钟乳一动，岩壁间便裂开了一条缝，里面也立刻传出笑声人语：

“方宝玉，你果然不错，能找着这门户，但你敢过来么？你可知道，走入这道门，就没有人能活着出去的。”

笑语声本在洞口，但越来越远，到后来竟似已在千百丈外，显见这里面实是深不见底。

宝玉微微一笑，大步走了进去。

他身子刚走进去，门立刻关了，七彩的光、辉煌的景象立刻全部不见，面前只见一片黑暗，无边的黑暗。

宝玉的感觉直如自天堂坠落到地狱里。

但此刻，他已只有前进，不能后退。

他摸索着两边的岩壁向前走，突然发现那冰冷的小岩，竟热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热，到后来已烫如烙铁。

宝玉的手终不是铁铸的，哪里还敢往上摸。

他试探着往前走，走了两步，“嗤”的一声，他身子沾着小岩一点，那片水湿的衣裳就立刻被烧焦了。

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再往前走一步。

岩洞里已热了起来，他本来还可以用笑相抗——他相信自己的定力，纵然在酷暑中穿着重裘，也不会出汗的。

但到了后来，这岩洞中越来越热，竟烤得出汗了，到后来连汗也被烤干，他只觉全身都似要被烤得裂开。这岩洞，竟似已完全变成个火炉！这已非任何人所能忍受！宝玉头已开始发昏，眼已开始发花。突听一人娇笑道：“这么热？你还不脱衣服么？”黑暗中，笑声也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宝玉咬紧牙根，不说话。那语声又道：“此地这么黑，你纵然脱了衣服，也没有人会瞧见的，你还害什么羞？……你为什么还不脱？”宝玉道：“你为什么定要我脱？”那语声默然半晌，笑道：“就因为你不脱，所以就定要你脱。”宝玉缓缓道：“你知我为什么不脱？”那语声道：“我正想听听你为何如此顽固？”宝玉道：“一个男人，若是赤身露体地处于许多个赤身露休的女子中，他纵有再强的意志，也会崩溃，他的自尊与自信，也会完全消失，他简直任何事都不能做了，你们自然也深知此点的，是么？”他语声虽已嘶哑，但仍十分坚定。黑暗中没有人答话。宝玉道：“所以，这正是你们攻心的战略，只怕已不知多少男人，落在你们这圈套中，但是我方宝玉……”他话未说完，黑暗中已银铃般娇笑起来，娇笑着道：“好，方宝玉，算你聪明……”

银铃般的笑声又逐渐远去，终不再闻。

宝玉却突然脱下件衣衫，密密地缠在手上，然后，他就以这只手摸索着山岩，向笑声消失处走过去。

虽然隔着层厚厚的衣裳，他的手仍被烫得发疼。

他咬着牙，一步步的前走，他以绝顶坚强的意志力，克服了痛若，贯注了精神，在黑暗中步步前进。

这自然是段艰苦的路途，除了宝玉外，只怕没有人能走上十步，宝玉却已走了百步，千步了。

他的人已被烤得近于虚脱。

就在这时，那笑声已又响起，笑道：
“好，你能走过这么一段路，真不愧为方宝玉，但——方宝玉，可知道你现在已走到哪里？”
宝玉嘶声道：
“已走到你面前。”
那语声大笑道：
“我让你瞧瞧也罢……”
笑声中，一点火光飞来，落在地上，瞬即熄灭。
就在这火光一闪中，宝玉已瞧出这里赫然正是他方才走进来的方向，方才门还没有关的时候，他已瞧过一眼。
他以最大的忍耐力，吃尽了千辛万苦所走的一段路，竟是白走的——他整个人都似乎要倒下去。
那语声笑道：
“我早就告诉过你，此间秘道，穷极变化，如今你总会相信了吧。如今你还不脱下衣服？”
宝玉道：
“不！”
那语声柔声道：
“只要你脱下衣服，立刻就可以见着我家娘娘，立刻就可以泡在水里，又清又凉的水，你要泡多久就泡多久，要喝多少就喝多少，你为何还要逞强，你这样撑下去，死了又有谁夸你半句？”宝玉道：“你放心，我不会死的。”
那语声默然半晌，冷笑道：
“好，我看你还能挨多久？”
无论是谁，千辛万苦你又经此一击，都要倒下去，再也无力挣扎，但宝玉却只是闭起眼睛，沉住了气，静静思索。
人们在黑暗中，若要以手代目，摸索道路，十人中有九人必定是用左手，因为他还留下右手来防御黑暗中不可知的袭击。
宝玉方才也正是如此。
他方才摸索着左面的山岩而行，竟走回这里。
现在，他将缠在左手上的那已烧焦了的衣服解了下来，撕成布条，又紧紧地缠到右手上。
他再摸索着右面的墙壁向前走。
这段路自然更困难，更艰苦，他全身的气力，都似已彼这酷热蒸了出来，随着汗水消失。
他两条腿似乎突然变得千斤般沉重，他眼前已渐渐开始现出金星，他神智已渐渐开始迷乱……
水，清凉的水。
他真想不顾一切，放声大呼，答应她们任何条件，只要她们能给他水，又清又凉的水……
但他却只是咬紧了牙关，一步步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突然，他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晕晕迷述中，宝玉似乎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后院里浓荫如盖，他正在浓荫下舒服的读着书。
天很热，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敞开衣襟，就希望下雨，果然下雨了，

雨点自树枝头滴到他脸上。
　　好清冷的雨珠，好舒服，突然有人在前院叫他：“宝玉……方宝玉……”是谁？是大头叔叔？
　　宝玉睁开眼——梦境立刻消失，现实仍是那么残酷，但他脸上却真的有水珠，真的是雨露？
　　只听头顶上有人唤道：
　　“方宝玉，你醒来了？”
　　宝玉抬起眼，这才瞧见这黑暗而酷热的山岩顶，两面削立的岩石，不知何时，已现出了个洞。
　　那长发的少女正在洞口探头下望，媚笑着道：
　　“方宝玉，你现在总该知道你不是铁打的身子，你也有倒下去的时候，现在，你可愿服了么？”
　　宝玉呻吟道：
　　“水，水……”
　　那少女举起了只金杯，柔声道：
　　“这杯子里满满的盛着杯玫瑰的花露，方才我已滴了三滴在你脸上，就只三滴，已使你自晕迷中苏醒，它的清香甜美，你虽在晕迷中，也该感觉得出，只要你服了，你就可将这满满的一杯全喝下。”
　　宝玉喃喃道：
　　“花露？……玫瑰？……”
　　他似又陷入了晕迷状况中，已不能用言语表达思想。
　　那少女笑道：
　　“清冷的水珠，我再让你尝尝……”她将金杯微抖，一滴水珠落下，落在宝玉脸上。
　　宝玉突然嘶声大呼道：
　　“不，不答应，不服！”
　　那少女摇了摇头，轻叹道：
　　“真是牛一样的脾气，好，你既然还要受罪，也怨不得我。”竟将那一杯花露，全都倒在岩石上。
　　只听“嗤”的一声，岩石上冒出轻烟，整杯水都已被烧干。
　　那少女的脸也在轻烟中消失，四下又恢复黑暗。
　　宝玉却突然跳了起来——与其说是这几滴水使他恢复了活力，倒不如说他方才的晕迷根本就是假装出来的。
　　他一步便掠到那削立的岩石边，竟已将这里的形势全都默记在心，他竟手脚并用，爬了上去。
　　虽然隔着层衣服鞋袜，但他的手脚仍被烧得像是已焦了似的，只要他一个忍耐不住，他整个人都跌下来，前功尽弃！
　　十多丈高的岩石，在宝玉此刻看来，简直高不可攀，他咬紧牙关，他拚尽力气，他终于爬了上去。
　　于是，他的手抬起，他的心也悬起。
　　他的生命已悬在这刹那之间。
　　上面的山石若能活动，他受的这一切罪，便总算有了补偿，否则……否则怎样，他实在不敢再想下去。
　　谢天谢地，上面的山石是活动的。

方宝玉狂喜着推开了它，滚了上去。
清冷的山石，洞外的山石，清凉如水。
方宝玉伏在地上，喘息着，四下没有一点声音，所有的艰难与危机，仿佛都已成为过去……
他手掌贴着清凉的石地，面颊也贴着清凉的石地，只等喘息稍为平静，他才缓缓抬起眼睛。
突然，他瞧见一双脚——一双男人的脚。
这双脚竟赫然就在他眼前。
这双脚穿着华丽的鞋子，柔丝的罗袜，正显示着这双脚的主人身份的尊贵。但这双脚只要轻轻抬一抬，只要轻轻踢一脚——
方宝玉就得又滚下去。
在这一刹那间，他的胸膛似已窒息，血液似已凝结，这双脚只要踢过来，他委实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但这双脚却只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宝玉伏在地上，更是不敢动一动，他甚至不敢抬头来瞧这人一眼，瞧瞧他究竟是谁？究竟是何容貌？
他只知道这人是穿衣服的。
这是他入宫之后，所瞧见的第一个穿着衣服的人，也是他所瞧见的第一个男人，此人的身份岂非更令人奇怪。
只听一个沉重的语声缓缓道：
“你居然能到达这里，也算不易，但你却要知道，这里距离水宫中枢虽已近，但剩下的这一段路，却更艰辛，你千万不可大意。”
宝玉更是奇怪，只因他已听出这沉重的语声中，非但全无恶意，反而充满关切，正像是长辈对子弟的叮咛。
这又是为了什么？这究竟是什么人？“他想问，但没有问，他并非不敢问，只要他知道自己纵然问了，这人也万万不会说出来的。只听这人接着又道：
“你年纪轻轻，有些毅力，也算难能可贵，只要你抱定决心，你吃的苦就不会是白吃的。”
这非但是叮咛，简直已是鼓励。
宝玉越来越惊疑，但口中只是说道：
“多谢。”
那语声默然半晌，忽又道：
“现在，你还能站得起来么？”
宝玉道：
“能。”
那人道：
“既能站起，为何还不站起来往前走？”
宝玉道：
“是。”
他此刻已确定此人并无伤他之意。当下翻身而起，却见此人不知何时已翻过身子，缓步向前走去。
他脚步缓慢而凝重，双手似乎抱在前胸。
宝玉忍不住道：

“阁下为何不让小可拜见尊颜？”

那人道：

“你不必瞧我的脸，你只要瞧着我的剑。”

“剑”字出口，肩头突然微微一动。

这一动之轻微，几乎是目力难以觉察，任何人都不会在意，但方宝玉心头却突然吃了一惊：

“扭转乾坤杀手剑！”

肩头一动，剑光立即飞出，如惊虹、如匹练，正是昔日那“无情公子”蒋笑民所施出的海南剑派的杀手！

扭转乾坤杀手剑！

这一剑出手比蒋笑民更快，部位比蒋笑民更刁，落点比蒋笑民更准，宝玉若非昔日便已领教过这一剑的精妙，若非早已有了警觉，此刻纵不致死在这一剑之下，也休想再站着往前走了。

剑光方自那人胁下飞出，宝玉身形已退开两尺，他委实已尽全力，他也算准这一剑最多能触及他衣衫，却万万伤不着他皮肉，哪知剑光在他胸前半尺外便已停住了，这一剑出手虽比蒋笑民更快，更刁，更准，但剑下却留了三分情意——剑下是否留清，宝玉自然是瞧得出的。他长长喘了口气，道：

“多谢。”

那人剑光缓缓垂下，缓缓道：

“你是否早已见过这一着了？”

宝玉道：

“是。”

那人冷冷道：

“你若非早已见着这一招，此刻便难免伤在剑下，我要以此等杀手取你性命，你为何还要谢我？”

宝玉道：

“剑下是否留情，方宝玉岂能不知？”

那人道：

“纵然留请，但也足以取你之命。”

宝玉笑道：

“但在下此刻却还是活着的，”

那人默然半晌，纵声笑道：“不错，你现在还是活着的，你见过这一着已有两次，居然还能活着，世上能伤你的剑法，只怕已不多了。”

宝玉道：

“不多？……是否也不少？”

那人笑声突顿，冷冷道：

“嗯，也不少，至少还有三种。”

宝玉道：“为何不令在下领教领教？”

那人道：

“你着急什么！”

突然将长剑向后一抛，宝玉不由得伸手接过，剑光一闪后，再瞧前面那人，却已瞧不见了。

前面还是曲折诡秘的岩洞，这“白水宫”显然整个都是在山腹之中，只有珠光，却瞧不见阳光。

宝玉再也梦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在山腹之中建立起如此复杂，如此诡秘，又如此博大的宫殿。

他木立半晌，喃喃笑道：

“此人在‘白水宫’中究竟是何身份？他言语中既然对我那般关切，却又为何要对我骤下杀手？他既已对我骤下杀手，却为何又在剑下留情？他既已剑下留情，却又为何还要在前路以另三种杀手剑法等着我？他既要再以杀手剑法伤我，却又为何还要赠剑于我？”

这柄剑，窄长、锋利轻巧，剑锋、剑脊与剑锷的配合，几乎已铸造得臻于完美无疵。

方宝玉一握住这柄剑，心里就立刻生出极舒服的感觉，几乎将肉体的饥饿、焦渴、疲惫全都忘记。

这感觉正如书法家触及精美的纸笺笔砚，又如酒徒手里有了一杯美酒时一样，他空虚而彷徨的心灵，立刻有了寄托，他确信自己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与一切都交托给这柄剑，只有剑，是最可靠的。

他静静的站在那里，使自己的心灵与剑合而为一，他心里的渣滓已沉淀，他的痛若与疑虑已自剑尖滤出。

然后，他才敢往前走。

岩洞中奇诡的景象，已全不在他眼里。

只因他的眼中只有剑，心中也只有剑。

突然，四下又变得坟墓般黑暗。

但他的脚步却未停，他的手也不必再去摸索，只因他的心灵已透过剑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触觉。

他已可以剑代目。

沉静，死一般的沉静。

突然间，黑暗中逼来一股杀气！

方宝玉全身毛骨俱都为之悚然。

四下仍是坟墓般的黑暗，死一般的沉寂，看来全无丝毫变化，但这股杀气却浪涛般一层层卷了过来。

方宝玉的的确确已感觉出这股杀气的迫力，这杀气已逼得他连呼吸都几乎停止。

他举起了剑，脚步已不由自主放慢，几乎完全停止。

黑暗中，果然有剑光一闪，然后，也停在那里。

方宝玉完全瞧不见持剑的人，只瞧得见这柄剑，这柄剑像是魔法般悬空停在那里，挡住了他的去路。

这柄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剑上的杀气！这剑上带着的，不问可知，自是惊天动地的一招！

这一招，自然就是可以伤得方宝玉的另三种杀手之一！

方宝玉掌中的剑，也停顿在那里，黑暗中什么都瞧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只有这两柄剑。

两柄剑上的杀气！

方宝玉从未面对过他此凝重的杀气！但奇怪的是，持剑的那人，身子却似乎并不在这杀气的笼罩里。

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持剑的人和这剑上的杀气，竟截然分为两休，这种现象几乎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现象才会发生，那就是——这一剑杀气虽重，但持剑的人却会无伤他之意。

所以，剑上杀气虽刚霸，但人却是脆弱的，这脆弱的“人气”，已无形间冲淡了刚霸的“剑气”！

这又是为了什么？

方宝玉凝注着这柄剑，突然想起了铁金刀的那一刀。

这剑上的杀气，唯有铁金刀的那一刀差堪比拟，但这一剑上却没有铁金刀那一刀上的凌厉“杀机”！

这一剑上的杀气，几乎已可说是带着“善意”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静寂，死一般静寂，但在这静寂中，宝玉却又似乎听到了一种无声的韵津，一种音乐中至高无上的节奏。

突然，剑光中划出了个圆狐。

这转动，这圆弧，正也是出奇的优美，正也是踩着天地间至高节奏，在无声的韵律中，舞出了舞中之精粹。

宝玉耸然——这也正如白衣人那一刀！

剑光闪动，化为光幕，闪电般击向宝玉。

剑风，有如野兽的呼啸！

黑暗中，只见剑光一闪，宝玉的剑和这柄剑已互相换了个位置——但是，他们两人却没有倒下去。

黑暗中，已有了轻微的喘息。

这一刹那虽短，但却跨过了生与死的界限，这正是天地间无可比拟的最大刺激，经过这种刺激后，谁能不喘息？

两人都站着未动。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听一个苍老的语声道：

“这一招你已见过？”这语声中充满惊异，但却并非宝玉能躲过此招而惊异，而且为他见过此招而惊异。宝玉道：

“是！”

那语声道：“是谁曾向你施出这一招？”宝玉道：“铁金刀。”那语声失惊道：“铁金刀？他……”宝玉截口道：“那一刀虽是铁金刀击出，却又等于不是。”那语声道：“此话怎讲？”宝玉道：“只因铁金刀不过是受他人所命。”那语声道：“白衣人？”宝玉道：“正是！”那语声默然半晌，缓缓道：“那一招可是与我这一招完全相同？”宝玉道：“十九相同，却又有一最大不同之处。”那语声道：“此话又怎讲？”宝玉道：“那一招杀气最盛处，便也是破绽所在之处，他的体温，自破绽处透出，所以我就冒险攻向此点，果然成功。”那语声又默然半晌，竟长叹道：

“好。”

宝玉道：

“但阁下出手前并未十分蓄力，心情也不紧张，是以阁下的体温完全正常，由此可见，阁下剑上虽有杀气，心中却并未伏杀机……阁下剑上的杀气，只不过是自这一招本身发出来的。”

那语声道：

“哦！”

宝玉道：

“ 只因阁下并无杀机，所以施出这一招时，心与剑便未能合二为一，于是阁下剑上的杀气，便也自然不及铁金刀那一刀上的刚猛。 ”

那语声道：

“ 所以如何？ ”

宝玉道：

“ 那一刀击出时，必见血光，所以我被逼取了他的性命，只因那其间根本别无选择之余地，而阁下这一剑，却使我根本无法施出杀手！ ”

那语声叹道：

“ 不错，剑上若无伤人之意，便也绝不会引动别人剑上的杀机，这正是剑道中至高无上的道理。 ”

宝玉道：

“ 但……阁下既无伤人之意，却又为何要以此等杀手来对付在下？这岂非互相矛盾？在下委实不解。 ”

那语声道：

“ 不解便也罢了。 ”

宝玉道：

“ 还有，这一招本是‘ 白衣人 ’不传之秘，普天之下，本无别人知道这一招的奥秘，阁下却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在下更是不解。 ”

那语声缓缓道：

“ 不久你就会知道了。 ”

宝玉道：

“ 不久？ ”

那语声道：

“ 正是已不久…… ”

他虽只说了五个字，但说到最后一个字，人已远在数丈外。

现在，普天之下，只剩下两招可伤方宝玉了。

但方宝玉心中却更是疑云重重。

在方才那片刻间，他已经过了两着杀手，但向他施出这两着杀手的人，却又都对他全无恶意。

这是第一点奇怪之处。

第二点，这两着杀手虽然都是他曾经历过的，但却实在想不出以前向他施出这两招的人，和现在这两人有何关系？

那“ 无情公子 ”蒋笑民也许还会和“ 白水宫 ”有些关系，他那一着海南神剑，白水宫中的人也许是会的。

但“ 白水宫 ”的人又怎会施出“ 东海白衣人 ”的绝招？白水宫与白衣人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又怎会有什么关系？

宝玉实在越想越乱，越想越想不通。

现在，剩下的杀手，虽已只有两着，但前面的这两着已是如此惊人，后面的两着又将会是如何凌厉？如何奇诡？宝玉实在不能不担心。

尤其，他此刻精力委实已不支，他是否还能抵挡那两着令人莫测的杀手，宝玉更不能不想。

想着想着，四下不知何时又恢复了光明，柔和的珠光自岩石间散开来，将他的影子淡淡映在地上。

他瞧着自己的影子，突然，他瞧见地上竟有脚印。

一长串脚印，每个脚印，都深深印在地上，自这岩洞秘道的深处，一直到这里，到了这里便消失。这莫非是那人留下来的脚印？

他莫非就是从白水宫的中枢之地走出来？

他故意留下这脚印，莫非就是在向宝玉指点道路？

方宝玉想了想，终于循着这脚印向前走了过去。

岩洞中的道路，果然是曲折变化，匪夷所思，若没有这脚印的指点，宝玉真不知该走那条路。

他走得很慢，一面走一面试图恢复体力——他眼睛本不想再去识别的，但他却偏偏瞧着了一行奇怪的字。

这行字是刻在岩石上的，字迹已有苔痕，显见已刻了许久，这八个挺秀的字，赫然竟是：

“软红山庄，星星小楼。”

宝玉当真吃了一惊，这“软红山庄，星星小楼”，岂非正就是蒋笑民的遗书上所写的地方？

蒋笑民的遗书，岂非正是要交给这“星星小楼”的主人。”

蒋笑民果然是和“白水宫”有关系的。

难怪他在遗书上并未说明这“星星小楼”在何处，只因他不必说明，只因他明知方宝玉是必定会到“白水宫”来的。

宝玉摸了摸，那封遗书还在他最最贴身处——蒋笑民以死换得他的承诺，他怎能将这承诺忘怀？

但此刻，方宝玉若要实践这诺言，却也几乎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直向“星星小搂”的道路在左。

第五八章　绝世一招

那脚印所指的道路却在右。

方宝玉此刻若走向“星星小楼”，再要走回来，只怕已难如登天，何况，蒋笑民是死在他的手下，这遗书中是否有所奸谋？那“星星小楼”中是否有着凶险，他体力本已不支，走到“星星小楼”后，纵能回来，剩下的精力必定更少，是否还能抵挡那两着杀手？

他迟疑着，不知自己该走向左，还是走向右？

他若向左，能回来的机会固不少，但他若向右，则活着的机会更少，那封遗书，只怕就永远不能交到“星星小楼”主人之手了。

他终于长叹一声，喃喃道：

“方宝玉呀方宝玉，蒋笑民既能以死换得你的承诺，你为何就不能拚死来遵守你的承诺？”

他咬一咬牙，终于走向星星小楼。

星星小楼，究竟是怎么样个地方？

星星小楼既然在“白水宫”中，是否也就属于“白水宫”？星星小楼的主人，是否就是白水宫主？宝玉已懒得去想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反正是猜不透的。

他只是已发觉，这整个岩洞里的道路，都是光彩绚丽，有如仙宫，但此刻通向“星星小楼”的这条路，却是平凡而暗淡的，宝玉自别的路走向这条路，竟像是自天上的仙境突又回到人间。

这“星星小楼”虽然也在‘白水宫’的这神秘岩洞中，但却仿佛自成一个天地，并不属于白水宫。

越走到前面，他越证实这想法的不错。因为他已显见了这“星星小楼“乃是平凡的小屋子，那也和“白水宫”的奇诡和绚丽完全不同。小楼建在高处，有粗糙的石阶直通门口。门是开着的，门里有昏黄的灯光透出。宝玉一步步走了上去，每走一步，心里就多了个疑问。这“星星小楼”若非“白水宫”的一部分，那么它的主人又是谁？白水宫主又怎么会容得他在此居住？他终于忍不住大声唤道：“星星小楼主人可在么？”小楼中并无回应，却似有一阵阵浪涛声传下来、宝玉再往上走了几步，再次唤道：“在下受命传书而来，要亲手交与星星小楼的主人，”小楼中突然有了人声。一人幽幽道：“星星小楼主人已死了。”这无疑是女子的声音。这声音清秀娇美，但却带着种说不出的冷漠。冷漠的语声说出的是如此的惊人音讯，宝玉也不禁一怔，失声道：“死了？”那语声没有答话，宝玉本也未曾盼望她的答话，他深深的吸了口气，等到心里的震惊与失望平息。他这趟竟是白来的，他方才那般艰难，那般痛苦所做的决定，此刻竟突然变成毫无意义。他缓缓转过身，走下石阶，只因那遗书是要“亲手”交给小楼主人，主人既已死了，他只有走。但他走了两步，却又忍不住回首道：“那么……姑娘，你……你是谁？”那语声缓缓道：

“我就是星星小楼的主人。”

宝玉几乎跳了起来，怒道：

“你在开玩笑？”

那语声冷冷道：

“玩笑，死人是不会开玩笑的。”

宝玉又惊又气，道：

“你……你究竟是谁？”

那语声淡淡道：

“我早已死了，我已只不过是个幽灵……”

宝玉忍不住冲了上去。

那是间小小的屋子，青石的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屋子里却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寒意。

这屋子里竟似真的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就连方宝玉，也不禁打了个寒噤，顿住了脚。

只见迎面一个小小的窗子，一阵阵带着潮湿的咸味的风，自窗外吹进来，海涛声，也是自宫外传出来的。

自窗口望出去，可以见到湛蓝色的苍穹，一朵白云，悠悠的自窗外飘过，一个少女痴痴的向白云凝注。

她背对着门，穿着一袭黑色的纱衣。她漆黑的长发在风中飘拂，黑色的纱衣也在风中飘拂。

但她的人却石像般动也不动，像是亘古来就是这样站在那里，一种神秘的死亡气息，正是从她身上散播出来。

宝玉瞧着她，也站在那里不能动了——不错，世上若真有活着的幽灵，那就此刻站在他眼前的黑纱女。

她全身几乎被那神秘的黑色所笼罩，只有在飘拂的鬓发旁，微微露出颊边的一片肌肤，却是白如美玉。

宝玉虽然瞧不见她的容貌，却已可强烈的感觉到她那种神秘的凄艳，摄人心魄的强大魅力。

那女子仍没有回头，只是淡淡道：“星星小楼已只不过是幽灵的居处，你……你为何还要上来？”宝玉道：“在下之来意，本为传送一封书信。”黑纱女道：“书信？给谁的？”宝玉道：“给你……星星小楼的主人。”黑纱女道：“世上哪有人要将书信传于幽灵？”宝玉道：“但……但那人并不知道……”黑纱女道：“他是谁？”

宝玉道：“蒋笑民。”黑纱女突然沉默下来，只可惜宝玉瞧不见她面容的变化，也不知她面容是否还会有什么变化。过了半晌，宝玉忍不住又道：“蒋笑民，你认得么？”黑纱女终于缓缓道：“认得的，只是……他也已死了。”宝玉耸然道：“他死了，你竟已知道？”黑纱女道：“我为何不知道？”宝玉道：“你……你怎会知道？”黑纱女道：“他若未死，岂非早已来了。”宝玉道：“但……但他为何必定要来？”

黑纱女悠悠道：

“他与我有约，他一定要来。”

宝玉道：

“但……但他或许因为别的事而没有来，你怎能断定他已死？”

黑纱女道：

“除了死之外，无论遇着什么事，他都会来的，因为……因为和他有约的人，是我，不是别人。”

说到这里，她竟突然转过身来，那张神秘的，苍白的，美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容，已面对着宝玉。

她的眼睛，那足以令世上所有男人心脉都停止跳动的眼波，也正瞧着宝

玉，似乎要瞧进宝玉的心。

她一字字缓缓道：

“你若与我有约，除了‘死’之外，还有什么阻挡你来？……还有什么？”

宝玉瞧过她那深沉如海水的眼波，在这双眼波凝注下，世上任何少女的眼波，委实都变得不值一顾。

这双眼波中含蕴的不但是无可比拟的美，而且还含蕴着无可比拟的智慧，宛如沉思的哲人。

这双眼波似乎早已洞悉一切，世人的生、老、病、死、忧愁、得意、悲哀、欢乐，在这双眼波下都变得庸俗而可笑。

这正是任何少女所难企及之处，就算是小公主……小公主和她一比，只不过是个幼稚而天真的孩子。

宝玉只有长叹，垂首道：

“不错，蒋笑民是死了。”

黑纱女淡淡道：

“他死了，所以我也死了。”

这声音是那么平淡，但其中含蕴着叙不尽的悲哀。

宝玉霍然抬头，直到现在，他才真正瞧出她的悲哀，他突然发现她的智慧，就是从悲哀中淬炼升华出来的。蒋笑民本已“无情”，这少女之“无情”，看来更甚于蒋笑民，又有谁知道他们“无情”中的深情，竟浓得如此化不开。黑纱女的眼波仍瞧着宝玉，宝玉心里的感觉说不出是多奇怪，这少女原是陌生，宝玉却觉得她似很熟悉。这少女原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宝玉却觉得她就坐在自己身畔，他几乎可以将她拥在怀里，安慰她的悲哀。但他却只是摸索着自怀中取出了那封信，那封信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几乎已变成了一团。宝玉道：“无论如何，这封信总是交给你的。”黑纱女道：

“我的，你的，现在又有何分别？”宝玉道：

“你……你难道不想瞧瞧？”黑纱女道：“瞧瞧也可以，不瞧也可以，又有什么分别？”宝玉道：

“但……但我既已将信送来，你……”黑纱女道：

“那么，你就念给我听听吧！”宝玉急道：

“这怎么行？”黑纱女道：

“为什么不行？”宝玉道：

“这……这是你们的秘密。”黑纱女道：

“秘密，死人还有什么秘密？”

宝玉怔了半晌，只得叹息着将清拆开，他但愿水滴莫要渗乱了信上的字迹，他要将这封信完完整整的保存着。

因为这封信正象征着生死不渝的真情。但他却再也想不到，这封信竟是张白纸。蒋笑民那么郑重交给他这封信，信上竟没有一个字。宝玉站在那里，完全怔住了。黑纱女神情却仍是冷漠的——她的人虽未死，她的心却真的是已死了，她只是淡淡的说道：“很好，这封信我总算已瞧过了。”宝玉道：“但……信上……”黑纱女道：“信上的意思，我已完全明了。”宝玉瞪大眼睛，道：“你明了？这信上根本没有字呀！”黑纱女道：“这封信我不必看，也知道他的意思。”宝玉忍不住问道：“什么意思？”黑纱女道：“他将这封信交托给你，只不过是要我见你一面。”她淡淡的说着，宝玉却越想越吃惊，此刻几乎连手里的信都拿不稳了，忍不住失声道：“见我一面？他

为什么要你见我一面？”黑纱女道：“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宝玉道：“什么原因？”黑纱女道：“这原因你以后自然会晓得。”宝玉大声道：“为什么你现在不告诉我，为什么你也和方才那两人一样，总好像有一件秘密在瞒着我，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黑纱女却再也不理他，再也不瞧他一眼，悄然移动脚步，幽灵般走了出去，只留下宝玉愕在那里。

这时宝玉的心，真是纷乱如麻。

蒋笑民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他竟要我在这少女心中代替他的位置？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莫说这少女对他的真情生死不渝，已无任何人能够代替，就是我……我对她也只是有种奇异的感觉，而绝无爱慕之意……

黑纱女已又悄然走了进来。

她手里竟端着个很大的托盘，盘子上清冷的水，还有食物，她将盘子放在宝玉面前，道：

“吃吧！”

她语声中竟有种令宝玉不得不听从的力量，何况，这些东西也正是宝玉所迫切需要的。

在他吃的时候，他暂时忘了一切。

黑纱女又捧出盆清水，一条干净的布巾。

她并没有征求宝玉的同意，竟脱下了他身上的衣衫，这本是宝玉死也不肯脱下，但此刻不知为了什么？

他竟完全没有抵抗。

黑纱女以布巾蘸着清水，轻拭着他身上的火炙伤痕，她的面容仍是那么冷漠，但动作却是那么温柔。

清水中想必是溶着药的，宝玉只觉她擦拭到哪里，哪里就有一股清凉的感觉，直透入心里。

但这水却仍擦不开他心中的疑云。

他心里更是不解，这冷漠得有如幽灵般的少女，为什么如此亲切，如此温柔的服侍他？

他终于忍不住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为了我传来这封信？”黑纱女道：“那封信对我又有何意？”宝玉垂首道：“不错，那只是张白纸……”黑纱女道：“我这样做，只因为我见着你。”宝玉霍然抬头，道：“只因为见着我？但为什么？……为什么？”黑纱女道：“只因为我十分想见你。”宝玉道：“你为什么想要见着我？你……你甚至根本不认得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谁。”黑纱女道：“你是方宝玉。”宝玉身子一震，失声道：“你认得我，你……你……你怎么认得我？”黑纱女道：“这自然也有原因。”宝玉大声道：“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黑纱女放下布巾，立起身子，悠悠道：“现在，是什么原因都没有关系了，现在，已没有原因了，现在，你和我已不再有任何关系。”她转过身子，冷冷道：“死人，是不会和任何人有关系的。”宝玉道：“你……你本来难道又和我有什么关系？”黑纱女道：“无论什么关系，现在都已过去了，现在，我想为你做的事，全部已经做完了，你还是……”宝玉大声道：“我还是不懂，你越说我越不懂。”黑纱女道：“你根本不必懂，

你和我已全无关系，从此以后，你再也休要想起我，我也不会想起你，因为………她将头上的黑纱拉起，蒙住了脸，道：“因为死人是不会记住任何人的。”宝玉霍然站起，冲过去，又缓缓退回，颓然坐下。黑纱女道：“蒋笑民上次入官，就是从我这里逃出去的，从这窗子，这官中只有这窗子能逃出去，他……他在我这里养好了伤，就从这窗口跳下，窗外是海水……温柔的海水……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宝玉叹道：“我早已猜出必定是你救了他，你一生却活在寂寞中，所以，你见着他，就将心交给了他。”黑纱女道：“他本来是值得女子将心交给他的男人。”宝玉道：“不错，他是个好男儿，但……但……”他突然握紧双拳，大声道：“但你还年青，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活下去？你……你为什么不？”黑纱女淡淡道：“只因为我的心已被他带走？”宝玉怔了半晌，垂首长叹道：“你已决定了？”黑纱女道：“我已决定了，至于你……你也从这窗子里走吧，这自水官，并没有什么值得你逗留之处，这里有的只是悲哀、忧伤、寂寞……”

宝玉喃喃道：

“我现在又多懂了一些，蒋笑民要我将书信交给你，除了要你见我外，也是算准我会和他一样被困在这里，所以指点我一条路逃生。是么？”

黑纱女道：

“也许是，也许不是。”

宝玉长叹了口气，沉声道：

“无论是不是，我都不能走，除了我定要见到宫主这原因外，我还发觉这白水宫中竟似隐藏着许多有关我的秘密……我实在想不出这白水宫中怎么隐藏着有关我的秘密，我一定要，查出来。”黑纱女道：

“你已经决定了？”

宝玉咬一咬牙，道：

“我已决定了！”

黑纱女道：

“你不后悔？”

宝玉道：

“我为什么要后悔？”

黑纱女道：

“因为真象常常是残酷的，真实常常会刺伤人，但你既已决定了，你就去吧，这里有一条路，可直接通向白水娘的寝官。”

这条路不在屋外，而在屋里。路的入口，像是个衣柜。

黑纱女就站在前面，道：

“从这里走，你就可见着白水娘了。”

宝玉的眼睛，时时刻刻在注意着她的脸，注意着她脸上是否还有变化，现在，他终于发现，这张始终未动情感的，冷漠的脸，还是有变化的，那就是当她在说“白水娘”这三个字的时候。

每当她说出这名字，她脸上就掠过一阵阴影，怨毒的阴影，她的情感本已都“死”了，只有这怨毒，仍留在心底。这怨毒又是多么深，多么强烈。但她既然住在自水官里，便必定和白水娘关系非浅，既然和白水娘关系非浅，又怎么对自水娘如此怀恨？她和白水娘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关系真是令人费解，‘　宝玉此刻也无暇再去仔细思索。他什么都不愿再想了，只是抱拳道：“多谢关照，多蒙指点，总之，一切都多谢了，在下就此别过。”

黑纱女道：“ 你莫要谢我，我也有件事求你。 ”宝玉不禁一愣，这幽灵般的少女，这仙子般的少女居然也会有事求他，实在是他梦想不到的事。黑纱女已冷冷道：“ 你若不答应，也就算了。 ”宝玉赶紧道：“ 无论什么事，但请吩咐。 ”黑纱女道：“ 我心里有个疑问，只有你才能给我回答。 ”宝玉沉吟道：“ 你不能解释的事，只怕我也不能。 ”黑纱女道：“ 你能的。 ”宝玉道：“ 那……那是有关哪方面的事？ ”黑纱女道：“ 武功。 ”宝玉动容道：“ 武功？你也对武功有意？ ”黑纱女道：

“ 从我有知识的那天起，我就在想，天下的武功中，不知道有没有一招是任何人都不能抵挡的？ ”

宝玉道：

“ 这……这问题只怕任何人都不能回答。 ”

黑纱女道：

“ 这……这问题只怕的确难以答复，何况我终年都生活在这小楼里，世上纵有这样的一招，我也不知。 ”

宝玉道：

“ 世上武功流派极多，其中自然不乏有极厉害的杀手，但这些杀手纵能称雄于一时，却都未能真的横扫天下，何况，纵然它能纵横天下，也不能就此证明那是绝对没有任何人能抵挡的，这道理你可明自？ ”

黑纱女道：

“ 我明白，因为这‘ 绝对没有 ’四个字，已不是任何人所能证实。 ”

宝玉道：

“ 正是如此。 ”

黑纱女道：

“ 所以我日日夜夜的想，我想出了许许多多招式，但这些招式不用去问别人，我自己就已能抵挡了。 ”

宝玉道：

“ 后来呢？ ”

黑纱女道：

“ 后来我遇着蒋笑民，在他养伤的时候，我就要他将他所知道的一切武功招式，完全都告诉我。 ”

宝玉道：

“ 此人不但聪明绝顶，而且出生于武林世家，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招式，他的确可算知道的不少。 ”

黑纱女道：

“ 他告诉我的招式，有些和我自己创出的差不多，但也有些是完全不同的，他走了后，我就试着将这些招式全部融会贯通，看看是否能取其精华，创出一招。 ”

宝玉道：

“ 你……你的聪明，只怕更非别人能及。 ”

黑纱女道：

“ 经过一年多昼夜不停的思索，我终于创出了一招，我确信这一招必定是天下武功门派都没有的。 ”宝玉道：“ 你怎么证实此点？ ”

黑纱女道：

“ 因为，世上若有这一招，这一招必定是早已名震天下，蒋笑民也必定

早已知道，因为，他们知道的武功杀手，我轻易便可抵挡，但这一招，这一招却是我自己苦思半年后，也无法抵挡的。”

她语声虽仍是那么平淡，但却已带着种任何人都不能动摇的信心，这信心正也能使任何人都不能不信。

宝玉眼睛里发出了兴奋的光，道：

“这一招想来必定妙极。”

黑纱女道：

“但我虽不能抵挡这一招，却也不能就此证明别人也不能抵挡，所以，我更急着等你来，只因世上若有能证明此招的人，这人就是你。”

宝玉道：

“为什么是我？”

黑纱女道：

“因为我已听说你几乎已经是当今天下的第一高手，你若也不能抵挡这一招，能抵挡的人必定很少了。”

宝玉心念一闪，突然大声道：

“你对世上任何事情都已不再关心，为什么还要急着证实这一招？莫非你想要将这一招用在别人身上？”

黑纱女道：

“也许是，也许不是。”宝玉道：“你想将这一招用在谁身上？”黑纱女淡淡道：“这个……你管不着。”宝玉大声道：“莫非是自水娘？因为你恨她入骨？你为什么恨她？”黑纱女静静的凝注着他，缓缓道：“你既已答应我，为什么还要问这么多？”宝玉默然半晌，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你的剑在哪里？”剑光一闪，长剑击出。黑纱女这一剑，竟是刺向宝玉脚尖前三寸处。宝玉怔了一怔，失声道：“这算什么招式？”黑纱女道：“就是这一招。”宝玉道：“但这一招根本伤不了我……这一招根本连任何人都伤不了。”黑纱女道：“正因为这一招已先立于必不能胜之地，所以别人才不能抵挡，因为任何人只怕都没有瞧过这样的招式。”宝玉不禁又怔了半晌，苦笑道：“但这招根本不必抵挡……”黑纱女道：“谁说不必抵挡？”宝玉道：“这……这根本不必说。”黑纱女道：“好，那么你瞧着。”

她缓缓收回长剑，再次一剑刺出，还是刺向宝玉脚尖前三寸处——这的确是伤不了宝玉半根毫发。

但这一剑刺出时，宝玉目前灵光一闪，身子突然倒掠而出，凌空翻了两个身，远远落在两丈开外，满面惊骇之色。

黑纱女冷冷道：

“这一招不是根本不用抵挡的么？你为何要躲？”

宝玉骇然道：

“好厉害，好厉害……如今我才瞧出了这一招的厉害！”

黑纱女道：

“你瞧出了么？”

宝玉道：

“我若对这一招全不理睬，那么这一剑就会从我脚下那部位反刺而出，由这一部位刺出的剑，就委实不知该如何招架了。”

第五九章　多情种子

黑纱女道：

“你可知为什么不能招架？”

宝玉道：

“我……还未想到，但……”

突然大喝道：

“我想到了，因为这部位是人的死角。”

黑纱女凝注着他，缓缓道：

“不错，任何人的足底，都是他的死角，由这种死角刺出的招式，正是天下各门各派武功都没有的，所以，也正是任何人都不能招架的，我这一招之精华，正是先将自己置之于死地……”

宝玉忍不住大声道：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正是兵法中之精萃……我如今才知道，兵法与武道虽是两回事，却有一脉贯通。”

黑纱女道：

“正是如此，你总算懂了。”

宝玉动容道：

“这一招的确是天下各门各派都没有的，因为任何人都想不出怎样才能从这种角度出招，因为任何人都未能体会出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萃。”

他长笑接道：

“若非不世之奇才，又怎能想得出这样的招式。”

黑纱女淡淡道：“如此说来，这一招确是不能抵挡的了？”宝玉道：“那却不然。”黑纱女道：“哦！为什么？”宝玉道：“只因你还忘记几点。”黑纱女道：“你且说来听听。”宝玉道：“最重要的一点是，就在你刺出这一招的同一刹那间，别人也会向你刺出一招的，因为在这一刹那间，你简直没有防御自己之力，除了你使用此招时，是在和别人考较武功，否则别人又怎会让这良机错过？”黑纱女突然沉默了下来。宝玉接道：“你在刺出这一剑时，若能想出该如何防守，那么你这一招纵不能说从此绝对无人抵挡，至少现在已可横扫天下了。”黑纱女目光做梦似的瞧着远方，缓缓道：“我不能。”宝玉道：“你确是不能，只因在这一刹那间，你已将自己置于死地……这虽是你这一招中之精革所在，但却也是这一招之破绽所在。”他长长叹了口气，接道：“所以，你这一招虽然妙绝天下，却不实用。”黑纱女沉默了许久许久，终于闪开身子，道：“你走吧！”黑纱女走了，她根本不再给宝玉说话的机会。

但宝玉站在那里，却没有走下去。

他在思索。

在短短半天之内，他遇着三个极为奇怪的人，第一个人，向他突施杀手，却又手下留情。

第二个人，也向他施出一着杀手，但也手下留情，最奇怪的，这人施出的杀手，竟与那东海白衣人相同。

而第三个人，是他唯一瞧见面目的一个，她虽然是那么冷漠，但宝玉却总觉得她像是和自己有种奇异的关系。

哪知这第三个人，还是向他施出了一着杀手，但是她非但手下留情，简

直可说是根本没有动手。
　　为什么这三个人都要向他施展杀手，而又都手下留情，他们施出的招式虽然厉害，但却全都似无意取他性命。
　　这三招既然都可说是当今天下最最霸道，最最狠辣的招式，他们既然无意取宝玉性命，却又如何要施出此等招式？
　　宝玉心念一闪，突然想到：
　　“莫非他们只不过是要向我指点招式？”
　　“莫非他们都和我有种神秘而奇异的关系？”
　　“但这‘白水官’中的人，又怎会和我有什么关系？何况，世上根本就不会有三个人，和我有这样的关系。”
　　这些问题竟全都是互相纠缠，而又互相矛盾的，宝玉头都想疼了，还是想不透这其中的道理。
　　他索性不再想。
　　他终于走了下去。
　　他知道自水宫主必定会为他揭穿谜底。
　　万老夫人的手指刚沾着她自己的穴道，水天姬的手攫起了鸡腿，高老夫人倒下，水夭姬已将胡不愁扶起。
　　她撕着鸡腿，慢慢地喂着胡不愁。
　　万老夫人道：
　　“那秘密是有关水娘娘与方宝玉的。”
　　水天姬身子一震，连鸡腿都几乎掉在地上，失声道：
　　“我母亲和方宝玉之间，又怎会有什么秘密？”
　　万老夫人道：
　　“你真的不知道？”
　　水天姬怒道：
　　“难道我还用得着骗你？”
　　万老夫人道：
　　“姑娘你离开白水官虽已七八年，但七年前的事，姑娘你多多少少总该知道一些的。”
　　水天姬道：
　　“家母的事，我从来不敢过问，她老人家也从来不许我过问，她老人家的寝宫，我根本就很少进去。”
　　她虽然极力想说得平淡，但眉宇间仍不禁露出幽怨之色，生为这样母亲的女儿，她可纵得到别人所得不到的一切东西，但别的女孩子人人都可得到的，她却得不到，而那正是世上最最宝贵之物。
　　那就是亲情！
　　万老夫人叹道：
　　“水娘娘的事，自然是谁也不能过问的，但我却未想到竟连她的女儿也不例外，只是……十六年前……不对，十六年年前发生在‘白水官’的一件事，但无论如何，总也该知道一些的？”
　　水天姬皱起双眉，沉吟道：
　　“十七年前……十七年前白水宫又发生过什么事？”
　　只听万老夫人道：
　　“但水娘娘手下从无活口，又怎会和他们打这样的赌，姑娘你……你可

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么？”

水天姬道：

“那时我虽然还小，但也已有些奇怪，也曾问过我母亲，既然胜了他们，就该杀了他们，又何必打这样的赌。”

万老夫人道：

“水娘娘可说出这其中原因？”

水天姬道：

“我毕竟是她女儿呀！”

万老夫人道：

“她老人家说的是什么？”

水天姬默然半晌，沉声道：

“这难道也和那秘密有什么关系？”

万老夫人道：

“非但有关系，而且关系极大……姑娘你若不将每件事都说出来，我老婆也就无法接着说下去了。”

水天姬又沉吟半晌，突然挥手道：

“各位退下去吧，这些事都和各位没有关系的。”

海盗们虽然也想听听这些武林名人的秘辛，但水天姬既已要他们退下去，还有谁敢留在这里。

水天姬等他们走光了，才缓缓道：

“我母亲本也不想说的，我那时若已长大，她只怕就不会说了，但我那时实在大小，而她也实在需要对一个人说说心事。”

她叹了口气，接道：

“所以她老人家就拍着我的头，告诉我，只因那男的乃是除了我死去的父亲外，她平生唯一真正喜欢的男人，所以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死。”

万老夫人叹道：

“正是如此。”

水天姬道：

“那时我忍不住又问她老人家，既然喜欢他，为何不将他妻子杀死？我母亲就告诉我，因为她若杀了他妻子，他必定永远也不会饶恕她，那么她也就永远得不到他的爱了，所以，她要让他们一齐活着，这样总还有些希望，唉！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了‘爱情’是多么伟大。”

在说这句话时，她的眼睛是瞧着胡不愁的。

胡不愁忍不住脱口道：

“后来呢？”

水天姬听他说话已有了力气，嫣然一笑，道：

“后来，我母亲就在宫中划出一角地方，作为他夫妻的居处，而且下令官中的人，谁也不许无端闯入。”

胡不愁叹道：

“令堂原来也是个多情人。”

水天姬嫣然笑道：

“我还记得那地方叫做‘星星小楼’，我远远地瞧过，但也不敢闯进去，直到……直到那女子死的那天。”

胡不愁失声道：

“她怎会死的？莫非是……”

水天姬道：

“你莫要想错，我母亲说过不杀她，就必定不会杀她，我母亲虽也不是什么好人，但却言而有信。”

胡不愁垂首道：

“我错了……但那女子……”

水天姬截口道：

“原来那女子已身怀六甲，入宫六个月后，便已临盆，她虽生了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自己却因生产而死了。”胡不愁叹息一声，又道：

“那女孩子可长大了么？”

水天姬道：

“我母亲为了养大她，曾经亲自出宫，为她找了两个奶妈，我出宫时，这女孩子已有七八岁了，生得也说不出有多美丽，只是小小年纪，性情便已孤僻得很，小孩子的游戏，她全不喜欢，每天只是坐在那里发呆，又不知想些什么？”

胡不愁叹道：

“那么，她的父亲。”

水天姬道：

“她的父亲果然是条好汉，果然言而有信，绝口不提出宫之事，我母亲终日陪着他下棋、读书、抚琴，两人相处久，自也难免有情，但我却可保证，直到我出官之时，两人还是相待以礼，未逾规矩。”

胡不愁长叹道：

“这男子固是英雄好汉，你母亲也的确是位奇女子，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对奇男奇女，纵然结为夫妇，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水天姬道：

“想不到你思想倒开明得很。”

胡不愁面上初次露出了笑容，道：

“纵然我思想陈旧，也不能说这件事有什么不对的，只是，这一双夫妇既是如此奇人，失踪之后，江湖上怎地未闻消息？”

万老夫人突然接口道：

“只因为这一双夫妇本是游侠，江湖中本就无人知道他们的行踪，甚至连他们的父亲都不知道。”

胡不愁道：

“少年夫妇，相伴邀游，游兴所至，四海为家，这又是何等潇洒，当真是令人可钦可佩，可喜可羡。”

水天姬瞧了他一眼，嫣然笑道：

“别人其实也可学他们的样子的。”

万老夫人道：

“但你可知道他们是谁？”

水天姬怔了怔，道：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问名字，我母亲也没说……白水官中，除了我母亲外，只怕再没有别人知道。”

万老夫人道：

“这就是最大的秘密，这秘密我知道。”

水天姬忍不住追问道：

“他们是谁？”万老夫人一字字缓缓道：“他们就是方宝玉的父亲和母亲。”这句话说出，水夭姬与胡不愁都惊得叫出声来。万老夫人道：“水娘娘知道这消息若是走漏，‘清平剑客’白三空必定会发动武林同道前来白水宫要人，所以绝不说出他的名字。”胡不愁道：“我……我那方师兄方大哥，难道竟一直在‘白水官’住到今日？”万老夫人道：“不错，他已住到今日。”水天姬道：“如此说来，‘星星小楼’中的那女孩子，竟是方宝玉的妹妹。”万老夫人道：“正是他的妹妹，她名叫方灵玉。”胡不愁道：“宝玉此番去白水宫，莫非就是已知道这秘密？”万老夫人道：“他丝毫也不知情。”胡不愁道：“那……那么他为何要去？”万老夫人道：“这故事前半既已由水姑娘说了，后半就由我老婆子来接着说吧，首先，我得告诉你们两件事。”胡不愁道：“你快说。”万老夫人道：“第一件，方灵玉已长大了，她性情变得更孤僻，往往三天也不说一句话，只是坐着沉思。”

水天姬叹道：

“这我也可料想得到，第二件呢？”

万老夫人道：

“方大侠妻子死去了九年之后，终于被水娘娘的真情所动，终于和水娘娘结成了夫妻。”

胡不愁失声道：

“他……他竟真的……”

万老夫人道：

“你自己方才还说过，这本是合情合理之事。”

胡不愁道：

“不错，我并没有怪他……谁也不能怪他。”

万老夫人道：

“他实在没有错，水娘娘真可说是世上最最温柔体贴的妻子，只要方大侠开口，无论什么事她都依顺，但方大侠有时仍是闷闷不乐，水娘娘为了要他开心，甚至不惜让他自己出宫去。”

胡不愁动容道：

“哦？那么他……”

万老夫人道：

“但他却绝不肯毁去自己的誓言，他说这一生永远不出白水宫，就是死也不肯跨出白水宫半步。”

胡不愁叹道：

“我方大哥本就是一诺千金的男儿。”

万老夫人道：

“水娘娘不但对他好，就算对那方灵玉姑娘，也是关怀体贴，为了使方姑娘开心，她曾经故意让一个闯入白水宫的少年男子逃入星星小楼去，她装作不知道，完全不闻不问，只因她知道那少年是个好男儿。”

水天姬道：

“后来……他们怎样？”

万老夫人道：

“后来方姑娘却要那少年走了。”水天姬默然半晌，幽幽道：

“她自己的父亲这一生已只能活在白水宫里，她自己不愿意她的槽人再

蹈覆辙……唉！她看来虽冷冰冰的，心却也是火热的。”万老夫人道：
“但后来水娘娘却终于知道他们父女两人愁闷的原因，那只因方大侠想瞧瞧他儿子长大时是何模样，方姑娘更想见她从未见面的哥哥。”她长长吐了口气，道：
“他们都想瞧瞧方宝玉。”胡不愁道：“只要他们将这秘密向宝儿说出，宝玉纵有天大的事在身畔，他会抛下一切，不顾一切赶去的。”万老夫人道：“不错，但这秘密已隐藏了十六年，他们都已不愿再将之说出去。”胡不愁失声道：“难道对宝儿也不说？”万老夫人道：“对别人也许还会说出，对方宝玉却绝对不说的。”胡不愁道：“为……为什么？”万老夫人道：“你难道想不出？”水天姬悠悠道：“宝儿的母亲，虽非死在我母亲手上，但她若未被困在白水官，或许不致因难产而死，宝儿对我母亲，难免不生怨恨之心。”胡不愁颔首叹道：“但如今你母亲却已成了他母亲……已成了他父亲的妻子，他知道这秘密后，又当如何？方大哥又怎忍伤他爱子的心？”
水天姬黯然道：
“何况，宝儿此刻肩上已承担起武林的命运，又怎能让他心里再加上如此沉重的负担，他若永远不知道这秘密，活得必定快乐得很。”
胡不愁叹道：
“但我那方大哥眼见爱子便在面前，却不能相认，这又是多么大的痛苦？”
水天姬道：“做父亲的宁愿如此痛苦，也不忍令儿子伤心的……天下为人父母者，只怕大多会这么做的。”
她凄然一笑，接道：
“真诚的爱，原是牺牲，而非占有……为了爱而牺牲自己，成全自己所爱的人，这原本也是件幸福的事。”
胡不愁凝目瞧着她，久久不能说话。
水天姬悄然移开目光，转向万老夫人，道：
“他们为的难道只是想见宝玉一面？”
万老夫人道：
“这是最大的原因，但却并非全部原因。”
水天姬道：
“还有什么原因？”
万老夫人道：
“这十七年来，他们已研究出许多武功的奥秘，而他们自己已全无争雄武林之心，他们只愿这些武功之奥秘能得留传后世。”
水天姬道：
“不错，他们心目中之传人，自然就是宝玉。”
万老夫人道：
“方少侠得到这些武功之奥秘后，再战白衣人，胜算必定要增加几分，是以他们必须要在宝玉会战白衣人之前见着他，这也是他们的昔心。”
水天姬道：
“但会战白衣人之期已逼在眼前，宝玉纵然聪明绝顶，也未必能在这短短几日问学得这种武功奥秘的。”
万老夫人道：
“行非常之事，自然要用非常的手段，他们必定会先要方宝玉吃许多苦，

甚至要他遭受到生死呼吸的危难，这样，才能逼出他潜在的最大智慧……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学得很快的。”

水天姬道：

“不错，练武场上三年，谆谆善诱，也未必能为生死决斗中亲身体验之一剑，在危难中所得之物，是没有别的事能代替的。”

胡不愁叹道：

“不错，他们若要宝儿得到剑中之精萃，他定要先将宝儿置于生死呼吸之决战中，必定要先让宝儿感觉到性命的威胁，然后宝儿才能深切体验到这一剑的奥秘，而且，在这种情况中学得的，也永远不会忘记。”

万老夫人道：

“正是如此。”

水天姬道：

“但还有件事你不知道。”

万老夫人微微笑道：“世上会有我老婆子不知道的事？”

水天姬道：

“你可知道宝儿的外祖也去了白水宫？”

万老夫人也不禁动容道：

“清乎剑容白三空……如此说来，此番方宝玉一去白水宫，岂非祖孙三代都可相见。”

胡不愁长叹道：

“只可叹相见之后，却不能相认，宝儿还不知道对方是谁……”

突听舱外纷纷大叫道：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水天姬忍不住扶着胡不愁出去，只见海上飘来一个巨大的包袱，五色的包袱，正是以五色帆密缝紧包着的紫衣侯武功秘笈。

一个人的尸身攀在包袱上，双手紧紧抓着包袱，他的面目虽已浮肿腐败，但依稀仍可认出是伽星大师。

胡不愁耸然动容道：

“他终于得到了。”

水天姬道：

“但他却已死了，立刻又失去了。”

胡不愁叹道：

“一个人若能得到他平生最最渴求的东西，纵然只是片刻，也如永恒，纵然身死，死也无憾。”

方宝玉终于穿过曲折的秘道，到了水娘娘的寝宫——宫中的辉煌灿烂，自是不说也可想象得到。

“一个人端坐寝官的中央，她身上穿着千百层薄如蝉羽般的轻纱，面上也覆着十余层轻纱。

虽然无风，但轻纱仍不住在飘动，她虽然坐在那里动也未动，但整个人却似已要羽化登仙，乘风而去。

她看来正如雾中的精灵，云中的仙子。

她虽然没有动，宝玉也没有瞧见她的脸，却已感觉出她那种绝世的风仪，绝代的美艳。

他竟不由自主为之震慑，几乎不能开口。

只听一个娇媚得无法形容，又清冷得无法形容的语声自轻纱中传出，一字字缓缓说：
“很好，你终于来了。”
宝玉不由自主垂首躬身道：
“方宝玉拜见自水宫主。”
自水宫主道：
“你千辛万苦，闯入此官，想来必定是为了要和我一决胜负生死，却又如何要对我如此礼数周到？”
宝玉怔了怔，道：
“这…………………”
这是为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水宫主道：
“你入宫之后，已经历了三次生死一发的险难，你难道不恨我？”
宝玉怔了又怔，道：
“这……在下……”
轻纱中传出白水宫主淡淡的一笑，道：
“那么你闯入此官，又是为了什么？”
宝玉沉声道：
“在下只是为了实践诺言，请官主……”
自水宫主道：
“好，你不必说了，你任务可算已达成，我答应你。”
宝玉再征了怔，他实未想到此事竟有如此容易，当下抱拳道：
“多谢宫主。”
自水宫主道：
“你没有事了么？”宝玉立刻道：
“在下还想请教，方才那……”
白水宫主道：
“人与人之间，关系微妙，你既不知，问他做甚？”宝玉沉思半晌，道：
“宫主既不说，在下问也无用，只是……总有一日，在下必当再回白水官，探出这秘密。”白水宫主道：
“此刻为何不？”宝玉道：“此刻在下还有大任在身，不敢轻言生死。”白水宫主道：
“很好，轻重之分，本应把握。”
宝玉道：
“在下任务既已达成，宫主若不搁阻，在下便当告退。”
白水宫主道：“你既已进入此宫，想必自能出去，但……你见着我后，为何只问人事，不问武功？”
宝玉耸然一震，动容道：
“武功也可问？”
白水宫主道：“为何不可，但……你若问我，不如自问。”
宝玉道：
“自问？”
白水宫主道：“你乃当今武林第一人，你所疑惑之事，必定只有你自己才能答复，你若能澄心自问，必可获益良多。”

宝玉默默良久，躬身道：“宝玉闻官主之言，实同醍醐灌顶，恍然而悟……问人不如自问，这道理虽简单，宝玉从来竟未想到。”

白水宫主道：

“你且自问，入宫后这一日之间，武功是否已有精进？”宝玉再次默然半晌，动容道：

“正是。”

白水宫主道：

“你不妨再问，武功何以精进？”

宝玉沉思着道：“只因宝玉入宫之后，已曾三次面对剑法中至妙无极之杀手！这三着杀手已划破宝玉脑中之迷雾……”

白水宫主道：

“你更可再问，这三招杀手之间，可有什么相同之处？”

宝玉垂下头来，全心沉思。

这一次他几乎思索了三个多时辰，他本是站着的，不知何时已坐下，他面前是空空的，不知何时已摆起一桌精美的食物，而且他不知何时已吃下去许多了，虽是奇珍异味，他也吃不出味道。

白水官主只是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瞧着他。

突然，宝玉一跃而起，大声道：

“第一招与第二招出手虽是一正一反，但正即是反，反即是正，但是天下至强至刚之着，而这两招最强处，但也就是第三招最弱处，这两招出手犀利，一剑便可制敌于死，但第三招出手却是先将自己置之不胜之死地，只因这两招太强，一击不成，后着便无以为继，正是生而后死，但第三招出手却是天下之至弱，无论什么招式，都足以成为它的后着而有余，是以它后着便可连绵不绝，正是死而后生。”

他脸上焕发着兴奋的光辉，一口气说到这里，才长长喘了口气，嘴角泛出了笑容，缓缓接道：

“是以强即是弱，弱即是强，有余即不足，不足即有余，彼此间看来虽然不相同，其实却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

轻纱中终于传出笑声，白水宫主缓缓道：

“不错，这正是武道中至高无上的道理，普天之下，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谁可替你解释？”

宝玉躬身道：

“此理虽是宝玉想出，但若无宫主启发，亦是不能。”

白水宫主道：

“你先莫谢我，且再问自己，这三招既然有着互为因果，互补盈定之关系，若是将之溶而为一，又当如何？”

宝玉道：

“若能溶而为一，必将天下无敌。”

白水宫主道：

“你自问这三招是否可溶而为一？”

宝玉想也不想，道：“必定可以。”白水宫主道：“那么，你便该自问，如何才能将这三招溶而为一？”她说完了这句话，突然飘飘而去，只留下宝玉愕在那里，她的确已留给宝玉一个绝大的难题。

第六〇章　一战成功

这一次，宝玉思索得更久。

白水宫主不知何时已口来，又在静静地瞧着他。宝玉终于长长吐了口气，黯然道：

“我错了。”

白水宫主道：

“你怎会错的？”

宝玉道：

“第一、二两招虽可溶而为一，但三招却绝不可能溶而为一，除非一动手便能将第一、二招自第三招那死地击出。”

白水宫主道：

“你是否说一出手问，便将第一、二招自死地击出，而无需经过第三招中的那最弱的一环，是以对方便无制胜的机会了。”

宝玉道：

“不错，只因第一、二招击出时，在那一刹间，无论是谁，也不能还击，而这两招若能在那死角击出，无论是谁，也难以抵挡，别人既不能还击，也不能抵挡，岂非就必败无疑。”

白水宫主道：

“既是如此，这三招岂非也可溶而为一了么？”

宝玉道：

“不能！只因第一、二招是万万无法自那种死角击出的。”

他说的实在不错，天下又有谁能从别人脚尖前发出招式。

但自水宫主却道：“世上并没有什么绝不可能的事，只要你仔细想想，你一定会想出来的，你若想不出，最好还是莫要出宫去。”宝玉身子一震，失声道：“为什么？”白水宫主冷冷道：“只因你着想不出来，你就根本不能闯出宫去。”宝玉大声道：“宫主，你……”他还想说话，但白水宫主却又飘然而去。这一次，宝玉只怕竟思索了两天两夜。白水宫主第一次回来，问道：“你想通了么？”宝玉道：“此事根本不可能。”自水宫主道：“好，你好好睡一觉再想。”白水宫主第二次回来，问答的话几乎是同样的。她第三次回来的时候，宝玉还在地上的棉褥上睡着——虽然睡卧地上，两只眼睛却瞪得大大的。白水宫主飘飘走来，道：“你还未想通？”宝玉瞧着她的脚，叹道：“我还是……”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狂呼道：“我想通了……我想通了。”他狂奔了一圈，冲到自水官主面前，喘息着道：“不错，那第一、二招的确是可以从死角击出的，只要你身形架式摆得巧妙，无论从任何角度都可击出招式。”

白水宫主失声道：

“真的？”

宝玉大声道：

“这种事怎会有假？”

白水宫主默然半晌，缓缓颔首道：

“很好……很好……很好。”

她一连说了六七句很好，突又大声道：

“你既已想通此招，便已天下无故，既已天下无敌，便无人可拦阻于你，

你还不定做甚？”
宝玉道：
“是。”
立刻转身，大步而出。
白水宫主果然没有拦阻于他，但却似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哪知宝玉走了两步，突又转身，大声道：
“我还不能走。”
白水宫主道：“你还有什么事么？我早已说过，你想问的话，我此刻还不能回答你，也许，等到你再来之日，我会……”
宝玉大声截口道：“不是这件事，我……我并非一个人来的，此刻自也不能一个人出去。”白水宫主覆面的轻纱，突然起了一阵轻微的波动，也不知是叹息，还是在微笑，她柔声道：“你还要等小公主？”
宝玉道：
“正是。”
白水宫主道：
“她不会出来的，你若要等她，只怕要到很久。”
宝玉道：
“纵然等上一生，我也要等她。”
白水宫主道：
“你真的能等她一生？”
宝玉怔了怔，缓缓垂下了头，黯然道：
“不错，外面还有许多事要我去做，与自衣人之一战，我更不能逃避，我……我不能让天下人失望。”
他霍然抬头，嘶声道：
“但若没有她，我又怎会有战胜的希望？”
自水宫主悠悠道。
“为什么？”
宝玉惨笑道：
“我这一生，可以说只是为两个人而活着，一个是白衣人，我要活着战胜他，另一个，就是小公主，我这一生若能有什么荣誉，有什么成就，全都是为了她，她若不在我身旁，我……我……”
他热泪突然夺眶而出，大声道：
“若没有白衣人，我武功必定不会有如此成就，但若没有小公主，我……我只怕根本活不到今日。”
白水宫主默然半晌，缓缓道：
“方宝玉居然也会如］比痴情，也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但是……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当面告诉她？”
宝玉垂首道：
“她是个倔强的女孩子，她一心只以为我想胜过她，却不知我辛苦奋斗，只不过是为了白衣人，怎会是为她，我……我其实宁可输给她，什么事都输给她……这些话我又怎能告诉她？纵然告诉她，她又怎会相信？”
白水宫主轻叹道：
“若换了是我，我就会相信的……若换了是我，对这样的真情必定不会舍弃，只可惜她……”

锦幔后突然有人嘶声大呼道：

“我也相信的……我此刻终于相信了。”

一个人如飞掠出，痛苦着扑入宝玉怀里，她流云般的柔发披散，珠玉般的面靥已憔悴，正是小公主。

宝玉紧紧拥着她，像是拥抱着自己的生命，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轻轻捧起了她的脸，心里有千言万语要说，口中却只是说了句。

“你瘦了。”

小公主凄然一笑，垂首道：

“还不是为了你。”

虽只这淡淡的两句话，岂非已胖过千言万语。

那锦幔后突又传出两声苍老的叹息，叹息中自然也夹杂着欢愉的微笑，只可惜宝王没有听到。

但白水宫主却听到了，她回眸瞧着那边，柔声道：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海滨，有然和七年前衣侯与白衣人决战时没有什么两样，海水，依然同样湛蓝，阳光，也依然同样灿烂。

卓立在海滨的白衣人，也像和七年前全无改变。

他那一身白衣，在阳光下仍然白得耀眼，他披散着的黑发，也仍然黑得发光，他那枪一般笔直站着的身子，也仍然散发着一股逼人的霸气——他若有什么改变，那只是他目光更明锐，面容更沉毅，那口剑，那口夺魂的宝剑，在众人眼中看来，也更辉煌，更慑人，自剑尖滴下的鲜血，也更多了。

三天，血腥的三天。

天下的英雄，自四面方赶来，仿佛就为的是等着他那追魂夺命 的一剑，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剑下。

长剑上的光芒，正是被血洗出来的。

白衣人手持长剑，站在那里，他背后是一望无尽的大海，他面对着的，却是当今天下武林的英雄。

在茫茫的海洋与莽莽英豪音，他看来显然更孤立，更寂寞，他目光落寞地四下转动着，冷冷道：

“七年……七年来中土武林之武功，为何非但全无精进，反而后退了，紫衣侯一死，难道竟真的后继无人？”

他冷漠而尖锐的语声，响彻海滨，但面对着他的千百英豪，竟没有一人能答得出来。

他们胸中的热血虽然在奔腾，虽想冲出去与他决一死战，但这三天来，那一具具抬走的死尸，已使他们的热血冷却。

·冲出去的人，没有一个是能活着回来的，他们的胆已寒了。

突然，人丛中有人大呼道：

“公孙不智，你躲在哪里？方宝玉既然还没来，他不敢来，你就该替他出去，清平门下，难道都是胆小鬼么？”

呼声尖锐，竟似是女子的声音。

群豪间立刻起了骚动，已有人纷纷应声喝道：

“不错，方宝玉不敢来，公孙不智就该出手，你们总不能只是瞧着别人去死。”

呼声越来越大，应声之人越来越多。

突见一人自人丛中狂奔而出，口中大呼道：

“公孙不智与莫不屈已四出寻找方宝玉去了，你们若要他们死，我金祖林就代他们死吧！”

他手提花枪，发狂般冲向白衣人。

白衣人冷冷瞧着他，只等他冲到面前，身形突然一闪，金祖林不由自主，竟笔直冲入海浪里。

白衣人冷笑道：

“我乃为武道而来，并非来成全这些无知莽汉的愚忠愚死，你们若要求死，只管自己去死吧，还不配我来动手。”

金祖林呆呆地站在海水里，再也没有勇气冲上来，群豪面面相觑，也都不禁为之默然垂首。

白衣人仰天长叹道：

“芸芸天下，竟真的再无一个值得我动手的人了么？……我总能以这些愚人之血，染红了大海，又有何用？”

他掌中长剑缓缓垂落，挥手道：

“去吧……全部去吧……我饶了你们。”

这些话听在群豪耳里，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

金租林满面热泪，“噗”地在海水中跪下，嘶声大呼道：

“天呀！当今天下，除了方宝玉外，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和他动手的人了么？当今天下，难道只有方宝玉一个是人，方宝玉著不来，我们难道只有听着别人辱骂耻笑……”惨厉的呼声，像鞭子般抽在群豪身上。

千百群豪，已极少有人脸上还是于的，这是世上最最难以忍受的屈辱，可叹他们也只有忍着。

但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了。

死一般沉寂中，突听一人冷笑道：

“方宝玉？他又算什么东西？他若遇着我，十个方宝玉也休想活着。我方才不出手，只不过是想瞧瞧你们这些笨蛋还要死多少而已。等你们都死光了，我老人家再动手也还不迟。”

尖锐的语声，正是方才那女人发出来的。

群豪纵然动容，却猜不着此人是谁。

但听那语声又道：

“还发什么呆？还不赶紧闪开道路，待我老人家前去瞧瞧这穿白衣的小儿究竟有什么惊人的身手？”

白衣人面色也变了，目中立刻散发出炽热的光辉。

群豪哄然一声，两旁分开，四个明媚善睐，娇笑迷人的绝美少女，抬着顶软兜小轿盈盈走了出来。

软兜小轿上，斜斜倚着个徐娘半老的妇人，她面上确已现出皱纹，但一双眼波仍足以勾去男人的魂魄。

她官鬓高挽，环佩叮当，身上穿的是华贵而柔软的锦衣，双腿却用条织金的毡子完全盖住。

最刺眼的是，她身上竟一排插着八柄剑，八柄出鞘的精钢长剑，长剑流光旋动，看来竟仿佛是她身上发出来的。

群豪中已有人耸然失声，道：

“这莫非就是近日轰动江湖的那女魔头王大娘？”

又有人应声道：
“不错，就是她，闻得就连公孙红那样人物，也败在她的手下，看来她或许真的是白衣人的敌人。”
这话立刻使得群豪又兴奋了起来——无论什么人，只要能是白衣人的敌手，便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兴奋的窃窃私语，汇集到一起便成了欢呼，王大娘目光睥睨四顾，嘴角已噙起得意的微笑。
白衣人却只是冷冷的瞧着她，冷冷道：
“原来只是个女人。”
王大娘冷笑道：
“女人又怎样；女人一样可以要你的命。”
白衣女人淡淡道：
“你去吧，我素来不愿与妇人女子动手。”
王大娘道：
“不动手也得要你动手。”
她手掌轻轻一弹，突有两道剑光如飞而出。
这两剑乃是诱敌之用，只要白衣人身形一动，她真正的杀着“子母追魂脱手剑”便要出手。
白衣人身子却动也不动，掌中长剑已挥动，寒光闪动，龙吟不绝，闪电般飞来的两柄剑已斩成四段，跌倒在地。但就在这刹那间，又有两柄剑如飞而来。
白衣人剑已挥出，身子只得微微一闪。
第五柄剑却已赫然挡住了他的去路。
白衣人目光闪动，长笑说：
“好！这不错。”
长笑声中，他身子又已平空退出两尺，哪知王大娘的第六柄剑又已无声无息的缓缓飞来，到了他面前，突然加急。
群豪但见满天剑光飞舞，但见白衣人到了此刻，实已退无可退。躲无可躲，不由得齐声欢呼。
哪知白衣人明明已无法再次闪避的身形，竟偏偏能冲天飞起，王大娘面色大变，但她手中还有两柄剑。
她狂吼一声，道：
“再看这一着。”
吼声中她身形竟也飞起，向自衣人迎了过去。
只见剑光如双龙交剪，在湛蓝的苍穹下问了一问，白衣人衣袂飘飘，如天府飞仙，凌空飘落。
王大娘身子却如箭一般直堕下来，仰面跌在沙滩上，掌中还紧紧握着那两柄剑，眉心却已多了一条血口。
她一生虽然作恶多端，但却终于是身殉武道而死，她活虽活得可耻，死却死得甚为光彩。
群豪俱都不禁黯然垂首，深长叹息。
白衣人凝注着剑尖滴落的鲜血，喃喃道：
“女人……不想女人中也有如此人物。”
突见金祖林疯狂般跳了起来，疯狂般大呼道：

“你瞧，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白衣人霍然回头，面色顿变。

远处海面上，已现出了一点帆影。

那赫然正是辉煌的五色帆。

欢呼雷动，群豪也疯狂般奔向海边。

但白衣人还是站在那里，他身子周围两丈，还是没有人敢踏进一步，他静静地凝注着那五色帆，心中也不知是欢喜？还是惊怖？

群豪已欢呼着涌入海水中，这震耳的呼声，响彻云霄，船舱中的胡不愁与水天姬自也听到。

自窗外望出去，整个海面上却已拥满了欢呼的人群，就像是千百只活生生的鱼虾在水中跳跃着。

他们此刻心里早已忘去了紫衣侯是否已死，他们早已忘却了一切，他们眼中已只有这辉煌的五色帆，心中也只有五色帆，多少年来，五色帆却是天下武林人心中至高无上的象征，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已寄托在这五色帆之上，胡不愁瞧着他们，忍不住已热泪盈眶。

水天姬的眼中却只有胡不愁。她眼睛瞧着他，口中试深着，嗫嚅着道：

“他们若瞧不见紫衣侯，不知会不会失望？”

胡不愁道：

“他们不会失望的。”

他霍然回头，面对着水天姬，他整个一张脸，却似变成火热的钢，他一字字沉声，道：

“我绝不能令他们失望。”

水天姬垂下了头，幽幽道：

“那么你是必定要出手的了？”

胡不愁道：

“我已别无选择之余地。”

水天姬垂着头，默默良久，欢呼声，在她耳畔雷鸣着，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这欢呼声中，不但充满了兴奋，也充满了渴望。

也不知过了多久，水天姬终于缓缓道：

“不错，你的确已别无选择……你……你去吧！”

胡不愁紧紧握住了她的手，眼泪一滴……二滴，滴在他手背上，泪珠是那么清，那么冷。

他咬一咬牙，道：

“你好生保重自己，我……我只怕再也见不着你了。”

水天姬霍然抬头，颤声道：

“你……你说什么？”

胡不愁黯然道；

“我想了许久，七年前，紫衣侯与白衣人动手时的每一招，每一式，我都仔仔细细地想过，我想来想去，终于发现我实在不是白衣人的敌手，纵然这七年来白衣人武功并无寸进，我只怕也得死在他手上。”

水天姬泪流满面，嘶声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为什么？”

胡不愁惨然一笑，道：

“但我虽然胜不过他的招式，却有与他同归于尽的招式，我虽然必死，却有把握令他身负重伤……总不致令天下英雄失望。”

他挺起胸膛，大声道：

“我既已势在必死，只要我死得有代价，死又何妨。”

水天姬身子颤抖着，突然推开了他，道：

“不错，你去吧！”

胡不愁走出船舱，水天姬已哭倒在甲板上。

群豪果然没有失望，他们见到走上船头的虽非紫衣侯，但此人的气势、风姿，竟赫然不在昔日的紫衣侯之下。

现在，欢呼之声已突然停止。

现在，胡不愁与白衣人已面面相对。

白衣人苍白冷漠的面容，也已变得火一般炽热，他目中闪动着火焰般的光芒，望着胡不愁，缓缓道：

“很好，紫衣侯终于有了传人，我也终于有了敌手。”

胡不愁没有答话，他不愿说话，也无话可说，只因他知道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已多余。

他只是缓缓举起了剑，道：

“请！”

白衣人又静静地站了半晌，直到他脸上兴奋的红晕又已褪尽，方自也缓缓举起长剑道：

“请！”

阳光突似黯淡了下来，它的光辉，似乎也被这两柄长剑所夺。船舱中的水天姬，已俏俏用一柄匕首，抵住了胸膛。胡不愁死的那一刹那，也就是她死的时候。长剑，已渐渐开始在阳光下展动，也渐渐开始在沙滩上移动，瞬息之间，这黄色的沙滩，就要被鲜血染红。突然，远处有人狂呼道：

“白衣人是我的，谁也不能和他交手……谁也不能和他交手……”

接着，站在后面的群豪，爆发震耳的欢呼。

“方宝玉……方宝玉来了。”

展动的长剑突然停顿。

一条人影，飞鸟般掠过众人头顶，凌空而落。

“方宝玉……方宝玉……”天地间除了这三个字外，似已别无任何声音。

船舱中水天姬掌中匕首落地，沙滩上胡不愁长剑也落地，他们的耳中只能听见“方宝玉……方宝玉……”

他们口中不禁喜极而呼道：

“宝玉，你终于来了。”

白衣人霍然转身，面对着他的，是个白衣少年，他全身都似乎在发着光，使人根本无法瞧清他的面目。他俯身拾起了胡不愁跌落的长剑，轻轻握了握胡不愁的手，胡不愁点了点头，两人都没有说话。

他们的喉头便咽，早已说不出话来。于是，这柄主宰武林命运的长剑，便在无言中由胡不愁转给了方宝玉，胡不愁仰视苍天，也不知是该悲哀，还是该欢喜。但这时他身后已有只温暖的手悄悄握住了他的手，他纵然有些东西失落，但这补偿也已足够。

白衣人面容再次冷漠而炽热，喃喃道：

“方宝玉……你就是方宝玉。”

宝玉道：
“ 不错，我就是方宝玉，我必能胜你。 ”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
“ 你能么，但愿你能…… ”
他笑容中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厌倦之意，似乎是因为这种话已听得大多，又似乎因为他已胜得大多。
不败，是否也是痛苦？
宝玉没有去想，他也不给别人去想。
他只是沉声道：
“ 请！ ”
请字出口，他掌中长剑也已出手。
这是摄人魂魄的一刹那，也是惊天动地的一刹那，正如阴霾遍布的天地间，突然大放光明。
剑光，蛟龙般展动着，两条白衣人影，飞跃在剑光中，根本分不清谁是白衣人，谁是方宝玉。
但一阵如珠落玉盘般的龙吟剑击声响过后，漫天剑光，突然消寂，只剩下两柄长剑卓然高举，剑尖却搭在一起方宝玉与白衣人，再次对立，但他们已不是两个人，而是两块坚冷的冰！两团炽热的火！
他们的眼睛，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但这也不再是人类的眼睛，而是猛虎、狼狐、黄鹰的。
群豪但觉胸膛已窒息，已闷得像要裂开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宝玉的脚步，突然后退……向后退，白衣人步步进逼，宝玉掌中剑已被压下。
群豪的身子开始颤抖，不住地颤抖。
突然，闪电般急退四步，宝玉整个人竟平平地跌了下去，扑地跌倒在白衣人脚前。
白衣人长剑若是落下，方宝玉便要身首异处，但他却似大出意外，长剑竟不由自主顿了一顿，他毕竟无法再取方宝玉的眉心，无边的大地，已护住了宝玉面目。
群豪的心都已裂成碎片，嘶声惊呼……
但惊呼方自出口，白衣人长剑还未击下——
剑光，突然自白衣人脚尖飞起，一缕鲜血，随着这冲天而起的剑光飞射而出，像是要笔直射入云霄。
白衣人身子摇了摇，突然仰天狂笑道：
“ 好妙的一剑……当真妙绝天下。 ”
狂笑声中，他仰天倒了下去。
风吹海浪，天地间却静寂如死。
也不知怎地，群豪眼见这似乎永远不会倒下的魔鬼终于倒了下去，竟没有欢呼出声，心情竟似突然变得极为沉重。
无论如何，这白衣人虽是人间的魔鬼，却是武道中的神圣，他的人就似乎为“ 武道 ”而生，此刻终于也因“ 武道 ”而死，他究竟是善？是恶？谁能说？谁敢说？
宝玉俯首望着他，与其说他心中得意欢喜，倒不如说他心中充满悲伤尊敬，此刻，躺在他脚下的，是个毕生能贯彻自己理想与目标的人，而芸芸天

下，能毕生贯彻自己目标的人又有几个？

自衣人静静地卧在沙滩上，胸膛起伏着，突然，他睁开了眼睛，瞧着宝玉嘴角竟似露出了一丝微笑，喃喃道：

“谢谢你。”

宝玉怔了怔，垂首长叹道：

“你为何谢我？是我杀死了你？”

白衣人仰视着蓝天高处一朵飘渺的白云，悠悠道：

“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是多么寂寞……”

—全书完—

附　录

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书名	年份	出版者（均为台湾）
苍穹神剑[1]	1960	第一
月异星邪	1960	第一
剑气书香[2]	1960	真善美
湘妃剑	1960	真善美
剑毒梅香[3]	1960	清华
孤星传	1960	真善美
失魂引	1961	明祥
游侠录	1961	海光
护花铃	1962	春秋
彩环曲	1962	春秋
残金缺玉	1962	华源
飘香剑雨	1963	华源
剑玄录	1963	清华
剑客行	1963	明祥
浣花洗剑录[4]	1964	真善美
情人箭[5]	1964	真善美
大旗英雄传[6]	1965	真善美
武林外史	1965	春秋
名剑风流[1]	1966	春秋
绝代双骄	1967	春秋
血海飘香（《铁血传奇》之一）[2]	1968	真善美
大沙漠（《铁血传奇》之二）	1969	真善美
画眉鸟（《铁血传奇》之三）	1970	真善美
风云第一刀[3]	1970	春秋
鬼恋侠情[4]	1970	春秋
蝙蝠传奇[5]	1971	春秋

[1] 处女作

[2]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

[3]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笔

[4]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浣花洗剑》

[5] 1976 年修订，山汉麟版，改名《怒剑》

[6]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铁血大旗》

[1] 结尾部分由乔奇代笔

[2] 《铁血传奇》又名《楚留香传奇》

[3] 又名《多情剑客无情剑》

[4] 《楚留香传奇》续集，又名《借尸还魂》

[5] 《楚留香》续集

欢乐英雄	1971	春秋
大人物	1971	春秋
桃花传奇[5]	1972	春秋
萧十一郎	1973	汉麟
流星・蝴蝶・剑	1973	桂冠
九月鹰飞[6]	1974	春秋
长生剑（《七种武器》之一）[7]	1974	汉麟
碧玉刀（《七种武器》之二）	1974	汉麟
孔雀翎（《七种武器》之三）	1974	汉麟
多情环（《七种武器》之四）	1974	汉麟
霸王枪（《七种武器》之五）	1975	汉麟
天涯・明月・刀	1975	汉麟
七杀手	1975	汉麟
剑・花・烟雨・江南	1975	汉麟
绝不低头[8]	1975	汉麟
三少爷的剑[9]	1975	桂冠
陆小凤传奇	1976	春秋
绣花大盗（《陆小凤传奇》之二）	1976	春秋
决战前后（《陆小凤传奇》之三）	1976	春秋
火并萧十一郎[10]	1976	汉麟
拳头[1]	1976	南琪
边城浪子[2]	1976	汉麟
血鹦鹉[3]	1976	汉麟
白玉老虎	1976	桂冠
大地飞鹰	1976	南琪
银钩赌坊（《陆小凤传奇》之四）	1977	春秋
幽灵山庄（《陆小凤传奇》之五）	1977	春秋
圆月弯刀[4]	1977	汉麟
飞刀・又见飞刀	1977	汉麟
碧血洗银枪	1977	桂冠
离别钩（《钱种武器》之六）	1978	春秋
凤舞九天（陆小凤传奇》之六）	1978	春秋
新月传奇[5]	1978	春秋

[5] 《楚留香》续集

[6] 《风云第一刀》后传

[7] 《七种武器》仅完成六种，“ 拳头 ”并非一种武器

[8] 古龙所作带有武侠色彩的现代枪战小说

[9] 《江湖人》系列之一

[10] 《萧十一郎》后传

[1] 又名《愤怒的小马》，曾被收入《七种武器》，误

[2] 《无涯・明月・刀》后传

[3] 《惊魂六记》之一

[4] 大部分由司马紫烟代笔

英雄无泪	1978	汉麟
七星龙王	1978	春秋
午夜兰花[5]	1979	汉麟
风铃中的刀声[6]	1980	万盛
剑神一（《陆小凤传奇》之七）	1981	万盛
白玉雕龙[7]	1981	万盛
怒剑狂花[8]	1982	万盛
那一剑的风情[8]	1982	万盛
边城刀声[8]	1983	万盛
猎鹰赌局[9]	1983	万盛

[5] 《楚留香》续集

[5] 《楚留香》续集

[6] 给尾由于东楼代笔

[7] 《白玉老虎》后传，大部分由中碎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8]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9] 最后遗作，短篇